

都 市 婚 恋

离 婚 了

——就 别 再 来 找 我——

费 明 著



北
方
妇
女
儿
童
出
版
社



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必须顽强地挺住，等待那一丝淡蓝的曙光，等待朝霞满天，等待一轮红日跃起。

在他看来，儿子与师慧的关系更亲近一些。如今见冬冬对自己十分亲热，显然心里想念自己已久，肺腑间一阵热浪翻腾，眼角更有些发酸。



离婚前的最后留恋。



离婚后的风景线!



第 一 章

波音 737 刚刚停稳，引擎尚在轰鸣，师红已像逃出牢笼一样快步穿过甬道。直到站在领取行李的传送台前，怦怦的心跳才略有和缓，那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渐渐消散。

这辈子再也不坐飞机了。

她恨恨地嘟哝着，弯弯的长眉拧在一起。

飞机起飞不久就遇到强烈气流，上下左右飘忽不定，颠簸不已，害得她大吐特吐，前后左右的乘客慷慨地送给她五六个清洁袋。过道那边的一个小男孩居然大声嚷嚷：

“妈妈，那个漂亮阿姨又吐了……还在吐呢……”

第一次坐飞机就出尽洋相，与其说难受，更不如说难堪。没人可埋怨，只能迁怒于飞机了。

传送台轰轰地转动起来。

师红的行李简单极了，除了一个精致的小背包，就是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一个火红色的塑钢旅行箱，与她身上所穿的羊绒长披风一个颜色。雪白的高领紧身毛衣，黑裤长靴，色彩搭配得热烈又不失大方高雅，也恰到好处地展现出舞蹈演员独有的身高腿长。翩翩走过候机大厅，其身材、气质、容貌足令许多同性艳羡不已。

许宽站在出口处的栏杆边，一眼就发现了师红这个人群中的第一亮点，他兴奋地挥着手，大声喊道：“师红，嘿！我在这儿呢！”

师红也瞧见了她，白皙的面孔露出灿烂的笑容。

许宽急忙接过师红的皮箱，“怎么样 一路上还好吧 ”

“好什么好 ”师红故意生气地瞪圆了眼睛，“吐得我都快成人干儿了。”

“别生气，小姑奶奶。吐干净了，好让我有机会给你填个饱！”许宽晃了晃颇有“艺术家”气质的短马尾辫。

“再说了，到广州有四五年了吧 那个鬼地方有什么好 又热又潮，整天吃什么猪爪子鸡肠子，甜不甜，咸不咸的，满大街的人都眼睛发绿地盯着钱，要不就盯着女人的大腿屁股，有几个人能欣赏我们小姑奶奶的舞台艺术 ”

“去你的。”师红擂了他一拳，顺势挎住他的胳膊。

别看许宽长得人高马大，若论掌握女孩子的心理，投其所好，只怕全班男生加起来也比不上他一个。师红与他是大学同班同学，入学不到三个星期，许宽就以老乡的身份从学习到生活上处处关心她，接近她。不知是什么原



因，许宽和师红相处了四年，两个人的关系始终发展不到私定终身那一层。许多人认为师红恃美而冷，恃才而傲，其实，师红心里总有一丝忧虑。每当许宽对她进行热辣辣的表白时，她总感觉许宽的话语和神态中有一种“无根”、“不实在”的东西，恰恰是这种感觉令她在脸红心跳、热潮滚滚之际突然冷静下来，进而拒绝许宽的亲热举动。用许宽的话说，四年中亲吻还不到八次。

许宽倒是毫不气馁，摆出一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架势，五天一束花，十天一场舞，泡酒吧，喝咖啡，游泳，爬山，摄影……愣是与师红形影不离直到毕业。许宽留在北京某文工团当编导，师红却执意南下广东，要到“改革开放的第一窗口”去展现自己的艺术天分。一去五年，处处碰壁，用她的话说：“只要我肯牺牲色相，早就红遍半个亚洲了。”所以直到现在，她仍然是个近乎无名的伴舞演员。许宽这几年可没闲着，拉关系，托门子，结交了一大批京城艺术界大腕名流、商界巨贾，摇身一变，当上了京都辉豪艺术文化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其实说穿了，是个“大托”——经纪人，专门给某个企业、地区组织晚会演出，今天“献爱心”，明天“搞庆典”，人民币实实在在赚了几十万，又买房子又买车。他十分了解师红的窘境，又哄又劝，终于让师红同意回北京来发展。

师红非常明白他的“发展”的话外音：在发展个人艺术前途之时，也发展与许宽的关系。其实，她是无法抵抗许宽一个许诺的诱惑力：为她举办一个专场独舞晚会。届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时，京城艺术界元老，媒体界名人都会出面观赏，用不了几天，师红就会“红”起来。

“师红独舞晚会”，自己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个吗 万众瞩目有什么不好 掌声如潮、鲜花遍地有什么不好 给人签名签到手腕酸疼有什么不好

许宽领着一个“扎眼”的大美女洋洋得意地走过机场大厅。一路说说笑笑来到自己的座驾前。

这是一辆四轮驱动的北京吉普，外号“都京猎人”，娱乐圈子里好多年轻人都喜欢开着它到野外兜风，或半夜三更在四环路上“飙”车。这些车的共同特征是：车身色彩斑斓，布满星星线条，前后保险杠钢管雪亮，顶篷上加装了一大排强力射灯。许宽的车也是这种风格。

看着这辆车，又看看浑身上下雅痞味十足的许宽，师红撇撇嘴，故作不屑地哼了一声，又忍不住笑了。

这种惯用神态是许宽久违的，也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他心里一热。

待师红坐定，许宽放下手刹车，掏出打火钥匙，“你穿得不太多呀，冷吗”

“还可以吧！”师红搓着双手，连哈热气。

“车开起来可就够你受的了，我这车可不比大奔宝马，四处漏风。要不把我这身皮先脱给你”说着作势欲脱皮夹克。

“算了吧，冻病了你怕没人伺候！这天空，这风，真叫



一个爽。”

许宽连拧了几次钥匙，启动机嘎嘎响了几声，引擎顽固地保持沉默。

“嘿，兄弟，跟我在这儿叫劲呢。”许宽脸上流露出一丝尴尬。他掩饰地笑骂着汽车，“驮着一个大美妞，你怎么反倒松了套呢！”

师红佯作不闻，目视前方，不嗔不笑。

车子总算发动了，许宽心中一喜，连轰油门，车子猛然蹿出。不料，一辆红色跑车突然横穿前方。许宽急踩刹车，轮胎冒出一阵刺耳的尖叫和青烟。师红猝不及防，额头险些撞到挡风玻璃。

红色跑车的车主是个满脸横肉的富婆，一身貂皮，珠光宝气。她连看也不看这边一眼，脖子一梗就开了过去。

许宽刚想破口大骂，看到身边的师红，强忍了下来，“这丫的娘们，挺牛气。臭美什么，不就有俩糟钱吗，有种下来，跟我们小红比一比，臊死你！”

“别唠叨了，好好开你的车吧！”师红被逗笑了。

“得令了！”许宽来了一句京剧道白。“我说，想吃什么”

“还没想好呢！”

“你可不能宰我这个热心苦命人哪！”许宽又要开了贫嘴，“吃海鲜，估计你吃腻了。吃川菜湘菜，又怕辣着你上火。得，咱们还是去吃羊肉吧，东来顺，怎么样”

“好吧，便宜你了。”师红抿嘴一乐。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一 章



吉普车在机场路上向市区狂奔，一股股冷风从缝隙中吹进来，师红不由得裹紧羊绒披风，又掖了掖白围巾。

“对了，房子给你租好了。东直门外左家庄，一个大四合院，邻居都是一水的搞艺术的‘漂儿’，十八平米，月租一千三，正房，如何”

“很好，谢谢！”听着他讨好似的报着流水账，师红得意地一笑。

“为了给你找这处房，我忙了六天半。一千三，您去打听打听，三环内有这个价么 找了三个哥们，磨了一上午牙，好不容易才把那个老太太摆平。屋里还有几件用得上的家具，床，书架，衣柜……”

“得了，得了，你是大好人，辛苦了，我记在心里三生不忘，改日好好犒劳你和你的狐朋狗友，还不行吗”

“要我说，多余！我那两室一厅给你一间不就得了 我吃点亏，不收你房费，你只要负责一日三餐……”

“少来了！一日三餐，外带洗衣服、收拾屋子、买菜……你当我是革命老区来的小保姆哪”

“洗衣服做饭，女人干这些活还不是跟玩儿似的 权当练健身舞了。”

“又露出大男子主义丑恶嘴脸了！跟你住在一起，从孔夫子到毛主席，没一个老人家能放心！”师红故作认真地调侃道。

“你干脆说我是影响北京社会治安的主要因素得了。”许宽一脸的无辜负冤。



“别逗了，先吃饭，然后把我卸到新窝去。你今天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还有一件事，得告诉你。我遵您懿旨去见尊姐了，把你的新地址给了她。嘿，有意思。”他晃了晃头。

“什么有意思”师红不解地看了他一眼。

“你姐和你姐夫呀！还有那个小冬冬！”

“他们怎么啦”

“他们夫妻俩干起来了，吵得好像挺厉害，吓得冬冬直哭。夫妻俩一边接待我，一边忍不住你一句我一句地顶牛。你姐气得直喊要离婚。我见状不妙，撒丫子躲了。”

“真的吗 为什么事呀”师红惊诧莫名。姐姐师慧一向文静温柔，说话都轻声细气的。姐夫李浩明个子不高，是个企业文员，好像是什么厂的宣传科副科长，写写材料、讲话稿什么的挺在行，平时也慢声细语的，属于三扁担打不出一个屁的蔫巴人。这两个人能打得沸反盈天的而且还在外人面前 他们平时挺爱面子的呀。

“好像是你姐夫自作主张买了一台电脑。你姐说什么也不同意，还说什么下岗了，孩子学习要花钱，等等等等，全是家里的油盐酱醋。”

“什么 姐姐下岗了”师红心中一惊，一凉。

※ ※ ※ ※

许宽向师红提供的情报有误。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下岗的是李浩明，不是师慧。

李浩明所在的那个国企大厂也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如今已是连工资发放都要靠贷款了。前些日子，厂子与一家外企合并，引进新的生产线，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幅裁员，老弱病残加闲职文员一概列入精简之列。

李浩明不过是被精简的二千分之一。补发的工资加上纯属象征性的买断工龄，到手不过三万元。还了几笔债，所剩无几。以后的日子怎么办 李浩明心里盘算许久，终于拿定主意：我要当个作家！

自己玩笔杆子已经十几年了，除此之外，别无所长。这些年在机关里混东混西，空闲时也看了不少的书。说句狂话，让他心服口服的作家还真不太多。别人能在文坛上混得脑满肠肥，身价百万，以自己的经验和功力，怎么着也能让老婆儿子不致冻饿吧 靠码字活着，恐怕比工资挣得还多呢！搞好了，写出一部名著，立刻名满天下，名利双收，什么作协、文联之类的组织都得上门来求你加入。出有车，食有鱼，游遍山川，激扬文字，咱也粪土当年万户侯！

主意一定，他立刻为自己买马备鞍。揣着存折去储蓄所，一个小时以后，一台价值八九千元的“电脑”就摆到了家中。没这玩意儿可不行，现在的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们没几个人愿意看手写稿的。你得工工整整打出来，再附上磁盘，才方便他们编辑加工，东删西砍，左改右加的。否则，等着退稿吧！



坐在电脑前噤哩啪啦打了几行字，李浩明得意地咧嘴笑了起来。企业花钱让他们参加打字培训班，搞什么办公自动化。这一手如今派上了用场。还是老人们说得有道理：学什么都不会白学。

李浩明的高兴劲儿维持不到十分钟，就被师慧劈头盖脑浇了一大盆冷水。

师慧领着儿子冬冬刚刚走进电梯间，开电梯的郎小芸就开始往她耳朵里灌新闻。郎小芸是远近闻名的“快嘴”。丰满的身体尚能看出三围来。整天闷在小电梯间里，无聊透了，见谁同谁唠。东家长、李家短，整座大楼近百户人家没有她不知道的事。好在她是个直性子，乐天派，传播“新闻”却没有什麼“制造谣言”的恶习，一副热心肠，左邻右舍谁家有事她都会到场帮忙，倒也没给谁留下坏印象。

“大姐，你们家的电脑，嘿，满大楼里得数这个！”她一翘大拇指，两眼放光。

“什么电脑 哪有的事 ”在车间里忙了一天的师慧下班后还要去接冬冬，用自行车驮着他穿大街走大巷，早已累得连眼皮都不愿多抬一下。听了这话，轻叹一声，一笑而已！

“你敢情还不知道哇！”见电梯中另外几个人都看着自己，郎小芸精神头上来了，两片薄嘴唇上下翻飞。“老李大哥今儿搬回来的！嗨，大大小小五个大盒子，搬运工来了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仁！我看见了，电脑是联想的，最新型。还有什么什么打印机，好家伙，小一万块！放在整个大楼里，绝对是最先进的！十二楼刘老师家的 586，根本没法儿比！”

师慧的脑子“嗡”的一声，她一下子惊醒过来，疲倦的感觉全没了。小一万块存折上就有这么多钱，那可是预备着给冬冬考重点中学的钱，也是全家仅有的积蓄。买电脑有什么用摆大谱吗这个李浩明，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同我商量一下是你管钱还是我管钱

郎小芸又说了些什么，师慧根本没听清楚。电梯到了十六层，她拉着冬冬急匆匆穿过走廊，也不掏钥匙，气冲冲地用拳头撞门。

门一开，李浩明还没来得及开口，师慧就拨开他，鞋也未换，直冲到卧室。转了一圈又来到客厅，在客厅东南角的写字台前站下了，一言不发。

写字台上赫然摆着一台新款电脑，流行颜色——森林绿。

冬冬兴奋地叫了一声，抛下书包，奔到电脑前，小手还未触到键盘，就被师慧一把推开。

李浩明呆了片刻，才知道师慧为买电脑而心生恼怒。见儿子噘着嘴站在那里，急忙过来抚摸冬冬的头发，挤挤眼睛呶呶嘴，示意他“回避”。

见冬冬进了卧室，浩明堆出一副笑脸，“师慧，这就



是我今天……”

“这就是你今天干的好事!”师慧愤愤打断他的话。

浩明一惊。结婚多年了，头一次听到师慧的高声大叫。本来就显得老相的他，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僵住了，兴奋的红光转瞬消失。

师慧猛然转身，“你说，买这玩意儿干啥”

“我不是想搞写作嘛。再说，日后冬冬也用得上。”

“胡说!你!你!好哇，一万块钱，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好不容易东攒西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那，那是买电脑的钱吗 孩子上不上学 谁要是有个病有个灾的，怎么办”师慧的面孔有些扭曲，满脸通红，两行热泪流下腮边。

李浩明慌了手脚。先斩后奏，动用了家中全部积蓄，自己做事多少有些孟浪。可是这毕竟不是坏事。这是为了未来，为了让师慧和冬冬过上更富足幸福的生活，也为了自己在以后的日子里有事可干!他的思路有些混乱，吭吭哧哧、语无伦次地解释着。

尽管师慧在盛怒之下几次打断他的话，李浩明最终还是让师慧明白了一个事实：从今天起，从李浩明40岁起，直至他进八宝山，他将只做一件事：写作，当个作家!

师慧似乎不相信自己听到的话，“什么 当作家”自从丈夫下岗后，师慧就一直在琢磨着为他找个活干。当推销员、卖保险、看仓库，甚至想过让李浩明当个蹬“三轮车”的板爷，每个月也能挣个千八百块呀!就是从未想过让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他当作家!写个工作总结、领导发言什么的,他还能行,可是,写小说、写散文,他哪是这块料哇!还有几天就四十的人了,又不是科班出身,还以为自己是什么文学青年吗!十几亿人,有几个能靠写字养家糊口的!纯粹是发高烧说胡话!

想到这里,她一指电脑,不容辩驳地说:“李浩明,明天你就把这一堆东西退回去。咱家没那份闲钱,也伺候不起这种金贵玩意儿。想当作家,不过是想想罢了。我看你未必有那个本事!”

说罢,她瞪了丈夫一眼,气哼哼地走进卧室,咣的一声关上了门。

浩明站在客厅中央,一股火从心底直冲脑门。

师慧的话大大刺伤了他的自尊心。在这种时候,他正需要家人的理解、支持和鼓励。不料,一向温柔、贤淑的妻子今日竟然状若疯虎,一顿唇枪舌箭带挖苦,激得他七窍生烟。

不就一万块钱吗!那也是我的血汗钱,保命钱。买电脑,买打印机,是为了更好地写作!我怎么了我没那个本事!哼!这条路我走定了!我还真就不信这个邪!惟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老娘们还想翻了天不成!

师慧正坐在床上生闷气,一抬头,李浩明双手叉腰站在门口,一头有些花白的头发乱蓬蓬地支撑着,瘦瘦的刀条脸上腮边肌肉直颤,眼光黑亮发冷。

“我告诉你,师慧!想让我退电脑,那不可能!想不让



我写作，更不可能！”李浩明一字一顿地说道。

天哪！这是那个与自己同床共枕十六年的李浩明吗？这是那个儒雅温良的李浩明吗？

冬冬也被李浩明的暴跳如雷吓坏了，他躲到床头柜边的角落里，泪水涟涟地看着两人。

师慧忍无可忍，“把钱还给我！”

李浩明冷笑一声，“还给你，那是我的工龄钱！”

“好哇，李浩明！跟你十几年了，福没享着，罪没少遭。到今天你竟然同我玩你的我的这一套了！”

李浩明情知说错了话，却不甘示弱。“是我的，就是我的，我有权支配！买电脑，买烟买酒买天买地，我说了算！”

师慧的脸色变得铁青，猛然站起来，用手指着李浩明，大声吼出了连她自己都吃惊不已的话来：“你，混蛋，我要和你离婚！”

“离就离！这地球少了谁都照样转！”

有人敲门，来人正是许宽。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二 章

电梯到了十六层，郎小芸看见李浩明和师慧走进来。她伸出手中的木棒点了一下一楼的按钮，随口问道：“大哥大嫂，逛街去呀”

没人应声。

郎小芸奇怪地仔细打量二人，这才看见，他们都阴沉着脸。师慧面带悲凄冷漠，李浩明则是毫无表情。她早有耳闻，这夫妻俩近来大吵小闹，摩擦不断。这是楼内居民经常发生的事情，见多不怪。她有心劝说几句，却又不知从何处张口，左思右想之际，电梯已到一楼。这两个人连声再见也没说，行尸一般走了出去。

郎小芸看着他们的背影一乐：“用不了十天，还得亲亲热热的，哪家舌头不碰牙的。”

郎小芸可万万没有想到，一台电脑，居然把一对夫妻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第 二 章

十几年的恩情砸得粉碎。

吵了将近一个月，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陈芝麻烂谷子全翻了出来，两个人都伤透了心。生活了十几年，突然发现眼前这个人如此的陌生，如此的冷漠，如此的恶毒。不知何时，爱全都变成了恨。你看我处处不顺眼，我瞧你一点儿没好处，直闹到非得把结婚证撕成两半不可的地步。

今天，是他们办理离婚手续的日子。

北京的冬天，仍然干冷，浓雾未消，远处的高楼大厦面目模糊，空气中有熟悉的汽车尾气味儿。虽说全球气候变暖，冬日的平均气温已较十年前升高了十度左右，不穿羽绒服、不戴厚围巾，依然不能抵御寒意。心中的寒意只怕要更甚于气温呢！

浩明距师慧身后三米远，竖起领子，慢腾腾地走着，两只手插在腹前的衣兜里，仿佛怕胃受了寒气。头发更加蓬乱，脸色因多日失眠而显得灰暗发干，目无光彩，脊背也更显弯驼。师慧虽然衣着如同往日一般整洁淡雅，灰色羽绒大衣配了一条紫围巾，齐耳短发梳得相当整齐，仔细看去，一副力不从心、无精打采的样子，不失俊俏的面孔未加妆饰，双唇紧闭，一双眼睛里饱含幽幽哀愁。

大街上，行人和车辆似乎比往日稀少。寒风阵阵掠过树梢，掠过电线，发出阵阵呜呜的哨音。近年来，冰雪稀



疏，路面上的积雪早已被清洁工人铲扫干净，人们只能从少数低矮的屋顶上见到颜色灰黄的冰雪。李浩明轻叹一声，呼出的白汽随风而逝。

台湾歌手郑智化有句歌词，“都市的街道路太硬，踩不出足迹。”好多年没听到踏雪漫步的“吱嘎”声了，要想听这动静，得去公园的冰湖上。忙忙碌碌了四十年，真那么忙吗 连这种闲情逸致都找不到了 八小时以内为国家卖力，八小时以外为小家操心，点灯熬油，刚到四十岁，卖菜卖水果的小姑娘张口就管自己叫老大爷。真他妈的！容易吗 好不容易能自己做主了，鼓足劲想拼上一回，却被女人来了个釜底抽薪，落了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不亡，家破人孤，对！老子以后就是孤家寡人了。也罢，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孤独有助于思考，有助于灵感的产生。说这话的是托尔斯泰 不对，是巴尔扎克 好像也不对，是高尔基……

胡思乱想中，二人已来到婚姻办事处。

婚姻办事处坐落在一条灰砖小巷里，与其他民居的区别不过是门口挂着一块大木牌子。婚姻是人生头等大事，如此大事却在一个小胡同旧砖房里，由几位神态言行约等于街道委员会大妈的人来办理，显得极不谐调。还是西方好啊，大教堂，十字架，在上帝面前发誓，或者在市政厅，红地毯，专门官员主持……多么神圣、庄重……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二 章

“姓名、年龄、职业！”

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问道，她在问师慧。

李浩明急忙收拢心思，集中注意力。

例行公式的问话之后，“老太太”开始不厌其烦地了解情况，查找感情破裂原因，想苦口婆心地调解开导一番。古人有云，“宁拆一座庙，不破一对婚。”老太太这么做，大积阴德。

这两个人谁都不领情，就一个字：离。

“我可做到仁至义尽了，给你们五分钟考虑一下，后悔还来得及哟。”

“老太太”起身到隔壁找开水冲茶去了。

李浩明看了看师慧，师慧如泥雕木偶一样，目光低垂，死死盯着桌上的表格。

他打量四周。这是一间大教室般大小的屋子，东西两边各摆着几张旧桌子和几个卷柜，屋角生着火炉。斑驳的墙壁，狭小的窗户，破旧的地板。如此清水又清贫的小衙门。

令人不解的是，一东一西，两个天地。这边死气沉沉，那边喜气洋洋。东边的办公区有两个中年女人，谈笑风生地接待两个来办理结婚登记的青年男女。看那一对，姑娘羞红满腮，悄声细语，不时脉脉含情地看小伙子一眼。小伙子春风满面，衣着光鲜，笑声朗朗，大送喜糖。相比之下，这一边两个伤心失意的人，互不理睬，恍若审讯席上的被告，垂头丧气……



“想好了吗 我最后再问你们一次，真的要离吗 “老太太”回来了。

两人点点头。

“老太太”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伸手拿过二人早已签妥的“协议书”，每确认一项条款，便往正式协议文本上记一条。

“女方离婚理由是：男人不顾家，无责任感。男方离婚理由是：女方因自己无固定收入，不能尽抚养义务，又不理解自己，不关心自己的事业。对吗 ”

“孩子归女方抚养，男方每月支付赡养费 500 元。对吗 ”

“住房一套归女方所有，其他财产分割完毕。对吗 ”

“孩子日后升学就业，需要较大支出时，双方各分担一半。对吗 ”

李浩明和师慧机械地连连点头。

“砰，砰，砰。”一连盖了几个印，两个人各领到一份黄颜色的离婚证书。

“谢谢！”李浩明低声道。

“唉，这有什么可谢的！”“老太太”连连摇头。

二人默不作声走出大门。

师慧停下脚步，低头看着鞋尖，“我想好了，从今往后，你按月给冬冬抚养费。我知道，你暂时也无处可去，那就先睡客厅沙发床吧，等日后找到住的地方再说。”说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二 章



罢，拔腿就走，头也不回。

李浩明愣怔片刻，才喃喃道：“谢谢！”

师慧根本没听见这句话。她快步走在寒风人潮中，大半个脸埋在围巾里，不愿让任何人看到自己长流不止的泪水。

没过三天，二人离婚的消息就传遍了整座大楼。

邻居们议论了几天，也就不再提起。郎小芸和几个老头老太太见他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倒是就他俩日后能否“复婚”猜测了半天。总的看法是：师慧漂亮、贤惠、勤快，是百里挑一的好妻子。李浩明身在福中不知福，想当作家，哈，天上都会掉馅饼！

没过几天，李浩明就尝到了“寄人篱下”的滋味有多么让人难受。

二人的离婚对冬冬影响不大，天天都能看到爸爸妈妈，除了爸爸到睡客厅去以外，没什么变化。他已经习惯了两人之间的拌嘴，每逢这种时候便躲在卧室里看故事书，装作什么都没听见。

客厅里的沙发打开便是一张床，一日三餐照旧。白天看书，偶尔去街上转一转，构思情节，捕捉灵感。吃罢晚饭，李浩明便打开电脑，开始嗒嗒嗒地敲字，一干就是大半夜。时间一长，师慧开始抗议了。

你成宿熬夜我管不着，可是也得考虑考虑我们娘俩



呀。我要上班，孩子要上学。你嗒嗒嗒打个不停，一会儿倒水沏茶，一会儿走来走去，抽烟抽得满屋子乌烟瘴气的，让我们受你毒害，没法好好休息，这怎么行呢！

“进屋里写作业去！”吃罢晚饭，师慧里里外外收拾着，手里洗着碗筷，口中催促冬冬，“写完作业赶快上床睡觉，明天还得起早上学呢。”

“乖！关了电视，好好学习去。”李浩明伸了伸懒腰，摆摆头示意儿子听妈妈的话。

冬冬不太情愿地关上电视，走进卧室，打开台灯，摆弄得文具盒哗啦乱响。

李浩明坐到写字台前，打开电脑，思忖片刻，断断续续地开始敲击键盘。

站在洗手池边的师慧抬起头，愤愤不已地盯着李浩明的背影。嗒嗒嗒的敲击声在她听来格外烦心刺耳。

走进卫生间，师慧想洗几件内衣。一低头，见地上的水盆里泡着李浩明换下的内裤和袜子。大概是泡了一天了，散发出一股酸臭味儿。师慧立刻发火了。

“李浩明，过来瞅瞅，这是怎么回事”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没来得及洗吗”


“沷得满屋臭气，还不想洗，想让我给你洗呀”

“你就顺手洗一把又有啥呢 没看见我正忙着吗”

“你忙着，我闲着呢，是不是”师慧气得把手中的小塑料盆往地上一扔，“让我给你洗 你以为每月给我二百块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二章



钱生活费，我就得给你当老妈子呀 想得美！”

李浩明绕过师慧，蹲在卫生间的地上，往盆里扬进一勺洗衣粉，用力搓洗起来。

师慧仍然不停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整天在家呆着，也不出去干点活，挣点钱，剩下那几吊半钱能够你挺多久 白天黑夜地摆弄这台破电脑，闹得我们娘俩谁都睡不好觉，冬冬的学习成绩要是下降了，就找你算账。”

李浩明充耳不闻，不置一词。

“离婚这么久了，你也不想法子找房子搬出去，赖在这里不走，这算什么事儿呀 让街坊邻居怎么看我 二百块钱，还不够这台破电脑的电费呢！”提起电脑，师慧火气更大。

“电费一个月总共加一起儿才三十三块钱。”李浩明不紧不慢地顶了一句。

“你！”师慧气极败坏。既担心让邻居听见影响不好，又惟恐妨碍冬冬学习，她喘了几口气，强压低嗓门，“水费呢 煤气费呢 供暖费呢 你不吃饭吃菜 喝西北风啊 柴米油盐，哪样不花钱 洗衣服 洗衣粉你买过一袋吗 ”

李浩明自知理亏，再度噤口。

在师慧看来，默不作声是一种变相公然抵抗。可是，转念一想，争吵下去又有什么用 气大伤身，伤的是自己。李浩明也实在是没钱。看样子，惟有给他施加压力，让他尽早搬出去租房子住，这样或许能让他清醒过来，早日找工作挣钱。想到这里，心里的火消了大半。



临进卧室之前，她冷冷地抛下一句话：“跟你说话真没劲，油盐不进。限你半个月内找个地方，搬出去！”

“对不起，咱俩有协议，在我没找到房子以前，我还得在这儿住。”

卫生间里，李浩明粗重急促的鼻息声几乎盖过哗哗的水声。

看样子，今天晚上是一个字也写不进去了。

※ ※ ※ ※

按着许宽留下的地址，师慧一连向三四个人问路，东弯西拐，总算找到了师红的住处。

这是一个拥挤、杂乱、喧闹的小四合院。青砖灰瓦，门廊立柱上红漆、窗框上绿漆都已脱落得露出灰白的底色。正如许宽所讲，住户们都是搞艺术的。天井里堆满各种装饰建筑材料。几个长头发青年在给一幅大广告画喷油彩，三个民工打扮的人挥斧抡锯，看样子在制作舞台幕景。二楼的走廊上有个女孩在拉大提琴，还有谁在屋里吹着萨克斯。乐音和噪音混在一起，虽不谐调却颇有生气。

屋后有几棵高大挺拔的杨树，枝干粗壮，光秃秃的树梢戟指蓝天。

师慧大声询问一个画广告的小伙子：“你知道师红住哪间屋吗”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第 二 章



“师红 是不是那个跳舞的 ”

师慧连连点头，小伙子抬手一指，“就在这间。”

道谢一声，师慧紧走几步，来到门前，轻轻敲门。门吱的一声开了。

师红穿着一件新买来的绿色军大衣，惊喜地望着五年未见的姐姐，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张臂把师慧拥进怀里。

“真想你呀，姐！总算见到亲人了！”

听了这话，师慧心头一热，眼眶发潮。

二人一同走进屋里。师慧掩饰着心中的激动和眼中的泪光，拍打着衣服，“这鬼天气，风大，灰也大！”

“这地方不太好找，对不对 辛苦了，来喝杯热水！”师红开始手忙脚乱地招待姐姐，抱歉地说：“刚搬过来，也没怎么收拾，屋里太乱了……”

“别折腾了！咱姐俩先坐会儿，聊聊天，屋子以后再收拾。”师红看了看屋里，真够乱了。满地破报纸，家具落满灰尘，杂乱无章地堆放着，锅碗瓢盆显然是新买的，包装纸还未拆开。北屋墙下生着一个取暖的小铁炉，热量不大，室内气温顶多十五六度，难怪师慧在屋子里也穿着大衣。

“你怎么还不会照顾自己呀！”师慧心疼地数落着师红，“小脸冻得惨白，小手冰凉的。这屋子，连窗户缝也没糊，门也漏风，炉子也不热……”

“好啦好啦，姐！”师红撒娇地搂着姐姐的肩。二人并



排坐在床上。“你都快赶上咱妈的那张嘴了，一见面就唠叨！”

“哼，爸妈不在了，我不管你，谁管你！快三十的人了，连个知冷知热的老公也没有。爸妈要是还活着，急也急死了。”师红师慧的父母都是搞公路建设的工程师。三年前，在援建云贵的一条公路时，突遇山体滑坡，夫妻双双遇难。

提及父母，姐妹俩一阵难过，沉默半晌。

“对了，上次在电话里你说的，那个广州的孙老板，好像是搞建材的，你们关系怎么样了”

师红愣了一下，说，“嗨，几百年前的事了，他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别提他了。”

下午的阳光斜射进屋内，给墙壁染上一层金黄。

姐妹俩的相貌颇有几分相似。相形之下，师慧显得冷静、稳重，眼角眉梢有几道隐隐的鱼尾纹，并不失其成熟素雅之美。师红的眼睛比姐姐大一点儿，脸型圆一些，双唇丰满，面颊红润，拥有一种热情开朗、率真灿烂的美。一动一静，一柔一刚，说话的嗓音倒是没什么差别。

“冬冬念叨好多次，想他老姨了。对了，这回回来，得住一阵子吧”

“嗯！主要是想搞一个专场独舞晚会。筹备一个来月，下个月演出。”

“好啊，到时候提前告诉我一声啊，弄两张票，我去看，带着冬冬……哎，我记得，上次看你演出，好像是在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二 章

民族文化宫吧 有五六年了。

“对，那是毕业汇报演出。哎呀，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沉默片刻，师红小心翼翼地问：“那个……手续，办完了吗”她指的是姐姐的离婚手续。

师慧苦笑了一下，眨眨眼，轻轻点头，算是回答。

又是一阵无言的沉默。

离婚总归是件伤心事。师红不知该说些什么劝慰姐姐。

她突然想起了什么，双手一拍，“嗯，对了，我有样东西要送给你！快闭上眼睛。”

师慧一笑，“还跟小时候一样，神神秘秘地捣鬼。”她听话地闭上眼睛。

师红打开那个红色的衣箱，从里边取出一件宝石蓝色的羊绒大衣，口中哼着音乐，大喊一声：“芝麻，开门吧！”

师慧眼前一亮，伸手摸了摸。好柔软的手感，好温润的光泽，好高雅的色彩。

“快来，穿上试试！我这可是在香港买的。我觉得你穿上应该挺合适的。”

师红把姐姐推到衣柜的镜子前，强迫姐姐试衣。

师慧推脱不过，一边穿，一边看着镜中的自己，“都快成老太婆了，还穿这么俏色时髦的衣服，走到大街上不怕别人笑出一溜跟头！”



“谁敢说我姐是老太婆 真的，姐，你可不显老。改天我领你去买几盒化妆品，再教你几招如何化妆。走到大街上，哗，怕男人的眼珠子会满街乱滚！”师红夸张地模仿男人看见美女的表情，逗姐姐开心。

“恐怕是满街滚牙！男人笑掉的大牙！”师慧自嘲道。

“感觉怎么样 我的眼力可是一流的哟！”

“嗯，真说不上来……”师慧看着镜中的自己。脱下臃肿的羽绒大衣，穿上这件轻暖的羊绒时装，感觉自己年轻了许多。人靠衣装马靠鞍，换件衣服就仿佛变了个人。都是钱给闹的。想到这里，心里就如同打翻了五味瓶，感慨良多。“还是你自己留着穿吧，挣点儿钱怪不容易的。”

“给你买的，你就穿嘛，咱俩谁跟谁呀”

“太薄了。北京天这么冷……”

“你要不等开春再穿也行啊。”

“这料子太高级了吧 我从来就没穿过这么好的大衣。”

师红刚想说什么，屋外有人喊道：“师红，来接电话！”

“哎，来啦！”师红对姐姐摆摆手，“你先在这里自我欣赏，我去去就来。”说罢，匆匆跑了出去。

师慧是个闲不住的人，她不忍妹妹住在这样脏乱的屋子里。脱下大衣，开始清扫。把家具摆放整齐，然后扫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二章



地，顺便清了清炉子。

端着煤灰走到门口，险些同师红撞个满怀。

“嘿，还是老姐本事大，几分钟的工夫，这屋就变了个样！”师红赞叹道，伸手欲接撮子。

“脏。你还是弄盆水，找块抹布擦擦家具上的灰吧。”

“改日再收拾吧。姐，你洗洗手，陪我出去吃饭。”

“还不到十点，吃哪门子饭”师慧一转念，佯作凶相，“你还是没改坏毛病，不吃早餐，对不对”

“对！对，以后一定改。快走吧，早饭午饭一块儿吃。人家都快饿扁啦。”师红求饶道。

姐妹二人来到附近一家饭馆，点了几个素淡的小菜。

师慧近日来心事重重，茶饭不思，随意吃了几口，就放下筷子。看着师红狼吞虎咽，心里羡慕不已。

“姐，你看你，愁眉苦脸的何必呢 为了那个穷酸臭硬的李浩明，值得吗 该吃就吃，该睡就睡。离婚的人多了，没听说谁就不活了！好男人有的是，再找一个更好的。”

“你闭嘴吧，好好吃饭！”师慧嗔笑道。

“对了，姐，有个朋友约我明天去跑马场。带上冬冬，咱们好好玩一天。那地方风景好，空气新鲜，骏马任骑，保你玩得忘乎所以！”

师慧有心推辞。

不待她张口，就被师红堵了回去，“少来啦。家务活



后天也能干，冬冬的作业后天也能写，还在乎一个星期六总在那个破家里转，闷不闷哪 听我的，就这么定了，权当陪陪我，还不行吗 ”

一通反驳带撒娇，让师慧除了点头同意，别无他法。

京郊，燕山余脉间的一处辽阔雪野。

十几间淡绿色的房舍点缀在山脚下，高大圆屋顶的是马厩，低矮且带回廊和落地窗的是休息室、餐厅。游客不多。大抵是由于天冷地远的缘故。

蓝红相间的栅栏圈出直径两公里的圆形场地。雪地上，三匹骏马喷着响鼻，长鬃飘飘，蹄声嗒嗒，相互追逐着，扬起阵阵雪尘。

许宽骑在一匹领头的红马背上，高举长鞭，放开喉咙“哟噢噢”地纵声长啸，一副春风得意、豪气冲天的美国西部牛仔英雄模样。

他有意在师红姐俩面前露一手。要征服女人心，获得她们的好感，只有殷勤周到是不够的。要在恰当的时机展示男人那种“雄性的风度和力量”，令其心生震慑进而迷醉。至于冬冬，太好哄了，给他几块巧克力，陪他骑马走两圈，就让他高兴得小嘴合不拢了。


师慧早从师红的口中了解到二人的微妙关系。

望着威风八面的许宽，看看喜笑颜开的师红，师慧心中感叹不已。

这才叫郎才女貌，这才叫会享受生活呢！与妹妹相比，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二 章



自己这十几年好像是白活了。整天想的是丈夫、孩子，想工资、想房子，从来没为自己想过。看场电影，逛逛公园，跟着大伙到北戴河玩三天，她就已经很满足了。

心里一阵苦水涌上来，笑意尽消，低叹一声，转身走回休息室。

师红心细，姐姐的面孔上又浮现出忧郁，这一变化根本逃不过她的眼睛。

她叮嘱骑在栏杆上的冬冬小心点，别摔下来。又冲许宽挥挥手，便追随师慧进了屋。

师慧借口去卫生间，以便掩饰的脸上的泪痕。

师红知趣地站在落地窗前，装作看风景的样子。她的心情也很乱，焦躁不安地在窗前走来走去，一不小心，衣袖拂到茶几上的水杯。水杯落地，一声清脆，摔得粉碎。

师慧走出卫生间，神情恢复了平静。

师红迎了上去，拦住姐姐，以免她被碎玻璃扎了脚。

二人来到靠近吧台的沙发旁，相对落座。

“你姐现在这样儿，又老又土，没在你朋友们面前给你丢份儿吧 ”

“姐，看你说的！师红脸色微微一红，“活得轻松一点好不好 那么敏感多心，不累呀 头发乱了点儿。”她伸出手去为姐姐拢着头发。

“许宽这小子不错，你俩是同学，个头差不多... ”

“别提他好不好 你自己还关心不过来呢！”



“又想说我瞎操心啦 ”

“姐，操心太多老得快，多为自己想想吧。”师红心中泛起酸楚。

对视许久，师慧闪开了目光，用手揉着太阳穴，合上双眼，长叹一声。

“唉，看到你们，想想我自己，活得真没劲。你说，我们俩，这么个住法，都快成全楼的笑料了。谁都知道我俩离了，可在电梯上，有他的东西还让我捎给他，有我的东西也让他交给我。真烦人哪，想不跟他说话都不行……烦人，真烦人。一个大男人，整天不上班……”

“毕竟你们在一起生活十几年了嘛，左邻右舍的人一时还反应不过来，这也不算什么，用不着往心里去。”师红劝慰道。

“看见他我就……。碰上那看不过去的事情吧，要是在过去，我张口就能说说他。可现在，你说我是管他还是不管他 该不该说他 ”

“…… ”

“你就拿今儿早上来说吧，我要领冬冬出来玩，临出门总得好好洗洗脸整整头发吧，可他占着卫生间半天不出来……唉，这叫什么事儿呀。”

“就当没他这个人存在，这不结了 ”

师慧苦笑一声，“说说容易呀！唉，他老在你眼前晃来晃去，老在你眼前晃来晃去……”

“姐，想开点吧。”见师慧泪光莹莹的样子，师红心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二 章



里也不好受。

“姐是没法子同你比了。这跑马场、舞厅、保龄球...，你说，你姐能上哪儿去 我也没什么奢求，可我怎么说也该比我们车间那些女人强一点儿吧 那些人，一说累了，呼朋唤友，八九个人就能出去嘍一顿，玩一宿，你说，你姐行吗 这也叫过日子！”师慧用围巾拭着眼角，整个人像要瘫在沙发里。“以前还没什么坏印象，稀里糊涂地混日子呗，可是，这才几天呀，都快成眼中钉了，他就站在那儿不消失，恨得我自己都想消失。”

“您还别说，这种感觉我还真就没有体会过。”

“你没经历过，当然不懂。打个比方吧，你特讨厌你们单位的一个领导，看见他就恶心上火。好不容易费了牛劲调走了，可是每天还会跟他在一个食堂吃饭。他还总是排在你身后，故意找你搭话.....”

“这种感觉我还是找不着。我从毕业就一直没什么固定的工作单位，瞧着老板不顺眼我就先炒他的鱿鱼，根本别想让我犯恶心.....”

许宽牵着马向休息室门口走来。

冬冬大喊着：“许叔叔，你骑得帅呆了！”

师红趁许宽拴马的工夫，问道：“姐，离婚是什么滋味”

师慧怕冷似地缩了缩身子，“就像出了车祸。”

师红仍然不得要领，因为她根本没遇上车祸。

不过，她还想追问一句，“你不是也没出过车祸吗”



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看样子，应该想个办法，解除姐姐的痛苦。一个大男人，整天在你眼前晃来晃去，时时让人心里犯堵，时间长了，好人也能憋出神经病来。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三 章

北京的夜空飘起细碎的清雪。

寒风凛冽，把雪粉强劲地往人的头发和领子里灌。街灯变得昏昏茫茫，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也顿失花容。车流缓缓，汽车司机不用警察监督，自觉放慢车速，保持车距，生怕一不小心追了别人的尾，或是被别人追尾。

这鬼天气！

李浩明走进楼门，嘴里嘟哝着咒骂老天爷的不敬之辞，忙不迭地拍打满身的雪屑，用力跺着脚。


人要是倒霉，喝凉水都塞牙，放屁能砸肿脚后跟。

下午去邮局寄稿件。排了半天队，轮到自己了，那个浓妆艳抹的小娘们却被叫去听电话，一通电话居然聊了七八分钟。等她扭扭摆摆地回到座位上，一看到李浩明，立刻板起马脸。

傻等这么久，谁的脸色能好看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第 三 章



没等李浩明说话，那小娘们开了腔：“这么大堆纸，这么薄的信口袋，能邮吗 到那边去，买张纸包好，用胶带封上再来邮。下一个。”

李浩明转身去了服务台，买纸买胶袋，重新书写了邮寄名址，再次排队，十分钟后，才站到“浓妆小娘们”眼前。

接过纸包，那个女人就嚷开了：“你写的这叫什么字儿呀 这叫什么文学编辑部 ”

李浩明大声告诉她：“黄河文学编辑部。”

“这两个字念黄河吗 ”那小娘们拿腔捏调地问。

“不念黄河那能念啥 ”李浩明被惹火了，调门陡然提高八度。

那女人白了他一眼，随手把纸包往秤上一扔，“去买邮票，三块六，要挂号吗 什么宝贝，可别丢了！”

“挂号！”

“九块二。”

“这么贵 ”

浓妆女人斜眼瞅着他，也不说话。

“那就甭挂号了，寄普通的吧！”李浩明泄了气。

刚走出邮局大门，就听见身后传来一阵哄笑声。那女人显然说了什么描绘李浩明的话。可他没听清，就没法同她计较。

跟这种低层次的女人口角，犯不着！

气哼哼地往前走了不到三十米，一拐弯，险些被一辆



拉着破纸箱子的三轮撞翻在地，手臂被撞得疼痛难忍。

“走路不长眼哪 急什么呀 ” 骑车的是一个胖大老头，满脸麻子和污迹，裹着一件脏得发亮的黑棉袄，一口黑斑大黄牙，满口的蒜臭和酒气，薰得李浩明阵阵作呕。

“引车贩浆者流！”李浩明心想，这种人迹同无赖，岁数又比自己大，跟他斗气，不值。瞪了老头一眼，再往前走。身后的胖老头还在用北京土腔骂骂咧咧。

让人心烦气闷的事情一件接一件：买了个烤地瓜，吃了几口，才发现地瓜有两处霉烂了，满嘴铁锈味吐不干净。横穿马路被警察叫住，稀里糊涂地闯了红灯。要么罚款5元，要么拿小黄旗站半小时岗。兜里没有几个钱，只好在风雪中维持交通秩序。生怕被熟人看见，不得不拉下绒线帽子，整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好不容易熬到“下岗”，刚走到楼门口附近，不知哪家窗户上的冰溜子突然被风吹落，擦着鼻子尖砸到水泥地上，险些头破血流，吓出一身冷汗。唉，苍天捉弄失意人哪。

来到电梯前，铁门关着。从门缝里能隐约听到郎小芸的说笑声。


按下按钮，没反应，于是挥拳砸门。

电梯门哗啦啦地打开。郎小芸和张二爷聊得正热闹，笑个不停。

李浩明一言不发上了电梯，面朝电梯门，给二人一个不近情理的背影。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三 章



郎小芸用木棒点了一下十六楼的按钮。电梯吱嘎嘎地轰响着，向上缓缓升去。

郎小芸同张二爷对视一眼，作了个鬼脸，探过身子，用木棒捅了捅李浩明的左肩。李浩明扭头看了看站在左边的张二爷，张二爷若无其事。

李浩明没心思同他们说笑，又恢复原来的姿势。

郎小芸见李浩明被自己捉弄成功了，忍不住笑出声来。她用木棒敲着桌子上一封厚厚的信，对李浩明说：“李老师，你的信。你的信可真多呀！”

李浩明一把抓过那封信，看也不看一眼，顺手抱在胸前。

“哟，也不看看是哪儿来的信”郎小芸冲着张二爷挤眼，笑嘻嘻地告诉李浩明，“不看也罢，准是退稿。邮了退，退了邮的，您可快成了邮局大主顾了。”

见李浩明仍不吭声，郎小芸笑得更欢了，“喂，大作家，退稿那么多，家里放得下吗”

张二爷也帮腔助阵，哈哈一笑，“我说大作家，听说纸张可挺贵的。收废品的老丁头说废纸可都涨价了。卖点儿废纸，起码换几张邮票哇。”

郎小芸接道：“一公斤废纸一块多钱呢！”

在二人的揶揄嘲弄之下，李浩明的脸色早已涨得发紫。这些话句句刺心扯肺，令他恨不得立即化做一道青烟，从电梯里消失。他双眼喷火，猛然发作起来。三下五下将退稿撕得粉碎，用力向身后一扬。



电梯中飘满破碎的纸片。

张二爷见他当真发怒了，一下子慌了，扎撒着双手，“别介呀，怎么说着说着就急眼了呢 玩笑呀，别当真哪。这可是心血呀，不能撕呀！”

郎小芸也吓呆了，丹凤眼快要瞪圆了。

她急忙跳下凳子，满眼歉意地看着李浩明，蹲下身去四处捡拾散落在地上的碎纸片。

电梯到了十六层。

李浩明怒冲冲大步离去。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中显得分外急促沉重。

郎小芸和张二爷面面相觑，沮丧不已。

从此以后，邻居们看李浩明的目光中都有了一丝怯意，人们不再主动同他打招呼，更没人敢当面叫他“大作家”了。

他的邮件再也无人亲手递交，而是不知不觉地塞在他家的门缝里。

几天之后的一个夜晚，李浩明面无表情地走进家门。

家中的变化令他大吃一惊：师慧和冬冬不在家，卧室中的家具、客厅中的家用电器不翼而飞，沙发上放着他的四季衣服，电脑原样不动地摆在那里。

师慧和孩子搬走了，没有预兆，没有口头告知，桌子上连个纸条也没留。她们以及属于她们的一切物品如同蒸发了一样，只留下一片狼藉和空旷。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三 章



她们搬走了。

李浩明呀李浩明，你这回真正变成一个孤家寡人了。
他默默地对自己说。

※ ※ ※ ※

孤家寡人的处境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被打破了。

这一段日子，李浩明已养成了一个习惯，早晨九点起床，随便对付一顿早餐，便外出转悠，漫无目的地在大街小巷、商场公园里消磨时间。用他的话来说，是在搜集素材，感受生活，捕捉灵感。晚上六七点钟倦鸟归巢，坐到电脑前开始创作，直至午夜。

从离婚到现在，一个月过去了，总共向报刊媒体寄出一个中篇，六个短篇，四篇短文，以及几组自创或改编的幽默故事。遗憾的是，百分之九十的作品遭到“原文璧还”。

他并不在乎。

这是必然规律，无名小卒的稿件很少能被采用。

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必须顽强地挺住，等待那一丝淡蓝的曙光，等待朝霞满天，等待一轮红日喷礴跃起。

多看，多写，多练笔，多思考。这何尝不是增强自己功力的时期！

坚信自己能取得成功的人，就不会气馁。



每当困倦、孤独袭来，他总是点起一支烟，用许多名人的格言来为自己打气，用辉煌的前景驱散忧郁，强迫自己不要去想口袋中的钱能够维持多久。哼，这点儿挫折和困难算什么 距离“饿其体肤”还有一百八十丈远呢！

今天下午，他一直在北海公园里“体验生活”。

看一帮小孩在抽冰猴、赛爬犁、滑冰山……

看两位老人相扶相依，悠闲恬静地在湖边漫步……

看几对情侣旁若无人地拥抱亲吻，情话绵绵……

种种情景令他浮想联翩。童年的趣事，冬冬小时候的样子，春心萌动时暗恋的第一个女孩，与师慧相恋的日子……自己的晚年是什么样子 是形单影只还是儿孙绕膝

就这样胡思乱想着，不知不觉来到了游乐场。

游乐场里十分冷清。除了几个摆摊的之外，几乎没有游客。五颜六色的滑梯、转轮、木马、小火车都静静地矗立在原地，似在追忆以往的喧闹和忙碌。孩子们的笑声从远处冰面上传来，如同夏日某一天的回音……

聚在一起聊天的摊主们不约而同地盯着李浩明。

一个胖得双眼眯成一条缝的中年汉子冲李浩明点点头，“嘿，哥们儿，闲着哪 没事玩玩枪，怎么样 ”


一句话勾起李浩明的馋虫来。他当过民兵，想当年打靶的时候还过得第四名，奖品是一对枕巾。男子汉没有不喜欢枪的，他可从来没过足枪瘾。

“玩什么枪 ”

“当然是仿真枪。想玩真枪那得去密云的去打靶场。”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三 章



胖大汉被他这句话逗乐了。“不过，咱这枪跟真枪差不多，电光感应靶，一块钱十枪，高分得奖，怎么样”

“玩一把。”

随着胖大汉来到他的摊位前。在几株合抱粗的古柏下，一张桌子上放着两支长枪，两把手枪，枪柄上连着电线，二十米开外立着两块光电感应靶。靶面上彩灯闪烁。

端起长枪掂了掂，重量同“老七九”步枪不相上下，出枪，瞄准，多少能找回一点儿当年的感觉。“我说，玩这种枪有什么奖啊”

“95环以上，免费重玩。99环得一把钥匙链，100环得一盒‘中南海’。”

“哈，胖子，准备哭吧！”李浩明心里暗乐。

“砰，砰，砰”，三枪射出，一个脱靶，一个六环，一个九环。懂得射击要领的李浩明马上就知道胖大汉子在准星上动了手脚。这种小伎俩还想跟老子玩，他闭上眼睛默算了一下，便随随便便打完了剩下的七枪。

光电靶的扬声器里传出年轻女性热情的声音：“总共七十一环。加油啊，相信自己，功到自然成。再来一次吧。”

交了一块钱。“再玩几次。”他告诉胖子，一副不甘心、下不来台的口气。

胖子乐了，“玩到天黑都行。”看着李浩明，他心想，十枪才打了七十多环，冤大头！你要是认输，我挣谁钱去呀！



十枪响过之后，胖子愣了。99环！得给人一条钥匙链。

李浩明根本不给他反应过来的机会，枪不落肩一连串又打了四十枪。

枪枪命中红心。

胖子咧了咧嘴，他知道遇上能人了。“大哥，大哥，高抬贵手，我这也是小本生意，一天赚不了几个子儿。你这么一会儿工夫，得了四盒烟外加一条钥匙链，我都赔进六块多了。”

李浩明故意不依不饶，“我说大哥，我真是闲着没事干，真想在这儿玩到天黑，过足枪瘾。”

胖子连连作辑，不停地说好话。

另外几位摊主原先对胖子“出头抢生意”的做法心有不满，站在一边嘀嘀咕咕的，如今看到胖子“栽”了，开始偷着乐，也没人过来解劝打圆场。

李浩明把胖子耍了半天，十分开心，“这样吧，给我两盒烟就成，然后让我随便玩，过足瘾拉倒，行不行”

“行行行！”胖大汉一迭声地答应。


长枪、短枪轮换着玩，到最后，李浩明把每支枪的毛病都摸准了。胖子摊主也看腻了，十环、十环、十环...，他索性扔下摊子去找同行聊天去了。

每当打出一百环，电子报靶机就会以同样的热情夸赞道：“你真是一个神枪手！”李浩明仿佛陶醉在赞美声中，手都快冻僵了，还不肯停下来。

不知不觉间，天色已暗。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第 三 章



回想着胖摊主的窘态，一路上嘴角都挂着笑意。好久没这么开心了。

他很想让郎小芸和邻居们见到自己“失态”。他这张脸从离婚到现在绷了近一个月。自从“撕退稿”事件到现在，郎小芸轻易不同他说话，见了面顶多客客气气地问候一声。他的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几次想跟她解释一下，随便聊些话，消除这种尴尬和紧张，往往是话到嘴边，电梯也到了站。

把脸绷成一块冷漠僵硬的铁板，自己难受，别人看了更不舒服。

“李哥，你好！”电梯里只有郎小芸一个人。

“你好，小芸。”李浩明不再点头作答，随即冲她一笑。

郎小芸反倒吃了一惊。在她的印象中，李浩明早就不会笑了。看样子，李浩明已经不记恨自己了，乌云散了，天晴了。她长长地呼出一口气，顿时感觉轻松了许多，神态也自如了。

“今天有件乐子，下午在北海公园……”李浩明好不容易才找到话头，电梯门开了，十六层到了。“算了，改日再说吧。”说罢跨出电梯。

郎小芸欲言又止的神态他没看到。

走进客厅，他愣住了。

屋内显然被人收拾过。电脑桌旁装满烟头的烟灰缸已



被倒空，凌乱的书籍、纸张已摆放整齐，地面擦得干干净净，沙发床被从卧室里挪了出来，放回原位。北墙边多了一个简易衣柜。一个红色的旅行箱醒目地摆在卧室门边，椅背上搭着一件银灰色的外套。

一阵哗哗的水声传来，卫生间里有人。

师慧回来了 不太可能啊，她不会帮自己收拾屋子。那又会是谁

他蹑手蹑脚来到卫生间门前。灯光把一个女人的身影投射在毛玻璃上。

女人在轻声哼唱着一首流行歌。

他想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一听是谁的声音，不料，刚刚凑过去，门就从里边推开了，“咣”的一声，疼得李浩明大叫起来。

“啊——”女人发出一声尖叫，她也被吓了一跳。

师红拿着毛巾和洗漱用品站在卫生间门口，见李浩明捂着脑袋，一脸惊奇和疑惑地看着自己，样子十分滑稽，忍不住笑了起来。

“是你呀，吓死我了。”她从耳朵上摘下耳机。

李浩明还未回过神来，咧着嘴问，“你是谁”


“怎么 不认识了”

“是……是冬冬的小姨吧！”李浩明迟迟疑疑地回答。女大十八变。五六年没见面了，师红发育得更加曲线玲珑，好像还比从前漂亮了。

师红点点头，“哈，真没想到，好几年不见，一见面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第 三 章



居然会以这种方式，送你一个大青包。”她边说边笑，“很疼吗”

“还能挺得住。”李浩明一屁股坐到电脑桌旁，解下围巾往桌上随便一扔，摸出一根烟叼到嘴上，两手在衣兜里摸索着打火机，顺口问道：“回来多久了”

“你不知道吗”

“你姐没对我说过。”他向天花板喷出一口烟。

师红下意识地用手在脸前扇了扇，皱皱眉，“别抽了好不好 满屋子烟油的臭味，害己又害人。”

“你怎么进来的”他不理睬师红的“禁烟令”。

“我跟我姐换房子住了，她搬到我那儿，我搬到这儿。”

“那怎么行呢 怎么也不事先跟我商量一下呢”

“谁敢说不行 你吗”师红反唇相讥，“别忘了，房子可是我姐的，现在的房主是我。现在是我们可怜你，看你没房住，才让你暂时借住在此的！”话外音是：你能不能继续住在这里还得由本小姐决定呢！

李浩明心乱如麻。这丫头可是个碴儿！刀子嘴，惹不起。可是，这孤男寡女的，典型的瓜田李下，街坊四邻又得大嚼一通舌头根子了。自己又没钱去租房，万一把她惹火了，师慧不忍心让他去睡马路牙子，这丫头可没那份菩萨心肠。唉，人在矮檐下，忍吧！权当是胯下之辱了。

“那，那怎么安排房间呢”

“这还用问吗”师红双臂抱在胸前，语调中有几许反



感，“我当然睡这间卧室，你还在大厅里凑合。你也不想，客厅连着卫生间，你要是睡卧室，晚上出来方便，必须从我床前经过。再说，女人也必须有一个隐秘的空间换衣服什么的，对不对”

“怕我骚扰你不成”李浩明愤愤然。

“你以为自己是谁 柳下惠 男人 哼！”师红一脸不屑。

“那我换衣服怎么办”

师红用下巴朝卫生间方向一指。

李浩明还想说什么，未及开口，师慧的杏核眼已经瞪圆了。她故意凶巴巴地说：“啥也别说了，就这么定了。有啥意见，对马桶说！”

提起旅行箱走进卧室，临关门时，她又甩出一句，“都什么年代了，还用那种破马桶，真恶心。”

李浩明把烟头恶狠狠地摁进烟灰缸，一抬腿，把废纸篓射到对面墙上。

跟这个小丫头片子住到一块儿，只怕日后不得安宁了。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四 章

窝了一肚子火，一夜没合眼。天快蒙蒙亮了，李浩明才迷糊过去，连着做了几个挨驴踢、被狗咬的梦。


睁眼一看，时针指向十二点。昏头胀脑地起了床，来到卫生间准备洗漱，一抬头，洗面池的镜子上贴着一张纸。白纸红字，居然是师红留下的“约法三章”。

揉揉双眼，逐行读下去，李浩明不由得笑了。“新教法”不算苛刻，不外乎水、电、煤气、卫生费二人均摊，厨房厕所轮流清理，柴米油盐完全分开，等等，惟一的限制性条款是：无论任何时候，李浩明抽烟，必须打开窗户或厨房的排风扇。

找支圆珠笔，在下方空白处签上“按既定方针办”，又把它贴到卧室门上。偷偷一笑，下楼找地方填充饥肠去了。

离
婚
了
就
别
再
来
找
我

第 四 章



下午三点钟，李浩明来到儿子冬冬的学校门口，等他放学。今天是星期三，学校比往日早放学一个半小时。师慧还未下班，冬冬只能一个人坐公共汽车回家。

几天没看到冬冬了，梦里时常出现儿子胖乎乎的小脸。父母离异，往往会给子女带来一些精神影响。儿子已经懂事了，他想不想爸爸 会不会像师慧一样对自己充满敌意 他学习成绩怎么样 快期中考试了，他们现在住在哪儿 条件如何

选择这个时间，就是为了避开师慧，与儿子单独在一起亲近亲近，了解一下情况。父子连心，宁可自己苦一点儿，也不能让儿子受委屈。

放学的铃声响过，大门敞开，孩子们蹦蹦跳跳笑着闹着涌流出来。

站在迎接孩子的家长队伍中，李浩明伸长脖子，踮着脚尖，在人流中寻找着。

一定有心灵感应。就在李浩明看到冬冬的同时，冬冬也看见了他。

冬冬撒腿跑了过来，一头扑进他的怀里。

李浩明是个不太会表达自己情感的人，一向不苟言笑，陪儿子在一起玩耍的时间也很有限。在他看来，儿子与师慧的关系更亲近一些。如今见冬冬对自己十分亲热，显然心里想念自己已久。肺腑间一阵热浪翻腾，眼角便有些发酸。



父子二人谁也没说话，只是长时间拥抱在一起。

李浩明的个子不算高，1米70，因为长时间伏案工作，脊背微驼，看上去也就是1米68。冬冬的个头已经超过了他的下巴。几根头发滑进李浩明的鼻孔，他禁不住扭转头，大声打了两个喷嚏。

父子二人这才分开。

接过沉甸甸的书包，拉着冬冬胖胖的小手，父子二人有说有笑地走过地下道，来到街对面的公交车站。

从儿子的话语中，李浩明得知，师慧很少与儿子谈及自己，即使偶尔说起，也没有什么攻击贬低之辞，更没有像有些不近人情、不计后果的离异父母，不允许子女思念亲人，甚至教唆他们怨恨亲人。

李浩明心里轻松了许多。

这座四合院距冬冬的学校只有三站路，比原来的家还近不少。上学放学只需横穿一条街，几乎不存在交通安全问题。虽说屋子不大，采光差一些，但有日光灯加上台灯，也够用了。师慧又把取暖的铁壁炉挪到门外，改成土暖气，屋子里的温度不低。

陪儿子坐了半个小时，检查了他的几科作业，李浩明不由得暗暗佩服师慧。作为一个母亲，她无可挑剔，绝对称职，比自己强多了。

恋恋不舍地走出四合院，抬腕看表，还不到四点钟。黄河文学编辑部距此不远，邮去好几篇小说了，一直没有音信。何不顺路去看看 登门拜访，诚心求教，与编辑们混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四 章

熟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他兴冲冲地走进编辑部大院。

这是一幢日式风格的老房子，三层灰楼，窗户高窄。

从阳光下走进昏暗的门厅，他的眼睛好半天才适应过来。顺着指示牌，他踏上一条咚咚吱吱作响不已的木头楼梯，来到一扇棕黑色的高门前，举手叩门。

接待他的是个梳着披肩发的漂亮女孩。其他几位编辑都下班了。

足有七十平米的大编辑室，令李浩明想起电影里日本鬼子的会议室。六七张大写字台上摆满一叠叠的档案袋，沿墙四周都是老式木柜，窗户玻璃落了一层灰土，脚下的地板红漆褪尽，布满缝隙。

落座之后，他向女孩说明了来意。

年轻的女编辑对他的稿子仿佛有印象。她开始在桌子上成堆的稿件中翻找。很快就找到了，递给李浩明。

接过来一看，不是自己的稿子，作者的名字叫李树明，是河北邯郸的。

“对不起，对不起。”女编辑一拍脑门，“对了，你是本市的，好像是住在……”

“长椿街，李浩明。”

“想起来了。”女编辑起身来到一个大木柜前，找出一个大信封，“是这个吧”

“是，是，是。”李浩明连声回答。

抽出稿子看了看，他问道：“不准备采用吧”



“是，正准备退给您哪。那一柜子都是退稿。”小女子头也不抬，刷刷地在信笺上写着什么。

“那，编辑部的意见是……”

“啊，稿子看了。你知道，我们刊物篇幅有限，你看，你的稿子又那么长，难以采用。”这番话是大多数编辑的口头禅，小女编辑倒背如流。说完这句话，便只顾忙自己的事，再不搭理李浩明。

说声告辞，李浩明便夹着稿子走了出去。女编辑抬头看了看他的背影，挑挑眉毛撇撇嘴。

来到院子里，李浩明心有不甘地从大信封中抽出稿子，翻看了几页，脸上的表情由无奈转为愤愤不平。他转身往回走，到了编辑部门前，想了想，没有敲门，默不作声地往墙上一靠，等那个女编辑下班。

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女编辑才推门出来。看到李浩明，有些惊异地问，“你怎么还没走啊 下班了！”锁上门，便往楼下走。

“等一下，等一下。”李浩明快走几步，在楼梯中央拦住她。


“还有什么事呀”小女子有些不耐烦。

“对不起，我有几句话想说，您别不高兴。我就耽误您一分钟。”李浩明的口气十分谦恭诚恳。“您知道，我们相当不容易。您看看，这稿子你们根本就没看，这十多页让胶水粘住了，都没撕开。”

“那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姑娘反问道。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四 章



“没看完就退稿，这，这也太……”李浩明欲说又止。

“不负责任，是吧”姑娘接道，“我认为你的想法有问题。是不是好作品，看了头几页就能知道，就像一盘子菜，好不好吃，尝两口就够了，用得着全吃下去吗”

李浩明无言以对。

姑娘得意地笑了，矜持地扬扬手，快步下楼，头也不回地对他说：“我认为，你的小说太不吸引人了，没人爱读。这可是功力问题。回去好好练吧，写出好作品来打动我。”说罢，一甩长发，扬长而去。

李浩明愣怔怔地站在楼梯中间，耳朵嗡嗡直响，也不知该生那个目中无人、骄傲自大的小女编辑的气，还是该生自己的气。

懵懵懂懂地回了家，走出电梯，耳朵里顿时塞满了噪音：刺耳的电锯声，乒乒乓乓的钉凿声，射钉枪的爆炸声……

他以为是别人家在装修房子，没太在意。来到家门口，这才发觉，噪音是从自家门窗里传出来的。

进门一看，屋里乱糟糟的。地上堆满木条木板锯末刨花。几个装修工模样的人手脚不停地忙碌着。

“停！停，停，停！”他又顿脚又摆手。

工人们停了下来，都不明白为何遭到制止。

师红从厨房里探出头，一见是他，不屑地一笑：“是



你呀，也没到下班的时候呀。”

“我就在这里上班！”李浩明指了指脚下。

“你凭什么让他们停下来 我装修房子关你什么事 ”
师红一摇三晃地踱到他面前，倚在门框上，仰着下颏，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你，这么做，扰民！”李浩明找出一条理由。

“哼！”师红拉下脸来，轻哼一声，扭头对工人们说：“接着干，别理他！”

见李浩明还想出言阻止，师红胸脯一挺眼一瞪，“怎么想吵架”

李浩明张口结舌。

刺耳的声音再度响起。

愤愤然走向客厅，坐到电脑前想写点什么。打了几个字就干不下去了。刺耳的电锯声撕扯着他的耳膜，锤子的击打声如同砸在他脑门上。


拉出沙发床，合衣而卧，休息一下也好。可是噪音太大，即使用棉被蒙头也无济于事。冲下床，在一个小矮柜里找到一团药棉，塞住耳朵。感觉似乎好了许多。一抬头，看到矮柜上儿子的照片，想起冬冬下午难分难舍的表情，灵感呼啸而来，文思如泉奔涌……

“噼噼叭叭，噼噼叭叭……”

装修工人们下班了，噪音早已消失。李浩明一心一意地打着字，烟忘了抽，耳朵里的棉花团也忘了拿出来。屋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四 章



子里早已恢复了安静，只有清脆、节奏感分明的键盘敲击声。

师红一觉醒来，披上睡衣站到门口。看到李浩明的双眼反射着荧光屏的蓝光，耳朵眼里塞着棉花团，口中喃喃自语，一副如醉如痴的样子，不觉十分好笑。姐姐说的没错，这家伙的确走火入魔了。守着这么个破玩意儿，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折腾得还挺有劲儿！

见李浩明抬眼看着自己，师红嘿嘿一笑，作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充满嘲讽地说：“噢，原来是个作家！”

※ ※ ※ ※

不愧是搞艺术的，师红的设计水平真不赖，一个星期过去，这个家已经彻底变了模样。卧室的门改成对开毛玻璃拉门，一排吊柜取代了衣柜，一套日式风格的新潮沙发和茶几取代了大床的位置，沙发一并便是床。百页窗帘，壁灯台灯，一幅油画，几帧风景，窗台上摆几个泥雕木偶，置身其中恍若进入高级咖啡厅的小包房。原本相通的客厅也加了一道门，剩余的木料制成了一个简易的书架，摆在电脑桌旁，供李浩明摆放书籍和文稿。水泥地面上铺了一层淡红色的木纹复合地板，走廊光秃秃的灯泡上罩了一个纸灯笼……种种变化，让李浩明大感新鲜，心情也随之开朗起来。



星期一早晨，李浩明照旧九点起床。师红这几天一直早出晚归，忙着准备自己的独舞晚会。收拾完毕准备出门的时候，看见门上用图钉按着一张字条和三百元钱。他们“同居”多日，交谈极少，师红经常用这种方式“发号施令”。

字条上的红字龙飞凤舞：

马桶又旧又破，不堪忍受已久，务必解决。

现支付马桶费用三百元，不够你补上。

今天下午来人改建卫生间。


嘿，这丫头开始支使前姐夫干活了！李浩明心有不平，又一转念：那老式蹲位马桶也该换换了。水箱还漏水。你出钱，我出少量的钱外加力气，双方受益，谁也不吃亏。不就是买个马桶扛回来吗 当回力工，权当体验生活了。

距此不到两公里，就有一家装璜材料市场。逛了大半天，总算选中了一个，颜色和式样都挺新潮，还有控制水量的节水拉杆。费了半天唇舌讨价还价，花了三百六十元。也不雇三轮，用绳子一捆，扛上肩膀就往回走。

原以为七八十斤的玩意儿，自己一个车轴汉子，对付起来绰绰有余。不料走了不到八百米，李浩明已是气喘如牛、汗透内衣了。想当年在工厂里搞什么检修大会战的时候，两袋水泥，一根钢管，从卸货站台一直扛到车间里，比马桶重，比这路远，脸不变色心不跳。难道是在办公室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四 章



里枯坐导致体力下降 难道是长了几岁，精力不济 才四十岁，不致于呀!

尽管心头口头都不服输，可是腰和腿已经开始不听使唤了，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似乎在降低，脑袋发晕发胀。这是北京，不是青藏高原，一个陶瓷马桶就给我制造出高山反应来不成 快走! 找个合适的地方歇一下。

步子加快了，身体也摇晃得更厉害了。

经过一个小巷口的时候，一轮残疾人三轮摩托车突然冲了出来，后车轮险些辗到他的鞋尖。脚步急停，上半身却止不住前冲。重心失去，马桶脱手而出，落在水泥方砖路面上，摔了个四分五裂。

还好，没砸到别人。

等他缓过劲来，那辆三轮摩托早就消失在车流人潮之中了。连个发火的对象都找不着，更别想让那个开车的人起码赔偿一半了。

真他妈的笨! 真他妈的倒霉! 气得他甩着袖子，跺着脚，在行人惊诧的目光下大骂自己。

收拾起碎瓷片，扔到垃圾箱里。一不留神，手掌又被尖锐的边缘划破了，伤口不浅，也许伤到了某根小血管，居然血流不止。

马桶是买不成了，上医院吧!

等他从医院回到家，施工的工人早就走了。

师红气呼呼地站在走廊上，嘴噘得老高，盯着他不说



话。

他也不吱声，侧着身子从师红身边挤过去，把羽绒服往床上一扔，面无表情地坐在椅子上。

“大作家先生，马桶呢”师红的面孔即使在生气时，依然那么光洁美丽。

“明天再说吧。”李浩明的声音沙哑无力。

“可是我说的是今天啊！”

“今天买过了。”

“在哪儿呢”

“摔碎了。”

“什么 摔碎了”

“是我不小心。”

“你自己往回扛马桶”师红一听，火气消了一大半。一个“大作家”，扛着马桶满街晃，想一想，真可乐。

“干吗不在市场上雇个人”

“我以为自己能行，就想省点儿钱。”李浩明窘迫极了，躲避着师红的目光。“万万没想到，几百块钱听了个大响，这手也……”他抬起缠着厚厚绷带的手。

师红这才注意到李浩明受了伤，怒意全消，暗暗责怪自己刚才的言行有些过分，心中顿生怜惜。

“你可真是……唉。”她轻叹一声，转身回房去了。

第二天晚上，李浩明回到家，发现新马桶已经装好了。惟一点令他惊奇的是，新马桶与他摔碎的那只一模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四 章



一样。

再说许宽。自从师红回到北京，二人几乎天天见面。作为“师红独舞晚会”的总负责人，他的确忙得不可开交。联系赞助商、寻找够级别的演出场地、安排京都多家媒体采访拍摄，以及主持人的台词、灯光、布景、音响，直至师红的舞蹈曲目、动作设计、化妆……上上下下，一个人监管到底。有一次开车出去安排门票请柬的印制，几乎睡着了。汽车冲进路边的水沟里，撞碎了大灯，人居然毫发无损。

师红的心被他彻底感动了。

许宽从师红的眼神和话语中已经明白，她已经被自己征服了。以身相许不过是早晚的问题。

在演艺圈子里，年轻男女之间的性关系较之常人显得开放和随意，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很少有人谈婚论嫁，惟恐因此妨碍事业的发展和束缚人身、意志的自由。师红在广州期间也处了几个男朋友，“处女”一词早已变成了过去时。许宽的身边更是聚集着形形色色的女人，“猎艳”也是他的生活目标之一。许多想成为“明星”的女人往往为了梦想的实现不惜一切代价，姿色和肉体也是她们捕捉成功契机的有效工具。许宽正是凭借自己的能量及影响，辅之以身体健壮、相貌堂堂、巧舌如簧和小恩小惠，博得众多美女的青睐。

尽管女友多得会记混名字，但在许宽心中，师红始终



是份量最重的一个女人。她的美丽、开朗、矜持、清傲、温柔、妩媚，她的弯眉、柔唇、丰乳、纤腰、翘臀、长腿以及体香发香，都在他的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令他难以忘怀。毫无疑问，在与他相处过的女人中，有几位的容貌、身材、气质、财力要比师红强一些，可是，师红就是师红，是他一直想要攀登征服的山峰。

是不是“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大概是吧，好像男人们都这么想。

得到了，又能怎么样 娶她当老婆吗 许宽压根儿还没这么想过。

重要的是征服的过程，不是征服的结果。

更何况，师红口口声声说，三十五岁以前不嫁人呢！

再过两天，就是师红的生日，师红自己忙乎忘了，许宽可没忘。

这也是许宽能赢得美女芳心的绝招之一。


等他把“生日晚会”的一切工作落实到位之后，才告诉师红。师红当然乐不可支，从椅子上跳起来，在许宽的腮上印了一个红红的唇印。

这可害苦了李浩明。

这天晚上，快半夜十点了，他才走进家门。下午三点左右，在和平门遇到了几位一同下岗的“难兄难弟”。其中的一位现在开了一家小饭馆，生意还算红火。多日不见，有许多话要唠一唠，几个人就在饭馆里喝开了“二锅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四 章



头”。骂贪官、骂腐败、骂原厂领导，吐罢苦水讲乐子，每人比赛说“黄段子”，一直闹了六个小时，真可谓“喝得人仰马翻，吐得沟满壕平”。李浩明本来不胜酒力，又有个胃痉挛的老病根，兄弟们也就没让他多喝，也只有他一个人神志清醒地走出了酒馆。

郎小芸在电梯里告诉他，家中来了几位客人。

尽管有了思想准备，门一推开，一股污浊的空气还是薰得他直皱眉头，连拧了几下鼻子，也分不清到底是烟味、酒味、汗味、脂粉味。录音机里放着摇滚乐。许宽和几个哥们儿举着啤酒瓶站在走廊里开怀痛饮，看到他走过来，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经过师红房间门口时，他朝里边望了一眼。

所有的灯都亮着，沙发上坐满了人。男男女女挤在一起，说笑打闹，茶几上摆着吃剩下的蛋糕、小食品、酒杯和酒瓶。

师红见他回来了，从沙发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表情中有几许醉态，口齿也有些含糊不清。

“你怎么才回来 这么晚了。你看看，来了这么多人。我今天过生日，朋友们开个 party，估计要闹一个通宵。”说着，从兜里摸出两三张大票，“给，麻烦你出去找个地儿住一宿吧。I am sorry。”

李浩明看了看她，又看了看钱，没说话，一扭头走进“属于自己”的客厅。



第 五 章

客厅里一片狼藉。

满地的瓜籽皮、花生壳、包装纸，桌上地下摆满了啤酒瓶子。一男一女躲在厨房里，肆无忌惮地拥抱着一起，吻得昏天黑地，不可开交。

电脑桌上，有个人伏案大睡，从衣着和发型上辨不清是男是女。

“嘿，嘿，醒醒，醒醒，”扭开台灯，李浩明才发觉他不是女的，见他的脑袋正压在键盘上。有些心疼。“睡觉也不找个地方，起来，起来！”他拨弄着男青年的脑袋。


男青年总算抬了一下头。

李浩明趁势把键盘从他头下拽了出来。

键盘的底下粘着他的存折，取下来，小心翼翼地放进内衣口袋里。

离
婚
了
就
别
再
来
找
我

第 五 章



男青年头一垂，趴在桌边睡着了。还含含混混地说了
一句醉话。

师红的手里还举着那几张纸币，见他拉长着脸走出客
厅，看也不看自己一眼就向外走，咯咯一乐，“哟，还挺
有志气！”把钱放回兜里，又返回朋友群里嘻嘻哈哈笑闹去
了。

许宽冲着李浩明的背影大声吆喝：“有空再来啊！我就
不送了。”

几个同伴哄然大笑，酒瓶齐举，“来，干！”

李浩明用力地拽上门。一记重响，在空旷寂静的走廊
里跳荡不已。

离家三五百米的地方就有个小旅馆，私营的，是北京
常见的那种位于居民楼下的地下室，通风状况尚好，房间
大多十来平米，一间屋子三五个铺位，电视、电话通通没
有，有公用的卫生间和浴室。好处就一条：便宜。

轻车熟路地走进旅馆大门。

操着河南口音的女服务员相当热情，可是一看到李浩
明的证件，立刻面露难色。

“师傅，这可不行，不能接待您。”她把身份证从柜
台上推了回来。

“为什么”明明有空床，干吗连钱都不想赚

“对不起，公安局有规定，”小姑娘一指身后挂着的
“住宿须知”，“本市居民不予接待。”



“那，那我找你们经理说说。经理在哪儿。”

小姑娘往旁边一指。

李浩明刚走到经理室门口，正巧，经理端着个空茶杯出来续水，张口就问：“有事吗？”

“经理，帮帮忙，我就住在附近。家里来了不少客人，住不下了，就想上您这儿住一宿。”李浩明满脸堆笑。

“让客人来往，你可不行。”

“客人们也是本市的，他们在聚会，要玩一整夜。”

“他们玩他们的，你不是正好休息吗？”

“他们太吵，我没法儿睡觉不是都是邻居，帮帮忙，就对付一宿。”

“这可不行，公安局明文规定，还总来查。让你住一宿，罚我们一家伙，亏钱不说，还得在派出所挂号，不行，不行。”经理的头摇得像个拨浪鼓，根本没有商量余地。

这是他妈谁搞的狗屁须知 纯粹是王八屁股长痔疮——烂龟腩 规定！北京市人在北京就不能住宿，为的什么呀


在外面住一宿两宿的，就会危险首都的安定 一路走，一路骂着公安局。接连走了七八家大小旅馆，都是一个口径。

难道让我大半夜的跑到市外去住不成

从一家旅馆中碰壁出来，走在灯光昏暗的小巷子里，李浩明正在琢磨自己今天晚上怎样才能有个栖身之所，一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第 五 章



辆机动三轮车从身后追了上来，捂得严严实实的驾车人来到他身边，热情地同他打招呼。

“师傅，是不是想住店哪” 这人是公鸭嗓，四五十岁的样子。

“当然，可我是北京人。” 李浩明对此不抱什么希望。

“没关系，本地人也能住，我保证。”

“真的 旅馆在哪儿 ”

“丰台!我拉您去，免费。怎么样 ”

“价钱呢 ” 这年头，谁都怕挨宰，何况自己腰包不鼓呢。

“便宜!比这儿的价位还低。”

“条件怎么样 ” 李浩明仍然有些不放心!

“放心吧，比这儿条件还好呢!绝对热情大方，服务周到，包您满意。”

“冷不冷啊 ” 李浩明来到车后，准备上车。

“冷什么呀 嫌冷你可以加褥子呀!”

“电褥子吗 ” 李浩明心里一愣。“加褥子”这三个字可够敏感的，那是“有女人陪宿”的代名词。

公鸭嗓嘿嘿一笑，“恒温褥子!又软和又舒服，能让你美得找不着北，睡上去都不想起来。”

果然不出所料，险些被拉到淫窝里去。

“我不去。”

他转身沿着原路向前走。公鸭嗓发动车子，跟在他身



后，絮絮叨叨地劝他，不甘心失去这个“主顾”。

“离我远点儿！”李浩明低吼起来。“再多说一句，我就报警，下个路口就是110报警亭！”

“死心眼儿！”三轮车一喷青烟，开走了。

想来想去，实在是无处可去。总不至于露宿街头，或去火车站候车室里蹲一夜吧。硬着头皮，他上了地铁，由东直门来到左家庄，来到师慧和冬冬暂居的小四合院。

一路急行，出了一身汗，在院内忐忑不安地又徘徊了半天，冷得实在受不了，才上前敲门。

灯还未熄。冬冬早已睡着了，师慧坐在长沙发上为儿子织着毛衣。听见有人敲门，十分纳闷：这么晚了，谁来。她来到门口，低声问道：“谁呀？”

李浩明也压低嗓音：“冬冬他妈，是我。”

师慧听出李浩明的声音，愣了一下，打开了门。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她的身体挡在门口，没有让李浩明进来的意思，“也不看看都几点了。”

“师红找了一帮子人在家里闹翻了天，我没地方呆了。”他费了半天口舌才让师慧明白自己走投无路的现状。

望着李浩明被冷风吹得紫红发硬的脸，望着那双充满渴求和希望以及惭愧不安的目光，师慧的心软了下来。毕竟夫妻一场，毕竟是自己妹妹给他出的难题，她叹了口气，垂下眼帘，“进来吧。”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第 五 章



如蒙大赦一样，李浩明赶忙进了屋，顺势坐在床边，低头看着儿子熟睡中红扑扑的小脸，借此掩饰自己的窘态。

“坐沙发上吧。你满身凉气，别激着儿子。把外衣脱了，靠着暖气片，一会儿就能缓过来。”师慧淡淡的语调中夹杂着几许温柔和体贴。李浩明听了，心里热乎乎的，眼眶有些发潮。

他乖乖地坐到师慧指定的位置上。

师慧坐在他身边，继续编织。

两个人谁都不说话。屋子里静悄悄的，小闹钟指针的“咔咔”声格外清晰。

也不知过了多久，李浩明偷偷地转过脸来看看师慧。发现师慧的手已经停止了工作，正呆呆地看着自己。

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了，谁都没有避开。

李浩明心中一酸。这才几天的工夫，师慧仿佛变老了许多。眼睛下有了浮肿的眼袋，眼角也刻上了几道鱼尾纹。往日梳得整整齐齐的短发有些蓬乱，灯光下有几缕白发闪着令人心悸的银光。一个孤独无助的女人，带着一个花销不小的孩子，工作和家务把她缠得死死的，该有多么辛苦

心里更苦。

师慧的心里也不平静。两个人分开的时间不算很长，可是李浩明的变化也不小。原本有些老相的他，容貌上看



不出什么变化，可精神状态已大不济了，一脸的苦相，背似乎更弯了，羽绒服上污渍斑斑，衣领袖口脏得发亮，与以往温文儒雅、衣着整洁、外柔内刚的他相比，简直判若两人。尽管他本事有限，无权，无钱，仔细想起来，若抛开他的执迷不悟想当作家而买电脑这件事，他还真就没什么对不起自己和孩子的。作为丈夫和父亲，也许不能算优秀、良好，总还能算是及格吧。不馋不懒，不嫖不赌，衣着朴素，下班就回家，体贴自己，心疼孩子，工资一分不少地上交，更没有什么作风问题，这样的男人如今还真就不多见了。唉，男人，都是长不大的孩子，没个女人照顾着，还真就不行……饥一顿饱一顿的，他都瘦了……

不知不觉间，两个人的眼泪都流了下来。

师慧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一头扑进李浩明的怀里，轻声抽泣起来。

李浩明一只手揽着师慧的肩，一只手拉着师慧的手轻轻抚摸着，脸颊贴着她的头发，嘴唇微微颤抖，连吐长气。


“近来得怎么样”师慧轻声问道。

“还能怎么样 你也不是看不出来。我也能看出来，你的日子也不好过。”

“那还不是都怪你！”师慧幽怨地看了他一眼，仍然偎在他胸前。“我这段日子也想过了，我也有责任，太不冷静，说了好多伤你自尊心的话。以前看过一本书，书里说，男人最怕的就是伤他的自尊。”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五 章



“这并不怪你，主要原因在我。我要是事先跟你好好商量一下再买电脑，可能什么事都没了。”

“冬冬都快上初中了，咱们总得攒上个一两万块钱吧，让他上个好中学，好好学学外语，以后也让他出国。就像邻居吴老师家的孩子那样，考个洋博士回来，给爸爸妈妈的压岁钱都是一捆一捆的美元。”

“当爹妈的谁不希望孩子有个好前途呢！”李浩明在这一点上与师慧的意见是一致的。想让孩子有大出息，必须在教育上舍得出资。

“听我的话，咱把电脑卖了吧，赔钱就赔钱。把钱存起来。你再找份工作干，别总在家呆着，坐吃山空。写东西不是不能赚钱，可那是咱们能干得了的么 咱命里没有那个福份，折腾一阵子得了，咱认命吧。”师慧婉言相劝。

李浩明听了这话，身体陡然变得僵硬，没有回答。

师慧没有发现这一变化，只顾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我们娘俩不图吃也不图穿。都是从苦日子里熬过来的人，多吃点儿苦算什么 我也没什么奢望，开小车，住别墅，咱想也没有用。把孩子的路铺好了，就是最大的奔头。冬冬他爸，别写了，啊 ”师慧恳求道。

三分钟后，李浩明才从胸腔里挤出一句话。“你，再给我一段时间，给我个机会，我还想试试。”

“别试啦，我们都是四十的人啦，没多少时间瞎折腾了。听话，啊 把电脑卖了，我们……我还跟你好好过，冬冬也不至于没爸爸啦。”



“我，我……我实在是不甘心哪！冬冬妈，你，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不行。”师慧突然从李浩明怀里抬起身子，离开他，脸也扭了过去。”

“让我再试试，要是还不成功，不用你说，我就卖电脑，找工作。”

“要卖现在就卖。”师慧毫不通融。

“我已经摸到了不少门道，半途而废，怎么行呢？”

“你还是想当作家，是吗？”怒容不知何时已布满师慧的面孔。她的声音有些发颤。“李浩明，我最后问你一次。你要是不再搞什么写作，你就留在这儿，好好跟我过日子。你要是还想写，你……”她一指屋门，“你现在就给我出去！”

仿佛大梦初醒一样，李浩明深深地看了师慧一眼，起身穿上大衣。

“你可想好了，别后悔。”这句不无劝解意味的话在他听来是威胁，也是最后通牒。

他大踏步走了出去，轻轻掩上房门。

师慧呆坐半晌，一直没有听到她所期待的脚步声。李浩明走了，不会回来了。她一头扑倒在沙发上，用拳头捶打着沙发扶手，欲哭无泪。

看样子，破镜重圆已经不可能了。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 ※ ※ ※

第 五 章



大多数人在两种情形下容易喝醉：伤心失意与兴高采烈。

师红属于后者。

从下午五点到现在，十几个人已经把两箱啤酒、一箱红酒喝得一滴不剩。虽说已经吐过一次，师红的大脑依然昏昏沉沉，又木又胀，神智尚属清醒，眼睛快要睁不开了。

不知又过了多久，许宽送走了所有来宾，简单收拾了一下，便坐到师红的身边。

师红一手支腮，半倚半躺地坐在沙发上。面庞酡红，酥胸起伏，醉眼迷离，好一幅海棠春睡图，姿态撩人。

许宽哪里控制得住自己，酒助色心，上前搂住师红的腰肢，对着那娇艳似火的双唇深深地吻了下去。

半梦半醉之间的师红似乎清醒了片刻，轻轻挣扎躲闪了一下，见无济于事，便听之任之。随着许宽的亲吻和双手在身上游走爱抚，她渐渐有了回应，双臂抱着许宽的头，双腿夹着许宽的腿，在啧啧的亲吻声中不时发出一声声令男人血脉贲张的呻吟。

她的衣服一件一件被脱了下来，直至一丝不挂。

在柔和的粉红色的灯光下，许宽贪婪地欣赏着她的玉体。

这是无瑕的上帝的杰作，完美得几乎让人无可挑剔。

师红的皮肤在酒精和灯光的双重作用下，显得有些晶



莹剔透，雪白的双臂，细柔的手指难掩羞意地捂着浑圆挺实的双乳，长发如瀑，半遮住面颊和柔颈，细细的腰肢，小巧的肚脐，结实的小腹。修长的双腿交叉着，如山谷一般掩盖令人魂牵梦绕的桃源入口，可是，几缕涧边幽草，却泄露出山中无限的春意……

许宽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

半夜三点多了，李浩明仍在大街上晃来晃去。街灯映着他孤单的身影，一会儿变长，一会儿变短。


被师慧赶出家门之后，他就一直在街上四处闲逛。现在正是冬夜里最冷最凄清的时候，哪怕原地站上三分钟，双脚就会冻得疼痛难忍。

巡夜的警察和治安联防队员已经盘问他三四次了。掏出身份证，伪称在朋友家里玩到现在，正准备回家睡觉。盘察的人见他行迹毫不可疑，而且两手空空，这种人每天晚上都会遇到几个，也就放行了。其实，对他而言，他倒希望多被人拦住检查一番，反正自己心里没鬼。与其死气沉沉、乏味至极地走夜路，不如遇到几个大活人说几句话，也更有安全感。

更到这里，他险些笑出声来：上半夜他还大骂警察不通事理，头脑简单，不考虑到他这类人的特殊情况，害得他无处安身。同样是他，下半夜又对警察心怀感激。这么冷的天还不得休息，为百姓的安宁而四处巡逻，既辛苦又危险。唉，干什么都不容易呀！理解万岁吧。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第 五 章



前方是一个十字路口，交通灯不停地眨动着黄色的眼睛，警告车辆经过时放慢车速。

李浩明信步走了过去，登上岗台。

四下望去，东南西北，大街空阔。白日里水泄不通的车路、人路，此时竟然看不到任何活动的东西。遥望远处，幢幢高楼上的霓虹灯难以胜数，千万盏彻夜不熄的路灯令冬夜的黑幕无法四周垂地。

大都市自有其恢宏气象！

恍惚之间，李浩明突然感觉自己是一个交通警察。这就是他的岗位。

千万辆汽车呼啸而来。

千万辆自行车叮咚而来。

千万个行人匆匆走来。

戴着大檐帽，警服笔挺，肩章上的银星闪亮。带着白手套的左手一举，滚滚人流车龙立时被斩断，被点化成为石头。右手一挥，神奇的魔法仙术立刻见效，原本冰封的人海车潮刹那间翻腾起来，沿着他指引的方向毫无偏差地奔流不息……

那种感觉——爽！酷！牛！

仿佛伟人！

李浩明陶醉在这种奇妙的感觉里，禁不住手舞足蹈起来。

他惟妙惟肖地模仿着交通警察的手势，疏导着并不存在的钢铁与血肉组成的洪流，口中不停地大声嚷嚷：



“走，走，快点，快点！”

“停！南北绿灯。走，走！”

“走，走，停！说你呢，看什么看 压线了不知道吗 ”
他一本正经地朝着那个虚拟的违章驾驶员敬个礼，“把本拿来，扣二分，罚三十。”

“走，走，快点！”

“噢 处罚完了还不走，嘻皮笑脸的，求我有什么用 ”看来，那个并不存在的驾驶员还想求自己高抬贵手，放他一马。“别在这儿妨碍公务，快走，晚上睡不着觉多读读交通法规。”他根本不给面子。

“带小孩的，下来，多危险！”他一指左前方，“警告，下不为例！”

“停，南北红灯，东西快行！”

“嘿，你，此处不准调头，没看见标志吗 什么 近视把车开到一边去，把眼镜配好了再来取车！证拿来，吊扣！”

他的手臂挥舞酸了，手指冻疼了，脚早就冻木了，喉咙也喊哑了。

他终于累了。


把手插进胸前的衣兜里，挺直的脊梁驼了下去。他用力跺着脚，岗亭的钢板台面发出“咚咚”的空音。他茫然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天怎么还不亮呢！

天终于亮了。他又冷又乏地回到了家。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第 五 章



空气中仍有浓重的烟味和酒味，客厅里比他离开时显得更脏更乱。

明天再收拾吧，上床要紧。

他拉开沙发床，三下两下脱去衣裤，倒头便睡。

头刚刚挨上枕头，卧室的门一响，睁眼一看，许宽披着衬衫，穿着三角裤头，迷迷糊糊地起床方便，一路上踢倒了几个啤酒瓶。

李浩明厌烦地看了他一眼，拉了拉被角。

许宽晃晃悠悠地进了卫生间，也不关门。

哗哗的尿液落入马桶的声音传来，仿佛响自李浩明的头顶，随即闻到辛辣骚臭的怪味，令人作呕。

灯也没关，许宽开始往回走。

经过李浩明床前时，他叫住许宽：“喂，怎么不放水冲马桶啊 放水去，顺手把灯关上。”语调中的不满之意相当明显。

许宽像提线木偶一样听话地返回去，放水冲刷，关了灯，一步三晃地往回走。

走着走着，快到卧室门口了，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睁开浮肿的眼睛，打量着李浩明，气哼哼地问：“喂，你他妈的是谁呀 ”

“我他妈的是我！”李浩明一肚子的气，无处可放。见这个小青年出口不逊，呼的一下坐了起来，硬硬地顶了回去。

“你……”许宽瞪圆了眼睛，刚想发作，卧室里传来



师红懒洋洋的命令，“许宽，回来！”

许宽听话地进屋去了。

李浩明低声骂了一句，再度躺下。

卧室里传来两个人低语和轻笑声。没过多久，床铺的吱呀声、粗重的喘息声、师红压抑不住的呻吟声、肉体碰撞的噼叭声，在静寂的屋子里清晰响起，如在耳畔。

李浩明正值壮年，被迫禁欲已久。这种声音的意义对“过来人”来说是最明白不过的，也是对他极具刺激的。

雄性的欲望陡然燃起，五内如焚。

他妈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睡了不到四个小时，李浩明就醒了。

他是被锅碗瓢盆的撞击声吵醒的。抬眼看看墙上的挂钟，九点半。师红和许宽起来做饭了。

本想蒙上头继续睡，可是二人打情骂俏，嘻嘻哈哈，根本没有压低声音、防人听见的意思。加上哗哗的流水声、啤酒空瓶相碰的叮当声、拖鞋的踢踏声、窗外的车鸣鸟叫声……直灌入耳，无论如何也难返梦乡。


去你娘的，不让睡，老子索性不睡了。

黑着一张脸，他故意重手重脚地收拾床铺，让人一眼就看出他的心里积压着不快。他头一次感到人可以变成一枚巨大的炮仗，如遇火星，立刻爆炸。

许宽长发凌乱，未及梳理。他站在师红的身后，两手搂着师红的腰，嘴唇贴着她的耳垂蹭来蹭去。师红晃晃身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五 章



子摆脱开来，娇嗔地打了他一下，嘴一嘟，示意他回卧室去。

许宽故意大声叹息，大摇大摆地回了屋，把门一关，听起了音乐。

李浩明从床下的纸箱里找出一袋方便面，晃晃暖瓶，开水一滴不剩。走进厨房，点火烧水。

师红脸上绽放着幸福、满足的笑容，轻声哼唱着情歌小调。从午夜到清晨，许宽真可谓如狼似虎，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永动机，像一座源源不断的核电站一样。她时而觉得自己是一座不断喷发的活火山，炽热的熔岩肆意奔流，周围的一切都在熊熊燃烧；时而觉得自己是储量惊人的油矿，任你千万次开采，能源丝毫不会枯竭。一次次的高潮令她极度膨胀，膨胀，身体仿佛稀薄得透明，随风飘上云端；一次次的清醒令她极度柔软，柔软，血肉发肤变成可以流动的清水，缓缓渗入床单床垫的布匹缝隙……这是一种奇妙至美的从未有过的感觉。由此可见许宽对自己的爱恋之深，由此可见自己的魅力无穷。

对一个苦苦追求自己长达九年的英俊男人，对一个在生活、事业上照顾自己无微不至的男人，对一个阳刚威猛又柔情似水的男人，拿出自己的心和身体、拿出自己的全部，拿出他梦寐以求的全部来抚慰他，奖赏他，两情相悦，其乐融融。

肉体上得到满足的女人，往往会立刻关心对方的胃，



往往会为他准备精美可口、自己最拿手的食物。据说，这是一种潜意识在起作用，即为他的能量消耗大作补充。也有专家认为，这与女人天生的母性有关：她若允许你亲吻抚摸她的乳房，在她的心里，你便成了一个两面人，一面是她的男人，一面是她的孩子。

师红也不能免俗，她正在为许宽炖着自己最拿手的牛尾枸杞汤。

宿醉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印记，几乎一夜无眠也没有什么影响，异性的关爱和滋润使她比平时更加容光焕发。

李浩明背对着她，无缘欣赏师红此刻异乎寻常的美丽。

水，烧开了。

打开碗柜，上下一看，盆碗勺筷统统不见了，回头瞅了瞅，师红身边摆着几摞餐具，其中就有自己的。

“你怎么随便动用人家的餐具呢”他的语气十分生硬。

“人多，不够用呗。”师红随口答道。

“不够用就用我的”

“那又怎么样 用洗洁精好好洗洗不就完了 多大的事儿呀”师红满不在乎。

“乱七八糟的人，谁知道他们有没有病”


“哎，你这人，什么意思嘛 有意见明着说。”

“让别人用我的餐具，我就有意见！”

“好好好，这些餐具归我了，算我买了，给你钱你再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五 章



买新的去，总该行了吧”师红不愿被他扫了兴，退避三舍，作势又要掏钱。

“别，别，别，”李浩明现在最怕别人给他钱。明明兜里钱不多，生怕别人知道，只能打肿脸充胖子。

伸手欲取回餐具，师红恰好转过身来递给他几双洗干净的筷子。二人目光相遇了，李浩明仿佛被强光刺了眼睛一样，心脏怦然一跳，急忙闪开目光。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师红的美丽无疑有一种震慑和化解作用。李浩明的委屈和愤怒顷刻之间踪影皆无。

“这可是你自个儿给钱不要。”师红见自己又一次占了上风，洋洋得意地笑了。“对了，昨晚在哪儿住的”这不过是顺口客气一句。

“压了一夜马路。”也许是疲倦劲儿涌了上来，李浩明的声音有气无力的。

“真的 在外面冻了一宿”师红大大吃了一惊，“怎么不去住店”

“公安局不让，所有的旅店一概不收本市人。”

“哎哟，我怎么忘了这碴儿！”师红懊悔不已。“你就没个新朋旧友 到谁家都可以对付一下呀。”

“新朋旧友”李浩明心里越发不是滋味，“我到师慧那儿去了，坐了不到半个小时，她就把我撵出来了。”

“天哪，都这份儿上了，你还和我姐顶牛”

“她还是不让我写作，总想让我把电脑卖了。”

师红瞪大了眼睛，仿佛有些不认识地看着他。文学梦



对他竟然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如同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一样，不容更移和亵渎，哪怕是口头上说声放弃都不行，宁可像一条丧家犬一样在冬夜的大街小巷里忍饥受冻。这个人，若非失心疯，便是真汉子。师红心里也说不清是该鄙视他还是敬重他。

这些念头一闪而逝，师红毕竟是师红，开朗，乐观。看着李浩明垂头丧气一脸苦相，想象他缩肩袖手、气极败坏的样子，如同看到自己一手导演的大获成功的恶作剧，忍不住笑出声来。

对这种“没心没肺”的人，真是没法发火。任你是万吨炸药，半秒钟之内统统受潮。

李浩明摇了摇头，自嘲地一笑。临出厨房前，似乎想起了什么，回头看了看师红，欲言又止。

师红用手背抹着笑出来的眼泪，“怎么 还有什么废话 ”

“好，就算是废话，可我实在忍不住不说。”

“那你就说。”师红抿着嘴，强忍笑意。

“那个人，不怎么样。”他冲卧室方向一指，“跟你一比，素质太低。”

“怎么啦 ”师红一愣。

“连起码的规矩都不懂。做客在外，衣衫不整，说话也不文明，还有……”

“还有什么 ”

“他半夜上厕所不关门，尿完了还不冲水……”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五 章

“哈哈哈哈……”师红实在忍不住了，放声大笑。一个迷迷糊糊的起夜人，如同梦游一样，不关门、不冲水这种小事，居然让李浩明气得昏头胀脑。他当时一定捶胸顿足，肺都快炸了，越想越可乐。

“你……”见她笑得前仰后合，上气不接下气，用手背不停地抹着眼泪，李浩明无计可施。他索性端着饭盒站在门口，看着师红笑个够。

“好，好，你，哈哈哈，别生气，啊，哈哈哈，我，我一定……啊，对他说，啊，哈哈哈……”

这件事，足足让师红笑了三天。





第 六 章

许宽的出现，彻底搅乱了李浩明刚刚养成的作息习惯。

晚上六点到午夜两点，这段时间一直是他整理思绪、构思作品、勤奋码字的时候。几米开外，两个年轻男女恋情正浓，精力旺盛，烈火干柴一样尽情燃烧着野性和欲望。薄薄的一层玻璃拉门根本封闭不住那种让人听起来面红耳热、心烦意乱的声音。对一个正常的、被迫禁欲男人来说，这种刺激比酷刑更令人难以忍受。

棉花团堵耳朵 不灵!


早早睡觉，后半夜起来创作 不灵!

学学老僧入定，身若木石 不灵!

惹是惹不起的，那是人家的正当权利，公安局都不管。事关隐私，反倒是你不该听。更何况你只是个“借居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第六章



者”。躲也躲不起，深更半夜独自一人在大街上磨鞋底，那滋味他尝过，也不想再去体验第二次。

忍吧，熬吧！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他准备上街寄稿子。走进电梯，只有郎小芸一个人。

她好像在写信，见他进来，急忙用胳膊挡在小桌子上。

电梯合上了门，缓缓下降。

郎小芸抬起脸，问：“李大哥，您的学问大，请教一下，时髦的髦字怎么写”

“啊，大写的肆，右边改成三撇，下边是个毛字。”

郎小芸眨着那双迷人的丹凤眼，没听懂。

“我帮你写上吧！”

“别，别，”郎小芸脸一红，她担心让人看到自己写信的内容。“要不这样吧，我拿着笔，你把着我的手写。”她小心翼翼地把信纸露出一小半。

李浩明笑了，只好照办。

两个人靠得很近，李浩明的头几乎挨到了她的头发，立刻闻到一股清新的洗发水的芳香，还有女人微微的体味。

郎小芸属于皮肤白皙细嫩、身材娇小丰满的类型，笑起来甜甜的，是进京打工的川妹子，说起川味十足的普通话来，清脆不失柔软。握着她的小手，绵软温腻，李浩明



的心猛然狂跳起来，呼吸也变得粗重了。

郎小芸有所感觉，正想说些什么。电梯猛然一晃，电灯连闪了几下，停了下来。不好，电梯卡住了。

看了看指示灯，电梯恰巧卡在三四楼之间。

李浩明松开手，不知所措地看着郎小芸。

郎小芸对这种事故已经司空见惯了，国产电梯，质量上有问题，隔三岔五地闹毛病。

打开操控箱，没发现线路问题。脱下外套，搬过小桌子，爬了上去，把头探出电梯上方的天窗，用手电筒照着那些复杂的零件，想找出毛病所在。

李浩明不待吩咐，主动为她扶着小桌子，以免她不小心踩偏掉下来。

摆弄了半天，郎小芸也没找到故障发生在哪里。又急又热，额头上布满汗水，脸上头发上也沾了不少灰尘。

扶她从小桌上下来时，李浩明的手又有意无意地触及到她柔软的腰肢。

郎小芸没有在意，她弯腰从座位底下拽出一根半米长的撬棍，准备撬门。

浑圆的臀部在李浩明眼前一闪即逝。

“我来帮你擦擦汗吧！”从兜里掏出一块手绢，他扳过郎小芸的肩头转向自己，为她擦拭汗水和污迹。郎小芸高耸的双乳几乎贴上了他的外衣。

郎小芸半是惊疑半是感激地看着他，脸上泛起一片羞红。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六章



“小芸，”李浩明低呼一声，一把将她搂进怀里。

郎小芸惊呆了。足有一两分钟毫无反应。很快，她开始用力挣扎，手中的撬棍横抵在李浩明的胸前。

“放开我，快点放手。”郎小芸低声说。

李浩明双臂仍然紧紧地箍着她的双肩。

“放手！”郎小芸的声音加大了几分，“我数一二三，再不放手，我就喊人了。一，二……”

李浩明松开了手，神色慌张地看着她，后退一步靠着电梯一角。

郎小芸的呼吸和神情平静了下来，盯着李浩明看了一会儿，目光中没有愤怒和鄙视，相反，充满怜惜。

“今天的事，我不会往外说的。”看到李浩明的眼中满是负罪、惭愧和恳求，她轻声抚慰道：“但是，你记着，以后再也不许发生这种事情。”

李浩明点点头。

郎小芸动作熟练麻利地撬开了门。

李浩明随着郎小芸狼狈不堪地爬了出去。刚一起身就慌不择路地走向楼梯口，三步并作两步地从郎小芸的眼前消失了。

“唉，没有女人管着，男人说不定要干出多少荒唐事儿呢。”郎小芸这样想着，也发了一阵子呆，“日后见到师慧姐，得劝她回来。”

昏头昏脑的李浩明竟然忘了自己要下楼，等他回过神来，已经爬到十二层了，累得他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腿



一软，坐在梯阶上。

“真是混蛋！想女人想疯了吗？”他在心里骂着自己，用拳头猛砸了一下脑门。幸亏郎小芸明晓事理，心地善良，原谅了自己的冲动和莽撞，否则，自己现在就成了调戏妇女的流氓！一辈子也别想抬头做人了。

对郎小芸，他充满敬重和感激。

傍晚时分。

李浩明实在饿得挺不住了。家里什么食品也没有，只好下楼去买。

为了躲开郎小芸，他是从楼梯间走到楼下的。

河南人的饭馆真实惠，一碗烩面两块五，那碗的大小和家里的小面盆差不多。连菜带羊肉满满的，以李浩明的饭量及饥饿程度，也至多吃了大半碗而已。

本来他还想再爬上十六楼回家，没想到走到楼门口附近时，遇上了张二爷。张二爷的小儿媳前几天给他生了个胖孙子，乐得他兜里揣着孙子的照片，见谁对谁夸。他拉着李浩明看照片，不时哈哈大笑，又陪着李浩明一起走进楼道。李浩明只好硬着头皮上了电梯。

他不敢抬眼去看郎小芸的神色。

郎小芸用小木棒捅了捅他的腰。

他吓了一跳，偏转过脸，眼光看着小桌子，不肯与郎小芸的目光相遇。

郎小芸乐呵呵地说：“李大哥，恭喜你呀！”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六 章



“什么 我有啥可喜的 ”他终于敢看郎小芸的脸了。

她用两手比画出一个方块。

“那是什么 ”李浩明满头雾水。

“你的大作呀，我今儿看见了，发表了，有这么大呢！”她又比画了一下文章版面的大小。

“在哪儿发表的 ”这当然是好事！

“北京晚报哇，第三版还是第四版。报纸我已经给你塞进门缝里去了。

“啊，好，谢谢你呀。”李浩明连连点头，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

“谢啥呀，小事一桩。”郎小芸大大方方地回答。

“对呀，发表了那么大一篇文章，”张大爷故意把手势比画成报纸的半个版大小，“得捞多少稿费呀！小芸，得让他请咱去大馆子嘍一顿，起码也得是全聚德、东来顺呀！”张二爷家里有喜事，平时也爱开玩笑。上次与郎小芸在电梯里挤兑得李浩明大撕退稿，好久没跟大家说话，张二爷心里一直觉得不是滋味，一直想找机会把这种局面挽回。今天抓住机会与李浩明聊了几句，挺开心，见他有了笑模样，便又开起了玩笑，笑声震得电梯四壁发出嗡嗡的回响。

所有的人都笑了。

又有文章发表了，大伙都知道了，这“作家”的帽子算是正式戴上了，李浩明心里也高兴。郎小芸仍然像往日一样对待他，更让他的心情轻松不少。



“唉，一个豆腐块儿大的文章，能有几块钱稿费 顶多二三十，东来顺 吃几串烤羊肉还差不多。”他半是自嘲、半是窘迫地对郎小芸说。

没等郎小芸说话，张二爷接道：“羊肉串也行啊，对不，小芸 我也能跟着借光蹭几串不是 ”

“你也不看看你的牙 羊肉筋多，塞懵你，回来让二大妈用炉钩子给你剔牙吧！”李浩明也开起了玩笑。

“吃你的肉，我还怕塞牙 ”张二爷把“你”字咬得挺重。

大伙笑得前仰后合。

一进家门，低着头在走廊里找了半天，也没发现报纸的踪影。又出门看看楼道里，还是没有。

咦，奇怪了。郎小芸不像是在开玩笑呀。

厨房传来锅铲的叮当声。探头一看，师红围着一条小围裙，一副小主妇的模样，正在灶前忙碌。

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鱼香。

李浩明兴冲冲地问她，“看到我的报纸了吗 ”

“什么报纸呀 ”师红奇怪地看了他一眼。情绪这么好，实在少见！


“就是今天的晚报啊，小芸给从门缝塞进来的。”

“好像是有一张报纸，……哎呀，想起来了，是不是这张啊 ”她用手一指厨房地面。

李浩明一看，地上果然是一张晚报。师红用它垫在地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六 章



上，剖鱼刮鳞，上面满是血污水渍。有心去翻看一下，可又实在无法下手。

“你……”李浩明有心责怪师红，又一想，这丫头，大大咧咧的，什么事情都不在乎，餐具都用了，报纸又算得了什么。报纸上有你的文章，你可能会当回事，当个宝。对她来说，不过废纸一张罢了，她又不是故意的，算了。日后管谁家要一张不就行了！

“怎么啦”师红见他的脸时晴时阴的，颇为不解。

“没什么，算啦。”李浩明摆摆手，转身来到电脑桌前。快到例行的创作时间了。趁许宽没来，抓紧时间多写几笔。

也许是受到“新发表了作品”这个消息的鼓舞，也许是由于今夜许宽没来，自己没有受到间接的“性骚扰”，李浩明一口气写到半夜，几篇反映北京市民生活现状和心态的小品文终于定稿。

他惬意地笑了，往椅背上一靠，点着一根烟，美美地吸上一口。

远处传来清亮悠扬的“东方红”，北京站塔楼上的大钟宣告新的一天到来了。

“老烟枪”们都有过这种感受：如果短时间内多抽了几支烟，不仅鼻孔会被薰得黑黄，连眼睫毛上都会裹上一层烟焦油。一不小心揉揉眼睛，泪水会立刻长流不止。

李浩明揉揉有些发涩的眼睛，揉出满脸眼泪。

他急忙冲进卫生间，来到洗手池前，放水洗脸。既能



消除眼睛的不适，又可以驱散困意。洗罢脸，正要取手巾擦一下，一抬头，看到在镜子的中央，贴着一张半湿的纸块。

正是自己发表的“豆腐块儿”。

纸块显然被精心冲洗过，半点污迹也没有了，裁剪得也很整齐。

他愣住了。向卧室那边看了一眼，又看看这方纸块。

水滴顺着面颊和发缕流了下来，落入池中。

谁说师红没心没肺、大大咧咧的 他心想，自己走眼了。这种小短文刊登的位置往往是不太醒目的。看得出来，她认真寻找过，洗过，裁过，为了除去烦人的鱼腥味儿，还在上面喷了一些花露水。

※ ※ ※ ※

冬冬放学之后被老师留下了。

师慧赶来接他，被老师请进了教师办公室。


老师让冬冬先到外边等一会儿，说是有些话想同家长单独谈一谈。

“唉，这下惨了。”冬冬满面愁容地坐在学校一楼的门廊台阶上，沉甸甸的书包夹在腿间。小小的孩子也会唉声叹气。

期中考试，除了语文以外全考糊了。数学错了三道大题，外语试卷被老师画了十多个怵目惊心的大红叉。尽管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第 六 章



教委有明文规定，不准考试成绩排名次，可是各个学校、各位老师还是照排不误，只不过由张榜公布改为口头宣告。冬冬从前十五名一下子跌到全班倒数十名。

“会有多惨”他的好朋友铭铭也没走，一直在门口等他。此刻就坐在他对面，关心地问。

“挨一个月‘K’，搞不好还得挨几巴掌。动画片看不成了，想到外边去玩，估计也没戏了。”冬冬的眼泪在眼窝里打转。

“学习成绩突然下降，是不是跟你爸妈离婚有关哪”铭铭想帮他找出退步的原因。

冬冬摇摇头，“即使有关，关系也不大。”毕竟父母离婚时间尚短，偶尔也能见到爸爸。再说，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师慧监督辅导他的学习。

“那会是什么原因呢 我看你上课听讲很认真哪，作业也按时完成，这个学期你也没生病请假耽误课呀！”铭铭绞尽脑汁想着。

“其实，我早就知道是咋回事了。”冬冬的语调中有些愤愤不平。

“咋回事”

“这次考试出题太偏太难了。好多题都是课外题，懂吗 是课外题。”

“课外题怎么啦”铭铭还是不明白。

“那是老师在课外辅导班上讲的题，都是什么奥数题、英语竞赛题。我不是没报名参加课外辅导班吗 那些



题，你们都会作，你想想，后十几名同学有哪一个是辅导班里的人 ”

“对啊，对啊！”铭铭恍然大悟。“那你为什么不参加辅导班呢 ”

“爸爸下岗了，妈妈挣钱又不多，我上不起！”冬冬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

“唉！”这回轮到铭铭叹了口气。

师慧从教师办公室出来了，心事重重的样子。

告别铭铭，冬冬低着头跟在妈妈的身后向公共汽车站走。妈妈今天有些反常，她没发火，大声训斥自己，也没流着眼泪，苦口婆心地开导自己，连沉甸甸的书包也没接过去，只是目视前方，面无表情地走着。

她的步伐由缓慢、犹疑渐渐变得快速、坚定。

她似乎拿定了什么主意。

又是一个星期三的下午。

李浩明在校门口接到冬冬，送他回家。当他了解到儿子考试成绩不如意，听到他的分析之后，颇觉有道理，随即发了愁：没钱是上不了辅导班的。

“妈妈有什么打算 ”李浩明问道。


“妈妈已经决定让我上辅导班了，英语和数学。语文她说自己能辅导。 ”

“两个班一个月要花多少钱 ”

“每个班六十元，总共一百二十元。 ”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六 章



李浩明心里核计了一下，这就是说，一年要花一千多块。即使加上自己给的抚养费，师慧的日子过得也相当紧张。这一千多块对师慧来说，负担不小。就算从衣食上节俭也未必能够用啊。

冬冬看出爸爸的疑虑和担心，“妈妈最近晚上出去打工了，在夜市上卖馅饼，每天能挣十多块钱。”

“她晚上几点回家 ”

“十一二点吧。”

“那她只能在周六、周日辅导你的语文了，对吗 ”

冬冬点点头。

“晚上一个人在家，害不害怕 ”

“有点儿害怕。跟邻居又不熟。”冬冬神色黯然。

李浩明的心紧紧地缩在了一起。

把儿子送回家，没多作停留，他急匆匆地走了。

晚上七点左右，李浩明走得满头冒着热气地来到师慧打工的夜市。

这是一条不算宽敞的东西街道，宽度仅容两辆小车并行。为方便居民的生活，也为了解决一部分下岗、退休人员的生活困难，几家居委会联名上书有关部门，开办了这个夜市。一过晚上六点，小街两头立上栅栏阻断车流，各位小摊主随即占领街道两侧，吃的、穿的、玩的应有尽有，价格低廉，吸引了不少附近的居民到此吃喝闲逛。只



见千百盏汽灯齐放光明，人头攒动，各种调门的吆喝声混成一片，显得相当热闹。

李浩明在人潮里东挤西钻，专找各种小吃摊位。走了大半条街，才找到师慧。

腰扎白围裙、头戴厨师帽的师慧与其他几位摊主的最大区别是，别人都在大声招徕主顾，只有她低着头，专心致致地翻烙着馅饼。刚干这一行，她还不太习惯，放不开面子，扯不响喉咙，一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模样。李浩明深知师慧烙饼的手艺相当好，吃过她的馅饼的人，大多数能成为回头客。在一边悄悄观察了半天，师慧已经卖出了十几张饼。看样子，生意还不错。

趁她稍得空闲，李浩明来到摊位前。

“买馅饼吗”一抬头见是他，师慧一愣，目光下垂，在围裙上擦着手，显得很不自在。

李浩明感慨不已。师慧怎么说也算是小家碧玉，人又长得美丽清雅。在工厂的姐妹们中间颇受敬重。让她与这些人站在一起摆摊，为了不多的几个钱受累吃苦，传扬开去，颜面无光。为了孩子，她把那些小虚荣统统抛开，全力投入，这就是母爱的力量，这就是女性美的光辉。

师慧又看了他一眼，伸手抄起锅铲，开始翻动馅饼，半晌才说：“冬冬要上两个辅导班……”

“我刚刚知道的。”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师慧白了他一眼。

李浩明在怀里摸索了半天，掏出一张存折，递了过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六 章



去，“这个给你。”

师慧接过来一看，哟，小一千块。用眼睛一瞄办理存款的日期，三年前。

“你！”师慧冷笑起来，“看你像个好好的人儿似的，心眼挺多呀，还留着这么一手哪！”

“这话是什么意思”李浩明没想到师慧突然变脸。

“啥意思你听不懂 装什么糊涂！”师慧气得浑身发抖，举起锅铲指着李浩明，“你干啥啥不行，生外心、攒小份子干得倒挺好！”

“你！……”李浩明气得喉咙发堵，见周围的人都用惊诧的目光盯着这边看，不忍发作，一跺脚，转身就走。

“你回来！”师慧大喊一声。

李浩明头也没回。走出去十几米远了，他突然转身，冲着师慧狂吼了一句——“你他妈的根本就不了解我。”随即消失在人海之中。

气咻咻地回到家中，刚刚喘匀几口气，便听见有人敲门。

他懒得开门，三下两下扒掉衣裤，钻进被窝，蒙上了头。

师红穿着紧身练功服，正随着音乐跳健美操，听到敲门声，用毛巾擦着汗，出来开门。

来人是戴着“治安联防”红袖标的张二爷，手里拈着一张单子，进了走廊，对师红说，“交钱吧您哪，房租、



水电、煤气费、卫生费，一共是八十六块四。”

师红进屋从钱包里拿出钱，“喏，这是我的四十三块二。”

张二爷愣了一下，“那……那一半呢”

“找他要！”师红一指李浩明住的那间客厅的门，回自己屋里去了。

张二爷晃了晃大脑袋，来敲李浩明的门。

轻叩几下，没回答，他又重重地拍了几下。

“来啦，来啦。”李浩明披着上衣开了门。

“这么早就进被窝了 交钱。她那份交完了，你——四十三块二。”

李浩明笑了笑，开始翻着里外衣兜。

“您瞧瞧，我这进了一家门，得收两份钱，累不累呀！”张二爷用话敲打李浩明。

李浩明摸了半天也没掏出钱来，他满脸堆笑，“二爷，我，我身上没零钱，屋里有几张，都是大票儿……”


“大票就大票呗，我给你破开。豁出去再上趟楼，拿来吧！”

李浩明十分难堪，“唉，实说了吧，那大票真就不能动，那是冬冬这个月的抚养费。这么着，我去趟银行，给您取钱，行不”

张二爷有些不耐烦了，眼皮向下耷拉着，“你甭跟我在儿假五假六的，那么大个作家，四十几块钱，跟我一个六七十岁的人绕弯子逗闷子！”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六 章



“二爷，您老先回去。明个儿上午我给您送家去，一准儿！”

“别价，明儿上午我还得上鸟市呢！麻溜拿钱，别磨牙了。”张二爷催促道。

李浩明想了想，急忙提上鞋，“得，您先进屋坐，等我几分钟，我下趟楼就上来交钱。”也不等张二爷回答，一溜小跑出了门。

“嘿，嘿，你下楼干吗去呀 快点啊，告诉你吧，今儿要是拿着不着钱，我可就不走了。”张二爷冲着楼道喊着。

正赶上电梯临时休息，李浩明气喘吁吁地来到一楼电梯工宿舍，举手敲门。

郎小芸刚刚洗完头，披散着温漉漉的头发，前来开门。

一见是他，有些吃惊，下意识地向后退一步。

“小芸，快点儿，帮个忙！”

“李大哥，出什么事儿了”

李浩明压低声音，十分尴尬，“李大哥头一次跟你张嘴求助，你可别瞧不起我呀。”

“说吧，啥事”

“你……借我点儿钱，我有急用。”

“多少”

李浩明伸出手掌，晃了晃。

“五百”



“五十。”

“才五十呀!”郎小芸感到相当迷惑:这么一点儿钱就能难住一个大男人

她从床头柜里翻出五十元钱,递给他,“够用吗 我还有几百呢!”

“够了,够了,稿费一来就还你。”说完,转身跑上楼梯。

“我开电梯送你吧”郎小芸追出门。

“不用了,不用了。”口里回答着,人已到了三楼。

“作家,都是怪人。”郎小芸嘟哝了一句。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七 章

“来喽！”李浩明兴冲冲地推门进来，“张二爷，钱取来了。”一边往客厅里走一边用袖口擦着满头的汗水。

师红开门出来，倚在门框上，“我已经替您老人家把他打发啦。罗里罗索的，让人头疼。”

“那，谢谢，这个还你。”他把钱递了过去。

“这么点儿钱，算了吧。是朝谁借的吧”师红抱着膀，没接。刚才张二爷和他的对话她听得一清二楚。

李浩明脸色一红。

“你……真的到这份儿上了”师红偏着头打量着他。

李浩明点点头，又摇摇头，他觉得没法也没什么必要对她解释。低着头，回到客厅，慢慢坐到椅子上，盯着电脑屏幕。

“卖字维生，作家这碗饭不那么好吃吧”师红随后背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着手踱了进来。

“是呀，是呀。人们常说，想象与现实总有差距的。没想到，这差距实在是大得出乎我的意料。”李浩明用拳头捶了一下键盘，烦躁不安地站起来，在地上走来走去。

“有什么新想法吗”师红问道。

“没有。你有吗”

师红坐到电脑椅上，双脚支地，一圈一圈地转着。听到这声问话，抬手一指电脑，“有哇，这不在这儿明摆着吗”

“你也想让我卖电脑”

师红摇摇头，抬起双手坐飞快打字状。

李浩明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

师红懒洋洋地一笑，起身回屋。不一会儿拿着一个大纸袋出来了，扔给李浩明，“给，先给你点活儿。你不是在家上班吗 那就不用办什么营业执照了。”

李浩明抽出来一看，是某种药品的宣传策划和市场营销方案。“这是哪儿来的”

“我现在不是帮许宽他们公司干活吗 再说，让你干活挣钱，你问那么多干嘛呀 说好啦，后天早晨必须交活儿，交活儿就给钱，人民币三百块。”

翻了翻稿子，顶多三万字。打字的行情他也知道，有些不安了，“就干这么一点活儿，恐怕不值那么多钱。”他尽管缺钱，可却不愿接受施舍。

“话还没说完呢。我记得你以前爱编个谜语、写个对



联什么的，这种产品还缺几条打人的广告词。”

李浩明闻听心中一宽。这种胡编乱造的小玩意儿他倒算是轻车熟路。往年厂子里搞联欢会，搞庆典，那些谜语、对联、献辞之类的东西大多出自他的手。为了凑节目，他还给工会的人编过小快板、三句半呢！“广告语要多少个字”

“不能超过十六个。”

“听着啊，立马就有一条，”他随便翻了几页，张嘴就说，仿佛要对师红展示自己的“捷才”。“青春无比短暂，青春无限美好，吃了青春宝……”

“停！”

“怎么啦”

“你也不想想，这都十七个字了，还没算标点符号呢！”

“唔！”李浩明害羞似地挠了挠头。

“别以为这钱是那么好挣的，想对付门都没有。老老实实地想出……嗯，起码三十条，本姑娘挑挑看！”冲着懒腰，师红准备回房。

“那我就试试。对了，”李浩明叫住了她，“我……我这点儿事你可别对你姐说呀！”

“放心吧，大作家。我不会伤害你的自尊心和面子的！”

师红那迷人的背影被房门挡住了。

“说干就干！”李浩明劲头十足来到电脑桌前，噤哩啪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七章



啦地打起字来……

交活儿的时间到了。

李浩明按照师红指定的时间和地址，准时来到一座大写字楼的一楼大厅。师红坐在大厅左侧的咖啡座上等着他。见他到来，连连招手。

“行，还挺守时！”师红夸道。

“让女士久等，失礼之至，君子不为也。”李浩明坐定之后，取出打印好的文件，递给师红。

师红刚翻了几页，便皱起眉头，“哎呀，这叫什么呀，乱七八糟的。你那儿没有制表系统吗？你倒是早跟我吱一声啊。这个样子拿出来可不行，条理不清，好像咱们干活儿尽凑和似的。”

李浩明有些傻眼了，“那……”

“走走走，我领你拷一个制表软件去。”说罢起身就走。

李浩明急急忙忙跟了上去。

一路上，有不少人同师红打着招呼。看得出来，她熟人不少，人缘挺好。

二人来到二层的一套大房子里。从外表上看，是一家电脑程序设计公司，装潢考究，办公区是一个个半开放的小隔间。师红领着他直奔最里边的一个大办公室，办公室的隔墙是由透明玻璃构成的。



李浩明自觉地在门外止住脚步。

师红推门而入。

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个相貌英俊的年轻小伙，显然是这家公司的高级领导人物。一见师红到来，笑容满面。李浩明虽听不见他们说些什么，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寒暄、玩笑而已。

很快，小伙子便坐到电脑前，相当娴熟地摆弄着，不停地对师红说说笑笑，偶尔指点着屏幕上的图形和文字。

十分钟过去了。

李浩明索性拉过一把椅子，坐在玻璃窗对面。他有一种被人晾在一边的比较窘迫难堪的感觉。

师红似乎感受到了李浩明的心情。转过脸来，冲他一笑，扬了扬眉毛，然后继续与小伙子东拉西扯。

一套价值千元的最新正版表格制作程序，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被师红拷了下来。这十来分钟，真不白等。李浩明自忖道，这丫头挺有能量。


当天下午，师慧串休在家。她给师红打了个电话，问她是否有空闲，陪自己逛超市。师红满口答应，不一会儿就来到家乐福仓储自选超市。

姐妹俩推着一辆购物车，在商场里挑选着各种日用品，边走边聊。不知不觉就聊到了李浩明身上。

“跟那个懒鬼加榆木脑袋住在一个单元里，怎么样啊”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第七章



“还行吧，各过各的，互不干涉，还不至于老死不相往来。不管怎么说，我是冬冬的老姨呀！”

拿起一包味精，看了看标签，又放了回去。师慧说：“那就好，等他找到房子，你就……”

“哎，姐，”师红打断她的话，“我的独舞晚会下周三在长安大戏院演出，我给你弄几张票。”

“我去不了。冬冬要上外语课。”师慧遗憾地摇摇头。

“噢，对了。前几天，有件事儿挺奇怪的。”

“什么事儿 是他吗 ”

“嗯。姐，他这个人，居然连房租、水电费都交不起了。”

“交不起你也别给他。他这个人，哼，”师慧从口袋里掏出李浩明交给她的存折，“你看看，这是他给我的。哼，离了婚，我才知道他这么多年来一直背着我们娘俩攒私房钱！你拿去，替我还给他。告诉他，我们就是吃糠咽菜也不花他的钱。”

师红接过存折，看了看，劝道：“姐，知道你们现在用钱，人家就给你送来了，我看他心里还惦记着你们嘛。”

师慧冷笑连声，“让他甭来这套。像这样的折子，他说不定有几个呢。”

“那好吧，我给他。”

二人来到洗涤用品专柜。师慧挑了一种廉价的洗发



水，被师红一把夺过去放回货架，抬手拿了两大瓶高档洗发香波扔进购物车。师慧想说什么，师红推着她的肩膀往前走，“好啦，头发梢都开叉了，还不好好保养保养 嫌这个贵，看那个费，算我送你的好了。别回头了，买别的东西去。”

“两瓶一百多块呀！”师慧有些心疼。

“姐，花的是我的钱，你权当捡的吧！”

“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师慧无可奈何地看着妹妹，“小红，你也别总那么大手大脚地花钱，该攒几个了。岁数老大不小的了，也该成家立业了。想安个家，没有个几万块是不成的。”

“那我以后找个大款，身家少于五千万的不予考虑。”师红笑嘻嘻地，不当一回事。

“咱爹妈走得早，你个人的终身大事只有我这个做姐姐的操心了。这几年你独自一人东奔西跑……”

“姐，又开始唠叨这些事了。”师红埋怨道。

“现在的男人哪，哼，花花肠子多……”


“姐，我可是你看着长大的。你可别忘了，刚上小学就有男生给我递纸条，有多少男同学为我打得头破血流。男人，哈，高矮胖瘦，有权有钱有背景的，我见多了。我的眼睛，看人一看一个准儿。”师红不无夸耀地说。

“对了，你的白马王子是不是那天在跑马场上骑大红马的那个‘崩克’”

“哟，姐，行啊，还懂得‘崩克’哪！”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七章



“我可得跟你说，咱们女人哪，这一辈子，最最要紧的就是要找一个好男人。俗语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前几天电视、报纸上还讨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呢。真的，女人不管怎么折腾，也不如嫁得好，要不然，这一辈子的苦和气有你受的，说严重点儿，生不如死！可惜呀，现在这社会，唉，好男人比过去少多了，少多了。相比之下，像你姐夫那样的人，也不多喽。”

“按你这么说，李浩明算好人一个喽。”

“应该算吧。可他这个人，太让我伤心了。烦人，唉，命苦啊。”师慧眼圈一红，轻声抽泣起来。

师红轻拍着她的肩，“姐，你稍稍平静一会儿，别说了，换个话题，看看给冬冬买点儿什么。”

姐妹俩转向文化用品自选区。

师慧看着高高低低、琳琅满目的商品架，仍然沉浸在忧伤之中，喃喃说道：“过去是父母包办，现在是自择自选。要是你自己选错了，谁也赖不着，只能怪自己。唉，自选，自主，这看上去挺简单的，可也最有可能挑花了眼哪……”

“挑错了退货重挑呗，姐，你还很漂亮，很有……”

“都奔四十了，贬值喽。”师慧长叹一声。

“女人四十一朵花嘛。”师红摇摇姐姐的手。

“什么花 狗尾巴花！”师慧自嘲着，“姐姐知道你的心里，想安慰我。谢谢你，小红。我就希望你呀，别像我一样，稀里糊涂的，一步错，步步错……”



“还说呢，咱们俩现在就都走错了。”师红一指正前方的标志牌。

师慧抬头一看，两个人已经快要走进“员工休息区”了，不由得微微一笑。

※ ※ ※ ※

三百块钱的酬劳，对李浩明来说，无异于一场及时雨，依照他的日常开销数字计算起来，又能挺上大半个月了。

他正在构思一个短篇小说，主人公是一个从四川来京打工的女孩，美丽、善良、热情、大方，外表原型依稀是郎小芸。女孩喜爱文学，发愤读书，利用工余时间搞创作，险些被开除。她依然不放弃成为作家的志向，在遭遇许多期刊、编辑部的冷遇和周围人的嘲讽之后，终于一举成名……很显然，他在这篇小说中溶入了不少自己的遭遇和体验，写起来十分顺手。

一口气写了将近八千字。


精力过于集中了，连师红开门进来，站在他面前许久了，他都不知道。

师红冷眼看着如痴如狂的李浩明，心里的滋味很复杂。有可憎、可恨，也有可怜、可敬。她故意咳嗽一声，一抬手，把那张存折扔到电脑键盘上。

李浩明吓了一跳，眨巴了半天眼睛，才看清黑暗中师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七章



红所站的位置。

师红回身按亮了客厅的吊灯。

李浩明看了看存折，又看看师红板着的面孔。

“看什么 这是我姐让我还给你的。”

“干吗还给我 她现在不是缺钱吗 ”李浩明不大的眼睛睁得圆圆的。

“你别这么瞧着我好不好 ”见他应声垂下眼帘，便轻哼一声，“真没想到，平常看你还像个好人，以为你挺老实，闹了半天，是在装蒜演戏。可怜巴巴的，啊，演技不错嘛，够奥斯卡奖水平了。”师红连讽带损。

“我怎么啦 演什么戏了 ”

“你自己清楚。结婚这么多年了，还跟我姐耍心眼儿，东藏西掖的，偷偷攒私房钱，本事不小啊！”

李浩明的脸色本来就黑，气血猛然上涌，顿时涨成猪肝色，额角和脖子上血管直跳，小胡子抖个不停。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大声说道：“好！好！骂得好！我问你，你知道这存折里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吗 ”

师红不屑地撇撇嘴。

李浩明打开抽屉上的锁，从里边取出厚厚的一个大集报本，哗啦啦一阵猛翻，“这是我的血汗钱，看哪，看哪！”他指着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豆腐块儿”，“这是稿费，是一块一块攒了好几年才攒出来的呀。你说说看，我攒钱干什么用 是救急的，谁家过日子没个病灾急用的 我不讲究吃，不讲究穿，不嫖不赌的，连抽烟都是捡便宜的



买，你说，我攒钱干什么用 你看看，你看看啊，这个存折，只往里存，我一次都没往外取过！”他把存折又甩给师红。

“不瞒你说，”他坐在椅子上，用手揪着头发，声音嘶哑、哽咽，“每次到邮局去……领这点稿费，人家故意拿着汇款单问你取多少钱！我，我都张不开口，臊得慌啊……三块、五块，顶多十块八块，多少年了，才有了这张存折，这么几吊钱，可你……你……。好，我不说你，你不了解我。你是她妹妹，你了解她，我说她！”他的眼里有泪也有火，“她！师慧，她根本不了解我，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我是个啥东西！”

师红的心缩成一小团，她轻声问：“你是个啥”


李浩明猛然跳起来，大喊，“我是条虫！”他的眼泪刷刷流了下来，抬手抹了一把脸，接着说道：“我是虫！我作茧自缚。弄好了，我能变只花蝴蝶，弄不好，我他妈变成蛾子！蛾子怎么啦 蛾子为了扑向那道火，那盏灯，连命都不要了。我告诉你……你姐，”他指着师红的鼻子，“你们爱怎么看我就怎么看我，想怎么骂我就怎么骂我，没关系。我就是一条虫，我自个儿认准的路，一路道走到黑，得着啥算啥，啥也没捞着，我也认！”说罢，走到客厅窗户跟前，目视茫茫夜空，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小屋静了下来，李浩明粗重的喘息声清晰可闻。

师红的眼睛里也闪着泪光。她被李浩明的一番表白震慑住了。感动了。这个她一直有些瞧不起的男人在激愤之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七章



下敞开了心胸，让她看到在平凡、木讷、内向、拙朴下涌动的熔岩般的热情，向上的力量，顽强的意志、超常的忍耐力……她好像直到现在才认识他。

沉默了许久。她放下存折，拿起厚厚的集报本，开始一页一页地翻看。

看着看着，她的心一动，略作思考，问道：“我这有一个肥活儿，你绝对能胜任。想不想接”师红的语气中全无往日颐指气使、居高临下的腔调，完全是两个平等的人之间商量的口气。

李浩明没作回答。

他还没有从猛烈爆发中冷静下来，这些灰暗沉重的块垒在心中积压了许多年，今日轰然崩裂飞进，猝不及防，总得需要调整适应一下。

师红静静地站在电脑桌旁，耐心等着他的回答。

师红所说的“肥活儿”的确挺肥。

再过几天，师红的独舞晚会就要正式上演。万事俱备，只差主持人的台词还没有写完。许宽倒是找了几个搞出几份草稿，别说师红，连许宽自己都认为不好，必须另请高人。

师红的许多舞蹈都可归入“现代舞”的范畴，表现方法颇前卫，肢体语言所蕴含的内容也丰富深刻，这种“阳春白雪”艺术即使是圈内人士也能有多种解释，让大众来欣赏，必然有许多理解障碍。因此，主持人在每一个节目



开始前的台词就显得至关重要。它们将有助于观众理解其中的奥妙，起到画龙点睛、管窥全豹的作用。

许宽为此悬赏三千元。没有重赏，岂得佳作！

师红为李浩明争得了这份差事。为了在剧组中名正言顺地帮忙，她还破天荒地创造出“美学顾问”这个头衔。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让李浩明额外挣点儿“劳务津贴”。

李浩明大喜过望。

对“现代舞”他并不是门外汉。搞创作嘛，什么知识都要涉猎，什么书都得读一些，《邓肯自传》他读过，《现代舞的流派》他读过，在这方面与师红沟通并不困难。尤值一提的是，师红属于“浪子回归”式的演员，她把西洋当代舞蹈技法与中国传统文化巧妙结合，其舞蹈题材大多取源于中国古代史料、传说、神话，如“女娲补天”、“珍珠娘”、“莫愁”，这些历史故事更是难不倒李浩明。在观看了两次师红排练之后，他很快写出一稿。

真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师红对第一稿大加夸赞，针对几处不足提出自己的意见，有时为了帮助李浩明找到准确恰当的感觉和词汇，还在客厅里即兴表演一段……

修改完毕的第二稿摆到几位晚会决策人面前，居然一词不易地顺利过关。赏金即刻到手，“美学顾问”也就即刻上任了。

今天是星期二，也是最后一次彩排。

晚上六点，李浩明准时来到长安大戏院。夹在腋下的皮包里装着两份打印好的台词。万一主持人弄丢了哪一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七章

页，或是没背下来，它们就派上了用场。

站在舞台角门口探头一看，来的人还真不少。据许宽介绍说，几家赞助单位的老板、主管演出节目审查的领导、各路大小媒体的记者今天晚上都来了。这些人决定着明天正式演出的成败生死，绝对不能出差错。

话虽说得挺严重，可是对于操办这种事情得心应手的许宽来说，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该打点的，该布置的，全无遗漏。此刻，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指挥若定地站在化妆间里，笑嘻嘻地看着师红对镜化妆。

“傻乎乎的，看什么看！”师红嗔笑道。

“美呀！陶醉呀！”许宽双手扶着师红的肩膀，冲着镜中的师红挤挤眼睛，“老祖宗真不是盖的，好话都被他们说了，什么灯下观美人，什么暗香浮动，什么倾国倾城。看你的样儿，我想起一句唐诗。”

“嘿，吊起书袋来了。哪一句呀”

“好像是，妆罢低头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呸，脸大皮厚。有人问过你吗”师红啐道，“酸掉人大牙了。”

正在说笑之际，舞台监督跑了起来，神色焦急。“不好了，许宽。”

“怎么啦 大惊小怪的。”许宽问道。

李浩明也出现在化妆室门口。

“主持人今晚来不了啦，刚接到电话，他开车把一个老头给撞了。”



“嘿，我操，这他妈的咋办 赶快找个人替一下吧。”

“找谁呀 满场子哪有闲人哪 主持人，得有气质、风度，口才，哪能说找一个就能找出来一个呢，又不是到菜地里拔萝卜！”舞台监督急得团团转。

“噢！有了，就你了。”他一指许宽，“第一，你没有什么事情可干；第二，你小子要样有样，要架有架；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台词你看过，你熟哇！”舞台监督对自己的妙计相当得意，“就你现在这身打扮，连换服装的工夫都省了。再说了，谁不知道你口才好！”

“对呀！兄弟！救场如救火，就你最合适了。上！”师红也在一旁为许宽打气。

“你们是不是串通好了，一齐挤兑我”许宽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舞台监督和师红，“我可丑话说在前头，台词念不明白可别怨我。”

“不怨，不怨。”二人连声回答。

许宽硬着头皮准备上阵。他虽然看过一遍台词，现在早就忘光了。只好从李浩明手中要过一份台词，边往外走，边背台词。

李浩明看了看师红，转身跟了上去。

许宽喃喃地读着，突然，卡壳了，有一个字他不认识。

他转头问李浩明，“嘿，这个字咋念”

“哪一个”他急忙凑到许宽跟前，“啊，这个字念‘幪’ fú，意思是古代男子头上戴的一种头巾……”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七章



“噢，念 fú，衣服的服。”他继续往前走。

李浩明觉得自己终于派上用场了，紧跟着许宽，惟恐他还有什么不认识的字。

匆匆读罢台词，许宽一回头，见李浩明寸步不离地尾随自己，明白了他的想法，是怀疑自己的文化素质。心中不快，粗鲁地一挥手，“这儿没你的事情了，你别处忙去吧。”

李浩明识相地躲开了。但他没有走远，站在拉幕人身边，用眼角的余光看着许宽。他并不在意许宽的态度恶劣，却担心他把台词念砸了。

预备铃响了。剧场内的灯光缓缓变暗，变暗……

师红准备妥当，来到许宽身边。刚才还笑意盈盈的脸上已换上一片不满。

“许宽，那些人是怎么回事”她一指身后一个大化妆室里的人。那些人穿着京剧人物的服饰，脸上描红画黑的，似乎也要登场。

“啊，没啥，是我扎的几个蛤蟆。”许宽轻描淡写地回答。

“什么 扎蛤蟆 扎什么蛤蟆”师红没听明白经纪人的“行话”。

“就是让他们凑个数，应应景，也给咱们敛点儿钱。”许宽的眼睛没离开台词。

“这是我的独舞晚会！”师红恼火不已，“让他们来跟



着瞎闹哄什么 ”

“哎呀，我的姑奶奶，别挑理了，行不 要是不多敛钱，你让我拿什么给你办独舞晚会呀 是赞助商提出来要看一段京剧，说是不能没有国粹，说这叫土洋结合，中西合璧。头号赞助商还是京剧票友呢，我没办法。”许宽急急地解释着。

“不行，谁同意了 ”

“小红，别这样。唉，就算我求你帮个忙行不行 ”许宽用手拉了拉师红的胳膊，作出一副可怜相。

“说说看，怎么帮 ”

“上台把这场舞认认真真地拿下来，你就铆足劲地跳，这就成了。”

师红哼了一声，把脸扭向一边。

许宽捧住她的脸转向自己，连连作揖。师红瞪了他一眼，勉强点点头，随即一扭身子，走到一边去了。

许宽心中一松，掏出对讲机，“各部门注意了，演出即将开始，都准备好了，就像正式……”

正说着，铃声响了。演出开始了。

许宽正正领带，从舞台左侧掀开幕布上了舞台。

师红气得冲着他的背影挥了挥拳头。她同时看到了舞台对面站着李浩明，冲他瘪了瘪嘴，作出一副哭相。

李浩明两手一摊，洋味十足地耸耸肩，表示这种事情谁都无可奈何。又用手拍拍胸口，告诉师红，压住火，沉住气，顾全大局。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七章



师红点点头，笑得比哭还难看！

许宽的开场白快念完了。幕布后面的人听到他热情、洪亮的声音，“各位领导，各位老总，各位嘉宾，我们的彩排演出现在开始，请各位多提宝贵意见，非常感激。”这几句话是台词中没有的。因为这是彩排，所以许宽恰到好处地即兴发挥了几句，效果很好，掌声一片。

他春风满面地回到后台。

音乐响起，雄浑、激昂，铜鼓咚咚……

师红上前几步，准备上场。

舞台监督在对面举起左手，示意拉幕人员手落幕开。

许宽忽然想起了什么，伸手拉住师红，从上衣兜里掏出一条红绶带，“来，小红，把这个带上。”说罢就往师红身上套。

“什么东西”师红扯过来一看，绶带上五个白色大字：“前列通之夜”。

一身蓝色紧身舞蹈服，配上这么一条红色绶带，完全破坏了“宇宙洪荒”的神秘肃穆。一个姑娘，曲线玲珑，配上“前列通”几个字，顿时令人产生淫靡庸俗、荒唐可笑之感。

师红杏眼圆睁，“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就开场第一个舞戴一下，其余的舞不戴。”

“你……你把我当什么了”



“什么叫把你当什么了 多难听啊。这是企业支持文化，文化宣传企业，互利互助嘛，怎么啦 ”许宽解释道。

舞台监督跑过来了，“怎么回事 闹什么呢 都别说了，师红，先上场！”

师红不理睬他，双臂抱胸，“当初谈举办晚会的时候可没有这个条件。排练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提过。现在，独舞晚会变成大杂烩了不算，你又让我当广告模特，这叫什么事 ”她目光炯炯地盯着许宽。

“哎呀，小红，你知不知道为给你办这个专场，人家出了多少万吗 ”许宽也急了，央求的语调中掺杂着威逼。

师红把红绶带往许宽身上一摔，“出多少万 出一个亿我也不跳！”

音乐停了下来。大幕迟迟不开，观众席上议论纷纷。

一个穿黑西装的大块头一掀幕布跑了进来，挤入围观的人群，对许宽说：

“干什么哪 你们还不开演 许宽，咋搞的 刘总他们可不高兴了。”

许宽对他陪着笑脸，“放心，马上就好，看在兄弟情份上，跟刘总他们美言几句。”

大块头一掀幕布，悻悻然回去了。围观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许宽低声恳求道：“小红，回头怎么都成，帮帮忙，先把这场舞拿下来，啊！”说完，也不待师红表态，冲音响师挥手，“重放音乐。”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七章



“让我跳。可以，但我坚决不带那玩意儿！”

“不带不成啊，这是他们提出来的条件。”

所有人都静了下来，目光集中在师红身上。

音乐再度响起。

师红冷冷地看了许宽一眼，抬手解下头上的束发蓝绸带，一甩头发，傲然离去。

“小红，你！”许宽气得低吼一声。

师红头也不回地走回后台化妆室。

李浩明夹着皮包，急急忙忙跟了过去。

为捍卫自己的艺术与人格尊严，师红毅然罢演了。

坐在镜子前开始卸妆。师红的神情看上去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目光清澈如水，呼吸平稳。惟一能看出她在竭力控制自己情绪的，是她的手。

那拈着面巾纸的手指在微微颤抖。

她貌似悠闲地擦拭着脸上的油彩……

她从镜子中看到了李浩明，他背靠门框，站在门口，手臂上搭着她遗落在舞台左侧的火红色羊绒披风，正在用充满关切、怜惜、敬佩的目光看着自己。

看了一会儿，李浩明一字一字地对她说，想不到吧
“你也是一个虫。”

师红全身一震。

两行清泪涌出眼角，疾速滑下面颊。

她没有动。定定地看着镜中变得模糊不清的自己，听



任泪水长流……

这么多年来，一直以为自己是只高贵骄傲的天鹅！想想看，李浩明说得对，自己和他一样，都是个虫。

一个命运难料的虫。



离
婚
了
就
别
再
来
找
我



第 八 章

罢演的当天晚上，师红回到家里，冲进卧室，再没出来。

李浩明竖起耳朵听了半天，也没听到哭声。师红也许把脑袋蒙在棉被里饮泣吧。让她哭吧。为了准备这个独舞晚会，她忙了快两个月了，却没有想到，竟然被许宽和赞助商变相当做广告模特。她的心血，她的希望，她的艺术生命……不允许染上铜臭。这丫头，有识有胆，敢做敢当，好样的。李浩明不由得暗暗钦佩。他想，换了自己，没准儿又要祭起“大丈夫能伸能缩”的法宝，为了所谓的“顾全大局”而牺牲原则了。

这一夜，他想了很多，却没写几行字。

第二天早晨，李浩明仍然在九点钟起床。收拾床铺时，他侧耳谛听。

离
婚
了
就
别
再
来
找
我

第 八 章



师红的房内雅雀无声。

打开窗户通了一会儿风，李浩明想起床头柜里已积下不少脏衣服，该集中清洗一下了，便走进卫生间，往洗衣机里注水。这台老式双缸洗衣机已经在他家工作十几个年头了，近年来总出毛病，修了好几次。师慧搬家时根本没把它视为“财产”，可见它的价值比废品高不了多少。

洗衣机发出相当大的噪音，机身摇晃着，如多病蹒跚、咳喘不已的老人。

李浩明躲了出来，随手紧紧地关上了卫生间的门。

师红的房门仍然紧紧地关着。往日里师红只要是在家，这段时间早就大放音乐，大跳健美操了。让她好好休息一下吧。想到这儿，李浩明轻手轻脚地关好门，下楼吃早点去了。

二十分钟后，怀里揣着四两小笼包，他回来了。轻轻敲敲师红的门，无人应答，拉开玻璃拉门，房内空空，师红不知何时已经外出了。

中午时分，正就着一杯热茶吃小笼包，李浩明听到有人轻轻敲门。刚来到走廊上，便听见门缝窸窣作响，两张报纸塞了进来。

开门一看，郎小芸半蹲在门口尚未站起身来。

“又来送报了，辛苦你啦，进来坐坐吧！”李浩明热情地招呼着。

郎小芸笑了笑，没作声，转身欲走。



李浩明一瞥之下，惊异地发现郎小芸的两只眼睛红肿着，显然是不久前大哭了一场。在他的印象中，郎小芸整天都是乐呵呵的，从没见过她掉过眼泪。这是怎么回事 是家中有了什么变故，还是有人欺负她了

电光石火之间，李浩明便想了许多，他上前两步拉住她的胳膊，“小芸，怎么哭啦 是不是出啥事儿啦 别憋在心里，能不能跟我说说，也好让我看看能不能帮帮你。”

郎小芸转过头来，泪水扑簌簌滑下面颊。她感激地看着李浩明，轻声说，“好吧，一个小时以后我再来，现在还不到休息时间。”

快到两点了，郎小芸才坐到李浩明的面前。

李浩明给她倒了一杯茶，洗了两个苹果，便坐在她对面的写字台边，点起一支烟，问道：“中午怎么啦 ”

听李浩明一问，郎小芸冲动地双手捂脸，泪水溢出指缝，双肩抽动，无声地哭了起来。过了片刻，稍稍平静下来，接过李浩明递过来的毛巾，捂在脸上。

“好了，哭过了，说吧。”

“李大哥，我，我，唉，怎么说好呢 我觉得自己的心都碎了。”


“是失恋了吧 ”想起郎小芸在电梯里写信时遮遮掩掩、一脸羞涩的样子，李浩明猜测道。

郎小芸点点头。

“那小子不要你了，对吗 为什么 ”

离
婚
了
就
别
再
来
找
我

第 八 章



她的男朋友叫光宇，两个人是小学、中学同学，也是一个村子的，可谓是青梅竹马。高考时，两个人都名落孙山。在继续复习、准备明年再考时，两个人建立了恋爱关系。小芸的家境比光宇家好，光宇的父母多病，生计困难，小芸就悄悄地为光宇买衣服、食品，交学费，感动得光宇时常热泪涟涟，发誓赌咒要一辈子善待小芸来报答。热恋中的男女难免有许多亲热的举动，虽说两个人尚未偷食禁果，但小芸的身子光宇看过，摸过，亲过，小芸在心中已经认定自己是光宇的人了。她已经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全部心思都在光宇身上，学习成绩不升反降。光宇与她恰恰相反，一年后，他如愿考上北京的一所大学，小芸再次落榜。

起初，小芸的家人对她的恋爱横加干涉，主要原因是光宇家条件太差。如今见他考上大学，成了方圆百里罕见的“秀才”，立刻见风转舵，笑脸相迎。光宇自然乐不可支，不料，乐极生悲，光宇父母惊喜过度，不到十天，先后去世。光宇两手空空，还是小芸一家帮他料理父母的丧事，又为他筹集了路费和学费。光宇感激涕零，临行前当众向小芸的父母跪拜磕头，叫了爹妈。郎小芸在家里住了不到三个月，难捱相思之苦，死缠硬磨着父母要到北京来打工，挣钱供未来的夫婿完成学业。父母一来心疼女儿，二来也多少担心这个没上门的“女婿”变成“陈世美”，小芸到北京去，既能挣钱养活自己，又开了眼界见世面，还能“看住”光宇，一举多得，也就点头同意了。在北京




的一门远亲的帮助下，这个四川山村里的小姑娘没过多久就当上了居民楼里的“电梯工”。

电梯工每个月工资八百多元，加上过年过节邻居们自发地凑钱发的红包，每个月不到一千元。好在电梯工都有一个不到十二平方米的宿舍，每月除了吃穿，还能节省下来五百元，这些钱大多数交给了光宇。上学的前两年，光宇经常到她这儿来，陪她逛街、聊天、做饭，天晚了赶不上末班车，还同小芸挤在一张床上睡到天明。爱抚和亲吻是少不了的，光宇也多次提出男人的要求。郎小芸却一直固守最后的防线，非要等到“洞房花烛”才肯彻底奉献。她倒不是怕怀孕，如今，恐怕连十几岁的小女孩都掌握了避孕知识，更何况到医院做人流也没谁来管，交钱就行。她只不过牢牢记住妈妈的嘱咐，女人的清白是最重要的，不领结婚证，不能让男人碰，否则，这一辈子就完了。在这种事情上，吃亏的全是女人，忘恩负义的男人从古至今还少吗？所以，任光宇怎么央求、劝说、引诱，甚至“怀疑”她是否真心爱自己，骂她封建、残忍，她都不为所动。其实，对一个芳心已动、春情如火的姑娘来说，那种忍耐的滋味也非常难受，但她必须如此。

近一年来，光宇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无论衣着、发型，对小芸的态度也有了转变。情话说得少了，拥抱、爱抚、亲吻的时间也短了，每月除了来取钱，难得多来一两次。理由是功课多了，要考试，要补习外语，要写论文……一开始，两个人还以几天一封信的方式弥补“少见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面”，到后来，光宇的信回得少了，信纸上的字也日渐简炼，热情仿佛一天天地消失。直到他上个月来见小芸，没有取钱，说是自己找了两份家教工作，足够开销了，以后不用小芸花钱供自己念书了。小芸这才有所警醒，顿生疑心。

前天，她请人帮忙代管了一天电梯，自己悄悄来到光宇就读的学校。在人声鼎沸的学生食堂里，她证实了自己的判断，看到了她最不希望看到的一幕：

光宇满头大汗地从人堆里挤出来，端着两份打好的午餐，来到餐厅右角的一张餐桌前。一个梳着披肩发的“林妹妹”神态自如地接过去，又掏出面巾纸为光宇擦汗。两个人有说有笑地吃完饭，“林妹妹”洗刷了二人的餐具，随后挎着光宇的胳膊，亲亲热热地往宿舍大楼走去。

郎小芸抢先来到光宇的宿舍楼前，故意坐在门前的石阶上，等着光宇和“林妹妹”。

光宇刚刚转过楼角，便发现了郎小芸，大惊失色。他突然对“林妹妹”说了几句话，不容分说，拉着那个女孩转身就走，女孩不很情愿地说着什么。二人很快就从郎小芸的视线中消失了。

郎小芸在冷风中坐了两个小时，也没见到光宇和“林妹妹”的影子。

还没等她抽空去找光宇讨个说法，找那个“林妹妹”大闹一场，今天上午，就接到光宇的来信：是绝交信。

编织几年的爱情梦，转瞬破碎了。她强忍悲伤，直到



午休时分才回到自己的屋里大哭一场……

“那个混蛋的信呢”李浩明气咻咻地问，“没撕吧”

“没有，在这儿呢！”郎小芸把信递给他。

信纸皱巴巴的，许多字迹被泪水打湿变得有些模糊了。

分手的理由有三条：一是二人文化差距太大，没有共同语言；二是郎小芸一直供养自己，自己虽然感激不尽，但十分自卑，感到抬不起头，以后不能幸福；三是认为小芸并不真心爱他，不肯与他肌肤相亲，让他痛苦。然后又说，自己有了女朋友，两个人多么相配，能在事业上互助，况且二人已经有了夫妻之实，自己不能对不起人家。最后假惺惺地大骂自己一通，说自己对不起小芸，以往的恩情容他日后报答。以及，爱他就给他自由，让他感到幸福，……等等。

“那些话全是狗屁！讲的是歪理。”见他匆匆看完信，郎小芸愤愤说道。

“对！是狗屁！”李浩明把那封信往桌上一拍！“太气人了，太自私了！”

“你说，他是不是陈世美这种人，真该让包公用刀铡了！”郎小芸眼中喷火，却止不住眼泪。“我有什么不好他变心了，不要我了。”

“你是个好姑娘，是他不好，他瞎了眼，坏了良心！”又抽了半支烟，李浩明问道，“你有什么打算”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八 章



“我想过了，找他们算账！”

“怎么算”

“就怪那个狐狸精，是她把光宇勾搭坏的。我明天就上他们学校，一把石灰烧瞎那个狐狸精的眼睛。”

“啊 不行，那可不行，那是犯法的事，咱可不能干。”李浩明急忙制止。

“管他呢！也不杀她，也不毁她容。看她变成瞎子，光宇还喜不喜欢她！我豁出坐十年大牢，也不能让她得逞。”

“不好，这样做对谁都不好。尤其对你自己更不好。”李浩明心想，这姑娘是个泼辣的川妹子，理智一失，说不定真能干出伤人的事情。必须打消她这种念头。他苦口婆心地劝道：“小芸，咱们可楼上楼下住好多年了，李大哥我这个人你了解，我也应该算是了解你，所以，有些话，有些理，必须得告诉你。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呀！你想想看，从现在的情况看，是光宇抛弃了你，伤了你的心，给咱气受，给咱罪遭。窝火，生气，哭鼻子，咱们咋办 咱们忍！为啥，你换个角度想一想，你还没和他结婚呢！要是真把一切都给了他，他变了心，你咋办 要是两人结婚了，他又有新欢，闹离婚，你岂不是更惨 现在只是伤了感情，挺一阵子就过去了，咱最宝贵的东西他没得着，损失不大，甚至可以说毫无损失呀！你还是你，对不”

郎小芸静静地听着，不发一言。

李浩明喝了一口水，润润喉咙，“再说了，你哪儿不



好漂亮、聪明、诚实、善良、热心助人、孝顺老人、开朗、勤快、通情达理、爱学习……那么多的优点，咱还怕找不到一个好男人吗？有损失的是那个混蛋哪，是他瞎了眼睛，迷了心窍，喜欢病病歪歪的林黛玉，等着日后给他熬药端水吧。是他没福，娶不着你这样知冷知热的好媳妇。他不配！”

“这……”

“你再想想，他靠你和你家的供养上了大学，学到了一点儿知识就瞧不起你了，就以为自己了不起，这叫什么自私！卑鄙！忘恩负义！对不对？你郎小芸愿意嫁这样的男人？谁嫁他才倒了八辈子霉呢！让那个女的去倒霉吧，有她苦吃的，怕二十年吃不完呢，这多解气。还犯得着咱去报复她吗？”


郎小芸眼前一亮，神色变得和缓下来。

“这口气又有啥忍不下的？你才二十来岁，正是好时候，青春焕发，还有好多的事情要干，还有好多好玩的东西、好吃的东西没享受，好多的地方还没去过，好多的书、电影没看过呢！咱不珍惜这一切，干吗要把这么宝贵的时光扔到大狱里去呢？一时痛快，痛苦一生，蹲十年笆篱子出来，你都三十多了，能找到什么好工作？能嫁什么样的好男人？你爹妈年纪也不小了，还指望你挣钱养老过好日子呢！你蹲了大牢，谁来孝顺他们呀？”

郎小芸低下了头，她的心软了下来，想起远方的父母，眼泪又流了下来。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八 章



“趁现在年轻，咱一边挣钱，一边抽空好好学习。没上大学，咱还可以参加成人自考。咱还能上各种培训班，学到各种知识和手艺。就算是开电梯，也得多少懂一点电机和机械常识吧 电梯修理工一个月也能挣一两千吧 起码不至于常常被反锁在电梯里，用大铁棍撬门吧 ”

说到被反锁和撬门的事儿，郎小芸忍不住破啼为笑。

“可是，可是，我心里还是忘不了光宇，既恨他，又想他，真难受，我现在真想大哭大叫，把他揪到眼前大骂一顿！”

“想哭就大哭一场，想骂就大骂一次，来，我教你一招。”李浩明灵机一动，打开客厅的窗户，回头招手示意小芸过来。

小芸听话地站到他身边。

李浩明向窗外一指，“看到那座大灰楼没有 ”

郎小芸擦着泪眼，点点头，却不明白李浩明想干什么。

“那就是光宇，那就是那个乌龟王八蛋，你冲它大声吼，大声骂！”

郎小芸顿时害羞起来，“这，这，能管用吗 我也骂不出口啊！”

“我来教你，你看着！”李浩明吸足一口气，瞪着那座大楼，“光宇，你这个龟孙子，王八蛋，丧尽天良，忘恩负意，你是大混蛋，我操你祖宗！”

叫骂声在二人听来声音不小，可一传出窗外，就被大



风吹散。下方人声喧闹，没有人能听见。

郎小芸也放开喉咙高喊起来，“光宇，去死吧！你瞎了眼睛，烂了肚肠！光宇，我恨你！你是王八蛋，大骗子！你是陈世美！你是臭狗屎！……”

李浩明陪着郎小芸高声喝骂，你骂累了我就接上，直到吼得声嘶力竭，也实在骂不出新词儿了，这才罢休。

郎小芸的泪水早就被风吹干了。二人各归原位，气喘吁吁的，互相瞅着，突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行啊，李哥，这招儿挺灵的，我好像不那么难受了。”郎小芸吐出一口长气。嘴角挂着笑意。

“这就对了！光宇又不是歪脖树，咱干吗非得在他身上吊死！”李浩明端起大茶缸喝了几口水，“哭够了，骂够了，忘了他。四周看看，天没塌，地没陷。再瞧瞧自个儿，没缺胳膊少零件的。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天下好男人成千上万，养足精神再好好拨拉拨拉……”

“看让你说的，男人随便拨拉，不成公主了”

“好姑娘都是公主，千金难买！真心喜欢你的人，你在他眼里只怕比公主还金贵呢！”

“看你说的，一个山里来的野丫头，有人要就不错了。”说着，郎小芸把那封“绝交信”折叠起来，揣进衣兜！

“留着它干啥 还想多看两遍，惹气生，招眼泪呀 几把撕了，一把火烧了，不就完了”

“我才不看呢！我也不撕。我要烧了它，可不是现在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八 章



烧!”

“留到什么时候”李浩明不明白。

“我把这封信拿到光宇他爹妈的坟头上烧!让他们知道自己养了一个多好的儿子。”

“好主意!”李浩明拍腿大笑。

“谢谢你,李大哥,你对我真好。到点儿了,我得去开电梯了。”

郎小芸起身告辞。李浩明把她送到门口,又说,“慢点儿走,喂,回头,笑一笑!”

郎小芸脸一红,咬咬嘴唇,露齿一笑。

嘿,这一通又劝又骂,嘴唇都磨薄了。好在驱散了小姑娘心中的阴云,让她含悲带怒而来,喜笑颜开而去,至此方算功德圆满。在李浩明的印象中,好像从小长这么大,头一回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的话。自己懂爱情心理学吗?要是懂的话,为什么连师慧都说服不了?说自己不懂,可又把郎小芸的委屈和愤怒统统化解了。这真有点儿怪,就像不少摆卦摊算命的人一样,对别人的事一讲一个准儿,轮到自己,统统失灵!

还是先歇一会儿吧,李浩明往床上一躺,心想,这一天,不算白过。

※ ※ ※ ※

送走郎小芸之后,李浩明本想躺在床上眯一会儿,琢



磨一下这个爱情故事如何才能变成小说素材，不知不觉间就睡着了，等他再度睁开眼睛，天已经黑了，新闻联播刚刚结束，谁家的电视机里传来天气预报主持人的声音。

“嘻嘻嘻……”身边传来师红的笑声。循声望去，她正坐在电脑桌前的椅子上，在台灯下翻看着李浩明那厚厚的一大本剪报簿。大概是看到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忍不住笑出声来。

李浩明抬起身子，倚着被垛靠在墙上，打量着灯光下的师红。紧身毛衣和牛仔裤一如既往地勾勒出她优美的身材线条，头发似乎刚刚剪短了一些，显得更精神洒脱。脸蛋红扑扑的，眼睛炯炯发亮。看样子，“罢演事件”对她来说根本算不上损失和打击。她依旧轻松自在，快活无忧。遇上这么大的烦心事儿居然还能笑出声来，让李浩明苦心准备许多的劝慰话统统作废了。她只比自己小十岁，十岁也能产生“代沟”吗 年轻，多好啊，有无数个闪光的机会，有难以计数的选择权，我行我素，百无禁忌。哪像自己，多活了十年，似乎只有华山一条路了，万一爬不上去……

师红又一次笑了起来，见李浩明醒了，问道：“啊，真逗人，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写的吗 ”

“不是自己写的，难道还是抄袭别人的不成 ”李浩明随口反问。师红的这句话问得有点儿问题。如今人们的著作权意识浓厚，剽窃者往往会因为一件小事而身败名裂。何况豆腐块大的文章，稿费微薄，还不够赔偿对方损失的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第 八 章

零头呢!李某向以正人君子自视,岂做此宵小行为……

“我可不是那个意思,你别想歪了!我是说,你这人平时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幽默,直说了吧,还有点儿傻呆呆的。”

“幽默 你说说看,幽默到底该什么样 它又是个啥 ”

师红眼望天花板,回想着,“我记得,有一本书上说,幽默是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是在特定的……”

李浩明一摆手打断了她的话,“扯淡,全世界也没谁能给幽默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就像爱情一样,你可以去体验,去想象,却永远也说不清楚。幽默嘛,只能说,它是一种文化,与笑话、滑稽有很大的区别……”

“那你说,啥是幽默,啥是笑话 ”师红笑吟吟地考他。

“幽默嘛,我个人的理解,它是人在困境中的一种无奈的挣扎,陷入困境却不愿承认它,又忘不了困境的存在。是对自我烦恼的一种消解,一种自嘲,一种……嗨,这么说可不成,这得说段子,我给你举两个例子吧,一个是幽默,一个是笑话,你就能明白个八九了。我先说幽默。”他披着鸭绒大衣坐在床沿上,兴致勃勃地讲开了。

师红怀抱剪报簿,摆出小学生洗耳恭听的模样。

“一位大学教授给学生讲语言文字课,讲到‘吕’字时,说,这是两个人在接吻。同学们便议论开了。一个同学问,那么‘回’字怎么解

“教授应声回答,那是母亲给孩子喂饭,哺育之意,



大嘴套小嘴嘛。

“又一个学生提问，那么‘品’字如何解 三张嘴吻在一起，那成什么了

“三角恋爱是也！诸位难道不明白 老教授对答如流，很是得意。

“那么‘器’字呢 四个人物一只小狗不成 又一同学跳了起来。

教授一下子懵了，张口结舌。

“一个朝鲜族男同学哈哈大笑，说道，我能解。此乃一条狗被四个人分而食之。每人一条狗腿。分均仁也！全班哄然大笑。”

听到这里，师红微微一笑。


“这是幽默，没有一定文化素养，体会不到那个味儿，我再给你讲个笑话。文革期间，大搞备战。某炮兵团的新兵由于精神过度紧张出了错，没有击中靶标，炮弹落到高粱地里。战士们担心炸到村民，急忙赶到现场，一看，一男一女衣服都被炸飞了，一丝不挂地躺在地上。战士们急忙抢救。那个男人先醒了过来，带着哭腔说，‘不就是作风问题吗 多大的事儿呀，也犯不着拿大炮轰啊。’”

“哈哈……”师红大笑起来。故事本身够可笑的，李浩明一本正经地讲着，惟妙惟肖地模仿着那个男人的神情和语调，更是让她笑得肚子疼。

“这个笑话是我从酒桌上听来的，格调一般。还有些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八 章



段子更可乐，不过挺黄的，就不对你讲了。话说回来，笑话，由生活中可笑的人或事，或一段话构成，除了傻子谁都听得懂，没有什么深刻的、文化的东西在里面，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听后哈哈一笑罢了。幽默与笑话，其实……”

两个人聊得正起劲儿，砰砰砰，有人敲门。

这么晚了，谁来拜访 两个人对视一眼，师红把剪报簿往桌子上一放，站起身，“我去开门。”

门开了，首先映入师红眼帘的是一束红玫瑰。

许宽满脸堆笑地站在门口。

师红的气早就消了，她甚至有些责怪自己个性太刚烈，让许宽和他手下一大帮子人辛辛苦苦干了一个多月，自己毫不退让，一场好戏就泡汤了。许宽也有难处啊。如今见他登门请罪，还带来自己最喜爱的玫瑰花，更是无法将他拒之门外。女孩子，毕竟都是爱面子、爱耍小性子的，接过那束花，故意收敛笑容，瞪他一眼，语调不冷不热地说，“进来吧。”

许宽跟在师红身后，进了卧室，随手关上了拉门。

李浩明知趣地关上了客厅的门，坐到电脑前，准备以郎小芸的遭遇为素材，拟出一个当代青年爱情小说的大纲来。

师红往沙发上一坐，只顾低头嗅着玫瑰花香，对许宽



不理不睬。

许宽大咧咧地坐到沙发扶手上，伸手搂住师红的肩膀。

师红有意往外轻轻挣了几下，没能挣脱。

“还生气哪，小姑娘气气一会儿就得了，当心啊，气大伤身。”

师红仍然不吭声。

“好了，好了，算我错了，给你赔罪行不行 我请你吃饭，正式道歉，行吧 说吧，是吃法国蜗牛还是韩国烧烤 要不去吃比萨‘斜饼’”

比萨饼“斜”是师红的小发明，她有一天灵机一动，把比萨饼与比萨斜塔组合到了一起，让朋友们乐了半天。听到许宽提起这个典故，她忍不住笑了起来。

“笑了，笑了，好了，气消了，走吧，吃饭去。”许宽去拉师红的胳膊。

“都几点了，吃的什么饭哪”她赖在沙发上不起身。

“宵夜，总可以吧！”

“不去了，我想起比萨饼就恶心。”


“嘿，你这个小馋猫，嘴够刁的啊，前几天还吃得高兴兴的，怎么今天……”

师红抬起头，嗔怪地瞪了他一眼，脸色微微一红，轻声说，“我怀孕了。”

这四个字仿佛一声炸雷，令许宽大惊失色，笑容顿消。他张张嘴，想说什么，又似乎难以开口，见师红用探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八 章



询的目光看着自己，不由得浑身燥热气闷起来。他站起身，双手插在裤兜里，在屋里不安地踱了几步，来到梳妆镜前盯着自己看了半天，又转到窗户跟前，仰脸看着黑乎乎的天空，仿佛有些拿不定主意。

“怎么办哪 你倒是说话呀！”师红轻声催问道。其实，一周以前，当师红发现自己的月事没有如约而至时，已经明白了大概。买来“早早孕”试纸一检验，便证实自己确实已经怀上了许宽的孩子。尽管事业功名对她的诱惑力极大，自己还年轻，还能在舞台上展现美丽与才华，这么早就嫁人、当妈妈，心里颇有不甘。但她毕竟是女人，腹中孕育新的生命，那种感觉令她激动、不安、兴奋。对女人来说，成为母亲、创造生命何尝不是一种诱惑 善良的母爱天性被激发出来了，便难以抑制。这几天她一直陷于矛盾心理之中，难以取舍。想要这个孩子，又担心受孕之时，许宽和自己都酩酊大醉，此后也没少喝酒，惟恐影响胎儿的发育，再说，自己与许宽从来没有谈过婚嫁问题，对许宽这个人，现在她也真就难以下定与其相伴终生的决心……

她想听听许宽的意见。怀孕对她而言，还是头一回！

她感觉自己第一次失去了主见。

许宽考虑了半晌，终于下定决心。他长叹一声，从兜里掏出钱包，抽出七八张百元钞，往师红面前的茶几上一拍。

师红愣愣地看着他，浑身的血一下子凉了。一句安慰



的话也没有，更别说什么道歉了。哪怕是装腔作势地分析解释一下，讲些大小道理，让自己去做人流也行，可他居然像对待风尘女郎一样，给自己拿堕胎的钱！

许宽见师红盯着自己不说话，又长叹一声：“不够好，好！”他往地上一蹲，从钱包里故意一张一张地往外掏钱。

哗啦、哗啦的钞票抖动声刺激着师红的耳鼓，令她忍无可忍！怒火烧红了她的眼睛，她周身无力，嘴唇剧烈地颤抖着，低声骂道：“你，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你……怎么这么恬不知耻呢 ”

许宽猛地站直身子，气哼哼地说道，“你想干吗呀 不就怀孕了吗 你把它做了不就完了 ”

师红声音哽咽，“你说得倒轻松，你为我着想了吗 ”

“那你想怎么样 怎么为你着想 你还想生下来不成 ”

“呸！”

“好，你说，你到底想怎么样 ”许宽双臂往胸前一抱，歪着脖子瞧着师红，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相。

“你应该对我尽你的责任！”师红咬着牙吐出这句话。

“少他妈扯这个！你对我尽责任了吗 啊 十好几万的赞助让你一拧屁股就弄没了，你尽责了吗 ”他想到这笔损失，火气更大了。


“活该！”

“你他妈才活该呢！”许宽骂了起来。

“你混蛋！”师红忍不住高声骂了一句。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八 章



许宽忽然放低了音调，表情和缓了下来，“是，是，我是混蛋，可是谁能保证你肚子里的孩子一定是我的呢”他一见师红被这句话气得险些背过气去，慌了手脚，忙把话头往回收，“好吧，你说是我的，我认了。你把它做了不就行了 你还想让我怎么着 啊，还想一辈子赖上我呀 ”

“你，你混蛋！你混蛋！”师红声嘶力竭地吼骂了一声，猛然从沙发上跳了起来，举起手中的玫瑰花束向许宽的脸上抽去，随即又给了他一记耳光。

许宽的脸被花束抽出几条血痕，又挨了一记耳光，气得火冒三丈，面孔扭曲，他一把揪住师红的头发，把她顶到屋角的墙边，用力推搡，口中大骂不已。

师红的头撞得墙壁咚咚直响。她用力挣扎着踢打许宽，手臂乱挥，周围的化妆品和小摆设被她打到地上，许宽的脖子也被她抓破了。

许宽目露凶光，他猛然挥手打了师红几个耳光，双手一合，狠狠地掐住师红的脖子。

师红的叫骂声顿时减弱，变得嘶哑，她仍在奋力撕打，但很快就感到浑身发软，头晕眼花……

就在师红即将被许宽扼至昏迷的时候，玻璃拉门呼地被人拉开了。许宽还未明白是怎么回事，一股大力猛然将他提起来抛出门外，玻璃粉碎，他倒在碎玻璃之中，倒在走廊上。

抬头一看，瘦小枯干的李浩明站在屋子中央，两只小眼睛中闪着凶狠得令人心悸的乌光。不可思议，他居然能



把自己这将近二百斤的身躯扔枕头一样丢出几米远，好大的力气！

许宽的手有几处被碎玻璃扎破了，他一扶墙壁爬了起来，顺手捡起一块尖玻璃，扎向李浩明。

李浩明毫无惧色，胸脯一挺，赤手相迎。

许宽一怔，后退一步，高举玻璃片欲砍向李浩明的头。

就在此时，师红扑上来，挺身挡在李浩明面前。她双目圆睁，头发凌乱，状若疯虎，令许宽不敢下手。

师红一指大门，大吼一声，“滚！”

许宽恨恨地看了二人一眼，将手中的玻璃片用力摔在地上，走了。

师红快步来到走廊上关上大门。她背靠着墙壁，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耳畔传来脚踩碎玻璃的声音，李浩明走出卧室，站在走廊上，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神态中充满关切和不安。师红突然暴怒起来，她冲着李浩明大声吼道，“有你什么事，你跟着瞎起哄”说罢气冲冲地回到自己的屋里，双手叉腰站在屋子中央，不停地喘着粗气。

隔着破碎的玻璃门，李浩明看了师红的背影一眼，什么也没说，回到客厅里，反手关上门。

他把右手举到面前，慢慢展开。

鲜血扑簌簌落到地上，一道三寸长的伤口赫现出现在掌心。当许宽用玻璃扎过来时，他下意识地用手去抓去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第 八 章

挡，必然受伤。只不过刚才精神专注于保护师红、与许宽搏斗，还未觉得怎么样，接着就被师红突然怒吼惊呆了，不明白为何自己英雄救美反遭训斥。直到进了屋内，松懈下来，方觉手心剧痛，冷汗也随即冒了出来。是疼，也是后怕。他也不清楚自己从哪儿爆发出那么大的劲儿！依常理判断，无论是年龄、体型、力气，三个李浩明也未必是许宽的对手。

别美了！上医院缝针去吧，没准儿还得打一针“破伤风”呢！他妈的，起码得花七八十块。他又好气又好笑地在心里骂着自己，捂着那只受伤的手上医院了。





第九章

“天哪，你怎么啦”电梯门一开，郎小芸见他满脸痛苦，又一低头看到他还在流血的手，吃惊地叫了起来。

“没啥。笨手笨脚的，把玻璃拉门撞碎了，伤了手。”李浩明不愿让别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郎小芸信以为真，“唉呀，你可真是的。师慧姐一走，什么乱子都出！伤得重不重啊”她关心地问道，“让我看看。”

看到李浩明的伤口，她吐了吐舌头，“伤口不浅哪，这样子上医院可不行，怎么也得先止止血，包一下，万一路上招了风可不得了。我那里有消炎止血粉，还有红药水和绷带，先收拾一下再走。”

电梯到了一楼，她不由分说，拉着李浩明来到自己的宿舍，打开小药箱，手脚麻利地为李浩明包扎处置。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第九章



“行啊，看不出我们小芸还有这么一手。”李浩明不由得夸道。

“我姐姐是村里的卫生员，我跟她学了几手。开电梯也时常有磕磕碰碰的，我就准备了这些东西。往常谁家孩子在院子里胡闹时摔伤了划破了。我也给他们处理一下，这不，今儿又给你用上了。”郎小芸手不停，嘴也不停。

“你们男人哪，没有女人看着就是不行。前两天，张二妈去照看几天孙子，让张二爷自己在家，他得伺候那几只宝贝鸟儿不是。就一天的工夫，张二爷吃排骨面，让一块骨头碴儿愣硌掉一颗后槽牙！气得二大妈骂他好几天老废物点心。你要是再这么孤零零地过下去，哼，没准儿还会……”

“行啦，小芸，你就歇歇舌头吧！”李浩明被郎小芸数落得头都快晕了。

“干吗不让我说话 慧姐有什么不好 就算你和慧姐感情不好，可是还有冬冬啊，你也得为冬冬想想啊！想当作家也不一定非得离婚呀！是不是……”

“唉，人这东西，讲感情，也讲缘分。我和你慧姐的缘分是到头了，你就别操这份心了。好啦，包好了，我赶紧得上医院去，这伤口得缝上。谢谢你，以后我再受伤还来找你！”

“呸呸呸！乌鸦嘴。你自个儿愿意受伤，我还不愿意伺候呢！”郎小芸嗔怪地说道，一直送他出了楼门。



师红静静地躺了一天一夜，饭不吃，水不喝，一直用大被蒙着头，没有哭声，没有叹息声，仿佛在沉睡。

李浩明打扫完碎玻璃，又到劳务市场请人来重新修妥拉门，叮叮当当忙乎了半个小时，也没见师红有任何举动。他知道师红的心被许宽伤透了，满腔愤恨和失意。他有心劝她起来吃饭，聊聊天，散散心，可一想起昨夜的那一声怒吼暴叫，便打消了这个念头。这个丫头，孩子脾气，让人有些摸不透，真要是把火气朝自己撒出来，好心就变成驴肝肺了。

让她安安静静想心事吧。任何女人，尤其是未婚姑娘碰上这种事情，都是十分难过难堪的。肚子里的孩子是留是流 抉择是相当痛苦的。估计一下，十有八九是不能留的。可也说不准呢！师红不是师慧，没有什么她不敢做的事情，她要是想保这个孩子，谁劝也未必灵。不过，那个男人是许宽，生一个他的孩子，师红能这么傻吗 这种男人，配有后代吗

他在胡思乱想和担忧之中度过了二十四小时。晚饭还是郎小芸给他送来的：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担担面，外加两个油煎荷包蛋。

早晨八点，师红起床了。她已经拿定了主意，去医院做人工流产。匆匆洗漱了一下，她穿上了军大衣，带上绒线帽和长围巾，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准备去医院。一开门，见李浩明已经穿戴整齐，手里拎着一个鼓囊囊的小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九章



包，同样是出门的打扮，好像在等候自己。

她看着他，目光中闪现出一串疑问。

“这一身衣服还行，最好戴个口罩。”李浩明告诉她。

师红呆住了。

“等你半天了，我陪你去医院。”

“你……”

“这事儿最好有个男人陪着，也得有个人照顾着。”

李浩明说罢，拉开大门，走了出去。

师红默不作声地跟了出去。

二人一前一后来到街口，李浩明伸手拦住一辆出租车。拉开后门让师红坐进去，自己坐在副驾驶座上，告诉司机，“去复兴医院。”

这几天气候开始转暖，路边的积雪已经融化。出租车平稳地在路面上奔驰，轮胎激起一路水花，沙沙作响。

红灯……红灯……红灯……一堵车就是十分钟。

“北京的车太多了，瞧这车堵的，比蜗牛爬还慢。”计价器上的电子时钟不时闪烁，每三分钟就增加一块六。这他娘的才叫时间就是金钱呢！李浩明心疼了。

他不再盯着计价器。从倒车镜里看了看师红，师红正面无表情地在镜中看着他。

“你的手又怎么啦”过了半晌，师红问。

“跟上回差不多。”



想起李浩明上次摔了马桶伤了手的那副样子，师红嘴角动了动，想笑，没笑出来。

二人走进医院大楼，李浩明抢先去挂号交钱。在去往妇产科的路上，他有意与师红并肩前行。师红明白他的苦心，想在外人面前装出一副“丈夫陪妻子一同前来做手术”的样子，以免自己尴尬。


本来陪在自己身边的应该是许宽。其实，师红前天同他吵架时所说的“让他对自己负责”，很大程度上是让他陪自己来做手术，照顾自己这一段特殊日子的生活。许宽居然以为师红想借机“敲诈”自己。呸，想那个混蛋做什么！难怪自己在大学四年中与他在一起时心有不安，直到昨天才想明白，许宽的甜言蜜语、海誓山盟都是围绕着自己的肉体转。他的话，很少能在她的心中引发共鸣，换言之，他的目的并不是拥有她的心，她的灵魂！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征服欲和肉欲。这个流氓王八蛋！让他从自己的记忆中尽快消失吧！

她毫不犹豫地走进手术室，走向冰冷的产床……

妇产科手术室外坐着七八位男人。他们的神态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心急火燎，徘徊不安，眉头紧锁，神魂难定。他们大多是等待儿女出生的“准爸爸”。李浩明混迹其中，不由想起当年师慧临产、自己在门外苦苦守候的情景，心中感慨万千。师红是冬冬的小姨，怎么说也是亲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九章



威，人工流产虽不算什么大手术，可是对师红来说毕竟是第一次。会疼，会流血，会害怕，会伤心……没父没母的姑娘，又不敢把这种事情告诉姐姐。许宽这个混蛋，把钱一扔，连个影儿也见不到。唉！那天师红说自己跟着瞎起哄，如今想起来，真让她说着了。这不是吗 起哄到陪她做人流的地步了。没法子，谁让自己心太软呢！那句歌怎么唱的，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扛就扛吧，心里没鬼，啥也不怕，权当自己又学了一次雷锋。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同志尚能如此，何况对前小姨子呢！对了，东北有句俗话，说小姨子有姐夫半拉屁股。对自己来说，是小姨子借姐夫半拉屋子！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赵本山有句名言：都是实在亲戚，谁求不着谁呀！何况师红这一阵子帮了自己不少忙，挣了几千块钱，上个月的房租水电煤气费还是她替自己交的呢……

就这样海阔天空胡思乱想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已经有几位男士正式晋升为父亲了，妇产科门口的座椅也空出了位置。他坐下来，掏出烟卷刚想抽，一抬头看到十分醒目的“严禁吸烟”告示牌，又放了回去。

就在他百无聊赖、有上句没下句地与邻座聊天的时候，大门开了，师红走了出来。

尽管她像来时一样把自己捂得只露出一双眼睛，李浩明仍然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她的虚弱无力。她的步子很小很慢，腿有些发软和站立不稳的样子，双手插在大衣兜里捂着下腹，无疑在忍受着阵阵痛苦。他急忙迎上前去，用力



挽住她的胳膊。

师红感激地看了他一眼，长长吐出一口气。

与师红一道出来的护士也把李浩明当成了病人的家属。她一一交待着各种注意事项和保养措施，又递过一张药方，让李浩明去付款取药。李浩明不停地点着头，记在心里，最后诚恳地向护士道了谢。

他挽着师红问道，“是不是歇一会儿”他一指座椅。

师红犹豫了一下，没作声。


李浩明似乎了解师红在想什么。他扶着她，沿着走廊一直走到呼吸内科疗区。待她在椅子上坐稳之后，又从怀里掏出那个鼓囊囊的小包，变戏法似地拿出一个大保温杯，拧开盖，递到师红眼前。

这是一杯热气腾腾的大枣红糖水！

师红接过杯子，没有抬头，小口小口地喝着。借着缕缕水汽的遮掩，泪水叭嗒叭嗒地落到杯子里。什么叫关怀 什么叫体贴 什么叫善解人意 什么叫精心呵护 什么叫男人的柔情 她头一次发现李浩明身上竟然有这么多令她感动的优点。这是姐姐所说的那个混账自私的李浩明吗 这是自己心目中懦弱、顽固、木讷、无能、又臭又硬的李浩明吗 回想起这一段日子里自己对他的嘲弄、歧视、捉弄，想起他的隐忍、大度、宽容，尤其是他在自己遭到辱骂殴打之时，挺身而出，面无惧色地与许宽较量，那不就是一个男人的正义感和英雄气吗 想起他的剪报簿，他那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存折，想起他每天夜里响到三更的打字声，他那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九章



被烟薰黄的手指、布满血丝的眼睛，那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屈不挠、奋力与命运抗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硬汉形象吗？一个在自己身边出现了如此之久的男人，自己居然一直无视他的优秀品质，怎么能说自己具有识别男人的眼力呢？在自己的事业、情感、身体都陷入最低谷的时候，这个人毫不在意别人的目光，不怕招致流言蜚语，不轻视自己的草率荒唐，出钱出力，无微不至，看不出一点点自私和所谓的“报恩”因素。何况他是凭自身的劳动和才华取酬。自己的介绍和帮忙不过举手之劳，也不无“施舍”之意，这也算不上什么恩呢。

师红啊师红，你好自负，好糊涂，干了多少伤人自尊的事儿呀！

想到这里，师红心里更加难过，双肩抽耸，哽咽不已。

“师红，想开点啊，别哭。这时候不能哭，伤眼睛。”李浩明可没想到她越哭越厉害与自己的“帮忙”有关。他多少懂得一些“坐月子”的常识，其中也掺杂着一些民间流传下来的毫无科学依据的理论，这还是在师慧“坐月子”的时候学到的东西。他轻声劝着师红。

“你想吃点儿什么，往后这段时间的饭，我给你做！”见她稍有平静，李浩明想转移她的注意力。

师红抬起红肿的泪眼，低声说，“没啥想吃的，再说，你的手艺，也就是方便面、煮鸡蛋罢了。”

“嘿，小瞧人了不是！咱还正经有几个拿手菜呢！不



信，问师……冬冬。”

“我信！可是，你的手……”

李浩明瞧了瞧右手上厚厚的绷带，“李向阳轻伤不下火线，我李浩明轻伤不下锅台。这样也不错，不怕大勺烧热了烫手！是不是”

师红疲倦苍白的脸上露出难得的笑意，“这是幽默，还是笑话”

李浩明也笑了，“亏你还记得这个话题！”

※ ※ ※ ※

一进屋，师红就对李浩明说，“受累吧，熬点儿粥，我真饿了。”

“加点儿红糖和大枣，补气，补血，再煮两个鸡蛋行吗

“听你的。”师红的神情和语调都十分温顺，李浩明暗暗惊奇：小辣椒变成波斯猫了。

等他把食物端上来，见师红仍然半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便轻声喊道：“喂，小姐，开饭啦。”

师红睁开眼睛，起身准备收拾一下茶几，摆放碟碗。她的手碰到了许宽留下的那叠钞票，停住了。抬头看看李浩明，他的目光也落在钱上。

师红想了想，起身走到窗前，伸手欲拉开窗户，把那叠钱扔到外面去，来个“天女散花”。李浩明发现了她的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九章



意图，急忙喊道：“停，别那么做。”

他把手中的东西放在茶几上，来到师红面前。

师红不解地看着他。她相信李浩明虽然舍不得花钱，却不会看上这笔钱。她在等待李浩明说出制止自己的理由。

“理由有二。第一，你不能开窗，那会受风的。第二，许宽有问题，可是钱本身没问题。咱也不缺这笔钱，但像你这样一扔，不知便宜了谁。想想看，这笔钱能用在正地儿上，希望工程、孤儿院、失学儿童……捐出去，不是更好吗 也有个凭据，证明咱不稀罕他的钱，对不 ”

师红笑了，“就你头脑精明！好，听你的！”

“好了，乖乖吃饭，我先上街买点儿这几天该吃的东西，一会儿就回来。记住啊，别开窗，别动凉水，碗也不用你洗。你的任务是：吃饭、吃药、睡觉。”

“遵命，饲养员同志。”师红显得挺开心。她从衣兜里掏出二百元钱递给李浩明，“拿这钱去买吧。”

“我有，不用了。”李浩明转身欲走。

“站住！把钱拿去。”师红旧习一时难改地命令道。话一出口，顿觉生硬不妥，急忙转换口气，“主要是给我买吃的，对不 我出钱，你出力，天地公道。再说，今天上医院，所有的钱都是你花的嘛，我不是没说过要还你吗 再推推让让的就显得生分了，对不 ”

“好吧，这回听你的。”李浩明仿佛受了感染，模仿起师红的语气来。



这是自从“同居”以来，两个人的相互关系中第一次揉入亲切、随意、温馨的因素，那种感觉甜丝丝的。

咀嚼着这丝难得的甜意，李浩明上市场采购去了。临出门前，他拟好了一张购物清单，小米、莲子、红豆、桂圆、鸡、排骨、奶，甚至还有卫生巾。他已经想不起来上次上市场买东西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以前一直是师慧包办，离婚后他整天对付三餐。今日大肆购物，很有一种新鲜感，也有“助人为乐”的快意。

口中哼着“心太软”，他在农贸副食市场上走来走去，东问西找，总算基本采购完毕，只剩下一样活物——鸡。对鸡的种类他还算清楚，目前市场上主要有三种鸡：饲料鸡、粮食鸡和纯家鸡。前两者的营养价值和口味都一般，补身子得吃农家自养的母鸡。他下过几年乡，家鸡的模样早有印象，普通小贩的造假手段瞒不住他。在一大排鸡笼中挑选了半天，又经过一番纯象征性的讨价还价之后，花了十六元钱拎着一只母鸡往回走。走出不到三十米，两个与众不同的鸡笼吸住他的视线，咦，他大爷的，这不是乌鸡吗？旁边还有两对羽毛五彩绚丽的山鸡！它们的营养价值可是比家鸡高。他有点后悔自己买鸡买早了，多走走看看哪，货比三家嘛。


“嘿，老板，乌鸡多少钱一斤”问个价看看。

“十四。”

真不便宜，比家鸡贵一倍还多呢！”那——山鸡呢”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九章



摊主上下打量着他，判断着他的经济实力，“二十四。”

“怎么这么贵”李浩明有些吃惊。

“您没听说过物以稀为贵 放这儿是二十四，要是进了王府、钓鱼台，那得二百四！怎么样，您来一对”摊主故意拿李浩明取乐。

“明个儿再说。”李浩明转身离开，心中暗想，明天老子就来买一只最大最肥的，看你小子眼珠子瞪多大！走着走着—抬头，愣住了。

一辆花里呼哨的北京吉普车停在二十米开外的路口中央。

梳着马尾辫的许宽嘴角歪叼着一支烟，抱着膀子，倚着车门，不怀好意地盯着自己。身边还有几个衣着怪异的小伙子，一看就是他找来的帮手。

冤家路窄，无可回避。敌众我寡，不就是挨一顿拳脚吗 想到这儿，心中反倒没有了惧意。

他拎着东西继续前行。

许宽一伙也迎了上来。

“我他妈让你管闲事！”随着骂声，许宽猛然出拳，击中李浩明的左颊，紧跟着抬起腿，踢飞了李浩明手中的大塑料袋。李浩明抡起那只鸡砸向许宽。其他几个小伙子也挥拳出脚，一时间人喊鸡叫，鸡毛乱飞。

李浩明哪里是这帮小青年的对手，不到一分钟就被打倒在地。他双手捂着头，蜷缩起身子，以免要害部位受到



打击，他在泥泞的雪地中左右翻滚，衣服上沾满污秽。

周围的人见几个小青年围殴一个中年人，把人打倒在地仍然不罢手，纷纷站出来指斥许宽等人。一个老太太高声喝喊：“小福子，打110，报警抓这几个流氓。”

许宽等人见犯了众怒，也担心警察来了被拘留，只得口中不依不饶地骂着，撒腿跑向吉普车，一阵风似地逃走了。

几个人扶起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李浩明，七嘴八舌地询问伤势和遭人袭击的原因。李浩明浑身上下检查了一下，还行，内脏筋骨都没问题，只不过有十几处青紫肿痛而已。

掉在地上的东西已经有路人帮他捡拾起来。他向众人道了谢，咬紧牙关往家中走。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暴打一顿，伤痕累累，满身泥水，一般人恐怕早已气得七窍生烟，或准备报复，或立即报案了。李浩明此刻不知何故，只感到轻微的愤怒：是因为自己先出手伤了许宽吗 是自己修养涵养好吗 是不值同这种人渣地痞生气吗

一上电梯，就被郎小芸一通盘问。

他解释说是自己骑自行车不小心，摔了一个大跟头。


郎小芸居然信以为真，连责怪带安慰地说了一大堆话，也就罢了。

这个谎言可骗不了师红。

他拎着买来的东西刚刚走进厨房，师红已经站到他身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九章



后，上上下下打量他一番，便什么都明白了。

“是许宽干的，对不对 一定是他，这个混蛋！”师红心疼地看着李浩明，恨恨地骂着许宽。

“你，你怎么知道的 ”

“他刚才来过，叫了半天门，我没理他。”

李浩明没说什么，找刀子，烧开水，准备杀鸡。

“还是先洗把脸，把衣服换换吧！你都快成泥猴了，要不就洗个澡，你的头发上也有泥。”师红的声音温柔，充满关切。她指着李浩明额角上的一块乌青，“还疼吗 ”

“有点儿，不过没事。那几个小子也不会打架，乱打乱踢，我没让他们伤到要害。”

“我还以为只有许宽一个人和你单挑呢！看样子，他挺怕你，还找人来帮忙。没胆儿，没骨气。”

“他这种人，我一搭眼就知道不是好饼。上次在厨房，我刚见他头一回，就告诉你这个人咋样，素质低，你还不信，都快笑趴下啦。记不记得 ”

“记得！你说他撒尿不冲水，穿着短裤到处走……”师红抿嘴笑了，面孔一阵发烧。

“从几件小事情上就能看出一个人品性来，用不着拿什么大事情来检验，再说，生活往往是平平淡淡的，哪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生死攸关一类的事情 孔子所谓的见微知著，佛祖如来所谓的一粒沙中有三千世界，都是这个理儿。”

“给我上课哪 你眼力比我高，吃的咸盐比我吃过的米



都多，行了吧”师红越发不好意思了，口中仍在不服气地反击，“唠唠叨叨，像老太太。”

李浩明嘿嘿直笑，“不愿听我唠叨就回床上躺着，我这儿又不需要监工。”

“回去就回去。”来到卧室门口，师红又回身撒娇似地命令着，“哎，先去换衣服，洗个澡。脏兮兮的厨师，做出来的东西再好也让人反胃。”

“好，好，马上就换，你歇着吧。”李浩明挥着沾了几根鸡毛的手。

“歇着，躺着，瞪着眼睛看天花板哪 没意思。对了，你不是写了几篇小说吗 借咱看看，开开眼，行不行”

“想看你就看，别累着眼睛就行。你可是第一读者呀，别忘了多提点儿意见。”

“审稿子，提意见，给不给辛苦费呀”师红从电脑桌边的抽屉中取出一摞稿子，开着玩笑。

“做梦吧您哪！我给你准备物质食粮，你帮我创造精神食粮，一来一去，两不相欠！”李浩明拎起褪光毛的鸡，冲她晃了晃。

“挺会算账啊！”师红笑了起来，回房去了。

“哇，好香啊！”坐到餐桌旁，喝了一口浓浓的鸡汤，师红忍不住夸了一声。

这顿晚餐相当丰盛，汽锅鸡、炖鲫鱼、鸡蛋羹，外加两样小菜和桂圆莲子粥，色香味俱全，令人一见之下胃口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九章

大开。看得出来，李浩明为此动了一番脑筋。

——品尝之后，师红连连点头。

“嗯，不是吹牛，手艺真不错，够厨师级了。”

李浩明坐在对面，用腰间的围裙擦着手。见师红吃得香美可口，绝对不是装样子安慰自己，心里十分得意。

“好吃就多吃点儿，少念表扬稿。你不怕把我夸骄傲了，明天得意过头了把菜炒糊喽”

“好好好，够谦虚，真冷静，还能进步！”师红不停地给他戴高帽子。

“小说看完了吗 有何高见哪”

“嘘，食不言，寝不语。吃完饭再说不迟。”

“别卖关子吊胃口了，说吧，我不怕你无情打击！退稿意见我看得多了，还能受不了你的批评 甭照顾面子，先说一大堆空洞的优点。直奔主题，有啥毛病！”

“……”师红欲言又止。

“怎么啦 一无是处，体无完肤 这么难以开口”

“我不懂创作，说深说浅，对与不对，权当我胡扯。唉，怎么说呢，这些小说我……翻了几页，不瞒你，哪一篇都不喜欢。它们根本吸引不了我，感动不了我，看不下去。不是说你文字上有问题，是情节，是你的表达方式，是……总之，我认为你在写它们时，根本没动心。”

“没动心 可我……”李浩明觉得挺冤。哪一篇不是绞尽脑汁、反复推敲呀

师红摇摇头，打断他的话，“不，不，我不是说你没



思考，怎么说呢 我就是觉得你没投入感情，对，是没有激情。”

“果真如此”李浩明的心如遭重击。从来没有哪个编辑从这个角度批评过自己。难道自己投入了如此之多的时间和精力，仍然算不上有激情


师红慢慢地嚼着一粒莲子，长眉轻锁，捕捉着种种感受，“我好像还是说不清楚。嗯，举个例子，例如我，常常演出，跳舞。对我来说，每一场和每一场的感觉都不一样。同样的舞蹈，动作都一样，音乐也没变，但我每一次都有一种全新的、正在创造的感觉。我在演绎音乐，我在展现生命的美，展现自然和人的力量。对观众来说，他们不是在看我跳舞，不是在看我这个人的形体和肢体动作，而是在看我的心灵。我的心灵在起舞，在和观众对话交流，他们领悟了，就会为之欢呼流泪，鼓掌叫好。好的小说，好的作品也应该有这种效果。舞蹈是用身体语言来表演，而你用的是文字。”

李浩明频频点头，像个专心致致的小学生。

“观众和舞者的心是相通的，读者和作者的心也能相通。你刚才说了，生活是平淡无奇的，很少有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是不是只有表现那些大事，才能写出好作品来 我看不一定。你看过不少书，我也看过许多小说，在我的印象里，从古至今，从中到外，最优秀的作品大多是写平常的人、平常的事儿。《骆驼祥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老人与海》、《红字》、《百年孤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九章



独》、《白鹿原》、《围城》、《复活》……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故事，他们是作家创造出来的‘真人’，‘大活人’，他们用自己的悲欢离合来感动你，让你信以为真，跟着他们一起喜怒哀乐，他们从来不讲什么道理和概念，他们只是生活而已。同样道理，观众若是没有从我的舞蹈中领会到什么，也许与他们的文化、艺术素质和欣赏能力有关，但更大的责任在我，我没有用肢体语言把这个舞蹈演绎到位，演绎透彻。对一个作家来说，读者不喜欢看你的作品，说明你把人和事写得假了，让人感到你在编故事，或者是你事先想好了一些道理和概念，想用人和事来表达这种概念，那就成了人见人烦的变相教科书。对了，让人烦的东西还挺多呢，故事内容陈旧呀、人物语言不生动呀、模仿别人的情节呀、干巴巴地交待呀、故事没有起伏悬念呀，等等等等。……”

师红顿住了。她没想到自己一口气讲了这么多。明明是信口开河，李浩明却听得津津有味，连饭都忘了吃！

“别停！往下说。”李浩明催促道。

“再说，饭菜全凉了。”师红用筷子一敲碗沿，“反正是一句话，作家就是个讲故事的人，像说评书的一样，讲得好，吸引人，你就成功了。讲不好，没人理你，你哭啊喊啊求爷爷告奶奶都没有用，没人赏你铜子大洋！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当”，她又敲了一下，忍不住嘻嘻笑了。

李浩明如梦方醒，猛然跳了起来，拍手大叫，“嘿，



痛快!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那句话怎么说来,评价小平同志的 好像是带领我们走出深深的隧洞,免得我们摸索得更久更远。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看来,那些什么编辑意见、创作方法,都是狗屁!还不如你这一番话说得明白。以鸡汤代酒,来,敬师红老师一口。”他舀起一小勺鸡汤,一仰脖喝了。

师红也笑着喝了一口,一不小心,呛着了,连连咳嗽。

李浩明哈哈大笑,“别急,慢点儿喝,锅里还有,喝光了明天接着做。”

师红脸色通红,连连拍着胸脯,一时说不出话来。

“明天咱们买乌鸡,权当我孝敬老师了。”李浩明两眼放光,一脸欣喜,看得出来,师红的一番话令他受益非浅。“还说自己不懂创作呢,依我看哪,能上北大开几堂讲座了。”

“买乌鸡 还买飞机呢!有那工夫去买台洗衣机吧,”她一指卫生间,“那台洗衣机还能洗衣服吗”

李浩明扭头一看,可不是,洗衣机根本就没运转,他换下来的脏衣服和几个小时以前一样泡在水里,指示灯早就灭了。

“好,买洗衣机!”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十 章

按照李浩明的想法，买洗衣机之类的事儿，属于体力活儿，自己一个人到商场走一趟也就行了。没想到，吃完早饭，师红说什么也要跟着去，理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没事可干，太闷太烦了。

“这不行。别以为自己年轻，啥都不在乎。你这种情况，起码在家里头猫一个星期。”李浩明坚决反对。

“你别吓唬人了，都什么年代了 人家外国女人生完孩子，第二天就能游泳。我这算什么呀 ”师红小声嘀咕道。

“老外是老外，你是你。想逛街，逛商场，以后有的是时间，今天就别去了。”


“我买女人用的东西，你们男人去买，不方便。”

“你开个单子，写下来，我交给售货员不就行了 ”

“唉，说了你也不懂，花色、质地、尺码、样式，这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第十章



里边的内容深着呢，别以为像买菜那么简单。”师红振振有辞。

“那也不至于非得今天买呀，往后拖几天就不行。”

“恐怕不行，女人的衣服得勤洗勤换。好了，让我去吧。”师红像小孩子一样恳求道。

“真拿你没办法。去就去，出什么毛病可别赖我没事先嘱咐提醒你。”李浩明回屋穿外套去了，临进门扔出一句话，“多穿点儿，围巾、帽子、手套……”

“还有口罩！”师红在门口接了一句，嘻嘻一笑，进屋妆扮穿戴去了。

家电行业的竞争真是够激烈的。短短的十来年工夫，洗衣机的更新换代已经不知多少次了。独资的、民营的、合资的、进口的，十几种牌子，上百种款式，令李浩明眼花缭乱。在他心目中留有印象的几家老字号洗衣机品牌早已销声匿迹了，洗衣机由原来的双缸、单缸早已演变为全自动智能控制，立式、卧式，具有消毒灭菌、香味功能，容量大小不一，外观五颜六色，以前，羊毛衫、领带、真丝衬衣之类的娇贵衣物从来不敢让洗衣机代劳，这一条如今早就变成了历史。

二人刚刚走进洗衣机展销区，就被十几个挂着“厂家代表”小红牌的售货员围住了。这个递给他们花花绿绿的宣传单，那个介绍自己的品牌有何新功能，七嘴八舌，殷勤热情得就差硬拉着顾客的胳膊到自己的样机前。李浩明和师红打定主意，任你说得天花乱坠，我也要逐一检视，



货比三家。他们婉言摆脱这些人，挨家挨户地检视着，品评着，轻声商议着。

“顾客就是上帝，当上帝的感觉挺好。”李浩明感叹道。他从小对售货员就没什么好印象，柜台后面那一张张板着的面孔，粗声恶气的，好像所有来买东西的人都欠他八百吊似的。

“别美了，你是上帝 上帝是你兜里那四个老头。”师红撇着嘴一笑，“不信的话，你试试。兜里空空，谁还以为你是上帝！不把你轰出去就不错了。”

“那倒也是，没钱就不是顾客了，何谈上帝二字 ”

“人家的热情是冲着您腰里的钱包来的！这叫动之以情，诱之……失利。”师红信口改动了一个成语，倒也贴切。

转了两圈，好东西一多就挑花了眼，价位都差不多，各有所长，二人一时倒拿不定主意了。毕竟也是一大件呀，又是二人合买，谁也不想先拍板。

商场经理走了过来，这是一个两鬓雪白、风度翩翩的老头，和蔼慈祥，目光中透着亲切和精明。

“怎么样，二位 选妥哪一款了 ”

“这不是正商量着吗 东西都不错，反倒把人搞昏了头。”李浩明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我在商场干了四十年，这种事常常遇到。要是信得过我，我帮二位参谋参谋 ”

“好好，您老说说看！”

“其实，这些洗衣机彼此之间差不了多少。对咱老百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第 十 章



姓来说，把衣服洗干净了，省水又省电，经久耐用，质量和售后服务要好，有这么几条就差不多了。功能那么多，也未必能用上几样。”经理的话正符合二人的心思。

见二人你看我，我看你，仍在互相推辞，经理笑了，“这也不是多大的事儿，户主户主，一家之主嘛，大原则一定，比如准备花多少钱，立式卧式，其它的就由户主定好了。”他看着师红。

师红脸一红，又不好辩解，只好点点头。一不小心，李浩明就成了户主，那自己岂不成了主妇！

李浩明见师红点头，就决定“做主”了，他围着几款洗衣机前后转了转，用手逐一拍着外壳，“好了，就是它了。”

“为什么选它呢”师红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听听这声儿！厚实，有弹性，是锌铁合金的，不怕潮不怕锈，保准耐用。”

经理竖起大拇指夸道：“不错，挺在行，要是让我选，我也会选这一种。”其实，这句话不过是让李浩明和师红下决心往外掏钱而已。

商场负责送货到家。取货地点在商场楼后小巷的仓库里。师红细心地检查了一下外面的包装纸箱，没发现有什么磕碰损坏，便给负责送货的机动三轮车驾驶员写着地址。李浩明与另外一个小伙子把洗衣机装上车，随后帮忙用绳索捆绑固定。

“来人啊！有人抢包，抓住他！”小巷那边突然响起一



个女子的尖叫求助声。李浩明抬头一看，一个男人飞快地向自己这边跑来，身后三十米左右，有一个黄衣女子边喊边追。

光天化日之下有人打劫，事情来得十分突然，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快拦住他！他是抢匪！”那个女人喊道。

抢匪已经来到近前。就在他即将与这几个人擦肩而过的时候，李浩明用脚轻轻一拨，一大块泡沫砖不偏不倚地塞到那人脚下。

一垫一绊，惊慌逃跑的抢匪立刻摔了一个嘴啃泥，手中的皮包也飞了出去。

李浩明飞身扑了上去，压在抢匪身上，胳膊勒住他的肩膀和脖子不放。另外两个小伙子也跑过来，按头揪胳膊，很快制伏了他。师红眼急手快地递来绳索，三个人把抢匪牢牢捆住手脚。黄衣女子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跟前，捡起皮包，拿出精巧的手机，开始拨打110。就在她同警察讲述案发情况时，商场的保安和几名巡逻的民警已经闻讯赶到了。

抢匪是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深目鹰鼻，头发蜷曲，一看就是西北人。警察简单地询问了事情的经过，告诉大家最近这段时间从新疆流窜来京一伙盲流，专门在偏街小巷找落单的女人下手，让大家提高警惕。抢匪恶狠狠地盯着李浩明等人，额角鼻尖上流着血，嘴里呜哩呜噜地咒骂着，威胁着。

黄衣女子见他被戴上手铐，仍然气焰嚣张，气得抡起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第 十 章



小包，兜头砸了过去。连砸了四五下，才被警察劝阻住。

警察把抢匪押上警车开走了。

黄衣女子骂了抢匪几句，便走过来向李浩明等人道谢。

李浩明一看黄衣女子挺面熟，仔细一想，“咦，是你呀，你不是黄河文学编辑部的吗 瞧我这记忆，您叫什么来着 ”

黄衣女子愣住了，想了一会儿，恍然大悟，“啊，你是李先生吧 住在长椿街的李先生，总给我们投稿的，对吧 真是太巧了。”她正是那个对李浩明的作品不屑一顾、对李浩明本人极其客气到了敷衍地步的“小狂丫头”。就是她，一两个月前还对李浩明叫号：有本事，写出好作品来打动我。

大概是想到了自己往日的失礼和轻慢，她的脸红了起来，急忙打开小包，取出名片，“我叫安妮，请多指教。”又递给师红一张。

李浩明接过名片，“不好意思，本人可没名片。”

“那您给我写一下联系方式吧，也便于以后交流。”安妮诚恳地说。

“这位是嫂夫人吧 ”安妮热情地握着师红的手，“真是谢谢你们了。”

“不，不不。”师红急忙澄清自己的身份，却被安妮误以为她在客气。

“李先生才华出众，嫂子又这么漂亮高雅，真是郎才女貌，让人羡慕。”



“看你说的。”李浩明和师红的脸都红了起来。

“李先生，以前我……唉，多多包涵。其实您的作品，功力火候差不多了，就是题材内容、感情投入方面有些欠缺。我今天有点事儿，老妈过生日。我刚从郑州赶回来，正要去买生日蛋糕，就碰上这件事，多亏了你们。改天有时间咱们好好聊一次，行吗”安妮急急忙忙地说着，看了看表。

“好啊，求之不得！”李浩明连连点头。

师红轻轻一扯李浩明的衣袖，暗示他“趁热打铁”。与安妮有了这份交情，何不借安妮的母亲过生日，表示一下多好的机会。

李浩明在这方面一向反应不灵，他不明白师红的用意，愣愣地看着她。

师红不便明说，索性自己出面为李浩明打点。她拉着安妮的手，对李浩明说，“你先回家等他们把洗衣机送回去，我还想买点儿东西，陪安妮一块走一走。”又对安妮说，“让男人陪着逛街，真是麻烦。他们总认为是在遭罪，哪晓得我们女人的乐趣！”


“拜拜！”安妮与师红颇有一见如故之感。二人冲李浩明摆摆手，有说有笑地走了。

“早点儿回来！别……”李浩明还想嘱咐师红别累着，别忘了回家喝鸡汤，可是这大庭广众之下如何开得了口，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两个美女的背影，叹口气。

得！回家洗衣服去吧！他对负责送货的小伙子一挥手，“开路，打道回府！”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第 十 章



安妮到底没劝住师红，接受了她为母亲买的生日礼物——一大盒“洋参雪蛤膏”。半个小时以前，二人还是素不相识，分手的时候，已经成了好朋友。

师红心中颇有几分得意。有了安妮的帮助和指点，李浩明的作家梦就有可能实现得更快。想起李浩明傻兮兮地盯着自己，一点儿也不明白这种人情世故，不晓得见机行事，就觉得可乐。

来到街边正准备举手招呼出租车，腰间的 BB 机响了，屏幕上闪现出一行字：师慧女士有急事，请速回电话。68804745。

身边几步远的地方就有一间磁卡电话亭。

“姐，我是小红，有什么事呀”师红张口就问。

“啊，有点急事，是……唉，电话里不好说，你能抽空来这儿一趟吗”师慧在电话中的声音显得挺急，却又吞吞吐吐。

“行，我现在就过去。”

在胡同口下了出租车，师红快步穿过右弯右拐的小巷，走进熟悉的四合院。今天是星期五，左右邻居都上班了，院子里显得静悄悄的。

师慧今天串休在家，听见师红的脚步声，心事重重的她正要起身开门，师红已推门冲了进来。

“姐，怎么啦，出什么事啦”由于走路匆忙，师红的胸脯起伏得很快。



“坐吧，我……唉，你……”师慧的脸红了，结结巴巴的。

“说吧，又没别人，好像挺不好意思。”师红的心放下了一大半。她拉着师慧的手坐到沙发上，看着姐姐红一阵、白一阵的脸色，等她开口。

“跟你说了吧，我们厂工会郑大姐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我根本没这个思想准备。郑大姐是个热心人，说是约好那个人今天下午三点半在燕京饭店的咖啡厅见面。我又不好推脱，心里慌得很，不知该咋办！”

“姐，这有什么呀 你是自由身！乘现在年轻漂亮，找个称心的老公，总比自己苦熬独守的强！”

“可是，我离婚时间不长，李浩明的影子还经常在我的心里出现。这么快就找男人，别人会说闲话。”


“怕别人说东说西，你就连气都喘不了，管他们干啥！是你去给自己找幸福，碍别人什么事呀 刚离婚就出嫁，说明姐姐你行情好，有魅力，还没贬值，对不对 其实，我认为，关键问题在你自己，你这一回的选择一定要慎重，选的人要符合你的大致理想，条件要好一些，免得以后受苦，对了，那个人的情况你都了解吗 ”

“郑大姐把他夸得上了天，是林业部的什么司什么处的处长，大学毕业，有房有有车子，老婆出国后跟一个老外好上了，不回来了，就这么离了婚，没小孩，老人也都没有了……郑大姐说他是什么钻石王老五，说他一表人材！”

“哈，钻石王老五 一个小处长，芝麻官儿，够钻石级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第 十 章



吗 钻石级的主儿，起码也得有几百几千万吧 ” 师红哈哈一笑，心想，做媒的嘴，比喇叭匠的嘴还能吹！尽拣好的说。

“有我没钱，当不当官的，我不稀罕，关键是人的脾气秉性，看两个人能不能合得来……”

“怕钱少，怕官小，别人都这么想。你倒好，满拧！你说得有道理，不过，依我看，人好，又官大钱多，那岂不是好上加好 ”

“但愿如此，只怕你姐没那个福份，配不上人家。你姐这条件，合适吗 ”

“相亲相亲，不见面咋知道合不合适 ”

“万一人家看不上咱，弄得我灰头土脸的，多难看！” 师慧顾虑重重。

“既然郑大姐给你们约好了时间和地点，就说明那个‘王老五’先生对你的条件基本认可。他不可能不知道你的工作、生活情况，也会知道冬冬和你生活在一起。人家都不在乎，你又在乎什么 ”

“我是担心，万一人家见面以后不同意，我这张脸在厂子里可就抬不起来啦。 ”

“姐，瞧你说的，处一阵子再说吧。这种事儿，没第三个人知道。万一不成，你说你看不起我，我还说我看不起你哪。否定男人有一万条理由，油头粉面、阴阳怪气、摆臭架子、太胖太瘦，有这个病那个病，实在不行，说他阳痿！……” 师红拍着巴掌。

“你真烦人，我这里心都乱成麻线团了，你还有心思



嘻嘻哈哈的!”师慧捶了师红的肩膀一拳。

“那怎么办 难道还想让我陪你去相亲不成 我可不想当电灯泡。”

“其实，我让你来还真有这个意思，帮我相看相看，参谋参谋。你不是说自己看男人一看一个准儿吗 ”

“姐，你看你，说着玩儿的，你还当真了。我哪有这方面的经验哪 ”师红说到这里，脸色暗淡下来，轻叹一声，“我也是个失败者，说起来比你还惨。”

“怎么啦 你和许宽……”师慧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她早就知道这二人同居了，认为他们结婚不过是早晚的事。

“黄了，我把他赶走了。”

“为什么 前些日子还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唉，知人知面不知心，平时看起来还像个人似的，一到关键时刻就露馅了。这个混蛋。”

“他……没把你怎么样吧 ”师慧担心地看着妹妹。

师红低下头，手指搓着围巾一角，轻叹一声，“又能把我怎么样 ……大不了做流产。”

“啊 ”师慧一惊之下站了起来，“你说什么 这还不算大 几个月了 ”

“姐，坐下吧，用不着大惊小怪的，这事都过去了。”

“过去了 哪天做的 ”

“昨天上午。”

“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告诉我。你这个死丫头，心里还有我这个姐姐吗 ”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第 十 章



“我不是怕你跟着担心上火嘛。”

“上火不上火的是小事，出点啥事咋办 是你一个人去医院的吗 ”

“……”师红迟疑了一下，点点头。

“许宽这个混蛋。我非找他算账不可！”师慧气得直拍沙发扶手。

“算啦，姐，这种账根本就是糊涂账，算不清楚的！”

“唉，我们姐俩的命怎么都这么苦哇。你也是的，越大越不让人省心，唉。”师慧连声叹气，眼圈发红。

姐妹二人好长时间都没有说话，屋里静静的，依稀听到屋外鸽群飞掠天空的呜呜哨音。

师慧晃了头，仿佛猛醒过来。她抹了抹眼角，急急忙忙地穿上羽绒大衣，拎着围巾就要出门，“你先在家坐一会儿，我先出去一趟。”

“干啥去呀 ”

“买只鸡，给你炖汤，补补身子。我这儿有高压锅，一会儿就好。”

“算了吧，姐，郑大姐不是约好三点半见面吗 现在走还来得及。”

“你的身子要紧，我的事儿改天再说吧。”师慧转身就走，被师红一把扯了回来。

“姐，好姐姐，鸡汤明天再喝吧，我家里也炖着呢！头一回跟人家见面就失约，这可不好，也让郑大姐下不来台！”师红婉言相劝。

“这不算啥事！我和她好好解释解释不就结了 真要是



有缘，还能见着。”

“姐，求你了。你就放心吧，我这么大了，难道还照顾不了自己 我回去一定好好吃，好好睡，使劲补身子，行了吧 你赶快换换衣服化化妆，再不抓紧点儿，时间就来不及了。”

“好吧，不过，不用你陪着啦，我自个儿去就成了。你要是累了，就先在这儿睡一觉。”师慧不放心地嘱咐着。

“我都睡了一天一夜了，再吃十个磕睡虫儿都不会困。你不想让我当参谋啦 ”师红把姐姐按到梳妆台前。

望着镜中的自己和妹妹，师慧不由得发出一阵感慨，“老喽，和你一比我都快成老太婆喽。你还是别去了，你一在场，那么一比较，姐姐还有人要吗 ”

“谁稀罕跟你抢男人不成!”师红的脸一红。

坐在回家的车里，师红想到姐姐赴约，不知那位“钻石王老五”是个什么样的人。如今这个社会，好男人似乎比国宝大熊猫还少。以这位“王老五”的条件，就是找个年轻貌美的大姑娘恐怕也不费什么事儿，他能看中姐姐吗 一个大男人，老婆被老外拐跑了，自己真就没有什么责任还是爱情基础不牢靠!一个女人要是真心爱一个男人，别的男人想勾引她，哪怕他壮如施瓦辛格、貌比黎明、钱多过李嘉诚，她也未必动心。那么，这位“王老五”会有什么问题 天哪，不会是个虐待狂吧 要么就是娘娘腔 总不会是性无能吧 上帝保佑，别让姐姐遇上这样的男人。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十 章

※ ※ ※ ※

被妹妹一番精心妆扮，师慧多少增添了几分自信心。镜中的自己仿佛年轻了十岁，再穿上师红特意为自己买的那件宝石蓝色的羊绒大衣，围上一条长度过膝的白色围巾，越发显得精神焕发，端庄高雅。人饰衣妆马饰鞍，总穿那几件老气横秋的衣服，心情都会随之发灰发暗。看样子，自己根本不老，以后买衣服可不能专拣稳重过度的色彩了，要适当地增加亮色俏色，显出自己的成熟美和少妇特有的风韵。这种时候还不注意修饰保养，等到上了岁数，想美也没那个条件了，后悔也就来不及了。

地铁站出口距燕京饭店不过二百米。师慧没听师红的劝告，为了所谓的“风度”和“品位”而坐出租车。坐地铁既实惠又快捷，省下来的钱够给冬冬买两大袋加钙加锌的营养奶了。过日子嘛，不精打细算怎么能行呢

从冷风吹拂的室外走进暖意融融的宾馆大堂，师慧的面颊越发显得白里透红，羞涩和惶惶不安更是加剧了心跳。抬头看了看服务台上方挂着的时钟，还好，差一分钟三点半。守时是一种美德，也是良好素养的表现。来得太早有失身份，显得自己“急着嫁人”，未免先矮了几分；来得太晚则显得过于矜持和不礼貌。

郑大姐在咖啡桌边朝她招手，“师慧，这边。”

师慧快步走了过去。

郑大姐是师慧所在厂子的工会主席，圆圆的眼睛，胖



胖的身材，爱说爱笑。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从小长到大了也没什么能让她烦心苦恼的事儿。她把自己发福的原因归结于这些年吃了太多的喜糖。经她撮合的夫妻据说已经超过了五百对，她如今已是京城企业圈子里大有名气的“红娘月老”。还有半年就退休了，已经有几家婚介公司老总找上门来，准备请她“发挥余热”。她的丈夫是一位高级工程师，笑称妻子拥有“第二积德无薪职业”，“把别人织毛衣、搓麻将的时间都放在搜罗独身男女的黑名单上了。”她对师慧一向颇有好感，得知她离婚的消息，既惋惜，又高兴。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心理谁都能理解。当她从师慧口中得知“毫无复婚的可能”时，便开始为她寻觅一个合适的人选而操起心来。

“坐吧，喝杯茶，暖和一下，这天还挺冷的。”她为师慧斟上茶水，“你早就该这么打扮自己了，现在这样子多好，回头率大大提高。”

果然，咖啡厅里的几位男士都有意无意地往这边看。

“您又取笑我了。”师慧笑了，落座后四下看了看，“怎么，您说的那个人没来”


“他敢！我刚才挂了他的手机，他被堵在德胜门的路上，塞车！他一个劲地求我，让我请你原谅，等他一会儿。你不介意吧”

“没关系，北京交通肠梗阻，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

“男人就是粗心。明明知道可能会塞车，就不会早出来二十分钟 我们家那口子也是这样，”郑大姐有意大唠家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第 十 章



常，以免师慧不快，“前几天电气车间的吴胖子生了一对龙凤胎，乐得屁颠屁颠的。摆了家宴三桌，一定要感谢我给他找了个好媳妇，说自己得了一块‘风水宝地’，呸！这话不雅。我跟我那口子约好了，下午五点半准时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大门口见面，你猜猜怎么样 嘿，这老东西，六十分还不见影儿。吴胖子急得汗珠子直冒，二三十人等他一个没法开席，……”

“塞车了”师慧听得有趣。

“塞车也塞不了那么长时间哪。等到六点半，大伙刚一动筷子，他来了，变戏法似的从兜里拿出两只大拨楞鼓。这玩艺近几年也少见，他跑了好几家工艺品店才找到的，还是一对龙凤鼓。等他买到鼓，一看表，六点了，能不晚吗 喜庆归喜庆，心意归心意，该罚就得罚。吴胖子对他没客气，我也没给他求情，三两五粮液下肚，他的腿就软了，怎么回的家都不知道，哈哈……”郑大姐讲得眉飞色舞。

师慧也笑了起来，忐忑不安的感觉早就没了。

“动力车间的刘大棒槌，认识不”

“认识，就是那个五大三粗的吧 听说他离了三次婚。”

“对，正是他。他的外号怎么来的知道吗”

“听说过，好像是他……那玩意儿太……太生猛了。”师慧有些说不出口。

“没错！一般的女人不是他的对手，上床如上刑，都被吓跑了。这回，我把这个大棒槌给安排妥妥的了。他跪地



磕头叫我一声妈!”郑大姐洋洋得意。

“真的呀 咋办的 ”师慧忍不住问了一句。

“什么刀配什么鞘，什么病吃什么药!石化厂有个女的，年龄相当，也离了好几次。她的要求太强，把男人吓跑了。我上个礼拜参加工会召开的会，石化厂的工会主席把这事在酒桌上当笑话讲。我一听，嘿，踏破铁鞋无觅处，这二位正好是一对。把他们往一起撮合，你猜怎么样 人家当天晚上就较量上了，不分胜负，皆大欢喜，昨天领的结婚证……”

“抱歉，抱歉，让二位久等了，”二人聊得正高兴，师慧几乎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一个男中音在耳畔响起，抬头一看，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站在面前，手里捧着一束花。皮鞋雪亮，西装笔挺，鼻梁上架一副金丝边眼镜。冷眼一瞧，有点儿八十年代“唐国强”的味道。

“你再晚到一分钟，我和师慧就走人了。小谢呀，太不绅士了。”郑大姐故意批评迟到的男子。

“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不买花赔罪了吗 ”说着，他半躬着身子把花献给师慧，“我叫谢刚，师小姐，请多关照。”

师慧接过花束，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不知接过来放在桌子上好还是捧在手里好。她还是头一回收到别人的献花，脸上绯红一片。

“师慧有花，那我呢 ”郑大姐故意逗谢刚，也为了给师慧解解围。因为谢刚的眼睛一直盯着师慧，令她不好意思抬头。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十章



“您怎么罚我都行。”

“这我可得好好想想。周瑜打黄盖，有愿打的，有愿挨的。慧儿，咱们核计核计，怎么罚他！”郑大姐开始调节气氛。

师慧抿嘴一笑，看了看谢刚，没吭声。

“这么快就对上眼儿了 我老婆子的统一战线崩溃得太快了吧 ”简单一句玩笑，时机抓得极准，足见“老太婆”的撮合功力之深厚，一下子将二人推到一个阵营之中了。

“茶水喝多了，我去趟洗手间，你们先聊着。”又给她们二人相互介绍了一些对方的情况，郑大姐便借故走开了。

谢刚的口才不错，他很快便找到了话题，想方设法诱导师慧说话，二人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从交通堵塞聊到奥运工程，从汽油涨价聊到海湾战争，从涨工资聊到最新兴起的北京小吃……大多数时间都是谢刚在说，师慧偶尔插几句话，她所发表的见解，几乎都能得到谢刚的赞同。

两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回避自己的感情历程。那毕竟是一道伤痕，隐隐作痛的伤痕。再说，初次见面，也不必谈得那么深。这一点，他们彼此心照不宣。

不知不觉过去了半个多小时，郑大姐才乐呵呵地回来。

谢刚抬手看了看表，已经将近五点了。他便邀请二位女士共进晚餐。

郑大姐同意得十分爽快，师慧却十分为难。冬冬已经



放学回家了，自己必须赶回去做饭，监督辅导他写作业，夜市里还有她的馅饼摊位呢，实在无法接受邀请。

她求救地看着郑大姐。

郑大姐明白师慧的想法，就顺水推舟，为师慧的不便解释了几句。她也想单独与谢刚谈一谈，了解他对师慧的看法，因此，对师慧婉言谢绝谢刚提出送她回家的请求表示理解。

谢刚望着师慧的身影飘然消失在门口，面孔上掩饰不住恋恋不舍的神情。

郑大姐看在眼里，心中一乐，这事儿成功率已有百分之七十了。

师红一推开屋门，迎面扑来一股浓郁的鸡肉香气，隐隐还有中药的气味，“你还真买乌鸡啦”她换了拖鞋，边解围巾边向厨房走。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李浩明揭开砂锅盖，用筷子试探鸡肉是否熟透。

“韦小宝的语录可是‘死马难追’。”师红显得很开心。

“韦小宝是谁 什么活马死马的”李浩明不太明白这个“典故”。

“哈，连金庸的《鹿鼎记》都没读过 如何号称读书破万卷”

“金庸的小说我只看过两本，射雕、神雕，对了，还有一本《笑傲江湖》，打打杀杀的，你爱我恋的，这个宝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第十章

刀那个秘笈的，套路都差不多，看完就扔了。”

“惜乎哉，惜乎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师红摇头晃脑摆出一副酸秀才的架式。

“有那么严重吗？”

“没听人家讲过，女看琼瑶席慕容，男看金庸余光中这几位可都是港台响当当的文学大腕，各执雅俗牛耳的人物。你不写诗，不爱看爱情小说，这情有可原，可是你写小说，要想赢得大多数读者的青睐，不好好读金庸的书，尤其是《鹿鼎记》，三年以内，没戏！”

“我听人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西游，男不看水浒，女不看红楼。”

“那是几百年前的老皇历了。金庸有多少读者 报纸统计过，超过六亿。谁人敢比 何况《鹿鼎记》与他的另外十几部武侠小说根本不同，是金庸的收山之作，似武侠而非武侠，居然把江湖与市井、把妓院和宫廷等同视来描写，令人震惊又可以理解。尤其是主人公韦小宝，一个小混混，上至皇帝，下至乞丐，正邪门派、忠奸之人都交得上朋友，都吃得开，居然娶了七个各怀绝技的大美女当老婆，而每个老婆都死心塌地地爱他。大字不识几个，临阵只会逃跑，吹牛拍马、扯谎骗人、吃喝嫖赌、贪污索贿，样样精通，这么一个小无赖，居然立下累累奇功，官至极品，富比王侯……”师红讲得两眼放光，滔滔不绝！

“停！”李浩明作了一个“比赛暂停”的手势，手脚麻利地摆好桌子碗筷，“吃饭！一边喝汤一边讲，边吃边上课。”



师红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住了。依照她的说法，李浩明都怀疑自己是半个文盲了。从金庸谈到贾平凹，从《加里森敢死队》谈到《终结者Ⅲ》，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李浩明闭门造车。既不关心时事，也不注意读者喜好，又不会上网收集有用的信息，典型的一个井底之蛙。

真没想到师红有如此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如此庞大的阅读量。她的爱好之多，涉猎面之广、知识之博，令李浩明大为叹服。看样子，自己实在很落伍，很老套，难怪让安妮这样的年轻编辑们认为“没劲”！

当聊到“生命激情”和“爱情的力量”时，师红咬着一块鸡翅，问道：“你大概没看过《云中漫步》吧 是电影，美国进口大片。”

李浩明摇摇头，“两年没进电影院了。”

“《泰坦尼克号》呢 也没看过 ”

李浩明点点头。

“电脑光驱上就能看影碟，你根本没用过，对不对 ”

李浩明仍是点头。

“我咋看咋觉得你像个当代孔乙己。要是让我说，你的创作观念还停留在七十年代！现在可离世纪末不远了，难怪没人喜欢你写的小说。”师红三口两口吃完饭，喝了一碗汤，便起身套外衣穿长靴，“你自个儿收拾桌子吧，我出去给你借几盘影碟回来。”

“要不要我陪你去 天黑了。”李浩明追到门口。

“没事。路不远，我来回打车，你泡好茶在家等着吧，半个小时，准回来！”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第 十 章



清脆的脚步声远去了。

李浩明拍了拍脑门，心想，这才几天的工夫，怎么让她这么一说，咱爷们就落伍二十年了

《泰坦尼克号》播放完了，两个人都沉浸在剧情带来的冲击和感动之中，房间里似乎仍飘荡着主题歌那凄惋悠长的风笛声、波浪的喧哗声……

“怎么样，作家，有何感想”过了许久，师红问道。回身扭亮台灯。

李浩明习惯地叼上一只烟，刚想点火，看了看师红，又放下了。

师红撇撇嘴，起身来到厨房，打开抽油烟机，又坐回沙发床上，“你抽吧，我知道男人不抽烟，大脑运转就不正常。”

李浩明不好意思地笑了，美美地抽了一口，“这电影拍得真好。”

“啥 就这评价，小孩子都会说。”

“听我讲嘛。这件事儿是史实，也可以说是最惨的一次海难。几十年前的一场惨剧被现代人用高科技手段再现出来，让人产生如临其境的效果，神奇！这是第一点。”

“第二呢”

“我佩服编剧。灾难加爱情悲剧，应该不是什么新套路。可他有本事让两个时空对接对撞。名为寻宝的打捞，捞上来的是一对年轻人的爱情故事，被锁在几百米深冰冷海底的爱情故事。几张素描，一条钻石项链，成为时空连



接的直通管道，相当精巧。”

“第三呢”师红饶有兴趣地追问。

李浩明的眼中闪出激动的亮光，“感人！两个年轻人的真爱可以冲破一切束缚。贫富差别、地位尊卑、教养，甚至生死！人类的力量在大自然的冰山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也可以说是人祸导致的这场悲剧，例如巨轮设计者的自负和疏忽，船长的错误指令，望员的大意，等等，男主角死了，可是这段爱情并未死，这段虚构的、未必存在的爱情故事并未死，这个影片风行全球，家喻户晓，就是最好的证明。那是纯情、善良、真诚、真爱，这些东西是不死的……”

“第四呢”

“音乐、效果、服装、化妆……等等，这些都不错，摄影的角度都恰到好处，两个主角的性爱戏的表现也相当含蓄到位，船长与巨轮同归于尽的镇定、小提琴演奏者在大难临头时栽谿葑、牧师布道时那颤抖的声音、孤独的小艇在漂满惨白冰尸的海面巡行……这些场面都令人终身难忘。”李浩明的眼角有泪光闪闪。

“说得好，这是什么 这就是激情！想想看，两个人的爱情悲剧居然可以让千百人丧命的海难相形失色，那位编剧，或者说导演的意图就是在这里，真情的悲剧。猛烈燃烧的爱情被灾难的海水突然浇灭，更加让观众为之叹惜。风烛残年的老太太不过是时光的化身，即使是她，也无法磨蚀恋人那刻骨铭心的印迹，这样的爱情故事能不感人吗 这种激情能不感人吗”师红的话完全是针对李浩明的小说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而发。

“嗯。感情感情，有感才是真情，有真情才能感人。”

“跳舞也好，写作也好，都需要投入真情。真情如水，有的由小溪汇成滚滚江河，有的如瀑布奔腾直下，有的如洪水决堤不可阻挡。由此说来，艺术还真是相通的，就拿我跳舞蹈动作来说，轻柔舒缓的是小溪，矫捷纵跳的是瀑布，翻腾旋转的是洪水……”师红也有了新的感悟。

李浩明来到桌边，捧起一叠小说打字稿翻阅着，不滿意地摇着头，“原来以为这几篇玩意儿是呕心沥血之作，苦苦琢磨，反复构思，被退了稿，反而认为编辑们明珠暗投，不负责任。现在看来，我的确是没有投入真情，满脑子的理论、概念、公式，是在人为地编造故事，即使把我自己感动了，也是对自己辛苦的慰藉，是自欺其人而已，这种虚假的感情当然不可能感动任何人！唉！”

“叹什么气呀 应该高兴才对！你如今不是开窍了吗 ”

“开窍开得太晚了！”李浩明用手拍着脑门。

“不至于因为开窍晚了，就不想当作家了吧 ”师红歪着脑袋问道。

“哪能呢 我是怪自己太笨，怪自己没早点儿遇上你这位好老师！”

“这我可不负责！那是你自己时运不济。现在开窍了，又有安妮给你帮忙指点，改日找她谈谈，琢磨一部新小说提纲来，一动笔，文章保证味道就不一样了。”师红鼓励道。



“安妮 她能那么帮忙吗 ”李浩明心有疑虑。

“放心吧，我们是姐妹了，没问题。”

“这么快 ”

“那当然。瞧你下午那副木头木脑的样！安妮的妈妈过生日，她去买蛋糕，你就没想到借此机会送份礼 花钱多少是小事，要的是那份心意，那份近乎。老太太高兴，安妮更有面子。把你当朋友看待和当一般陌生作者看待，能一样吗 ”师红开导着李浩明，“咱这又不是贿赂她，又不是低声下气地求她，套套近乎，交个朋友，互相帮助，对不对 ”

“我哪有你的鬼点子多呀！”李浩明有些难为情地笑了，“说吧，花多少钱送礼 我报销！”

“呸，谁稀罕你的臭钱 ”师红伸出食指一点李浩明的脑门，“人家是为你着想，为你的作家梦。花多少钱能买来这份心 ”话一出口，师红的脸呼地一下红了起来。

李浩明的脸也红了。

“天不早了，我困了。”师红找到了脱离尴尬境地的理由，急急忙忙向自己的卧室走去，“你要是不困，就看另外几张影碟吧。”

过了一会儿，她又拉开拉门，探出头对李浩明说，“对了，有件事儿忘了告诉你。今天我到我姐那儿去了。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条件还不错。”

李浩明从电脑前抬起头，脸上没什么表情。

“看我干什么 有什么想法吗 ”

“她是自由人，我干涉得着吗 婚姻自主，恋爱自由，

离
婚
了
就
别
再
来
找
我

第 十 章

我也一样。”

“说的是她，谁说你了。”师红白了他一眼，关上了门。





第 十 一 章

“喂，黄河文学编辑部吗 我找安妮。”李浩明在自家楼下的食杂店里挂着公用电话。说来惭愧，整座居民楼里几乎家家都装了私人电话，李浩明是为数不多的几家有线无话户。刚搬进来时是没钱装，冬冬一出世、上学，加上接连料理老人的后事，经济上越发紧张，他和师慧又都属于不擅长交际的人，图个清静，就一直拖到现在。

“喂，我是安妮，您是哪位 ”


“我是李浩明。”

“啊，是李哥呀！”安妮的口气显得十分热情熟悉，连称呼都改了。“你现在在哪儿呢 ”

“我在家门口。有几篇稿子，想请你指点指点，有空吗 ”

“哟，还挺客气。李哥发话了，没时间也得说有时间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哪，说吧，是来我这儿，还是另外找地儿。”安妮在听筒那边笑呵呵地说着。

“也快中午了，要不咱们边吃边聊。”李浩明对安妮所在的那个办公室印象不佳。

“行，你说地方，我现在就过去。”

“新华社西边佟麟阁路口，有家湘菜馆，味道还不错，还有小隔间。”

“好嘞！我就爱吃湘菜！不过，可是事先说好了，你请客，我买单。要不然，本小姐就不去了。”看样子，安妮多少了解到他目前没什么固定收入来源，不想让他破费。她这么一说，李浩明反而为难了，哪有求人家办事还让她掏钱的道理。再说，一男一女吃饭，百分之九十都是男人结账，否则，太没面子了。

“怎么不说话啦，怕有损男士风度呀，少来啦，谁跟谁呀，就这么定了，你说行不行吧。”安妮的话语中有一股不容辩驳的味道。

“听你的，我落个白吃白喝，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李浩明无可奈何地笑了。

“半个小时，我准到。”

“东西在哪儿呢？”刚一落座，安妮就伸手要稿子。

“喝口水，先点菜，过会儿再说不迟。”

“你负责点菜，我负责看稿，分工明确。我也想看看这段时间你有没有进步。”这丫头，风风火火，口无遮



拦，直率得可爱。其实，第一次与李浩明见面时，她就是这副样子，只不过在当时的李浩明看来，她显得“狂傲”和“刻薄”。时过境迁，感觉就不一样了。

菜上来了，安妮仍在翻阅那二十几页的三个小短篇。看得出来，她被其中的一些情节吸引住了，嘴唇微动，快速无声地读着一些词句。李浩明心中略感安慰：她这回没有只吃一口就尝出味道不好。

“嗯，不错，有点儿意思。”安妮把其中的一篇翻来覆去看了一会儿，另外两篇基本上是一目十行地扫瞄完毕。“我先吃两口，早晨只喝了一大杯白开水。”她举筷就吃。“嘿，你也吃呀。都什么年代了，我都不装什么淑女，你胡子拉碴的，还冒充大家闺秀哇”随后端起一杯啤酒，“来，李哥，干一杯！”一仰脖，她先喝了。

李浩明打心眼里喜欢安妮的这股北方人的爽快劲儿。

“好，干一个。”

安妮把银丝框小眼镜往上推了推，“李哥，说真的，进步不小，那两篇没啥看头，还陷在老圈子里没跳出来。这一篇，”她用筷子尖一指最上面的那篇小说，“有门儿，再略加修改，估计能用。”

李浩明探头一看，《真情难收》，恰恰是描写郎小芸的爱情变故的。他对这个故事基本上没做什么添枝加叶，只不过换了主人公的名字，虚构了一些情侣间花前月下、海誓山盟的镜头。说句老实话，他自己也认为这个短篇写得比其它几篇要顺畅自在一些。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有什么毛病吗

“当然有，等一下，”安妮从手包里取出红笔，在打印稿上刷刷地连圈带框，“凡是我画出来的地方，都是精彩的、值得保留的。没画的地方，多多少少有问题，你琢磨着处理。这些小毛病要靠自己去找，以后再写就会避免了，我都给你指出来，效果反而不好。”她夹起一片腊肉皮扔进嘴里，香美地嚼着，“话又说回来，这种年轻人之间的情变故事，就其题材来说并不新鲜。什么陈世美不陈世美的 如今的社会，什么事情都是以都市人的观念为主流的，乡下来的女孩子观念还没变过来，她当然无法接受男朋友变心的这个事实。换个角度想一想，幸福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是彼此间的美好感觉，一头热是不行的。那个男孩跟同学好上了，稀松平常得很，他对乡下女孩原来有爱、有感情，更有知恩图报的心理，可是一到了大城市，学了知识，开了眼界，其爱情观念也必然要随之发展和更新，两个人的差距就大了。与其与乡下女孩对对付付结婚，日后离婚，还不如分手，各觅幸福，短期伤害总比长期难过和深度伤害要好得多。所以，你在小说中同情乡下女孩，谴责大学男孩就落了俗套，变成了炒冷饭。要是让我来写，我会站在冷静、客观的中间人角度，只作描绘，不作评价。道理很简单，男孩的选择也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对女孩来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谁是谁非，有那么重要吗 让每一个读者津津有味地看完你的故事，自己去评判，岂不是更好 ”



“你是说，我在这篇小说中投入了感情，是我的个人感情，我是在人为地引导甚至想要教育读者”李浩明反复琢磨着安妮的话。

“没错！投入感情要恰到好处，一不小心露出道德嘴脸来就烦人了。你是讲述人，不是老师，不是法官……”安妮举了举酒杯，“来一口。”

“你和师红讲的话差不多，的确，我在写作时已经先入为主地有了立场和观点。”

“不是说让你根本没有立场和观点，而是要巧妙地把观点和立场藏起来，而且，这种立场和观点要是太单一，太固执于某一方，作品就没有了厚度。你既然能站在乡下女孩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为什么不能站在男孩的立场上为什么不能站在那个‘林妹妹’的立场上 还有，女孩和‘林妹妹’也可以发生一些正面冲突，男孩和女孩、男孩和女孩的家人，都可以有正面、侧面的冲突，这样一来，既有戏，又有新意。”安妮的一席话，像机关枪一样将李浩明固有的创作观念打得百孔千疮。


李浩明一口气喝光一杯啤酒，真爽。他在大脑中飞快地构思着这篇小说的新面目……脸上的表情更加兴奋。

“对了，嫂子在干什么 她怎么没一块儿来”安妮问起了师红。

李浩明神态大窘。“师红，她，她，她不是你嫂子。”

“噢 怪事！真的呀 怪我，怪我。那你们……”安妮伸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了伸舌头，饶有兴趣地问道。

“怎么说呢 她是我的……房客，不对，应该说，我是她的房客。”

“听不懂。出双入对的，感觉你们关系挺瓷的呀，要不然我也不至于误以为你们是一家的呀！”

“唉，她，她是我前妻的妹妹。我离婚了，没地儿住，暂时住在前妻的房子里，前妻看我不顺眼，就跟师红换房住。师红也是个单身，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屋檐下分室而居，就这么个关系。”李浩明好不容易才把这种微妙的关系表述明白。

“噢，姐夫，小姨子。”安妮恍然大悟，随后又神秘秘地对李浩明挤挤眼睛，“挺时髦嘛，异性合租。日子过得挺有滋味吧”

李浩明涨红了脸，“别瞎说。”他掩饰着自己的慌乱神态，为安妮倒酒。

“不让说，咱不说。”安妮得意地笑了起来，“不过，看得出来，你们俩相互挺关心的。”

“在一块儿住着，有事儿互相帮帮忙罢了。”李浩明轻描淡写地说道。

“师红姐可不是一般战士！”安妮由衷地赞许道，“脸蛋、身材、气质，百里挑一。漂亮女人我见多了，能有她那份聪明和见识的人太少了，何况人家还是艺术人材！女人哪，往往一漂亮，就容易无知无脑。”

“你不是也既漂亮又有才吗 这可不是恭维，是实事实求



是。”李浩明此言发乎真心，安妮的确是个美丽的女孩。

“我听说美丽的女人之间很少有互相夸奖的。”

“你是想说漂亮女人往往互相嫉妒，互相不服气，对吧”

李浩明夹着菜，不置可否地一笑。

“什么见识呢 真浅!俗!我们是惺惺相惜。没有内涵的女人之间才互相咬来咬去的呢!”安妮口头上批评着李浩明，却掩饰不住听到赞美后的洋洋得意。“师红姐身上有一种东西，怎么说呢 乍一看，特冷傲，有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可是，她若是同你熟悉起来，或者说，她认为你这个人能够成为她的朋友，你就感觉不到那种冷傲的存在了，她热情、大方、直率。我俩在这一点上很相像。也有许多人说我目中无人，恃美恃才什么的，我从来不在乎。本小姐认为你行，就和你好好相处，认为你不行，主要是看人品、性格，就懒得理你。管你想什么、说什么呢!”

“你说得真对!师红刚开始搬进来那几天，对我带搭不理的，我们之间的交流基本上是用字条。实说了吧，她订了几条家法，下命令让我干这干那，不准东不准西的，白纸大红字，吓不吓人”

“真的呀 有趣，有趣，跟我讲讲，她都订了什么家法”安妮好奇又开心地追问着。

听着李浩明讲述的字条事件、马桶事件、装修事件、生日派对事件，安妮笑得前仰后合。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活该，你碰上她这号人，不吃苦头才算怪呢！”

“女人都是恶作剧高手。想当初你一见面不是也给我软硬钉子吃”李浩明打趣道。

“少来了，本小姐这种钉子是可以成吨批发的，你才吃了几颗 再说了，谁让你写的东西不好来着 说真的，像你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根本就应付不过来。刚上班头两年还挨个写退稿信，提提意见。现在，哪有那份闲工夫 我也得写点东西不是 时间一长，就跟老编辑们学了一些毛病，只认名人。我现在正式向你道歉，自罚一杯，以后这个碴儿可不许再提了。”安妮一口气又干一杯，举起空杯让李浩明检查，以示诚意，脸也红了起来。“再跟我讲讲师红姐的事儿吧，我真喜欢听。”

李浩明也有了几分酒意，他又兴致勃勃地讲起师红独舞晚会的罢演事件。

“哇，罢演的就是她呀！乖乖，原来是这回事呀。”安妮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你怎么知道”李浩明也有些吃惊，“她对你讲的”

“报纸上都登出来了。不过，可没讲清楚师红姐是因为不肯戴那条绶带，好像是说没给足钱。看样子，有些报社记者的话真就难以全信。”

“报纸上那是胡扯，师红演出没有什么报酬，我亲眼所见。说实话，我真服气。换成我，换成一般的男人，敢这么做的也没几个。”



“是呀，是呀！”安妮也有同感，“这才叫腕儿呢！”

服务员进来给茶壶中续水，暂时打断了二人的谈话。

待服务员出去之后，李浩明又讲起师红在经济上、创作上对自己的帮助，讲起她帮自己付房租水电费的事儿。说到感慨处，喉头发硬。出于维护师红的声誉，他根本没有提及许宽及师红流产的事儿。话题略转，讲起她帮自己借影碟，二人同看《泰坦尼克号》及后来的议论。

安妮听得两眼放光。她猛然一拍桌子，吓了李浩明一跳，“你这个人，真是傻呀，放着这么好的一个长篇题材不写，到处乱找，整天瞎想，这才叫灯下黑呢！”


“你是说……”李浩明将信将疑地看着她。

“师红姐呀！”安妮用责怪的语调启发着李浩明，“这么有戏的女主角，到哪儿找去 美丽、多情、聪明、冷傲、有原则、有事业心、有热心。你没想一想，你讲的这些事儿，哪一件不感人，不让人印象深刻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当代女性呀！她的生活，她的事业，她的爱情……我相信，美丽的女人一定有非常感人和丰富的爱情经历。只要把这些东西简简单单往一起一捏，就是一部好小说！”

“哟，真别说。唉，我怎么就没往这上面想呢！”李浩明猛拍一下脑门。

“只缘身在此山中啊！”安妮不无惋惜地说道，“这些事情就发生在你的生活中，你不觉得有什么新鲜，觉得平常得很，没什么写头。想想看，你和她之间没有擦出过什么火花 她令你喜怒哀乐，令你感动，令你在事业上大有收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获。连你的前妻都不能理解和支持的事情，她却在有意无意地帮你完成心愿，这么好的女人能没人爱 你就没有这种念头 你是李下惠 ”安妮撇撇嘴。

李浩明的脑袋轰轰作响。安妮的话形成了飓风一般的冲击波，令他心潮起伏，思绪翻腾。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原来师红在自己的心目中、在自己的生活中居然有如此重要的位置。自己是不是爱上她了 不太可能吧。有好感吗 那是肯定的。他就这样一会儿点点头，一会儿摇摇头。安妮看在眼里，忍不住咯咯笑出声来。

“你别不好意思。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有那种念头也很正常。再说，就算你没有，也可以虚构呀。虚构她的爱情故事、爱情经历，虚构你们的感情及未来，有何不好 前姐夫与小姨子，在法律、道德、伦理上都不犯忌讳，这个角度，哈，够刁！”安妮乐得直拍巴掌，她为自己帮助李浩明找到一个绝妙小说素材而高兴。

“那，我就写写试试 要不要先告诉师红，我再动笔 ”

“什么试试呀 立刻动笔写，别犹豫。师红那里，我的意见最好先别告诉她，等你写完后让她当第一读者，听听她的意见。再说，小说是虚构作品，她恐怕也无权禁止吧 实在不行，还有我这个第二读者呢 我负责劝她。不过，凭她对你的这股支持劲头，我估计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你就写吧，写好了，我负责找出版社给你出书，如何 ”

“这……”李浩明仍然有些发愣。一顿饭的工夫，题



材有了，而且还有出书的可能了。想想看，一部长篇哪，二三十万字，个人专著，那才叫正儿八经的作家呢！总发表三五十字、一二百字的小块文章，那能叫作家吗？那叫卖豆腐的。

“怎么啦 是不愿意还是吓着啦 ”

“没有，没有，事情来得太突然，我都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了。”李浩明冲动地一把抓住安妮的手，连连摇晃，“谢谢，谢谢，不管书能不能写成，能不能出，我都得好好谢谢你。”

安妮笑呵呵地看着他，没有把手抽回去，“我相信你这回一准儿能行，出了书，别忘了请我和师红姐好好玩一次、吃一顿就行了，说好了，别到时候领完稿费就耍赖皮。”

“不会，不会，一个师红就把我折腾稀了，你们俩一联手，我还能有活路吗 ”

安妮和李浩明开心地大笑起来。

安妮冲服务员招招手，“嘿，小姐，买单！”


李浩明站起身来，“我去一趟卫生间。”一掀门帘出去了。

过了片刻，一位女服务员走了进来，对安妮说，“小姐，这桌的单已经买过了。”

咦！李浩明，跟我玩这一手！安妮柳眉一竖，小嘴一撇，气哼哼地下楼要找李浩明算账。

服务台前没人，卫生间里也没有人。追到大门外，哪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里还找得见李浩明的人影儿

这个死要面子的家伙！安妮恨恨地跺着脚，却无可奈何。他家住何处自己不知道，电话也没有，这笔账只好记下了，等日后见面再说。

※ ※ ※ ※

头一回见面，谢刚就对师慧产生了好感。

自从离婚之后，亲戚、朋友、同事都开始给他介绍女朋友。一年多来，形形色色的女人他见了不少，就是没有十分称心如意的。虽说在北京这地方，处长之类的干部多如牛毛，但是凭他的大学文凭、一套八十多平米的住房、几十万的存款和一辆私人桑塔纳轿车，以及四十出头、一米七五的适中身材、尚属英俊的容貌，在单身汉的行列中无疑属于条件十分优越和具有十足竞争力的。在他看来，女人，最好不要有很高的学历，女子无才便是德。有了高学历和文凭，心就野了，想法也就多了，感情也就不稳定了。他的前妻就一个名牌学校的硕士，还不是被老外拐跑了 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就行了。对女人的经济实力他几乎没什么要求，自己现有的条件列入小康绰绰有余。他也不想找那些未结婚的姑娘，一来年龄有差异，生活观念和生理能力上都会出现问题，二来心理上也有麻烦，感觉像在哄小孩，非得娇着宠着，自己还真就没那份耐性。找的是妻子，是能关心、体贴自己的人，容貌上必须过得去，性



格则一定要温柔，人要大方、贤惠、质朴，下得了厨房，上得了厅堂。

师慧恰好合乎谢刚心目中的主要标准。

惟一有些顾虑的是，师慧有个孩子。他从来没当过父亲，更别提给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当继父了，他担心自己与冬冬在相处时有障碍。且不论冬冬是否能接纳自己，万一冬冬有了什么缺点和错误，自己是该管还是不该管 是文管还是武管 师慧教训孩子的时候，自己该劝师慧还是帮着她批评冬冬 如今的孩子，溺爱不行，约束过分也不行。这如何是好

他把这种顾虑告诉了郑大姐。

“冬冬这孩子我见过，挺聪明的，相当懂事听话。男孩子往往跟妈妈亲。这事儿恐怕得慢慢来。就像你和师慧一样，光凭好印象也不行，也得好好处一阵子。你们开新车的，不也有个磨合期吗 再说，你们都是再婚，虽然岁数大了，但也不能操之过急，谨慎一些有好处，这样对以后更有利。”郑大姐娓娓分析着，谢刚连连点头。


“您估计师慧对我的印象怎么样 ”

“师慧文静，含蓄，心也细，凭我的经验，她得花一阵子时间来考虑，我这几天见到她，会问她的。你也别着急，等我的信儿吧。”

郑大姐让谢刚一等就是一星期，连个电话也没有。

谢刚有些忍不住了，他乘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给郑大姐挂了个电话。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郑大姐听到他的声音，自然明白他的意思。她告诉谢刚，最近这些日子一直没看到师慧。听说这两天师慧请了假，好像是冬冬病了。

借此机会去看看冬冬和师慧，带点礼物和营养品，一举多得，机会难觅，谢刚这样想着，便向郑大姐打听师慧的住址。可是郑大姐告诉他，师慧新近搬的家，就连她们车间都没人知道。

谢刚放下电话，怅然若失地坐在椅子上，师慧的笑容浮现在眼前，拂之不去。

冬冬确实病了，急性阑尾炎。早晨上学时还没有任何征兆，一过中午，就疼得满头大汗，捂着肚子躺在同学的怀里，口中呻吟不止。

班主任老师给师慧挂了电话，让她马上赶到积水潭医院。这边找了几个高年级的同学和老师，把冬冬抬进了出租车。

师慧满脸通红、一路小跑地来到医院走廊上，迎面遇到冬冬的老师。

老师告诉她冬冬的病情，并说医生们已经做好手术的准备，就等她来交款签字了。

师慧一听说要手术，要预交两千块钱，急火攻心，腿有些发软，被老师手急眼快地搀住了。“可是，我上哪儿一下子拿出两千块钱哪 存折还放在家里呢！”

“我兜里的钱也不多，要不咱们先跟大夫商量一下，



有多少钱先押上，实在不行押上我和你的工作证、身份证什么的，让他们先手术，钱明天补交”老师的头脑比师慧冷静得多。

师慧连连点头，二人急忙去找负责的医生。

医生相当爽快，大笔一挥就签字同意了。不管怎么说，先救人要紧。

冬冬被推进了手术室。

师慧泪流不止地站在手术室门外，六神无主，一颗心仿佛就悬在喉咙下面，憋闷得难受，围巾的一角已经被泪水打湿了。

老师轻声劝慰着她，师慧几乎一句也没听见。

“这事儿也应该告诉冬冬的爸爸一声，看看他能不能想想办法。”老师拉着师慧的手，轻轻晃了几下。冬冬的父母离异，她很早就知道了。

“啊，啊，好，我去打个电话。”师慧清醒了几分，“您先帮我在这儿照料一下。”


“你放心吧，手术还得一阵子才能做完呢，快去吧。”

现在能同李浩明联系上的方式只有两条，一是直接上门，李浩明白天也不知在不在家；二是给师红挂传呼，让她帮自己找李浩明。

师慧选择了后者。

李浩明正在家中，对师红讲述自己如何成功地请安妮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吃饭、她如何评价自己的作品、她对师红的评价。师红开心地笑着，不时插上几句。就在这时，BB机响了。

师红来到自己屋里，从手包中取出BB机一看，立刻回头大声告诉李浩明，“快，穿上外衣，跟我走。”

“怎么啦”李浩明见她神色紧张，一边穿衣，一边问道。

“冬冬病了，要手术。人在积水潭呢，快点，我姐让我找你，咱们一起去。”

“还发什么愣啊 快走啊！”师红见他两眼发直地站在地中央，知道他爱子心切，一时接受不了这一突如其来的坏消息，就上前几步，拉着他的衣袖向门外走。

“等一等，看病动手术要花钱的，师慧找我，一定是她身上没几个钱。”

“我这儿有几百。”师红翻着钱包。

“不够。要不这样吧，给你这个折子，我先去，你去取两千块钱，咱们在医院汇合，行不行”

“好！快走吧！”师红快步奔出大门。

等师红带着钱和一大兜水果来到医院时，冬冬已经被送进了病房。手术做得及时又成功。按医生的说法，再耽误个把小时，就有可能造成肠穿孔，到那时候麻烦就大了。

大概是麻醉剂仍然在起作用，冬冬呼吸平稳地睡着了。



师慧和李浩明一左一右地站在床头，二人都盯着冬冬胖乎乎的脸蛋，彼此目光很少交汇，也不说话。

班主任老师已经告辞了。

这是一间双人病房，另外一张床没有安排患者，这样也便于家长陪护。

师红的敲门声打破了这难耐的寂静。

见到师红，师慧的眼泪又涌流出来。

“姐。”师红走过去，把姐姐拥在怀里，师慧的头无力地垂伏在师红的肩上。师红用手轻轻拍着姐姐的后背，“别哭了，阑尾炎是小手术，这不是没什么事儿了吗”

“我是心疼，又害怕。多亏了老师，多亏了大夫。我真是越想越后怕。万一冬冬是在晚上发病，他一个人在家，那可咋办 万一不是阑尾炎……”师慧有气无力地在师红耳边唠唠叨叨地说着。


“姐，别胡思乱想了，没那个必要。冬冬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你就放宽心吧，”师红轻声安慰道，“你瞧冬冬，那么长的人中，那么大的耳垂，有福气着呢。”

师慧不由得抬头看了看冬冬，似乎同意师红的“相术”分析，擦了擦眼泪，神色和缓了许多。眼光一转，看到李浩明不知何时坐到床边，抚摸着冬冬的小手，垂头不语的样子，心里便冒出一股无名火来。

“哼，假惺惺的。”她对师红说道，“瞧他那样儿！”

“姐，你怎么……唉，都这时候了，别自己找气生了。”师红轻轻推着姐姐的肩膀。她认为师慧对李浩明的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看法有些偏激，有些观点她难以认同，起码一点，说李浩明“假惺惺的”她认为就不正确。她不明白，姐姐对这个在一起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人怎么会如此的不了解和不理解，可是现在根本不是劝说解释的时候，她也没法子对姐姐说些什么。

“姐，我来晚了，是上储蓄所给你们取钱去了，这是两千，是……”师红从大衣兜里取出一札钱来，她刚想说是李浩明的钱，就被师慧的话打断了。

“小红，我还有钱，过一会儿我去银行取回来。你就别拿钱了，你近来也没什么收入，你的身子……”师慧推辞着。

“姐，不是的，这是姐夫……他的钱。”师红急忙澄清道。

“他的钱”师慧一愣，转念一想，又不屑地笑了，“哼，我早说过了吧，他偷偷摸摸攒私房钱，怎么样 前些日子，装模作样拿来一千多块的存折，怎么一转眼又有两千多了 我和冬冬就是饿死也不用他的钱。”后面的几句话，师慧有意略略提高声调，让李浩明听到。

李浩明连头也没回。

对一个把自己看得如此卑劣、自私、猥琐的人，跟她去分辩理论，有什么意思呢 何况此处是病房，师红在场，冬冬又随时可能醒过来，与其打嘴仗，惹气生，还不如握着儿子的手，享受这十分难得的平和、亲近。他坚信，熟睡中的冬冬能感到自己大手传递出的热量，感受到来自父



亲的关爱。

“姐，到外边来一下，我有点儿事跟你说。”师红看了李浩明的背影一眼，拉着师慧来到走廊尽头的阳台上。

“有啥事呀”师慧眉头微皱。

“姐，你误会了。这钱是李浩明给我们剧组写稿子挣的，这我可以证明。我的话你总不至于也不相信吧 还有，他上次给你的存折哪是什么小份子呀，那是他这么多年写的零零碎碎小稿子挣的稿费！三块五块一点点攒的。他没对你说，也是怕你笑话他！为了给冬冬按时交抚养费，他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抽烟都是最便宜的，你现在当着面这么说他，多伤他的心哪！”

“伤他的心 我的心都伤透了，都碎了，他想过吗 你别相信他的话。”师慧咬着下唇，“我一个人，带着冬冬，当妈又当爹，家里外头忙得连睡觉的工夫都没有，他可倒好，白天四处胡逛，晚上摆弄电脑，活得跟神仙似的。”

“姐，他也挺苦挺累的。你累是累的体力，他累的是心，都不容易。”

“他累的是心 他还有心 算了，别说他了，好不好 我现在心烦着呢。”

“那就改日再说吧，对了，我这几天闲着没事，就让我在这儿陪冬冬吧，你照常上你的班，下班的时候过来看看就行了，要不然，这个月的奖金就得不着了。”

“那……好吧，可是这一日三餐……”师慧感到有些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为难。

“怕我照顾不好冬冬”师红故意这么说。

“瞧你说的，你是他亲姨，我有啥不放心的。”师慧惩罚性地抓起师红的手打了一下。

“你连他亲爹都信不过呢！”师红有意与师慧开玩笑，“一日三餐在医院食堂里买不就结了 冬冬要是馋什么，我上饭店给他买回来，总可以了吧 实在不行，让李浩明做两顿。他也不能只拿钱不出力呀！”

师慧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冬冬有病，当父亲的花点儿钱也无可指责，何况自己的经济状况相当紧张，要是付了这笔医药费，也就所剩不多了。万一有了什么临时花销，那只好四处求借了。轻叹一声，算是默认了。

“那你就受累吧，谁让你摊上一个苦命的姐来着。不过，你也是个小病号，闲着没事多躺躺，少到外面去，也不许你沾凉水，吃凉东西……”师慧再三嘱咐着。

“行，都听你的。”

“午饭让李浩明做好送来，冬冬爱吃他做的锅包肉、红烧鸡块。”

“我告诉他，他保证能干好。”

“唉，还一直惦记着给你炖鸡汤呢，到现在也没喝上。”

“我已经欠鸡三条命了，姐，还让我喝呀！”

“你会炖汤 鬼才相信呢！若论炖汤，李浩明的手艺还



行。”这句话明显地在夸李浩明，师红觉得挺新鲜。从姐妹二人刚一见面到现在，师慧就没说过李浩明半句好话。

“不管怎么说，鸡汤是喝上了，味道还可以。”师红不想让姐姐知道李浩明照顾自己的那些事情，便含糊其辞地说道。

第二天，三个人都按照师红的安排开始行动。师红二十四小时守在病房，专一照料冬冬的起居。李浩明中午来送一次饭，其它时间用于写作。师慧下班后到医院来陪儿子呆上一个小时，在医院吃完饭，晚上直接去夜市上工。

一转眼就到了周末，冬冬住院已有四天了。

师慧执意要陪冬冬一整天，让师红回家好好睡一觉，换换衣服，“放放风吧，你大概快被憋死了。把这壶鸡汤带回去，一定要热热再喝。”她递给师红一个保温小暖瓶。


“我现在趁热喝一碗吧，省得你不放心。”师红倒出一小碗，三口两口就喝完了。“味道不错，真香。”她这句夸赞倒是有些言不由衷，可是，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姐姐炖的鸡汤不如李浩明做的好喝呀！

“拜拜，冬冬。”

“拜拜，小姨！”

在病区走廊拐角处，她险些与谢刚撞了个满怀。轻声说了一句“sorry”，师红步履轻快地走了。她根本没想到这个男人就是那个“钻石王老五”。至于谢刚，倒是仔细打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量了师红几眼，回了一次头。男人嘛，见到漂亮女人总是不会轻易放过欣赏的机会。

谢刚几经周折才同师慧取得了联系，他告诉师慧自己要去医院探望冬冬。师慧找不出恰当理由推辞，只好让他周六来。她今天早早来到医院，并且堂而皇之地支走师红，也是为二人见面预作安排。

听到敲门声，师慧看到房门小方窗上谢刚的面孔，不由得感到脸上阵阵发热，她急忙拉开门，“请进，真没想到，你来得这么早。”

谢刚拎着一篮水果和一只色彩鲜艳的大礼盒，微微一笑，“这还算早，快九点了。”

师慧接过谢刚手中的礼物，“不好意思，还让您破费。”

“小意思，不足挂齿。”谢刚大大方方地坐在冬冬床边的椅子上，“我来看看这个不怕开刀和打针的小男子汉。”

冬冬倚在床上，手背上插着输液管。他好奇地睁大眼睛看着谢刚，心想，这个人是谁 从来没见过。他仍然有礼貌地对谢刚点点头，“叔叔好，谢谢您来看我。”

“哟，小嘴挺甜嘛，像个小大人了。”谢刚笑着对师慧说。

“都十三四了，还不是小大人吗 冬冬，这位是谢刚叔叔，是，是妈妈的朋友。”师慧向儿子介绍自己的男朋友，多少有些不太自然。



“噢。”冬冬已经明白了七八分，点点头，便没了下文。

“怎么样，伤口还疼吗”谢刚问冬冬。

“不疼了。还有两三天就能拆线出院了。”

“听妈妈说，你挺勇敢，刀口很疼时也不哭，能挺住，是真的吗”谢刚要是想找话题的话，信手拈来，对方还不得不回答。

冬冬点点头，他的心里也有些紧张和慌乱。妈妈有男朋友了，那爸爸呢

“好，为了鼓励你，奖励你，我送给你一辆日本进口无线遥控越野车。师慧，把那个大包给冬冬，让他打开看看。”

一直在一边忐忑不安、察言观色的师慧急忙把那个礼盒交给冬冬。

“你的手不方便，来，咱们三人一起拆！”谢刚有意创造一种“新三人”环境，以便与师慧和冬冬尽快熟悉和亲密起来。冬冬用探询的目光望着妈妈，神情中有掩饰不住的激动和好奇。电动遥控车，天哪，自己在商场和公园里看过无数次了，从来不敢跟爸爸妈妈提出购买要求。这辆还是日本进口的，得好几百块钱吧 一定比国产的要牛气多了。

师慧红着脸，与谢刚一起在冬冬的面前拆开礼盒的包装纸和彩带。

“哇，好棒啊！”冬冬忍不住大声惊呼起来，他爱不释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手地抚摸着。

“还不快点谢谢叔叔。”师慧吩咐道。

“哎，谢什么呀！冬冬，快点儿好起来，一下病床你就能玩了。”谢刚拍拍冬冬的腿。

“这辆车，得不少钱吧。”师慧有些不忍心。她在消费上毕竟与谢刚有相当大的差距。

“什么钱不钱的，冬冬高兴，大家都高兴，这就行了。”

“哇，一千多块。”冬冬看到车身下的价格标签，又一次惊呼出声。

“真的呀。”师慧一看之下，神色有些不安，“这也太贵了，一个小孩子，玩这么贵的玩具，这，这……快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

“师慧，”谢刚打断了她的话，“别总围着钱转，好不好。我说过了，大家只要都高兴，花多少钱都值。再说，冬冬玩的时候，我不是也能跟着玩吗。小时候啥玩具也没有，权当我乘机给自己找补一下，行了吧。”

“瞧你说的，你不成了大小孩了。”师慧笑了。

“其实男人都长不大，都有玩心。”

“有辆真车还不够你玩的。”师慧坐在床边开始削苹果。

“真车只是代步工具。玩具玩具，是玩耍用的，那是另外一种乐趣，让人迷醉，让人乐得连叫带跳的，仿佛回到童年。说真的，我还想和冬冬比赛看谁玩得高呢！”谢刚



挑衅般地问冬冬，“怎么样 敢不敢 ”

“谁不敢谁是小狗！”冬冬被他激得坐了起来。

师慧听了，抿嘴一乐，“瞎讲话，没礼貌！”她把削好的苹果递给谢刚。

谢刚高兴得朗声大笑起来。五分钟的工夫，冬冬就和自己如此近乎，师慧看起来也十分感动，这是一个多好的开端哪。万事开头未必难。

“呸！呸！好大的烟哪，你敢情在放火烧鬼子炮楼哪 ” 师红一进屋，险些被浓烈的烟味儿呛出去。她虚张声势地用围巾捂住口鼻。

“哎哟，对不起，怪我怪我！”李浩明急忙从电脑桌前跳起来去开窗户。刚打开一扇，又立即关上，扭头冲进厨房，把抽油烟机开到最高档。他怕师红受风着凉。

看着他手忙脚乱地跑来跑去，师红又得意又好笑，“我一不在家，你就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的，家法呢 白订啦 ”


“我，唉，我这不是光顾着码字了吗 一边想一边写，烟也不停地抽，写起来就收不住闸了，啥都忘了，就闹成这样。要不，你先到外面呆几分钟 一会儿就抽干净了。”

师红这才注意到李浩明两眼布满血丝，鼻孔被烟熏得黑黄。“这几天都吃啥了 ”

“红烧牛肉面。”

“是方便面吧 ”师红边脱大衣边问。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要的就是那个方便劲呀，不方便，谁吃它呀！”李浩明揉着眼睛，冲着懒腰。

“挺下功夫呀，写多少啦 让我看看写的啥 ”师红说着，就往电脑跟前凑。

“别别别，”李浩明激灵了一下，一把拉住正欲坐下的师红的胳膊，“先别看，等我写完了，保证第一个给你看。现在还没写完呢！”

“哟，还保密呢！看你紧张成那样，不是写黄色小说吧 哈，不让看，咱就不看。看你能拿出什么宝货出来！”

“是不是宝还真就不好说，反正我从搞创作到现在，还从来没有这么灵感泉涌、一泻千里的感觉。我感觉自己好像是台机器，被输入了什么指令，就知道头也不抬地打字、打字……这几天，除了闹钟一响，提醒我该给你和冬冬做饭送饭之外，我好像没怎么睡觉，也没洗脸上厕所似的。”

“真的呀 ”师红睁大了眼睛。尽管感到吃惊，但她从李浩明的神态上能看得出来，他的神经很兴奋，仿佛烟鬼吸足了鸦片一样，两眼放光，但身体疲倦至极，腿脚发软，头发乱蓬蓬的，胡子也没刮。

“听我的命令。马上关上电脑，洗个澡，好好睡一觉。搞写作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想一口吃成个胖子呀 健康第一，身体要紧。睡足觉，等你养足精神再开工。”师红说着，抬手欲关电脑。

“别动，我的姑奶奶！”李浩明大叫一声，慌忙跳过来



挡住师红的手，“我还没存盘呢！你这手一按下去，乖乖，好几万字就白写了。”

师红伸了伸舌头：自己真够冒失的。

李浩明听话地洗了澡，躺到床上。不到十分钟就睡着了，轻轻地打着鼾声。

师红简单洗漱了一下，换了内衣。倚在床上看了一会儿杂志，困意也来了。本想小睡一会儿，再悄悄起床买些肉蛋蔬菜，自己动手做午饭。谁知一觉醒来，时针已指向四点，都到了做晚饭的时间。

“还是睡懒觉舒服。”她惬意地打了个长长的哈欠，这几天她也没有休息好，冬冬一到半夜就会起夜，早晨六点半护士便开始巡视病房，打扫卫生，害得她每天晚上只能睡四五个小时，白天困得直打磕睡。

肚子咕噜噜地叫了起来。师红眼望天花板，想了想，天哪，自己居然一天没吃饭呢！

蹑手蹑脚地从屋子里出来，轻轻推开客厅的门，从门缝向里一看，李浩明还在呼呼大睡，连姿势都没变。看样子，他这几天的确是在废寝忘食地写作。究竟是什么题材的作品唤起他这么强烈的创作欲望，他都写了些什么，师红愈发感到好奇。

她屏住呼吸，悄悄溜进去，打开电脑，轻轻按了几个键，浏览着李浩明的作品目录。

咦，怪事儿，他新写的好几万字在哪儿呢？师红找了半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十 一 章

天，没发现一个新作品。看样子，李浩明为了防止自己偷看，已经把新作品给藏了起来。这个鬼东西还会这一手呢！由此来看，除非他写完，否则不会让自己看到任何一行字，这不是成心吊本小姐胃口吗

她又蹑手蹑脚地走出客厅，回到自己的屋里，穿上大衣，轻轻关上房门，出去买菜去了。






第 十 二 章

三天以后，冬冬终于拆线出院了。遵照医嘱，他还需要在家里躺上几天才能上学。好在期末考试已经结束，离放寒假也没有多久了，学习上不致有什么耽误。相比之下，师慧却没这么轻松。元旦后，春节前，正是企业抢时间完成任务，进行年终考评的紧要关头，事关全年度近千元的奖金，根本不可能为照顾冬冬而请假。幸好有个“赋闲在家”的师红，她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个任务。除了偶尔回来换换衣服洗个澡，其他时间，家里只剩下李浩明一个人。

虽说心里时常感到有些发虚发空，总的来看，李浩明对师红这段时间的“暂时消失”还是抱着欢迎的态度。没人打扰，也不必烧菜做饭，他正好可以抡圆膀子干活。累了就睡，饿了就吃，其他时间都“焊”在电脑桌前，两眼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直勾勾地盯着屏幕，双手噼哩叭啦地敲字，一行行的句子，一段段的情节，仿佛不必经过大脑的思考，泉水一般喷涌出来，源源不绝。

一条小溪，渐渐变成小河，变成大江，变成波涛起伏的海洋……

转眼间，一个星期过去了。

1月19日，下午三点五十分。李浩明永远无法忘记这一刻。他抬起头，看着墙上的挂钟，当秒针指向“十二”的一刹那，他用力敲下“Enter”键。

打印机兴奋地把一张张白纸吞进去，印满字迹后，恋恋不舍地吐出来……

20分钟以后，厚厚的一大叠小说稿静静地摆在李浩明的面前，扉页上一行醒目的大字：一个闯入我生活中的女人。

终于写完了，仿佛春蚕吐尽了细丝。李浩明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打开一盒舍不得抽、放在抽屉底层许多日子的“红塔山”，点燃一支，盯着烟头的红光和袅袅上升的青烟，陷入沉思之中。

二十万字的一部长篇终于杀青，成就感、满足感不能说没有，但此刻占据他心中的却是越来越大的忐忑不安。师红看了这部小说之后会说些什么，她只要翻看几页就会发现自己是小说的主人公。虚构的成分不多，手法可归为写实，在小说中，李浩明隐去了“姐夫和小姨子”的关系背景，以极其偶然的“异性合租”同一住宅的“名义”让男



女主人公相遇相识，以后的情节则是以由相互防范、相互怀疑、相互蔑视发展到相互谅解、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并在几次共同经历的事件中相互关心、相互思慕直至坠入爱河。小说并没有放弃师红恋爱失身、恋人分手、流产等情节，只是将流产的过程改为师红的男友粗暴对待她而致使胎儿流产，并虚构了男主人公与女主人公的爱情经过。其他故事均能在李浩明这一段时间的生活中找到真实事件的影子。故事的结尾尽管是虚构的，也非常感人：在舞台上迅速走红的女主人公为了帮助陷入困境的作曲家的“我”完成《世纪交响曲》，抛却羞涩，袒露健美迷人的胴体，在地毯上即兴起舞，激发起心上人的灵感和热情，创作出震惊乐坛的宏伟乐章……而那个玩弄女人的“男友”则遭到报应，被风尘女子所骗，失去全部财产，恼怒之下精神崩溃，被送进疯人院……

她要是不喜欢这部小说怎么办


她要是不同意暴露“隐私”、不愿意让“男女主人公走到一起”，怎么办

她要是逼迫自己对作品大删大改，怎么办

她要是坚决不同意发表这部小说，安妮再三开导劝说无效，怎么办

李浩明的心里乱糟糟的，他一时半晌拿不定主意，不知该不该让师红成为这部小说的第一读者。万一惹恼了她，她那个性子，那张利嘴，谁能招架得住。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自从许宽消失到现在，这些日子里师红乖多了，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温柔多了，笑容满面，对自己也很关心，甚至可以算得上亲近。她应该对自己很有好感，理解并支持自己，这一切，从她的话语、眼神和行动中都能看得出来。

想到这里，李浩明的心里热乎乎的。他起身把小说稿装进皮包，穿上衣服往外走。他要去见师红，遵守诺言，让她成为第一读者，即使结果是电闪雷鸣、兜头一盆冷水，他也心甘情愿。

为了避免见到师慧，他在楼下给师红挂了传呼。

“什么 你这么快就写完了 ”师红的话语中满是惊奇和兴奋。 ” 什么时候让我看 ”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 ”

“好哇，好哇，我都有点儿等不及了，对了，你马上打车送过来，车钱我出。 ”

“可是，师慧，你姐她—— ”李浩明犹豫着。

师红一听就明白他的意思了。“她不在家，今儿晚上还得加班，不到十点是回不来的。你来吧，陪冬冬玩一会儿，我看稿子。 ”

“好吧，我马上过去。 ”李浩明放下电话，来到街上。为了省钱，他打了一辆“面的”。

师红捧起书稿就舍不得放下了。

李浩明一直在院子里陪冬冬玩电动遥控车。冬冬玩得兴高采烈，他却有些心不在焉，经常借故进屋喝口水，取打火机，注意观察师红的表情，想发现她的好恶迹象，可



是师红一直低着头，目光专注于字里行间，连话也不说。

“小姨，小姨，人家都快饿死了，快做饭吧。”冬冬抱着师红的肩膀用力摇晃着。

师红这才抬起眼睛看看表，快六点半了，难怪孩子喊饿，可是自己却一点儿饥饿感也没有。她随手取出钱包扔给李浩明，“你领孩子去门口小吃铺吃点儿吧。”

“那你怎么办”李浩明问道，“要不然一起去，吃完饭再看。”

“你们就别管我了，不打扰我就算帮我大忙了。”她揉揉眼睛，换了个姿势，又埋头看了起来。

“走吧，老爸，小姨快变成书虫了。咱们先去吃，回来的时候给她带盒炒饭不就行了”冬冬催促道。

等父子俩吃完饭回来，师红已经看完了一多半书稿。在李浩明和冬冬再三劝说下，她才心急火燎地把一盒炒饭吃了下去，喝口水，洗洗手，吩咐李浩明监督孩子看作文辅导书，便又坐在沙发上看了起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溜走了，不知不觉已是八点多钟了。李浩明把冬冬安顿到床上睡觉，自己也坐到沙发上。除了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到屋外抽支烟，剩下的时间便是呆坐在那里，盯着师红的表情。

终于，师红读完最后一页。她呼出一口长气，慢慢合上眼睛，一言不发。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看完了，怎么样”李浩明忍不住开口问道。

师红没有回答，慢慢地仰靠在沙发背上，举起书稿，盖在脸上。

她的泪水控制不住地流淌下来，无声地浸入紧身毛衣中。这部小说太让人感动了。虚构也罢，真实也罢，李浩明笔下的自己是精灵，是女神，那么有个性，那么美丽，真没想到，李浩明那双不大的眼睛居然把自己观察得那么细，把自己的心理把握得那么准确，所谓知己，不就是这样的吗 她能够感觉得到李浩明那颗火热的心，那股发自肺腑、如裂岸惊涛一样澎湃不息的爱意，这是自己吗 自己有那么完美吗 自己有那么值得他去爱吗

“你，怎么啦 真把你感动啦”李浩明有些不太相信。他能够看到师红那微微抽动的双肩和急剧起伏的前胸，谁知她是在偷偷地笑、生气，还是在哭 他伸手去拿挡在她脸上的书稿。

师红不愿让他看到自己泪流满面、两颊羞红的样子，这太难为情了。为了掩饰，就在李浩明拿开书稿的同时，她娇哼一声顺势扑了过去，双手抱住李浩明的脖子，把滚烫的脸贴藏在他的肩上。

李浩明浑身一震，如遭电击一样，僵直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两只手臂可笑地打开，不知该抱住师红的腰，还是该放在沙发上。

就这样，也不知过了多久，李浩明勉强解除了“木偶”状态。他能够感受到自己胸前传来的柔软和温暖，耳



畔的呼吸声清晰可闻，脖子上湿湿的是眼泪，火热的是脸颊，急促的心跳声似乎是自己的，也好像是师红的。他的眼睛能够看到师红后背和腰臀那优美浑圆的曲线，女人特有的淡淡的香水、洗发水的味道涌入心肺……，他浑身燥热起来，双手一箍，把师红紧紧拥进怀里。

他的泪水也放肆地流淌着，大脑中一片空白。

师红轻轻呻唤一声，闭上眼睛，两臂抱得更紧，慢慢抬起头，用面颊缓缓摩擦着李浩明的脖子……

李浩明的呼吸渐渐粗重急促起来，他的手在师红的背上抚摸着，感受着她的温暖和柔软，他闭上眼睛吻着师红的头发，吻着她的肩膀……

“小姨，我要尿尿！”

二人如梦方醒，急忙分开。循声望去，冬冬从床上坐了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有些异样地打量着两个神态极不自然的人：师红转过身去低头不语，李浩明愣愣地站在地上。

“我要尿尿！”冬冬又说了一句。

李浩明总算反应过来了，俯身从床下取出痰盂。

冬冬尿完，又分别看了他们一眼，才倒回床上，闭上了眼睛。

“天不早了，你该回去了。”师红不敢抬眼看着李浩明，低声说道。

“好，我现在就走。”李浩明开始手忙脚乱地穿外套。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书稿带上，交给安妮看看。”

“你……这意见”

“你知道我的意见了。”师红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拎着书稿，李浩明快步走出小巷，走上大街。尽管气温很低，寒风凛冽，可是他浑身热浪四射，忍不住扯开羽绒服的拉链。要不是大街上还有不少行人，他真想放开喉咙高声喊叫几声。他没有打车，也不想坐地铁，仿佛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他就想这样大步流星地走回家去！

李浩明走后，师红早早洗漱完毕，在沙发上铺好被褥，关上台灯，准备入睡，半个小时过去了，翻来覆去，什么姿势都不舒服，无论如何也睡不着。她索性把双手枕在脑后，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天花板，极力想理清思路。她现在最想搞清楚的是一个问題：很显然李浩明已经爱上了自己，且先不管他是不是前姐夫，那么，自己是不是也爱上了他

说句老实话，她有过几次恋爱的经验，可是还从来没有男人让她这样心神不宁。一个比自己大好几岁的“无业游民”，小老头，貌不出众，无钱无权，居然令自己芳心大乱。要知道，与许宽分手的时间还不算长，自己当时哭着发誓不会再理任何男人，不会再爱上任何男人。这才几天工夫，誓言依稀在耳，就……。也怪，李浩明从来没有对自己表白过什么，他只是默默无言地关心、帮助自己，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他还挺“怕”自己的，没想




到，他在作品中表达出来的情感竟然那么火热强烈，即使心如铁石也会熔化。他毫无掩饰、毫无保留地展现自己对女主人公的赞美、关爱、理解、崇拜，亏他想得出来，让女主人公为他赤身裸体地在家中跳舞，以激发创作灵感。呸！想得挺美。美女裸体在前只能激起男人的肉体欲望，还能继续搞创作，谱曲子 顺着这样的情节思路，师红想象着，自己褪去上衣，在小客厅里，在灯光下，在李浩明的眼前，无声地舞蹈……停！停，她命令着自己，不由得好笑。要是这样的话，自己不是变成脱衣舞娘了吗 不过，情人之间做这种事那就意义不一样了。那应当叫做“爱的奉献”……呸，呸，又想歪了 把自己和李浩明想到一起去了 天哪，难道本小姐真的爱上他了

让一本胡诌乱写的破小说就把自己俘虏了，让几句白纸黑字的赞美话就把自己打动了 姓李的，想的倒挺美！不过，李浩明真的帮自己做了许多事。尤其是在自己最困难、最忧伤、最抬不起头的时候。他的善良、体贴，他的正直勇敢，他的宽容大度，他的责任心，他的自强不息，他的木讷呆板，他的节俭，他的慷慨，他的谦虚……咦，怎么自己又夸起他来了

师红在沙发上辗转反侧，冬冬也没有睡着，他闭着眼睛装睡而已。

刚才爸爸和小姨拥抱在一起的镜头吓了他一跳。十多岁的他多多少少也知道一些热恋中的男女的动作套路，这些场景在公园里、电视上经常能够看到，可他万万没有想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到会发生在这两个与自己关系极其密切的人身上。在他的观念中，爸爸妈妈是一对，小姨应该与别的男人，例如许叔叔是一对。尽管爸爸已经离婚，尽管他还不知道师红和许宽已经分手，尽管他知道妈妈已经有了一个男朋友，可是他在感情深处仍然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就如同他非常喜欢电动遥控车，却始终对谢刚怀有几分敌意和防备一样。他的小脑瓜转呀转呀，终于想累了。迷迷糊糊入睡之前，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那就是，要让爸爸和妈妈合好，让小姨离爸爸远一点儿，同样，让谢刚离妈妈远一点儿！

※ ※ ※ ※

古人说得好，吃一堑，长一智。上一次与李浩明见面吃饭，李浩明买了单就溜之大吉，气得安妮直跺脚，想找他算账却连门都摸不着。如今李浩明送上门来，安妮早就准备好收拾他的鬼点子。想见面，行。想请自己看稿子，行！时间由她定，地点由她选，客由她来请。尽管她在心里十分怀疑李浩明的速度。有点儿不可能吧 不到半个月，能写完一个长篇 而且是实打实的二十万字

李浩明在电话里忙不迭地答应着，心里暗笑。

令他措手不及的是，安妮把时间定在今天下午四点，地点就在他家，除了调料以外，不许多准备一样，全由安妮来买，由李浩明掌勺。安妮在电话中说得一清二楚：不



管李浩明做得多难吃，她都爱吃。要是她进屋后看见哪怕有一片新买的菜叶、一滴新买的酒，“别怪本姑娘不客气，我立马转身走人，不认识你了。”

李浩明这一下彻底傻了眼，无空子可钻，哭笑不得，只能乖乖领命。

三点五十，李浩明就等在地铁长椿街站的西北出口，这是安妮小姐指定的地点，一拨又一拨的人走了出来，四点十五分了，仍不见安妮的影子。

正在焦急犹疑的时候，一回头，安妮一脸坏笑地站在他身后。

“你没坐地铁呀”李浩明急忙接过她手中大大小小的购物袋。嗨，东西还真没少买。“光顾着采购忘了看表吧我都等你快有半个小时了。”

“哼，要不是天冷，我非罚你在这儿站四十分钟不可。”

“你是说，你早就来了”

“我三点四十就来了，就在那家小茶艺馆二楼上坐着喝茶，居高临下地盯着你，看你站岗放哨认不认真。”安妮得意地笑了起来。

“我命苦啊！”李浩明叫起屈来。

“活该！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在我面前耍花样！骗我说自己去卫生间，一转身就交完钱溜了，让我在那里傻呵呵地干坐十分钟，这就是你说谎的下场！”

“那是善意的谎言嘛。”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十二 章



“那也不行。”

“好好好，怕了你了。走吧。”

二人有说有笑地走进电梯。

郎小芸对他们点点头，上下打量着安妮，又歪着头看看李浩明的脸，“哟，李大哥，有贵客呀，买了这么多东西。”

“是呀，是呀，真是贵客。”李浩明没听出郎小芸的话外音：你挺有本事呀，离婚没多久就勾来一个这么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小毛丫头，管的还挺宽的。”安妮心想。以她的聪明伶俐，什么话外音听不出来。电梯里只有他们三个人，为了气气郎小芸，她故意往李浩明身边靠了靠，摆出一副亲密模样，“哎，东西挺沉的，给我拎两袋吧。”柔声细语的，仿佛充满关切。

哼！郎小芸用木棍一点十六楼的按钮，眼睛看着指示灯，再不理睬他们。

李浩明也察觉到安妮的恶作剧了。他的脸微微一热。这丫头，真会给自己找麻烦。算了，以后有时间再跟郎小芸解释吧。他相信，不出三天，全大楼的人都会知道自己把女朋友领回来了。管他呢！

楼道里的感应灯坏了好多天了，一直没人来修理更换。以往郎小芸都是很体贴地把电梯门打开一会儿，为他们照个亮。今天却一反常态，他们二人刚一出来，电梯门



就合上了。

“你慢点儿走，黑古咙咚的，我啥都看不见了。”安妮叫了起来。

李浩明掏出打火机，为安妮照着脚下的路，“这叫现时报！谁让你刚才故意跟她斗气来着。”

“你的事，她一个开电梯的，瞎掺和什么 吃醋了 ”

“别胡说。这个四川丫头心眼好，热心肠，她和师慧处得相当好，总想把我们往回拉，所以，就不愿意看到我的身边出现别的女人。”

“请进，屋里乱七八糟的，我已经下力气收拾一遍了，您就将就着吧！”李浩明打开门，请安妮进屋。

“谁家也不是五星级宾馆。”她进屋来一看，有些失望地问，“怎么，师红姐不在家 她不知道我要来吗 ”

“她不知道。冬冬这几天身体不好，她妈妈还得上班，师红就过去照顾几天。”李浩明把安妮买来的东西拎进厨房。


“我可以参观所有的屋子吗 ”

“我知道你想看看师红的房间。她的门没锁。”

安妮像个好奇又顽皮的小孩子一样进了师红的小屋，按亮所有的灯，坐在沙发上弹跳几下，看看风景画，摆弄着她的化妆品，翻翻杂志。看得出来，她对师红的一切都感兴趣。

床头柜上放着师红的随身听。安妮拿起来，戴上耳机，摇头晃脑地听着，走到厨房门口，大声地告诉李浩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明，“我是按三个人的份买的东西，师红姐不在家，可别都做了。”

李浩明也大声问她，“是怕我浪费呀，还是怕你师红姐吃不着”

“都有！”

“书架上有书，电脑里有游戏，你爱干啥就干啥，我现在可没工夫陪你！实在找不到营生干，就先看我的书稿。”

“我不看！不稀罕看！”安妮故意晃着下颏气人。

“为什么”

“肚子没填饱，没能量，没精神。”

“幸亏我的手艺还能应付一阵子！”李浩明笑了。

“你说什么”安妮没听清楚。

“我说你就等着撑得小肚溜圆吧！”

“不吐象牙！”安妮笑骂一句，回到师红的屋里。

这小丫头，东西真没少买。基围虾、三文鱼、酱牛肉、扇贝、海螺，只买了两样青菜。李浩明心想，看样子，她基本上属于“食肉动物”，这一点上跟师红差不多。奇怪的是，这两个女子体型都保持得非常好。师红每天都跳健美操，练基本红，运动量不小，可安妮是坐办公室的，脑力工作者，没什么运动，居然不发胖，看样子一定有什么诀窍。

好在这些东西加工起来不费什么事，连煮带炒，锅碗



瓢盆一通叮当作响，不到半个小时，李浩明大声宣布：“开饭喽！”

安妮洗完手，从卫生间出来，坐到桌边，抓起一双筷子。李浩明端上来一道她就先尝一口。六菜一汤全部尝遍，她不由得伸出大拇指，“江湖一流高手！”

“过奖，过奖！三脚猫功夫，难入法眼。”这种“江湖腔”在各种武侠小说中比比皆是。

“谦虚的不要，你的良心大大的好，美酒的有”安妮直至今时才发觉，今天下午光顾着琢磨如何“收拾”李浩明了，竟然忘了买酒。只好摆出“皇军”的姿态，公然索要！这么多好菜，没酒怎么行呢

“嘿，你、你不是说不许我买一滴酒吗？”

“本小姐说的是不许买一滴，没说不许买十滴、千滴、万滴呀！”安妮开始耍赖，玩起文字游戏。

“我想起来了，师红好像有两瓶红酒。”

“吃海鲜正好喝红酒，取来吧，去呀！”安妮把一只剥好的虾仁扔进嘴里。

酒取来了。

“哈，野力干红，正是我最喜欢喝的，有冰块儿吗？”


“没有，那得现冻。”

“不用了。我都馋了。咱们先一人倒一杯，把剩下的酒放在冷冻室里，十二分钟，一切就OK了。”

李浩明依计而行。

安妮的吃相真不敢恭维。不一会儿，面前的虾皮螺壳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就剥了一大堆。看她吃得香甜酣畅，李浩明不觉随之食欲大开。两个人像比速度一样痛快地吃着，喝着，连说闲话的工夫都没有。半个小时不到，风卷残云一般，酒菜皆无。

“啊，好久没这么痛快地大吃一顿了。”安妮惬意地擦着嘴唇和双手，“得，酒足饭饱，尚需清茶一杯。书稿拿来，本小姐开始工作了。”

捧着书稿，安妮进了师红的房间。

李浩明沏好茶水，送了进去，放在茶几上。

安妮冲他笑嘻嘻地摆了摆手，“请君回避，谢绝打扰，出去时拉上拉门。”

李浩明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不时悄悄地推开客厅的门，听听卧室里的动静。收拾完碗筷到现在，将近一个小时了，拉门一次没响过，安妮连茶水也没续过，一句话也不说。她会不会像师红一样陷入情节之中无心旁顾了？她会不会被感动了？自己第一次动笔写长篇，能有那么大的效果吗？安妮可是阅尽大家文稿的主儿，只要能打动她，就证明自己的作品相当成功。哎呀，这小丫头不是酒喝多了，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吧？他皱着眉头，一路胡思乱想下去。有心过去看看，可是安妮事先吩咐过，谢绝打扰，真是令人左右为难。

豁出去了，就算等到天亮，我也等。

八点，八点半，九点，九点半……烟灰缸里堆满了烟



头，还剩最后一支烟了。抽完这一支，自己就得趁楼下食杂店没关门赶紧去买两包。否则，长夜漫漫，心乱如麻，不敢睡觉，一个字也写不下去，如何熬得了

刚想到这里，拉门哐的一声开了。

“李哥，这部书稿我得好好看一遍。看样子，一天两天也看不完，天太晚了，我得回去了，书稿我带走，没问题吧 ”

“没问题，可是，你还没说这东西能不能过关。

“我敢保证，它一定能过关。这是我这两年看过的为数不多的好东西，非常感人。我原以为能一目十行地读，看了几页就发现根本不可能。这不，我才看了不到一半。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它写得很好，很吸引人。能抓住读者的眼睛和读者的心。所以，我必须认认真真对待它，想方设法让它变得更加完美。”安妮的语气和神态十分严肃和真诚。

“那，我什么时候能听到你的意见 ”

“给我三天时间，大后天下午，给我手机打电话。这是号码，名片上没印上。”


“干吗挂手机呀 ”

“我这几天会请假，找个安静的地儿，什么事儿也不干，就啃这本稿子。”

“你，这……”李浩明大为感动，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别这个那个的了，送我下楼，打个车。”安妮已穿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戴整齐，站在门口。

“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真的，首都的治安没那么差，我这么晚回家是常事。”

出租车载着安妮远去了。李浩明目送着它汇入车流，在街边伫立了许久。

往回走了几步，这才想起应该买两包烟。这回要买两包好烟，好好犒劳一下自己。来到食杂店门口一瞧，灯早熄了，窗户上板门上锁。人家打烊了。李浩明笑着摇了摇头，今天晚上又得剥烟头卷烟丝了。

三天以后，李浩明如约拨通了安妮的手机。

安妮兴奋地告诉他，今天上午，她同出版社的老总见了一面。老总当场拍了板，稿子留下，立即安排编校和设计封面版式，争取一个月内也就是春节期间问世，稿酬以版税支付，先支付一万元。请他明天带着书稿的文件磁盘到出版社去签订出版合同。

“这么快”李浩明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是事实。

“那当然，这叫效率。再说，春节期间书也好卖。”

“不用改一改 你帮我改过了”

“没有，我只动了几个错别字和标点符号。说真的，没什么可改的。”

“它，它有那么好吗”李浩明将信将疑。

“我总共看了两遍，看一次哭一次。能骗出我眼泪的



书真就没几本。你说说看，它好不好”安妮轻轻说道。

放下电话，李浩明双手紧握成拳，禁不住热泪盈眶。啊，他娘的，我的选择没有错！我早就说过自己能行的！天哪，我李浩明终于成功了！成功了！！



离
婚
了
就
别
再
来
找
我



第 十 三 章

李浩明陶醉在成功即将到来的喜悦里，仿佛喝了三两二锅头一样，脸热心跳，两只手臂仿佛已经变成了翅膀，总有一种抑制不住想振翅高飞的冲动。

晕晕乎乎走到楼门口，他又返身走向食杂店。


他挂了师红的呼机，他要把这个好消息在第一时间告诉她，让她一起来分享这个喜悦。在他看来，没有师红，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本书稿的诞生。

五分钟过去了，电话静静地卧在柜台上，像只蜷缩成一团大睡不醒的懒猫。

他又传了一次。

十分钟过去了，一连抽了两支烟，也未见师红回覆。他有些扫兴，心中掠过一片不安的阴影。走在回家的路上，他琢磨开了。为何师红不回话 是传呼机没放在身边，

离
婚
了
就
别
再
来
找
我



还是她根本不想同我说话。她是不是从那天晚上的一时激动、一时冲动之中清醒过来了，觉得自己做了对不起姐姐和冬冬的事，有负罪感。或者认为自己的举动很荒唐，决定从此以后与我保持距离，冷淡下来。我是拥抱了她，可那是她先拥抱的我，若论主动，主动的人是她，这不能算是我有什么冒犯吧。难道是冬冬把这件事告诉师慧了，要是那样的话，这两姐妹之间会发生什么。吵架。互不理睬。师慧劝说师红不太可能，这种事情不太可能出现。要是这样的话，师红就不会在师慧家住到现在，她早就会回来了。那么，是呼机丢了。但愿如此。

此时此刻，李浩明的心里乱哄哄的。最让他感到头疼的是以后如何与师红相处。通过这几个月在一起的生活，两个人已经达到一种相互理解、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程度，这可不能仅仅用好感、知己之类的字眼来形容，那是一种两颗心拴在一起跳动的感觉。听不见师红的声音，看不到她的身影，李浩明觉得自己如同置身囚笼或身处荒原戈壁，空虚寂寞得难以忍受。这种感觉师红会不会有。她的心里是不是也总是浮现出自己的影子。我们是不是在恋爱。

唉，别胡思乱想了。师红那么年轻、漂亮、多才多艺，与她交往的人都是艺术界、商界的人杰才俊，她哪里会看上自己。是自己剃头挑子一头热，单相思而已。师红应该找个有才貌、有钱有房、年轻潇洒的男子，这样才般配。自己只有一支秃笔，侥幸成功还多亏了她和安妮的帮



助，她根本不太可能把自己放在眼里，她热心帮助自己不过是一种真诚的回报，出于感激。她与自己拥抱，也是一时感情冲动。冲动过后冷静下来，就会明白这只是三分钟热血沸腾，两个人不会有什么结果。她不给自己回电话就能够证明，她已经清醒了。有缘无分，情止于此，李浩明啊李浩明，你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该码字去码字，该创作去创作，不要抱什么幻想。师红与你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暂时平行行驶，或许是擦肩而过，你们是走不到一起的。


他给自己浇着凉水，渐渐冷静下来，即使是圣贤，亦有憾事，自己现在不过是一个刚刚出道的中年文人，这种人生遗憾在所难免。干脆，快刀斩情丝，或许能将遗憾化为动力，化为新的素材也未能可知。天涯何处无芳草。师红是芳草，是最美的花，但她不属于自己。属于自己的芳草香花在哪里 唉，日后再说吧，那得看缘分。

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在电梯上，郎小芸对他说了些什么，他茫然地看着她，一语不发。郎小芸吓得心怦怦直跳，不知他又犯了什么邪。想起上一次电梯里的“强行拥抱”事件，郎小芸真想从电梯里逃出去。要知道，现在电梯里除了他们两个，没有别人。

电梯总算到了十六楼，李浩明面无表情地走了出去。

郎小芸连忙关上电梯门，轻抚胸口。我的老天爷，真吓人。李大哥一定是有了什么很大的心事。又没钱了 还是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稿子被退回来了 生什么大病了 天哪，不是想女人了吧 这种忙可帮不上，想到这里，她不由得暗暗埋怨师慧，为了一台电脑，为了李大哥要当作家，就非离婚不可，这犯得上吗 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看把李大哥折腾的，闹不好非出神经病不可，下次要是看到师慧，一定得劝劝她，让她回来。

郎小芸产生这种想法的时间还不到一星期，就见到了师慧。

还有两天就是大年三十了，郎小芸已经买好回家探亲的火车票，准备下午三点钟就去火车站，春节这几天开电梯的工作暂时由张二爷的老伴顶替她。下午一点钟刚过，师慧就按响了电梯铃。

“慧姐，好久不见，我正想你呢！”郎小芸喜出望外地说。

“我也挺想你的，怎么搞的，好像瘦了不少。”师慧亲热地拉住郎小芸的手。

“瘦了还不好 减肥，时髦嘛。”郎小芸这段时间的确瘦了一些。初恋的破碎让她好长一段日子茶饭不思，寢息难安。虽说衣带渐宽，并未憔悴，反倒显得精神苗条了不少。她不愿师慧知道自己情场失意，便推说减肥。“对了，你今儿怎么有空回来 ”

“这不是要过年了吗 我来看看我妹妹师红，让她到我



那儿过三十。”

“不是找借口来看李大哥的吧”郎小芸有意和师慧提起李浩明，并留神她的反应。

“看他 我看见他就来气，躲还躲不及呢！”师慧撇了撇嘴。


“慧姐，现在就咱姐俩，没外人，我想问你，李大哥究竟有什么不好 你们俩能不能……”郎小芸关上电梯门，以免外人听见。电梯原地不动。

师慧打断了郎小芸的询问，“别提他！他的心里根本就没有我和孩子。你说，跟这种废物点心、没心没肺的人过一辈子，谁受得了”她叹了一口气，“姐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是，我和他，没那个可能了，心伤透了。”

“慧姐，你……，其实，我觉得李大哥人挺好的，每天可用功了，最近好像退稿信也不多了。搞写作也是正经营生，怎么也比蹬三轮、卖报纸强吧 他这一阵子，总吃方便面，灰头土脸的，让人看了心里不好受。没有女人，那日子能好过吗”郎小芸试图唤起师慧的怜悯心。

师慧毕竟是女人，听了这话，神色由怨愤转为凄惋，低头片刻，她用手拢了拢垂到面前的一缕头发，摇了摇头，轻声说，“好过不好过，都是他自己找的。我不是没劝过他，劝了上百次他也不听。我也没办法。唉，这女人哪，说是能顶半边天，也就是说说罢了，一辈子是福是苦，跟你嫁的那个人有关，依我看哪，男人就是你脑袋上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那片天，女人是地，是晴是阴由他说了算，好男人是晴天，不好的男人是阴天。跟李浩明在一起，那日子，那天，总不开晴，心里闷得慌。离了婚吧，没了这片天，心里也觉得不踏实。唉，女人，慧姐命苦啊，小芸，你可得记住，找男人一定要找个可心的，有经济基础最好，能知疼知热的更好，别像我，稀里糊涂地过了十来年，啥也没捞着，落了一身伤……”

“慧姐……”郎小芸本来有一肚子活，让师慧这样一说，又勾起伤心事，眼圈微微发红，就低下头不做声了。过了半晌，她才问道，“那，你今天恐怕是白来了一趟，师红可能没在家。”

师慧用探询的目光看着她。

“我好像有几天没看见师红了，没见她坐电梯。”

师慧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她前一段日子在我家照看冬冬，冬冬没事了，她就回来了，怎么，没回这儿”

“这我不清楚。”郎小芸也感到迷惑不解，“她会不会到外地玩去了 要不就是去了朋友家”

“别猜了，我还是上去看看吧，他……在家吗”

“在。晌午那阵子我见他上去的，抱着一捆打印纸。”

师慧轻轻敲了几下门。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门开了，李浩明见到师慧，



脸上的表情由惊喜转为愕然，很快又变得平静。他的胡子好几天没刮了，头发也不听话地支愣着。

“怎么啦 不想让我进去 ”师慧没有注意李浩明表情的变化，见他堵在门口一动不动，不满意地问道。

“不，不是，想进就进吧，这房子是你的。”他让开路。

师慧没有迈步，“师红呢 ”

“她不是在你家吗 ”李浩明话一出口才觉得自己这一问纯属多余。“我不知道，她这几天没回来。”随即感到一阵惊惶，这丫头，跑到哪儿去了

“她不在家，我就不进去了。她要是回来，告诉她到我那儿过三十。”师慧说罢，转身就走。走出几步，又转回来，对仍然站在门口的李浩明一伸手，“这个月的抚养费！”

李浩明转身进屋，取来一个小信封交到师慧手上。

师慧用手一摸，感觉信封挺厚的，便打开来，一数，比以往多了五百元。

师慧冷冷地问，“干吗多给五百元 ”

“这不是过节了吗 压岁钱。再说，冬冬出院时间不长，买点儿东西补一补。”

师慧想了想，抽出四百元往李浩明手里一塞，“压岁钱一百就够了，别的就不用你操心了。”

“你，你怎么……”李浩明有些恼火，“这是我给孩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第 十三 章



子的钱，是我的心意。”

“心意领了，想给钱，下个月再说。”师慧头也不回地走了。

李浩明瞪了她的背影一眼，关上门，坐到电脑前，想恢复被师慧打断的思路。可是，十多分钟过去了，一句话也没打出来。从师慧的语气和态度上他能看出，冬冬并没有把自己看到的事情告诉她，这姐俩之间没有发生什么冲突。怪啊，她说师红回来了，可是自己根本就没看见师红的影儿，她能去哪儿 她在躲避自己吗 她不会出什么事吧

※ ※ ※ ※

午夜过后，师红从外面回来了。她在楼下观察了一下家里的窗户，没有灯光，估计李浩明已经入睡了。为了不影李浩明休息，她轻轻打开房门，慢慢回身上锁，踮起脚尖穿过走廊，准备进卧室。她的手刚刚握住拉门把手，身后客厅的门猛然打开，灯随即亮了，师红猝不及防，吓得轻叫一声。

李浩明站在客厅门口，神情复杂地盯着她。

“你，吓了我一跳，半夜三更的，灯都关着，我还以为你睡着了呢。”师红看着李浩明，“你怎么还穿着外套呢 ”

“我也是刚进屋，也就比你早半个小时。”李浩明扯



开外衣的拉链。

“上哪儿去了”师红一边换鞋一边问。

“街上。”

“又自己一个人轧马路去了”

“……”李浩明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他从晚上九点就在附近街上转悠，担心师红回来晚了遇上什么事情。他什么事情也干不下去，一直在琢磨师红能到什么地方去，现在在干什么。一直“巡逻”到半夜，直到他认为师红今晚一定回不来了，这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家，连衣服也懒得脱，就躺在沙发床上。眼前像放映电视连续剧一样不停地闪现师红的各种模样，根本无法入睡。不知胡思乱想了多久，忽然听到门口隐隐约有动静，仔细一听，哎呀，真的有人，一定是她回来了。于是一跃而起，惊喜交加地打开房门。一颗心算是放下了，虽然很激动，却不能让自己的思念之情流露得那么明显，总不能告诉这丫头自己为她在街上站了好几个小时的岗吧。


“你，这几天一直没回来，上哪儿啦”他忍不住了，故作随意地问道。

师红摘下红围巾，“我去了一趟郑州，陪一个广东来的姐妹在少林寺玩了几天。”

“你……，唉，外出这么久，怎么也不吱一声”李浩明不由得低声埋怨道。

“怎么啦 怕我被人拐卖了 你没上公安局、报社发寻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人启事吧”师红嘴上嘻嘻哈哈开着玩笑，心里却感到热乎乎的：他的心里装着自己、惦记自己呢！

“您还真别说，有这想法。你明天再不回来，我没准儿真就报警了。”

“你以为我智商那么低 能让人贩子骗了 ”

“骗不了还不能抢啊 听说现在不少坏人用迷魂药... ..”李浩明说的是自己真实想法。

“呸！呸，快过节了，少恶心人。”说罢，师红从皮包里取出一个小方纸盒，递给李浩明，“谢谢你的关心，送你一尊伏虎罗汉，以示慰劳。”

李浩明接了过来，没有立刻打开，“对了，下午你姐来过，没进屋就走了。她让我告诉你，到她家去过三十。”

“她没问我到哪儿去了”师红脱去大衣，走进卫生间准备洗漱。

“没问。”李浩明也把外套挂在衣架上。

“还是我姐了解我，知道我不知到哪儿疯玩去了，不用担心。不像你，躺在家里胡思乱想。”师红冲他作了个鬼脸，“她没邀请你一块儿去过年 ”

“我在她眼里快成瘟神了，能请我 ”

“对了，书稿的事儿，安妮说什么 ”师红往脸上抹着洗面奶。

“正想告诉你呢。我跟出版社签完约了。这不，现在



已经改完第二次校样了。”

“真的呀，这么快 安妮真行，改天得好好请她嘍一顿。”

李浩明叼起一支烟，快步走进厨房，打开抽油烟机。

不一会儿，师红洗漱完毕，走出卫生间，对他说，“天不早了，该休息了，烟就别抽了。”


李浩明心里一动，这语调真像妻子对丈夫说话的口吻，他顺从地按熄了香烟，“好吧，有话明天再唠。”

师红没说什么，旅途劳顿，她现在只想赶快躺到床上好好睡一觉。李浩明望着她优美动人的背影款款进入拉门。临关门时，师红回过头来，调皮地冲他挥挥手，一笑，“晚安，做个好梦。”

“还晚安呢，都说早安了。”李浩明也笑了。师红回到家，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折磨他许多天的烦躁不安已经烟消云散了，困意随即袭来。

躺在被窝里，在壁灯下，他打开师红送给他的那个小纸盒，嘿，挺神气的一尊水晶玻璃伏虎小罗汉。一个胖娃娃模样的小和尚骑在一只老虎背上指手划脚，笑嘻嘻的，老虎也没有了虎威，像只胖胖的大猫。水晶玻璃摸上去冰凉冰凉的，自己的掌纹也被放大了好多倍。李浩明在手里把玩着。“优虎罗汉，这个礼物会不会有什么暗示或深意呢 有一首歌，名叫‘女人是老虎’，师红是小老虎的话，我是罗汉”想到这里，李浩明轻声笑了起来，瞎猜归瞎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猜，不过，兆头不错。

手里握着水晶小罗汉，李浩明很快进入了梦乡。

当当当，当当当。

一阵敲门声把李浩明惊醒。“哎，来啦来啦。”他睁眼一看，天已大亮，估计足有九十点钟了。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来到门口，侧耳听了听，师红房里鸦雀无声，知道她还在酣睡，便轻声问道，“哪位呀”

“是我，安妮！”

李浩明开门一看，果然是她，急忙请进。

“刚起床吧 满屋子的浊气，开开窗，放一放！”安妮皱了皱眉毛。

李浩明急忙冲她嘘了一声，把食指立在嘴唇上，又一指师红的房门。

“她还在睡觉”安妮轻声问道，面露欣喜之色。她这么长时间一直没再见过师红呢。听说她在家，自然十分高兴。

李浩明点点头，“昨天后半夜才回来，到少林寺玩去了，好像挺累的。”他把安妮领到客厅，“不好意思，被子和床都没来得及收拾……。”

安妮小声说，“少客气，我又不是来参观大车店的。”有文化的人，就是有水平，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一代，骂人损人挖苦人不带脏字儿。大车店三个字，就把李



浩明自封为“书斋”的客厅贬入“脏乱差”的行列。

“那你是来……”李浩明问道。

“出版社来电话，让我找你，说图书封面设计完了。他们对这本书期望值不低，准备用它冲击畅销书排行榜和畅销作品大奖呢。他们设计了四五个图样，想征求一下你的看法。封面相当重要，这可是脸面问题，不能马虎。”

“什么时候去 现在吗 ”

安妮点点头。

“这，可是……”李浩明本想利用今天找机会跟师红好好聊聊，试探一下这位“小姑奶奶”的真心意，搞清楚自己在她心目中的地位。不料，被这个美丽的不速之客把计划冲得七零八落。

“怎么 有什么要紧事吗 ”

李浩明没来得及回答，拉门哐的一声开了。师红用手拢着短发，站在门口。

“师红姐。”安妮冲上去捶了她的肩膀一下，“你这个懒虫！”

“你这个疯丫头，害得我没法睡觉。”师红点了一下安妮的额头。

“真是的，好长时间不见你，你连电话也不给我打。”安妮埋怨道。

“还不是怕误了你的正事 我是闲人一个，不像你，整天忙着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贡献。”师红开心地笑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着，“怎么样啊 又发现什么新苗子了”

安妮指了指李浩明，“就他这一个，都快把我小腿跑断了，多发现几个，我就别活了。快点儿，穿好衣服，收拾一下，咱们一起走。”

“安妮让我们去出版社看看封面设计样。”李浩明解释了一句。

“我都听到了。依我看，这里没我啥事儿，你们俩去不就行了”师红故意推托道。

“那……”李浩明欲语又止。他本来想说，你是小说的女主人公啊，没有你就没有这部小说。话到嘴边，看了看安妮，又咽了回去。

安妮可不管这一套，她把师红往里屋推，回身抓着拉门把手，对李浩明说，“你先拾掇你自己吧，现在是女士更衣化妆时间，男士回避。”说罢关上了门，屋里随即传来二人的说笑打闹声。

师红的推辞不过是装装样子。安妮不依不饶，非得拉着她同去，她也乐得顺水推舟。二人在屋里涂唇描眉足有半个小时，等站到李浩明面前时，让李浩明的眼睛瞪得又大又圆。两个大美女，一个清丽典雅，一个热情大方。师红一身乳白色套装，鹅黄色长巾过膝。安妮穿上师红的火红色羊绒披风，黑色马裤，白色皮靴，原来的披肩发被梳编成三十多根细小的发辫。一个淡妆，一个浓抹，个性鲜



明，令李浩明心里赞美不已。再看看自己，鼓鼓囊囊的旧绿色羽绒上衣，皱巴巴的灯芯绒裤子，没打油的皮棉鞋，头顶绒线小帽，跟这二位站在一起，显得老气横秋，足有五十岁。他的神色随之黯淡下来。

师红看到了他神情的变化，抿嘴一乐，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李浩明的那几件衣服她很清楚，哪一件也摆不上台面。他大概足有两年没添置新衣服了，兜里现在虽然有几个钱，可是现买也来不及呀！

安妮哈哈地笑了起来，“瞅你这身打扮，像个小老头，换身精神点儿的！从认识你到现在，就没见你穿过别的衣服……”她还想继续说下去，师红轻轻用手肘捅了她一下，对她使了个眼色。


安妮止住说笑，惊讶地张大了嘴。心想，天哪，李浩明不是就这么一身行头吧！她扭头看看师红，师红对她点点头，证实了她的想法。冒失鬼！安妮调皮地伸了伸舌头。

“把帽子放家里，别戴了。我这儿有摩丝，好好梳一下你的头发。”师红轻声嘱咐着。

“对对，最好换个发型，来个大背头，保证有派！”安妮随声附和着，进屋取来摩丝。

安妮为李浩明重新设计的发型相当不错。一头乱蓬蓬的长发向后一梳，露出两只耳朵和饱满的额头，立刻就有了几分学者风度，脸色也显得亮堂了许多。师红不由得连连点头说好。

离
婚
了
就
别
再
来
找
我



站在衣柜镜子前一看，李浩明自己也十分满意：精神饱满，相貌堂堂，两眼有神，与以往的自己相比，判若两人。

三个人在出版社里呆了不到二十分钟就出来了。总共六个封面样，三个人一致选中了第三号方案。红褐色的底子上，一个女人曲线玲珑的侧面乳白色剪影，背景是隐隐约约的都市楼群。书名字体是硬朗醒目的美黑体。整个封面的风格大方简洁，庄重与活泼相得益彰。

“大事完毕！只等样书了。本姑娘算是完成了使命。怎么样 还满意吧 ”安妮拉着师红的胳膊，对二人说。

“满意，十二万分的满意。”李浩明乐得有些合不拢嘴。

“你怎么不表态 ”安妮问师红。

“他出书，他满意就行了，我表的什么态 ”师红脸色微微发红。

“这话可不对！军功章上有他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呀！”安妮打趣道。

李浩明的脸也红涨起来。他看了师红一眼，挠了挠头，低声嘿嘿笑了。

“你笑什么笑嘛 ”师红埋怨了李浩明一句，越发不好意思了。她一推安妮，“我还认为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呢！”



“别，别，顶多有我一条绶带！我可不敢冒领军功！”
安妮笑了起来，“对了，李哥，说好的，你得请我俩好好吃一顿。虽说稿费还没领到手，那就先预支吧！”

“没问题，说吧，上哪儿”李浩明兴致勃勃。

“师红姐，咱们上哪儿宰他”

“我也没想好，你定吧！”师红抿嘴一乐，“你立下这么大的汗马功劳，还不应该好好犒赏一番吗”

安妮立刻抓住了话柄，“有没有搞错 是让他犒赏咱俩，不是让你们俩合起来犒赏我！师红姐，注意你的立场！”她一本正经地用食指点着自己的太阳穴，以示师红的脑筋“有问题”，而且，说话时，故意把“你们俩”三个字加重了语气！

师红的脸上一阵阵发热，“你这个坏蛋，总拿我开涮。”她举起拳头追打着安妮，安妮连声怪叫怪笑着闪躲。

李浩明装作鞋带开了，蹲下身去，掩饰着难堪和羞涩，故意落在二人身后七八米远的地方。安妮的这张嘴，谁惹得起 躲吧。

三个人一路上说笑嬉闹着，来到“卡布基诺”意大利比萨饼店。

喝了一瓶红酒，吃了两张比萨饼，以及薯条、沙拉，一结账，二百六十多块。李浩明隐隐心疼，却没太在意，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伸手一摸内衣兜，傻眼了——没带钱包！

安妮去了洗手间。师红见他在身上摸来摸去，一脸的焦急不安，问道：“怎么啦 钱包丢了 ”

“不是，忘了带。我记得好像放在皮兜子里边了。”

“给！”师红用脚轻轻一碰李浩明的鞋，从桌子下面递过来几张纸钞。

“谢谢，我……等我回家就还你！”见安妮正在往这边走来，他轻声说了一句，急忙把钱揣进衣兜。

师红责备地瞪了他一眼，语调发冷，“你还吧，别忘了利息。”

“还有利息 ”李浩明颇觉吃惊。

“驴打滚的利！看你还得起！”师红眼里闪着诡异的光。

“那，那我还你一辈子，行了吧 ”李浩明壮着胆子说了一句。

烛光映着师红美丽的面庞。她垂下长长的睫毛，端起果汁杯，轻轻啜饮，没有答话。




第 十 四 章

这也算是过年吗

走在去师慧家的路上，望着大街小巷与往日无异的场景，师红心里感叹道。小时候，大人孩子都盼着过年，多放几天假，买鱼买肉买水果，炒一大口袋的花生瓜籽，买几挂鞭炮，贴春联，换新衣，往罐头瓶里坐根蜡头，糊上两条彩纸就成了灯笼。七八个小伙伴在街上乱跑，看谁家的鞭炮响，灯笼漂亮，比谁的衣服好，压岁钱多。一到半夜，鞭炮声满城骤响，烟花朵朵冲天而起，把夜空映得五彩斑斓，空气中的硫磺味有一股别样的香气……如今是怎么啦 日子过得好了，双休日多了，五一、十一放假不比春节的天数少，衣服想买就买，至于各种吃的，想吃就吃，已经到了不知馋什么东西的地步。更让人心里不舒服的是，许多城市已经严禁鸣放烟花爆竹，理由是怕引起火灾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和崩伤市民。结果便是城里人过的是“安安静静”的春节，乡村依然热热闹闹。放眼京城，除了家家户户贴上了春联以外，几乎看不出什么节日的迹象。从初一到十五，在自家喝完了，到亲朋家去喝，哗哗啦啦玩麻将，除此之外，仿佛没有别的什么事好做。腰酸手麻胃难受，眼珠子发红眼圈发黑，节日过后如同小病一场，好多日子提不起精神，这样的春节越过越没劲了。惟一的安慰是亲人可以团圆，朋友可以相聚。不过，对自己来说，除了姐姐和冬冬，偌大个北京别无亲人。熟人不少，真正能列入“朋友”一类的并不多。大冷的天，懒得逛城外的名胜，城里的各种公园早就去腻了。这么多天的假日，做什么好呢 在姐姐家呆一两天足够了，其他的时间呢 总不至于陪着李浩明干坐着吧！

想到李浩明，师红的心里酸甜苦辣一齐涌了上来。时至今日，仅仅说自己对他有好感是自欺而已。她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她，即使在梦中也多次见到他的模样。两个外表、学识、专业、年龄、性格……都有着许多差异的人，居然可以灵犀相通，十分合拍。尤其是这一段日子，两个人相互支持、体谅、关照，在许多事情上默契得如同在一起生活了多年的夫妻。唉，这个家伙，真让人头疼。他偏偏是自己的前姐夫。这让自己如何在他和姐姐之间周旋 在亲情和爱情之间只能选择一样，这让师红陷入两难的境地。前些日子陪朋友去少林寺游玩，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师红想看看自己是否能够躲开乃至淡忘李浩明。事实证明，她做不到。即使她人在嵩山的幽谷丛林中，在



不染红尘寺院塔林里，一颗心却飞回北京，飞回那不到四十平米的小屋……

唉，先别想了，走一步算一步。事到临头再想办法解决吧。

吃罢年夜饭，已经七点多了。姐俩刚刚收拾完碗筷，就一个和面，一个剁饺子馅，准备包年夜饺子。冬冬刚刚吃完饭，就拎着红灯笼到院外找小朋友玩去了。姐俩手脚麻利地忙乎着，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

窗外偶尔传来一两声清脆的鞭炮声，那是某个“无视禁令”的小孩子干的恶作剧，如同对节日“过分安静”的小小抗议。听到鞭炮声，姐俩抬起头对视了一眼，轻轻笑了起来。


“这大过节的，连点儿动静都没有，感觉不像是过节。”师慧乒乒乓乓地剁着白菜。

“当官的也不知是咋想的，光顾着图省心，怕招事，过节也不让放花放炮。城市又不是农村，草房柴垛的，怕火灾。也真怪，城里不让放，农村反倒是随便放。我听朋友说，他们一家子开车到乡下去放鞭炮烟花玩。农村过节比城里热闹多了。”师红把揉好的面放进面盆，又取了一条半湿的新毛巾盖在上面。

“可惜呀，爸爸妈妈不在了，没人领咱们回山东老家。我每年这时候都能想起小时候回老家看到的那些事，扭秧歌，划旱船，杀猪宰羊，那个热闹。”

“就是，别说过节，就是新人结婚也不让放鞭炮，搞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什么电子模拟音响，那不是瞎折腾吗 要是严禁放炮，那干脆让外交部把什么迎接外国元首的 21 响礼炮也给停了，这样才算公平。”

“那可不行，要真是那样的话，‘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可就失传了。前几天冬冬还问我这个成语是啥意思，我解释了半天他还不是很明白，这不，有极好的说明事例了”师慧不由得笑了起来。

“别光顾着干活，春节联欢晚会快开始了。”师红抬头看看挂钟，急忙把手擦干净，打开摆在写字台上的彩色电视机。这台电视是师慧用年终奖金买的，国产熊猫，二手货，不到六百元。刚刚搬回家还不到十天。

“姐，快点儿，咱们把家什搬过来，一边看晚会一边包饺子，两不耽误。”

话音刚落，冬冬一溜小跑冲进屋来，带进一股外面的寒气。

“妈，晚会开始了。”他把灯笼往床上一扔，搬张椅子坐到电视前面。

师慧端着面盆走过来，用脚尖一踢椅子，“往后边去，不要眼睛了 小小年纪想戴眼镜吗”

冬冬吐吐舌头，听话地把椅子移到两米以外。

师红看着冬冬做个鬼脸，扭头对师慧说，“冬冬还真是个听话的好孩子。您还别说，冬冬长得像咱们师家人，像你。”

“也就那双眼睛像我。要不是我整天看着他，无论写字看书都得注意姿势，他早就近视了。你瞧瞧，看他现在



坐的那个样子，跟他爸一样，虾米腰！”

冬冬立刻挺直了腰背。撇撇嘴，有些不高兴了，眼睛仍然盯着电视屏幕。

师红冲姐姐使了个眼色，示意她别在过节的时候教训孩子，回身从衣架上的大衣兜里拿出钱包，取出一百元钱。“来，冬冬，小姨给你的压岁钱。”

“唔。”冬冬拉过钱来，视线却没有转移。他被舞狮舞龙的画面吸引住了。

“嘿，你这孩子，这么没礼貌。小姨给你压岁钱，你也不谢一声。”师慧忍不住批评道。

“谢谢小姨！”冬冬随口说道，颇有敷衍应付的意思。

“咦，这个小孩崽子，怎么越来越……”

“姐，算了吧，大过年的。他不是孩子吗 玩心重，他不是在看电视吗 ”师红打断了姐姐的怨言。

“三扁担打不出一个屁来，怎么看怎么像他爹，哪有一点儿像我 你说，小时候，我啥时让爸妈操过心 过年过节给三块两块就乐疯了，现在可好，给他一百块，他头不抬眼不睁的。”

“这不是日子过得好了吗 我听说有些孩子过春节得到的压岁钱有好几千！”

“我们班杨致铭去年就得了三千多。他说今年一定比去年多。”冬冬插嘴道。

“咱们咋能跟人家比 ”师慧瞪了他一眼，又瞅了瞅师红，解释道：“冬冬说的那个孩子，人家的爸爸是铁路上的什么局长，权挺大的，过年过节来送礼的人都得排队，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第 十四 章



几千块钱的压岁钱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铭铭说他爸又要升官了。”

“得，那压岁钱还有个不跟着往上涨的。”师红笑了，“真是童言无忌！”

“唉，苦就苦像咱们这样的小老百姓了。”师慧轻叹道，瞥了一眼电视上正在卖力演唱的歌手，“你再瞅瞅人家，这么多年过去了，咋就一点儿也不见老呢。”

师红循声望去，撇撇嘴，“姐，那是化妆师的功劳，满脸皱纹用油粉厚厚地一抹，就跟墙上刮大白一样，灯光一照，看不出来。让他们卸了妆，一看，个个都跟核桃皮似的。”

“瞧你说的。”

“你还真别不信。演艺界的人常年化妆，跟油彩打交道，脸上的皮肤早就老化了。跟你同龄的人，你们往一起一站，她能显得比你老十岁还多！”师红一边捏着饺子皮，一边大曝内幕。

师慧听到这些话，心里舒服了许多，如今的女人，个个都有恐老症、恐胖症，为了显得年轻，为了扮嫩，买起化妆品来从不吝惜金钱，把一大批美容师供养得脑满肠肥，腰包都快胀破了。师慧一向是信奉“素面朝天”的少数派，这倒不是因为经济拮据，而是素养和意识问题。再说，师家姐妹的皮肤都很好，白皙嫩滑，这要感谢父母的遗传。因此她们很少在保养皮肤上花费时间和精力。

天生的美丽是女人最大的原始资本。

师慧近来也开始留意自己的皮肤了，毕竟快四十岁



了，自从与谢刚相识之后，她对自己的外在条件和内在素质都充满自信，这一点，她也能从谢刚那痴痴盯着自己的目光中看得出来。有句广告词不是说，女人的魅力来自健康的肌肤吗 不过，有多少自信，就有多少担忧。女为悦己者容，此乃古训，不无道理，也符合恋爱心理学。对男人而言，此“悦”的成分中，女人的外表美占有很大的比例。选美还有印象分呢！尽管永葆青春只是一个梦，但是让青春放慢离去的脚步可不是梦，让魅力停留得长久一些也不是梦，天生的条件再好，也有人老珠黄、鸡皮鹤发的那一天。她也不希望自己过早地加入“欧巴桑”的行列。所以，师红的一番间接赞美彻底打消了她产生不到一分钟的嫉妒——看到“不见老”的女明星产生的嫉妒，女人最常见的嫉妒。


冬冬不喜欢看京剧，他可不管什么国粹不国粹的，趁着几个油头粉脸的人在屏幕里吱吱哇哇地连唱带蹦，他跳下椅子来到妈妈身边。“妈妈，饺子是什么馅的”

“还能是什么馅 羊肉的呗。”师慧颇有不满地看了儿子一眼，“这孩子，吃东西也跟他爹一个口味，放着香喷喷的猪肉不吃，就得意膻烘烘的羊肉。回回包饺子都是羊肉馅的，也没见他们吃腻过。对了，小红，你能吃羊肉吧”

“是肉我就能吃！”师红悄悄记住了李浩明爱吃羊肉。

师慧很自然地想起了李浩明，她直了直腰，轻叹一声，“李浩明最喜欢吃羊肉洋葱馅的饺子，有一年过春节，他说自己破了历年的记录，居然吃了五十七个，撑得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肚子疼，直吃酵母片。唉，今年是咱家过的第一个没有男人的春节。”

师红微微一愣。她刚才心里正在想着，李浩明如今在干什么，他怎么度过这个除夕夜。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家，那滋味一定不好受。没想到，姐姐的语气中有难以掩饰的关心和怀念意味。每次提到李浩明，师慧都没有好声气，恼恨之情溢于言表。她现在这样说，是不是有些回心转意了

师红的心里一阵慌乱，忐忑不安。

“谁说没有男人 冬冬不就是个小男子汉吗 ”师红故作轻松地试图转移话题。

“对啊，来，小男子汉，帮妈妈摆饺子。没有大男人，咱们不是也照样过年吗 ”师慧展颜一笑。

冬冬摆了一会儿饺子，玩心又起，听到院外传来孩子们的说笑声，在屋里呆不住了，跟师慧交待一声，拎着灯笼跑了出去。

小品过后，又是制造欢快气氛的歌舞。姐俩专心地包着饺子。

“姐，那个人，你们怎么样了 ”师红试探着问了一句。

“啊，啊，见了几次面，印象还行。”师慧脸色一红，神态忸怩起来。

师红心里一阵轻松，追问道，“过节都放假了，他没约你 ”

“约了，他说初二来接我和冬冬到郊外玩一天。”师



慧老老实实坦白道。

“姐，多加了解，既要谨慎，又要热情。他要真是个好男人，可得抓住。”

“你怕我嫁不出去吗 也别光说我。你自己也该在这方面多用用心了，别挑花眼了变成老姑娘可就惨了。”师慧叮嘱道。

“你怕我嫁不出去吗 ”师红模仿着姐姐的语气，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开怀大笑起来。

心里惦记着李浩明，这顿饺子也吃得没什么滋味。春节晚会刚一结束，师红借口明天要和朋友一起出去玩，想早点儿回去休息。师慧不疑有他，见挽留不住，只好放人。临出门前又给妹妹带了一盒刚煮好的饺子，让她当早餐。


※ ※ ※ ※

李浩明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天花板，也不知就这样躺了多久。

电视机开着，音量似有似无，屏幕散发的亮光勉强能让人看到屋里的各种摆设。

他懒得开灯，尽管全楼灯火辉煌。他也懒得看电视，用耳朵听也差不多。翻过来调过去，就那么几种节目，就那么几张面孔。年年喊着要创新，要与以往有所不同，可是年年换汤不换药，真让人怀疑那些著名编导们的智商和

离
婚
了
就
别
再
来
找
我



能力，怀疑他们纯粹是浪得虚名。与其如此，还不如把这几百万、几千万捐给失学儿童、下岗工人，让他们也能过个开心年……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心烦意乱、焦躁不安的 师红走后三个小时。

油炸花生米、火腿肠、粉丝拌芹菜，一个扁瓶二两装二锅头，就是他的年夜饭。

屋子里没有师红的影子，听不到她的说话声、笑声，隐约听到四邻的喧闹，让李浩明越发感到孤独和寂寞难耐。自从师红这个女人闯入自己的生活中，他才明白，从前自己引以为乐的“孤家寡人”状态是多么不正常，是多么的单调无味。

懒洋洋地躺在床上，没事可干，想睡又睡不着，明明知道师红今晚回不来了，她临走时说过，她将和姐姐、冬冬在一起度过除夕，可是他仍然怀着一丝侥幸的希望。每当走廊上传来脚步声，他都会坐起来，侧耳谛听，希望脚步声停在门口，希望听到钥匙开锁的咔嚓声。一次又一次，他都失望地躺了回去，不免嘲笑自己的神经过敏和痴心妄想。

脚步声，开锁声，开门声……

李浩明躺在那里没有动。

不可能的，师红不可能这个时候回来，半夜三更的，师慧不会让她回来，一定是自己的幻想，是恍惚中的幻听而已。

“啪！”电灯亮了。



李浩明猛然坐起来。他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一身火红的师红，让他苦思苦想的师红，笑盈盈地站在门口。

西方的圣诞夜据说时有奇迹发生，中国的除夕夜也有吗 仙女下凡了！

李浩明用力晃晃脑袋，又揉揉眼睛。这是真的！

师红看到他那副又惊又喜的好笑样子，禁不住轻声笑了起来。

“真的是你 你……”李浩明仍然坐在床上，傻乎乎地问道。

“不是我还会是谁 你以为我是女妖吗 ”师红调皮地瞪了他一眼。

天哪，她真的回来了。李浩明的烦躁不安通通飞走了，浑身上下的紧张燥热也不见了，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身子一软躺回被垛上，眼睛片刻也未离开师红。

师红来到近前，把饺子放到餐桌上，看到杯盘狼藉的桌子，摇了摇头，“真惨哪，一个大男人，高级厨师，就这么过年哪！”

李浩明苦笑着，没回答。

“怎么啦 除夕夜，大年三十，就想这么过吗 ”

“那又能怎么过 出版社的清样到现在也没送来！”


“大哥，你没喝多吧 人家也要放假过节的。”师红感到哭笑不得。

“那我就想不出来还有什么事可干了。”

“总不至于从初一躺到十五吧 ”

“那……”李浩明张了张嘴，不知该说些什么。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起来，起来，跟我走！”师红转身从衣架上取下李浩明的羽绒服，往他身上一扔。

“去哪儿”羽绒服盖住了李浩明的脸，他的声音听起来瓮声瓮气、没精打采的。

“快起来吧，”师红抓起他的手把他扯下床来，“我领你去一个好地方玩。”

“啥地方”李浩明似乎不太情愿地穿着衣服。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师红回屋换衣服去了。

“梦幻”舞厅，在北京颇有名气。由一个原本生意萧条的大礼堂改建而成，一流的音响和灯光，美式风格的装潢，足可容纳近千人狂歌劲舞的舞池，二十四小时开放，加上服务周到，餐饮配套，更因其男女领舞员的舞技高超，吸引了众多京城青年来此玩乐。虽说地处四环以外，略嫌偏远，可是依然人满为患，停车场上根本找不到空位，候客的出租车一直排到二百米开外，足见生意火爆，财源滚滚。

师红是此地的常客。

李浩明却是头一回涉足。

他十分好奇地看着门口攒动的人潮，暗暗吃惊。大年三十的，又这么晚了，此地怎么还有这么多人不回家跟亲人团聚 什么时候不能跳舞

师红看出他的疑惑，抿嘴一笑，“愣着干什么 进去呀。平常日子里人比现在还多呢。”

来来往往的人看上去都很年轻，师红尚能归入这个年



龄段，相比之下，李浩明应该是千百人中的“老前辈”了，属于这里的“珍稀品种”。

师红根本不管他的犹豫踟躇，拉着他的胳膊走进大门。李浩明硬着头皮随着她存包、存衣服。他不无敏感地认为，包括服务员在内的所有人，看着自己的目光都有些怪怪的：这个老家伙，跑年轻人堆里混什么

刚一走进内门，李浩明又有些发呆变愣了。五颜六色的灯光加上频频四射的电光晃得他有些睁不开眼睛，震耳欲聋的音乐，节奏鲜明，令他的心脏加快频率地随之鼓荡，一束雪白的灯光照在十几平米大小的领舞台上，一个头发染成火红颜色的女孩，不，男孩正在摆臂、甩腿、扭腰、送胯地领舞，动作刚劲，身姿敏捷，翻旋跳跃，步伐怪异，令人目不暇接。


宽敞的舞池里，足有七八百名男女青少年在尽情欢舞。掌声、口哨声、惊呼狂吼声不时响起，空气和地面仿佛都在剧烈颤抖。大概是通风良好的缘故，偌大的舞池几乎闻不到汗味体味烟味，隐隐嗅到清香的花香。是空气清新剂吧

年轻漂亮，加上魔鬼身材，师红来到这里如鱼得水。她把李浩明拉到舞池中央，立刻随着音乐摇摆起来。

李浩明不是音盲，却是半个舞盲。他从前只跳过慢三步、慢四步，只不过是随着轻缓的音乐节拍走步而已，什么花步也不会，被同事戏称为“老汉推车”。什么迪斯科、太空、霹雳，听过，看过，从未跳过。尽管舞池里的每个人都自我陶醉地跳着，姿态各异，没有人注意他，尽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十四 章



管师红在他面前示范式地摆手晃肩，可是他仍然感到手足无措，难以适应。试探性地走了步，整个身体好像都脱了节，举手投足都不协调，腰板僵硬，感觉自己像个在暴风雨中东摇西晃的老树。

他不好意思地冲着师红笑了笑，向后退了几步，索性倚在大圆柱子上，笑眯眯地欣赏师红的舞姿。

师红对他连连招手，他做了个鬼脸，摇摇头。

师红无可奈何，佯作嗔怒地举起拳头威胁地挥了挥。见他仍然不下场，只好不再理他，自己尽情地跳了起来。

到底是舞蹈专业的人。同样是跳舞，同样是没有太多的章法可循，可是在李浩明看来，别人都是在胡蹦乱扭，惟有师红显得与众不同。她的舞姿那么轻盈，动作如行云流水般地和谐流畅，摆臂扬头，耸肩弹腿，宽松的白毛衣被灯光染得五彩斑斓，如同一只翩然飞舞的蝴蝶。时而悠闲自在宛在花丛，时而狂烈迅猛仿佛受到惊吓，刚柔相济，随心所欲，周身上下闪射出青春的活力和生命的热情。

李浩明痴痴地望着师红的身影，深受感染，不由自主地随着她的动作轻轻地摇头晃肩，双腿前后小幅度地踏步……

师红周围的人渐渐围成一个圈子，让师红在中央尽情展现舞技。师红对这种场面司空见惯，众人的围观和鼓掌越发激起她的表现欲望。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视线渐渐被众人挡住，李浩明已经无法继续欣赏。



相形之下，领舞台上的舞者立刻显出功力和水平与师红有很大差距。他不再是众人瞩目的中心。信心一失，动作更加走样。

舞场监督心有不甘。他通过耳机命令男领舞退场，又调遣三个身材惹火、衣着暴露的女孩上台领舞，想把被师红抢去的风头夺回来。

事与愿违。跳迪士科又不是跳艳舞，尽管三个女孩使尽全身解数，卖力地表演，甚至尖声长啸，翻滚踢腿叠罗汉，直跳得大汗淋漓，也难以挽回局面，一来她们的舞姿和衣着对大家来说已属常见，其动作步法难以模仿，更不适合在人头稠密的舞池中发挥，二来她们的化妆怪诞，故意泄露春光的举止令人倒胃口。师红以“平民公主”的姿态出现，大方随和，舞姿高雅又不失热烈，动作幅度不大，步法更不刁钻，一派清新自然。美丽的面孔不施脂粉，微微发红，愈发显得健康可人，精神焕发。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随师红的舞步，模仿她的动作。

领舞台上的三个女孩明显受到冷遇，脸上露出尴尬的神情。

舞场监督无计可施，忽然灵机一动。他命令灯光师将三盏集中在领舞台上的射灯灯光转向射到师红身上……

顿时，场内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舞池里的人更加兴奋。哈，舞场的领舞们败了，输给了师红。对他们来说，此时的师红就是他们的“民意代表”。

舞场监督见此举大得民心，索性加大力度。他在话筒中高声宣布：“各位朋友，各位来宾，我们欢迎那位白衣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女郎上台为我们领舞，好不好？”

“好！”众人异口同声，音量盖过音乐，随即响起热烈的掌声。

李浩明也使劲地拍着手，大声叫好。

领舞台上的三个女孩不知何时退了场，人群闪开一条通向舞台的道路。

师红满面笑容，大大方方地走上领舞台，尽情施展平生所学，用优美的肢体语言演绎劲爆的乐曲。

欢呼声、口哨声、掌声更加热烈了，越来越多的人涌入舞池。

舞场监督又出奇想，他大声煽动人们的狂热情绪，“这位小姐跳得棒极了！我们再欢迎一位男士上台，为她伴舞，好不好？”

“好！”又是一阵爆棚的回应。

领舞台上的师红突然停了下来，她目光一扫，举手一指。

三盏聚光灯随着她的指示刷地一下罩住李浩明。

李浩明愣住了。

他根本没想到师红会来这一手。要知道，他刚刚适应这种舞曲的节拍，刚刚找到一种新鲜自在的感觉。从不出头露面的他一下子被推到众目睽睽之下，顿时紧张起来。

众人见师红选中的是一位有些木头木脑的“老大哥”，顿时叫起好来。大年三十晚上跑到这里来玩，图的就是这份热闹。如此怪异的男女搭配，保准儿有好戏看。

掌声再一次响起来，师红在领舞台上带头鼓掌。



一道通往舞台、通往师红的路闪了出来，师红在舞台上蹦蹦跳跳地冲他招手，几个心急的小伙子见李浩明仍然犹豫不前，索性冲上来连架带推地把他簇拥到台阶前。

李浩明感到自己成了一只被赶上架的鸭子，惶惑不安，又气又恼，有点儿小脾气也不敢发。

师红把他拉上领舞台，伏在他耳边大声说，“身体放松，跟着节拍，你想怎么跳就怎么跳，动作越自然就越美。别管别人的眼光。”

李浩明不太相信地看着她：就这么简单

师红用力点点头，不像开玩笑的样子。

哼！跳就跳，出丑就出丑，反正这里除了师红以外，根本没人认得我。我老李今天豁出去了。玩！闹！过年嘛，放肆一回！

想到这儿，他开始随着师红的舞步摇摆踢踏。

刺目的电光频闪，团团白雾从脚下升腾而起，为李浩明尚显生涩的舞蹈动作打着掩护。

师红得意地笑着，舞姿轻盈，如同美丽的精灵一样围着他转，忽而在左，忽而在右。

没听到有人喝倒彩，倒是听到了掌声和口哨声，李浩明的不安渐渐消失了，手脚也放开了。不就是跟着感觉走吗？他想起自己在农村、在工厂劳动时的情景，想起童年时玩过的种种游戏，想起许多小动物的举止，想起在电视里看过的武打、舞蹈动作……兴之所致，随心展示，花样百出，令众人耳目一新，就连师红也琢磨不透这个闷声闷气的人如何创造出这么多神来之笔，她惊喜万分地瞪大了迷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人的眼睛。

天，蒙蒙亮了。

坐进出租车里，李浩明的心还在怦怦急跳着。不知不觉跳了几个小时，浑身大汗，如此剧烈的运动量，他竟然没有感到一丝的疲惫。他感觉自己似乎又回到意气风发、生机勃勃的青年时代。谁能想到，几个小时以前的他，还像一个小老头似的懒在床上，没精打采的。

这一切都是师红带给他的。

他眼里闪着亮晶晶的光，转头看着坐在身边的师红。

师红正眉开眼笑地望着他。

李浩明刚想说些什么，师红举起食指立在嘴上，示意他不要打破这份难得的寂静。从乐声震天的舞厅里出来，让耳膜休息一下，真是一种别样的享受。

师红轻轻靠在他的肩头，闭上眼睛，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着。

李浩明的手被一只温软纤细的小手紧紧握住。他的身子一震，浑身肌肉绷紧。

师红的手使劲握了一下，又慢慢放松。

李浩明也随着她的暗示慢慢放松下来。

师红的头枕着他的肩，几缕发丝轻拂着他的面颊，皮肤痒痒的，心也跟着痒痒的。

内衣早就湿透了。出租车的空调不太好用，冷风从看不见的缝隙中吹进来，不一会儿，李浩明就感到几分凉意。心有所念，立刻感到师红的身体发冷似的轻轻颤抖。



他心里一急，立刻抽出手来，环抱住师红柔软的腰肢，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他相信这样做会让师红感到暖和一些。

师红静静地伏在他的腿上，没有抬头，没有睁开双眼，仿佛一只温驯的乖乖猫儿。

李浩明把脸颊贴在她的头发上，合上眼睛，有些贪婪地嗅闻着她的发香，不一会儿就感到口干舌燥。舔舔嘴唇，舌尖传来一丝咸味。他开始温柔地亲吻师红的头发，心脏呼通呼通地向全身泵送滚烫的血液，一种类似发高烧的眩晕感、胀热感涌了上来，沉睡多时的雄性器官开始苏醒，抬头，精神抖擞。它开始不满师红胸前那团柔软的压迫……

师红一动不动，仿佛睡着了一样毫无察觉。

李浩明神态大窘，身体如同石板一样变得坚硬，一阵阵热气从衣领下逸出，面颊和颈边有异样的蒸烤感。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两臂更加用力地抱着师红的身体。

师红似乎随之发出一声呻吟，淹没在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中。李浩明不敢确定自己是否听到了这一声高度诱惑。

“二位，到地儿了。”车停了。

李浩明猛然醒悟过来，一抬头，果然是自家门前。

师红闻声立即起身，打开车门，一溜烟地消失在门洞里。

李浩明愣了一下，抬腿下车，想要追上去。

“哎，师傅，师傅，车钱！”出租车司机喊了起来。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第 十 四 章

等李浩明回到家里，只看到师红脱在门口的长靴。拉门紧闭，没有灯光，屋里静悄悄的。

李浩明站在走廊上愣愣地想了一会儿，脸上的表情渐渐松弛下来。

他走进自己的起居室兼客厅，轻轻掩上门，带着满足的笑容安然入睡了。





第 十 五 章

在家里陪父母过了三十和初一，初二一大早，谢刚就回到自己的家，洗完澡，换好衣服，把外出游玩的用具、食品放进汽车货厢，又到发廊理发油。待他精心收拾妥当，来到师慧居住的小四合院时，恰好是八点三十分。


师慧没想到谢刚会来得这么早。她和冬冬起床不久，正在收拾床铺，准备洗漱。听见敲门声，开门一看，衣着光鲜的谢刚笑容满面地站在门口。

“过年好，师慧。”

尚未梳洗的师慧头发有些蓬乱。一阵心慌之后，才回答了一句拜年话，身子却堵在门口。屋里太乱了，空气又不好，她不想请谢刚进来。可是让客人站在门外又很不礼貌，一时不知该怎么办。

谢刚体谅地一笑，“我就不进去了，你们别着急。我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在车里等你们。”说完转身走了。

师慧催促着冬冬洗脸刷牙，自己也急急忙忙地梳洗打扮。

虽然脸上没有露出不悦的神色，谢刚心里却产生了一些不太舒服的念头。往日里见到的师慧都是端庄美丽、利落大方，今日一见，虽说算不上蓬头垢面，师慧多少失去了一些光采，形象方面便大打折扣。如果自己以后每天早晨起来看见的都是这样一张面孔，能开心吗 何况随着时间的推移，都说女人一过四十老得快，师慧的美丽会不会在几年之后消失大半

一股凉意从心头掠过。

二十分钟以后，师慧领着冬冬出现在他面前，清丽温柔依旧，幽雅羞涩依旧。谢刚心里的热情再度燃起，凉意悄悄溜走了。

冬日的香山，银妆素裹，三个月前如血似火满山飘舞的红叶，早已被皑皑冰雪牢牢实地扑灭、凝固、覆盖。偶有簇簇墨绿一如既往地不改颜色，那是挺拔的松，刚健的柏，顽强地提示着世人，绿色和春意不会消失，它们重新归来的日子不会很久远了。

融融的春意同样蕴含在对对恋人心中。

谢刚和师慧并肩走在蜿蜒起伏的石板路上，冬冬蹦蹦跳跳地跑在前面，手里举着一米多长的特大号冰糖葫芦。不知内情的人还会以为这是一个和和美美的三口之家，尽



享天伦之乐、节假之闲。

也许是被眼前迷人的北国风光所陶醉，谢刚不似往日那样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拉东扯西，寻找话题引逗师慧说话。师慧不以为意，惬意地享受着这份难得的悠闲和宁静。偶尔转头看一眼谢刚，心里不由浮起一股甜丝丝的感觉，又有些羞涩和忐忑。这样的心情仿佛让她又回到了十八九岁，回到情窦初开的年月，回到初恋……

她下意识地用手在眼前挥了挥，似乎这样就能拂去李浩明的影子。

自从与谢刚相遇之后，她就一直试图让他占据自己的心。谢刚的举止、风度、性格、容貌，都是李浩明难以相比的，加上谢刚有房有车，出手大方，这更让过惯了清贫日子的师慧感受到没有经济压力的轻松，富足生活的美好。邓小平先生一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引申开去，贫穷根本就是逆历史潮流和生产力发展、逆文明的建设而动的。

任何民族和国家，都视贫穷为大敌。具体到某个人，更是如此，谁都希望日子越来越好，越来越富足，越来越能够满足自己享乐的愿望。除了疯傻，人同此愿。女人的依赖性是天生的，通过谢刚摆脱过去的阴影和窘困的生活，又有什么不好呢 对师慧来说，自己除了冬冬以外，几乎是一无所有，只有用温柔、呵护、爱惜、安慰等等一切母性、女性天赋美德来作为回报……她坚信自己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作为贤妻，她认为自己敢与任何女人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一争高下。

香山的管理部门为招徕顾客，为了创收，更为了让游客玩得尽兴，设置了许多冬日游乐项目。滑雪、放爬犁、狗拉雪橇、雪地摩托、骑马……冬冬在谢刚的鼓励下，不顾师慧的劝告，尽情玩耍。虽说小脸冻得通红，浑身上下沾满雪屑，依然高兴得大叫大乐，汗湿头发，帽子一摘，头上热气升腾。谢刚拉着师慧在山间平地上开着雪地摩托兜了几圈，体验那种“雪上飞”的刺激，吓得师慧紧紧抱着谢刚的腰，双眼紧闭。从雪地摩托上走下来，她竟然感到有些手脚发软。无论谢刚和冬冬如何动员，其他游乐项目她再也不参与，甘心情愿当个热心观望者。

三个人一直玩到下午三点，都感到有些饿了，这才依依不舍地下了山。

按计划，师慧和冬冬今天要到谢刚家里去参观。所谓参观只是一个名目，谢刚是想借机让师慧看一看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未来的居住环境”，也想让师慧展现一下爸鞴尽钶哪芰。所以，二人早就约好了，这一次由师慧负责下厨房。

这一点难不住师慧。更何况她也想看看自己能否抓住“男人的胃”，让谢刚知道自己的厨艺。

冰箱里的东西真不少。聪明的师慧并没有动用鱼肉之类的油腻，她知道这一大一小两个男人此时饥肠辘辘，菜肴可口即可，重要的是速度和营养。连炒带拌，就在谢刚领着冬冬玩电子游戏的时间里，她已经把饭菜摆上了桌。



果然不出所料，四菜一汤似乎在转眼之间就被收拾得快见了底。谢刚和冬冬几乎是同时打了个饱嗝。谢刚拍了拍冬冬的肚皮，问道：“这个小西瓜熟没熟哇”

“熟啦，真正红心脆沙瓤。”冬冬也模仿着拍拍谢刚的肚子，问，“这个大西瓜熟没熟呀”

“早就熟了，熟大劲了，都痿了！”谢刚大声地回签，故意做出瓜农的心疼惋惜状。

师慧忍不住想笑，险些把一口清汤都喷出去，憋得满面通红。

吃罢晚饭，谢刚本想表现一下，收拾桌子刷刷碗，却被师慧拦住。她嗔怪地把谢刚推出厨房。

“这是女人干的活，你陪冬冬玩就行了，这里用不着你。”

谢刚心里高兴，他能体会出女人的体贴之情。家里有个女人和没个女人就是不一样。


一向勤快、喜爱整洁的师慧在厨房里收拾完毕，围裙未解，又走进卫生间，把毛巾、牙具摆放整齐，随手把几件脏衣服扔进洗衣机里。

谢刚听见洗衣机开动的声音，急忙来到卫生间门口，不好意思地劝阻道，“哎呀，你也累了一天了，别收拾了，坐下休息一会儿吧。”

“就快完事了，举手之劳。”

谢刚的家，无论电器、家具、各种用品，大都是名牌，楠木地板、羊毛地毯、水晶吊灯、真皮沙发、背投影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电……，无一不显示出主人的丰厚经济实力和生活品质之高。只是缺乏女人的料理收拾，家具上薄有灰尘，书架上的书随意摆放，谢刚的衣服也东一件西三件地到处乱扔…

…

谢刚早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在他看来这样子很正常。

师慧看在眼里，眉头微微皱了起来。坐在沙发上喝了几口水，见谢刚和冬冬专心致志、兴高采烈地玩着“坦克大战”，就有些坐不住了。她倒不是想在谢刚面前努力表现自己的贤慧勤快，更多的是从感情色彩上把自己当做了这个家中的一员。这么多的活计没有干完，看在眼里就不舒服。

她这么一忙乎，谢刚也玩不下去了。他跟在师慧的身后，从卧房到书房，从客房到客厅，根本插不上手，口里喃喃着什么感激和劝阻的话。师慧听在耳中，手脚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一直忙碌到八点多钟，师慧总算松了一口气：这才像个家的样子嘛。

不知何时，冬冬已经躺在沙发上睡着了，游戏机的操纵盘落在他脚下的地毯上，电视屏幕上只剩下“Game Over”的字样，音乐声早就停了。

谢刚止住正要喊醒冬冬的师慧，轻声说：“孩子还小，玩累了，让他先休息一会儿吧。”说罢，转身到卧室取来一张薄毛毯，轻轻盖在冬冬的身上。



看着谢刚轻柔的动作、慈爱的目光，师慧大受感动。对一个离婚的又带着一个孩子生活的女人来说，孩子在她的心中往往比自己更重要。她再婚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看看这个男人对她的孩子是否真心疼爱，视如己出。

看到这一切，她放心了。看着谢刚的目光更加温柔如水。

谢刚感觉到师慧的注视。他坐在沙发上，用手轻轻拍拍身边的位置，示意师慧坐过来。

师慧的脸色微微一红，怦怦的心跳声清晰地传入耳鼓，她摇摇头。

谢刚仍然在冲她打着手势，不肯罢休。

师慧拗不过他，只好低下头，轻轻坐到他的身边，两只手紧张地夹在腿间。

谢刚伸手抓住了她的手腕，轻轻一拉。


师慧芳心大乱，浑身一震。从谢刚手里传来的热度仿佛能够烫沸她的血液，她不由自主地依偎在谢刚的怀里。

谢刚轻轻叫了一声，“慧儿！”声音微微发颤，显然十分激动。

师慧被这一声如此亲热、饱含感情的呼唤打动了，她抬起头，刚想回答，话未出口，双唇就被吻住。她轻轻挣扎一下，随即全身如同骨头散架了一般瘫软了。

谢刚的亲吻显得有些粗鲁和生硬，没什么技巧，显然不是什么情场老手，和女人接吻的经验不多，凭的是冲动和热情。师慧在神思恍惚中能够感受到他在吸吮自己的下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唇，感受到他的舌头在口腔里的搅动，感受到他的短短的胡子碴儿如细砂纸一样擦过鼻尖、上唇、脸颊，带来一阵阵微弱电流般的酥麻感。

雨点般的亲吻落在她的唇上、眼睛上、额头上、鼻尖上，渐渐地，又转移到她的头发、两颊、颈项、耳朵上……

师慧的欲望被撩拨起来，她极力控制着自己。毕竟还未论及婚嫁，她始终认为不结婚就不能和男人上床，她毕竟不是那种性观念十分开放的女人。然而，理智的大堤渐渐在欲望洪水的猛烈冲击下开始松软、渗漏，随着谢刚紧紧的拥抱，随着他的双手在后背、胸前的游走爱抚，渐渐崩裂，即将溃决……

她由被动接受渐渐开始回应谢刚的亲吻，双唇间不时迸发出难以抑制的呻吟，娇喘息息，一股股热流冲击着谢刚的脖子和头发，身体不安地扭动着……

两人身下的真皮沙发发出轻微的吱吱声。

谢刚被欲火烧红了眼睛，他已经不再满足于隔着衣服抚摸师慧的温软凸凹，他猛然把师慧从沙发上拖起来，没等她反应过来，他已经拦腰把她抱起，快步冲进卧室。

躺在床上的师慧周身无力，一副任人摆布的姿态。她双眼迷离，胸乳剧烈地起伏，一颗颗微型燃烧弹在她的五脏六腑里接连不断地炸开……

谢刚的双唇和双手不知何时落在她洁白丰满的双乳上……



柔软的灼热开始从胸前向小腹游走，牛仔裤的铜钮扣已被解开。师慧心里明白，想拒绝谢刚的行为是不可能的，干柴遇上了烈火，两个久旷男女之间发生这种事情已经难以避免。

该来的就来吧，不过是时间上的早晚问题。何况此时此刻，自己也有这种需求。

她伸出双手抱住谢刚的头……

“妈妈，妈妈！你在哪儿 冬冬的呼喊声从客厅里传来。

二人如同被兜头浇了一盆冰水，欲望的烈焰遭到釜底抽薪和暴雨如注。师慧愣怔一下，猛然起身把谢刚僵直的身体推开，急急忙忙整理着衣服和头发，口中答应着，“哎，妈妈在这儿！”

她刚刚走到门口，险些与跑步而来的冬冬撞个满怀。

由于妈妈身体的遮挡，冬冬看不到卧室床上的凌乱，也看不到强做镇静垂头坐在床边上的谢刚，但从妈妈脸上的紧张和一时难以消褪的潮红，以及有些走调的不自然的声音，他一切都明白了。

现在的十来岁的孩子，还有什么他们不懂的 也许有些知识还比他们的家长、老师懂得多。

他们只不过不对大人说而已。

冬冬对谢刚一直怀着警惕之心，自从他发现爸爸和小姨的亲热举动以后就在这方面动开了脑筋。他打心眼儿里不希望爸爸和妈妈各自另组家庭。爸爸不与他住在一起，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感激也由此而生。想到这里，因谢刚的欲望无法满足、身心难过而产生的不安和不忍便烟消云散了。

等等吧，结婚以后再补偿他吧。

谢刚把师慧和冬冬送回了家。一路上什么话也没说。

师慧明白他心中的想法和现在的情绪。当她的目光与他在倒车镜中相遇时，她歉然一笑，眨了眨眼。

初三的下午，谢刚又来接师慧和冬冬去吃饭。冬冬上车不久就嚷嚷着想小姨了，非要见师红不可。谢刚早就知道有这么一位“小姨子”的存在，既然是“娘家人”，在一起吃顿饭、联络联络感情，对未来也有好处。师慧无奈之下，只好用谢刚的手机给师红挂了传呼。

不一会儿，手机响了，正是师红，与谢刚简短商议几句之后，师慧便告诉妹妹在楼下等着他们去接她。

没想到，自从师红上车，谢刚的目光就不停地往她的脸上瞟。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坐在灯光耀眼的餐厅里，年轻又会打扮的师红一下子就让师慧相形见绌了。形象地比喻一下，师慧如果是一只白鹅的话，师红就是一只白天鹅。年龄上的差距，加上高雅大方、谈吐不俗的艺术气质，这一切都令谢刚叹为观止。

师慧隐约感觉到了他对师红的过分热情和殷勤，无形中自己受到了冷遇，心中顿生不快，酸酸的醋意涌了上来，她有些后悔让师红“过早露面”。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她的话语越来越少。

谢刚求之不得。当他得知师红曾在广东工作五年之后，立刻开始同她大聊广东的种种见闻和风土人情。

师红察觉到姐姐的冷淡和尴尬，她的热情立即降温。本来她的那份热情就是一种礼貌和客气，是为了消除类似“相亲评审”带给谢刚和姐姐的紧张和拘束。她也希望姐姐尽快有一个好归宿。这样的想法发自亲情，也发自私情。没想到，事与愿违，自己似乎抢了姐姐的风头。一念至此，她开始用哼哼嗯嗯来对付谢刚的口若悬河，不时地把话头往姐姐身上引，还故意没话找话地逗冬冬玩，努力回避谢刚的热情。

谢刚如同喝了兴奋剂，摆出一副风流倜傥的雅士姿态，纵横古今，狂吐妙语，卖力地表演着，试图博取师红的好感。

冬冬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他装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大吃大喝，心里却在偷偷地乐：让谢刚去追小姨吧，何乐而不为！

冬冬的小诡计果然奏效。

师慧的脸色阴沉沉的，对谢刚和师红不理不睬。一顿饭吃了不到二十分钟，就推说头疼，非要回家不可。

谢刚无奈，只好付账收兵。他执意先把师慧母子送回家，再送师红。不料师红借口有事，根本不给谢刚二人单独相处的机会，自己叫了一辆出租车先走了。谢刚只好把车开往东直门。



到了巷口，师慧淡淡地道声谢，拉起冬冬就回了家，根本没有请谢刚进屋坐一会儿的意思。

女人敏感的自尊受到了伤害，可是，不知为何，师慧心里对妹妹的埋怨和不满要超过对谢刚的。男人都是一个德性，见到漂亮女人就眼珠子发直，迈不动步子。谢刚也不例外，似乎不足为奇。可是师红呢，热情大方也有点儿过头了吧。正是由于她的出现才让自己“有失颜面”，有失吸引力。

谢刚不会对师红一见钟情、见异思迁吧

师慧的担心绝非毫无道理，甚至可以说她的直觉相当准确。

这一顿饭，谢刚没吃几口，一出酒店大门，他就忘记都点了什么菜。师红那散发着亮丽光彩的面容一直在他眼前闪现，那绝妙的身体线条，那小鹿一般优美的步伐，那爽朗的笑声、磁力超强的语调，让他心慌意乱。师慧如今在他的心目中变成了师红的姐姐。师红，师红，小红，小红……心神旁落的他根本没有注意到师慧的表情有了重大变化。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他一改往日谨慎驾车的习惯，居然不知不觉地当着执勤警察的面闯了红灯。

扣分，罚款二百元。

在冬夜的冷风中站了半天，也没让他完全清醒过来。回答警察的问话时，也有些驴唇不对马嘴。

警察疑惑地看着他，凑近他眼前使劲抽了抽鼻子，咦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第 十五 章



这家伙也没喝酒啊。

躺到床上，他也没有忘掉师红。真希望今天晚上做个好梦，梦里有师红出现。他甚至有些感激冬冬昨夜的“不识时务”，幸亏没有与师慧发生关系，否则……，唉，欲火焚身的男人没有一个有理智的，他这样检讨着自己。

可是他没想到，此时此刻，他正处于自以为十分理智、实质上却丧失理智的状态。

※ ※ ※ ※

自从把李浩明打伤之后，许宽就一直没敢露面。他既怕师红找上门来，当众揭他的短，令他在朋友圈内颜面扫地，名声受损，又担心李浩明报警，告他流氓滋事，殴打伤人。惶惶不安地在朋友家躲了几天，并未发现有任何风吹草动，估计师、李二人高抬贵手，不屑与自己一股见识，这下放下心来。元旦和春节期间，正是“穴头”、“大托”们四处举办晚会捞大钱的黄金时段，许宽自然不会放过这一机会。

通过朋友关系，他约请了七八位影视、文艺界大牌演员，加上地方歌舞团、少年宫的小演员，等等，搭建了一个演出班子，京、津、石、郑，四个地方各演两场，扣除各种开销，居然暴赚了将近五十万，乐得他眉开眼笑。初五下午，刚刚回到北京，他就呼朋唤友，大摆宴席。名义上是感谢各位的帮助，实质是为了让他们再为自己搭组走



穴班子。要知道，离正月十五元宵节只剩不到十天了，有不少在京的单位都要搞晚会。钱哪！此时不捞，更待何时

他给几个“有能量”的朋友每人一个鼓鼓的红包：一万元。

这几个人也是见钱眼开的主儿，见一向抠门儿的许宽今日舍得“大出血”，又听见他说等办完下几场晚会，赚了钱拿出一半来分红，也都来了精神，当场拍胸脯保证请来自自己熟悉的“大腕”。个别性急的人为了多分一些钱，立刻拿起手机给“关系户”打电话。结果是饭未吃完，就已经定下来三场晚会的时间、地点和演出阵容。

许宽心里高兴，连声吩咐服务员上酒添菜，“哥几个，今个儿说好，不醉不归。谁喝少了，就是不给我面子，看好喽，兄弟先干为敬！”


一顿饭，从下午三点吃到晚上十点多，在场所有的人都已经是醉眼朦胧、东倒西歪了，酒量小的人已经跑到卫生间大吐特吐了。

许宽竭力保持着最后一线清醒，买完单，又把朋友们送上车，精神立刻松懈下来。他一步三摇，像扭着秧歌一样在停车场转了半天，才找到自己的吉普车。

刚一打开车门，他的胃就猛烈翻腾起来，头一偏，嘴一张，连连呕吐起来，周围的空气中立刻弥漫起那股又酸又辣的恼人气味……

不知过了多久，许宽才从醉梦中醒来。他发现自己竟然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不行，许宽，咱得回家，在这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儿睡下去，不冻死也得冻废了。”他这样告诉着自己，使劲晃晃头，用冻得发僵的手指拧动打火钥匙。

吉普车也仿佛醉汉一样忽快忽慢地驶出停车场，在铺满霜花的路面上留下一条七扭八歪的轮迹。

交警们的格言绝对有道理：酒后驾车，等于杀人和自杀。

许宽的车刚刚驶上环城高速路，就撞上了一辆运送货物的长厢大卡车。随着“轰隆”一声巨响，许宽惨叫一声，眼前立刻黑暗一片，昏死过去。

他的头和前胸都挤压在方向盘上，汽车喇叭刺耳地长鸣起来。

当他再度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骨科病房里，浑身上下缠满了绷带。他吃力地睁开肿胀的双眼，目光从天花板上慢慢向下移动，落到守候在床前的哥哥脸上。

“天哪，妈妈，小宽醒了。”

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传进吱吱作响的耳朵。妈妈那哭得红肿的眼睛出现在他的面前。“宽儿，宽儿呀，你可醒了……”

许宽看到妈妈、哥哥、大嫂和两位朋友的面孔。他们的神情令人吃惊地相似：惊喜之中难掩悲伤。

许宽咧了咧嘴，想挤出一丝笑容。可是，呼吸之间，两肋剧痛，嘴角也好像被扯裂了一般，只好放弃。他蠕动嘴唇，轻轻问道：“几点了”



“下午三点，你问这个干什么呀”哥哥俯下身来，用面巾纸拂去他额角渗出的冷汗。

“我知道……出车祸了……我睡多久了”

“两天两夜了。”哥哥的话音刚落，主治医生和几个护士就急匆匆推门进来。

“小伙子，算你命大！”五十多岁的主治医生对许宽进行仔细检查后，有些难以置信地摇摇头，叹息一声，“撞成这个样子，不到五十个小时就苏醒过来了，简直可以算是发生了奇迹。”他转头又对许宽的妈妈说道，“行了，别哭了，老太太，他死不了啦，也不会变成植物人，这回我们都可以放心啦。”

“阿弥陀佛！菩萨保佑！大夫啊，您就是活菩萨呀！”许宽的老母亲仍在不停地抹着泪水。

“你是病人的家属吧”主治医生问许宽的哥哥许靖。许靖连连点头。

“跟我来一下，有几张病历要填写一下。”说罢，他把笔型手电筒往白大褂兜里一揣，快步走了出去。


许靖急忙跟了上去。

进了医生办公室，主治医生示意护士关上门，给许靖让了座。

迎着许靖探询的目光，医生的神情严肃起来，“你家老人岁数大了，我怕她受不了这种刺激和打击，所以把你找来。”

“大夫，您的意思是——”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我希望你们家属应该有个心理准备。”医生的语调低沉。

“我弟弟，许宽他，他，不会有生命危险吧”许靖猛然站了起来。

“坐，坐下谈。”医生抬手示意许靖保持冷静。“据我多年的经验看，他的大脑只是轻度震荡，休养一阵子就没什么问题了。可是，唉，怎么说呢 你来看！”他取出一个特大号的牛皮纸袋，取出七八张 X 光照片，按亮投影屏灯，把大胶片贴在投影屏上。

许靖大吃一惊。他是体育总局的干部，看过许多负伤的运动员的 X 光照片，一睹之后，脸色纸一样惨白。

“你看，肋骨三处骨裂，腕骨骨裂，左腿骨折，还有其他部位的小损伤，说句老实话，这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最严重的是右腿。你看，这里，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医生用钢笔指着照片上的几个地方，“从小腿往下，完全粉碎性骨折，碎裂的骨片和茬口割断了神经组织和血管……”

“医生，您就直说吧，后果如何”

“没法接了。病人的伤腿在被撞坏的汽车里受挤压时间过长……”

“您是说，必须截肢”许靖的心在颤抖。

医生点点头。“膝关节以下。”

“不可能有别的办法啦 他还年轻，没成家，他是搞舞蹈专业的，医生……”许靖哀求道，眼泪都快要流出来



了。

“哪怕有一线希望，我也不会做这个决定。可是……你说对了，是必须！如果你信不过我的医术，你可以转院。不过，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你弟弟的腿不管到哪家医院，结论都是一种。而且，以他的伤势情况，手术必须越早做越好，耽误时间久了，只怕整条右腿都保不住。”

许靖瘫坐在椅子上，再也忍不住伤感的泪水。作为亲人，谁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一个活蹦乱跳的大小伙子，转眼之间就变成了残废！

残酷归残酷，不接受是不行的。要知道，面前坐着的这位医生是京城乃至全国都赫赫有名的骨科专家。许家人就是为了让许宽得到最好的治疗，才托关系找到他。他的话，可以说是对许宽病情的最终裁决。

许靖在手术通知书上签了名。他没有回病房，而是匆匆地走出住院部大楼，抱着院内的一棵大杨树放声大哭一场。

从麻醉状态下苏醒过来的许宽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一残酷的事实。

他没有像许多同样状况的患者那样连哭带喊，要么是默默流泪，相反，他还一脸轻松地安慰家人和朋友。

“没事的，能把这条小命拣回来就不错了。要是两条腿都没了，岂不更惨！”

“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孩子啊！”妈妈忍不住又哭了起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来。

“妈，别哭了。等我伤好了，装条假腿，啥事也不耽误！”

“唉，小宽，你就别说了。你越这么说，我们心里越不好受。”许靖的目光从许宽的脸上移到明显凹陷了一片的被子上。“你还不如哭几声，把憋在心里的难受发泄出来。”

许宽闻听，猛然合上双眼，微微颤动的眼皮挤落一串苦涩的泪水。

“唉，也不知我们上辈子造了什么孽，老天爷要让我遭到这样的报应。”许宽的妈妈哭诉着。

许宽闻听，猛然睁大了双眼，如遭雷击！

“报应！这是报应吗”他死死地盯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暗忖道。

他想到了师红，想到注定会流产的胎儿。

他更想起自己当时对待师红的卑劣行径和自私、残忍的想法。

他给美丽善良的师红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和肉体上的伤害！

自己当时怎么会有用钱摆平一切的念头和行动！

师红骂自己卑鄙、混蛋，她骂对了！

我他妈的真是混蛋！

若不是他根本抬不起手来，他一定会抽自己几个重重的耳光！



“报应!报应!真是报应!”他喃喃说道。

“小宽，你在说什么”许靖俯身问道。

“没，没什么。”许宽困难地吞着口水。闭上眼睛想了许久，终于下定决心，“哥，帮我个忙，挂个传呼!”

“找谁”

“一个朋友，是……女演员。”

“你都这副模样了，还想办什么晚会呀”许靖埋怨道。

“是呀，许宽，晚会的事儿哥几个已经替你辞了，想挣钱，以后有的是时间。”几个朋友也劝阻道。

“不是，是我以前的女朋友，叫师红。我……有要紧事情对她说。”

一听说是许宽的女朋友，许妈妈连声催促许靖，“快去，去呀!”

围在病床前的几个朋友中，就有曾经参与殴打李浩明的人。见此情景，立刻尴尬心慌起来。许宽当初找他们几个帮忙打架时，并没有说自己欺负师红，伤害师红，而是说李浩明勾搭师红，师红被拐跑了。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根本没有怀疑他的话，愤怒和义气蒙蔽了双眼，坚决要帮许宽出口恶气。只不过在殴打李浩明之后，才觉得有点儿不对劲。他们也认识师红，他们根本不相信师红是轻浮、放浪、不专一的女子，更不相信老气、土气、无财无貌又无业的李浩明是许宽的爱情竞争对手。那么，问题极有可能出在许宽的身上。可是碍于情面，又不好细问深究。如今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一见许宽面带愧疚，语气中有一股沉痛，便明白了七八分，于是纷纷找借口告辞了。

许靖把他们送出疗区门外，便按照许宽提供的传呼号码给师红挂了传呼。






第 十 六 章

自从初四下午开始，谢刚就开始约师红，师红起初还找了一大堆理由推托。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她认为谢刚的动机不纯，十有八九是“见异思迁”。她知道姐姐对谢刚已是芳心暗许，而且，那天在饭桌上谢刚对自己过分热情，姐姐的神态中满是醋意，这一切都说明自己已经无意之中在姐姐的幸福路上构成了障碍。她在心里暗暗告诉自己，从此以后再也不与谢刚见面，即使谢刚日后成了自己的姐夫也是一样，以免姐姐有什么想法。

可是，谢刚像一块粘乎乎的灶糖一样，很难甩掉！他约见自己的理由十分冠冕堂皇：想通过自己对师慧有进一步的了解，以利日后的幸福。经过再三权衡利弊，师红决定赴约一次。

要是这家伙真是为了师慧和他们的未来，也就罢了。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要是他动什么歪心眼、坏念头，很显然，姐姐在他心中也就没什么分量了，以后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到那时，别怪姑奶奶给你来个狗血喷头！

坐在幽雅的日式包厢里，师红与谢刚随便说着家常话。除了偶尔啜饮一口茶，师红对摆在面前的几碟干果视而不见，对满脸堆笑、衣着光鲜的谢刚不冷不热。她的话题一直围着姐姐转，即使谢刚有意转移话题，她也会很快拉回原路。她想用这种方式明白无误地告诉谢刚，完全是看在姐姐的面上，自己才会坐在这儿。至于你谢刚想和本姑娘套什么别的瓷，门儿都没有。

“听师慧说，你也一直是单身。想找个什么样儿的，能不能告诉我，看我能不能帮上忙。”谢刚实在忍不住了，直接试探道。

“谢谢，我有男朋友了，五·一就结婚。”师红抿嘴一乐，树起一道精钢盾牌，让谢刚无空子可钻。

谢刚愣住了，好半天没接上话。她有男朋友了，师慧却不知道。他的心顿时凉了半截。又一转念，没结婚，自己就有机会！他故做关心地说：“以你的美丽多才，追求者一定很多，不过，这个社会上好男人太少，能不能谈谈你男朋友的情况，别误了自己的终生。”

“事关个人隐私，我无可奉告。不过，各式各样的男人我见多了，好人坏人还能分清。在这一点上，我还相信自己的眼力。”

“真的吗？以你的眼力，能不能对本人评价几句。”谢



刚真的想从师红口中得知自己在她目中的印象。

“为何要评价你呢”师红头也不抬，自顾斟茶。

“权当我是你的一个追求者！”谢刚开始露出真面目了。

“你真的想听”师红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谢刚的目光捕捉到了师红神色的变化，心中一凛，担心听不到什么好话，可是事已至此，想退想闪也不太可能了，胆子一壮，“洗耳恭听。”


“你应该是那种很普通的男人，好坏参半，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是正人君子，百分之二十的时间就……”师红故意省去了“卑鄙小人”四个字，“你这样的人，事业上不会有太大的成功，因为你对现状十分满足。你希望得到忠实的爱情，可是你的骨子里却有风流的成分，属于经常有贼心、偶尔有贼胆的一类……”说罢，师红直直盯着谢刚的眼睛，目光如锥，“我说得对吗”

“慧眼！高，实在是高！”谢刚由衷地赞叹着，眼睛躲开师红的逼视，伸手取过一片杏肉干，以便掩饰自己的心慌。

他觉得自己赤身裸体地站在 X 光机下，无法掩饰。而师红，这个冷艳的解剖师正在给天下人讲解他所有不愿示人的隐秘。看来，的确是自己单相思昏了头。且不论师红能否爱上自己，就算自己真的娶了她，也绝对侍候不起她。和这样一个女人在一起生活，如遭酷刑！

这姐俩是怎么生的呢 谢刚手端茶杯，悬在嘴边忘了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喝。同样是善解人意，一个让自己感到骄傲高大，一个让自己感到卑微猥琐；同样是美丽大方，一个让自己感到平凡可亲，一个让自己感到高不可攀，冷气逼人。

谢刚此刻明白什么叫“自寻烦恼”了，他现在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追师红，毫无希望，水中捞月一般，表明心意的后果想必会遭到冷嘲热讽，没准儿还会被骂得抬不起头；继续追师慧，心有不甘，一个快四十岁的女人，魅力能保存几天 男人四十一朵花，女人四十豆腐渣！虽说像师慧这样的女人要是当老婆的话，他可以保证自己以后会被照顾得十分周到惬意。唉，其实，生活不就是平平淡淡地过日子吗 幸福不就是一种自我感觉吗 看样子，在选妻子这方面还得找师慧这样的人。

此刻，谢刚心中的情感天平再一次倾向姐姐一方，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一种新的烦恼：师红会不会把自己今天的言行告诉她姐姐，说自己这个八字刚有一撇的准姐夫是个花心郎

唉，别想了，至多是两头不讨好，鸡飞蛋打了！再说，凭自己的条件，还怕找不到更好更合适的女人 他这样安慰着自己，嘴角隐隐露出一丝笑意，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

师红知道谢刚此刻心情一定十分复杂。她也没说什么，静静地喝着茶，让谢刚自己理清思路。说心里话，她为姐姐隐约担着心。如果这个男人日后真成了自己的姐夫，某一天花心发作，吃亏伤心的是姐姐。转念一想，姐姐对他一往情深，非常满意，这种时候，至多旁敲侧击地



提醒她一下，说多了，姐姐也未必听得进去。

想到这里，她轻轻放下茶杯，清了清嗓子。“谢大哥，我明白你们男人的想法，也表示理解。不管怎么说，这符合正常的心理。所以，我的话，轻也罢，重也罢，希望您能听得进去。我姐姐是个好女人，好母亲，更会是一个好妻子。我希望你们能正常发展，友好相处。我毕竟希望姐姐能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丈夫，希望她幸福，我会尊重她的选择，因此，今天的事和所有的谈话，我一出门就会忘掉。隐恶扬善不失为一种美德，您说呢”

“啊，啊，好，对！”谢刚除了连连点头，无言以对。

师红举起茶杯，“多谢你的款待！”说罢一饮而尽，回身拿起外衣，准备告辞。恰在此时，呼机响了。

取出呼机一看，一个很陌生的号码。

谢刚把手机递了过来，他的神态已恢复自然，此举也没有什么讨好和献殷勤的意味。


师红大大方方接过手机，给对方回话。

许靖强抑悲痛，在电话中简单交待了许宽的车祸经过和现状，讲明许宽想和她见一面，最后用征询意见的口吻问道：“师小姐，您能来吗 要不要我过去接您”

师红感到十分震惊，神色陡然紧张起来。稍一沉吟，便问清医院的地址和病房号码，答应尽快赶到。

坐在驶往医院的公共汽车上，师红的心情也十分沉重。不管怎么说，许宽与自己毕竟有一段恋情和肌肤之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亲，如果不是因为怀孕、流产一系列事件，自己发现了他的自私、卑劣、无责任心等坏品质，没准儿已经同他论及婚嫁了。伤心归伤心，痛恨归痛恨，恨意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淡化。哪怕没有这些恩恩怨怨，就算是老同学一场，人家遭了大难，也应该去看一看吧！一条腿没了，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变成了残废，以后的人生路走起来会艰难许多，太可惜了。好在这几年他也没少挣钱，以后的生活不至于有什么问题，去看看他，开导安慰几句，也就罢了，反正自己与他已形同陌路。买点儿什么东西好呢 还是水果和鲜花吧。

病房里静悄悄的。

许妈妈和许靖与师红热情寒暄了几句，许靖便拉着还有许多话想说的妈妈走了出去，有意给二人创造单独交谈的机会。他们满心以为，这个美丽的姑娘与弟弟是恋人关系，此刻，惟有她才能给许宽以最大的安慰，能让许宽真正振作起来。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许宽曾经给这个姑娘带来最残酷的伤害。

师红站到窗前，背对许宽，默默地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冬景。想好的几句安慰的话已经说完，她实在无话可说了。

许宽的目光在输液瓶和师红的背影间来回转换着。短短几天的工夫，他往日的派头和潇洒劲儿统统消失了，面色发白发黄，一头长发都被剃光了，头皮上的几处伤口处



贴着药布块儿，嘴角有一粒水泡，显然上了很大的火，说起话来，底气不足，声音嘶哑。

“师红，你……”他呼唤一声。

师红转过身来，尽管面无表情，可是微微发红的眼眶还是泄露出她的难过。她轻叹一声，坐到床边的硬木椅上，低着头，摆弄着围巾的一角。

“师红，谢谢你，我没想到你还能来看我，连想都不敢想。”

“……………”师红欲言又止。

“我知道，自己对不起你。你骂的对，我是王八蛋！”许宽低声谴责着自己。

“算了吧，事情都过去了！”


“我今天请你来，就是想请你原谅我，都是我不好，是我自个儿做孽。我妈的话提醒了我。师红，我现在这副样子都怪我自己，你知道的，这就叫报应！这是报应！”他拍了拍只剩下半的右腿。

“你！”师红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少胡说！车祸就是车祸！多少人告诉过你不要酒后开车，你偏不听。要怪只能往这上面怪，与我没什么关系！”

“是我伤了你的心，是我害得你去医院……”许宽咬着开裂爆皮的嘴唇，“这是上天给我的惩罚，我认，我服气。如果能够减轻我的罪孽，卸了我两条腿我也没意见！”

“许宽，你……”师红心里一热，喉咙发哽。她的心有些发慌。天哪，真有报应吗？想当初自己在心里没少诅咒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他呀!可是那都是在气头上说的话,老天爷真的听见了 不过,自己可没说过什么让他出车祸的恶咒啊!“你用不着这样。我说了,事情都过去了,谁也不欠谁什么,你好好养病,我已经不怪罪你了。”是呀,他人人都这么惨了,怪他有什么用呢!

“师红,你真的能原谅我”许宽眼中露出一抹欣喜之色。

师红为了安慰他,点点头。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我做过许多错事,但最大最可恨的一件就是伤害了你。我必须当面向你道歉,求得你的宽恕。”

“好吧,你如果一定要听到这句话才安心,那我就告诉你,我宽恕你了。”师红说这句话时,觉得自己好像教堂里的神父,轻轻地笑了。

许宽见师红露出了见面以来第一个笑容,心情仿佛六月的阴雨天,突然来了一阵大风,乌云被渐渐驱散。他有心抓住师红的手,可是距离太远,自己又难以动弹,只好轻轻叹一声,“师红,你越这么大度,我的罪孽感就越重。我想问你一句,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赎罪”

“什么机会 什么赎罪”师红抬起头,看着他。

“让我这一辈子跟着你,爱护你,用实际行动赎我的罪”

师红轻轻摇了摇头。

“你放心,我不会拖累你,安个假肢,我和正常人一



样，不用你为我操什么心。再说，我这几年也挣了不少钱，也够我们用的了。”许宽生怕师红把自己当成无用的残废，急急忙忙解释道。

“许宽，别说了，我们现在仅仅是同学关系。想想看，我们现在连朋友关系都达不到了，何谈有什么未来 何谈什么爱！”师红语调虽轻，却十分果决。

“让我们一切都从头开始。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不可能了。”

“为什么 一点儿机会都不给我 ”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这不可能！”许宽根本不信。”他是谁 ”

“你认识，你们打过交道。”师红此刻绝不仅仅是为了不让许宽死了这份心。自从她看了李浩明的小说稿、两人有了拥吻等亲热举动之后，已经在心里把李浩明视为自己的男朋友了。只不过这是第一次公然把“秘密”说出来，脸上微微有些发烧。

这种羞涩的神情被许宽误认为“不擅于撒谎”，他轻松地一笑，“师红，咱俩谁跟谁呀 我太了解你了。李浩明 那个土老冒儿 他哪有半点儿能配得上你 说实话，我们是打过一次仗，那不是吃他的醋，而是教训他多管闲事，动手打我，我忍不下这口气。”

“许宽，你根本不了解我，更不了解李浩明。你只知道用钱、用权、用衣帽长相取人。李浩明没钱，没工作，没房子没车，这都是真的，是啊，他快四十岁了，长相也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一般，更不会打扮，这些都不如你。可是你忘了，这些都是外表上的东西，是身外之物。他有才华，有善良的心，有远大的目标，有顽强的毅力，有做人的原则，更有侠肝义胆和责任心，有……你所没有的勇气！和他在一起，活得充实，有意义，有味道，有奔头。这些，你许宽根本不能和他相提并论。”师红说这些话时娓娓道来，根本没有使用慷慨激昂的语调。

“他比我有出息 你能肯定 ”许宽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嗯！”

“他能给你幸福 ”

“嗯！”

“他……他能满足你 ”许宽有些气极败坏了，想也没想就扔出了这个有些“下作”的问题。

“这我可不知道，还没发展到那一步！没听说他有什么病。”师红大大方方地回敬了一句。

“可是，他可是你姐夫呀！”

“你错了，是前姐夫。他离婚了，自由人一个，我也是。《婚姻法》可没有这一条禁令，谁也干涉不着。”

“你也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许宽想用“面子”问题难为师红，多少有点儿黔驴技穷的感觉。

“哼！我行事光明磊落，又没有昧着良心做事，还怕别人嚼什么舌头根子！”师红不满地站了起来，抓起放在床头柜上的皮手套，“告辞了！”



“师红……”许宽绝望地喊了一声。


“我不会再来了，也希望以后不再见面。各走各的路，你好自为之。”师红说完大步走了出去。

※ ※ ※ ※

出了医院，走在大街上，寒风一吹，令师红有些发热的大脑清醒几分。许宽已经被她赶出了记忆，让她心里五味杂陈的却是刚才自己的那一番话。在许宽的刺激和追问下，她公开了自己的真实感情，公然宣称李浩明是自己的男朋友。她倒不是担心许宽会把这些话转告给其他的人，而是不知自己下一步该采取什么行动。这段时间，她与李浩明之间隔着的那一层窗户纸已经捅破，却不知为何，反而感到有些别扭起来。虽然平日说话已经相当亲近随意，但一遇到情感话题就都躲躲闪闪，目光交织的时间很多，亲吻、拥抱竟再没出现。一个屋檐下的孤男寡女，稍有不慎就会干柴烈火熊熊燃烧。两个人都对此刻意防范，强力控制。其实，说穿了，二人都对“男女之大防”心怀阴影，阴影就来自师慧。换言之，师慧一天不结婚，这两个人之间就无法彻底消除那种“罪恶感”，也就无法“水到渠成”。

让姐姐跟谁结婚 谢刚吗 师红对谢刚的感觉并不是很好，“见异思迁”这一点是天下女人都恨之入骨的。除此之外，他倒也没什么坏毛病。不过，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自己毕竟比姐姐年轻、身材好、学历高，谢刚的心理和举动也不是毫无道理的，甚至是可以原谅的。只要他以后真心实意地对姐姐好，姐姐感到幸福，冬冬不受委屈，也可以说是一种圆满结局了。等他们结婚之后，自己再悄悄地与李浩明登记，生米做成熟饭，姐姐至多埋怨她几句。她当姐姐的找到了幸福，而自己执意认为与李浩明在一起才有幸福，她也不会强烈反对吧 即使反对，也晚了。何况在她的心目中，李浩明并不是什么“宝贝”，差不多是“废物”呢！

这个时候，倒真的有必要摸清姐姐的心思，看看她和谢刚能不能成，何时能成。女人在情感问题上都是自私的，师红认为自己也不例外。想到这儿，她停下脚步，拦了一辆出租车，径奔师慧的家。

放了寒假的冬冬一个人在家，正津津有味地捧着一本漫画书。见师红到来，非常高兴，缠着师红要听故事。师红胡编了几个故事，又检查了一下他的作业，见天色不早，就系上围裙，开始准备晚饭。

当师慧一路急行、气喘吁吁地走进家门，师红已经开始炒最后一个菜了。

师慧一见师红，脸上的表情就不太自然了。从初三到现在，谢刚一直没有同自己联系。那天晚上师慧赌气不理睬谢刚，正是因为她的心里装着谢刚，因而才会心生酸意，对妹妹微有怨言，又只能把这种不满埋在心里。今日



见到妹妹，那股醋劲儿尚未消褪，可她毕竟是亲妹妹，仔细一想，责任也不在师红身上，几种情绪搅在一起，说出的话语连她自己都觉得有点儿客套，不同往日。

师红也有自己的心事，再说还要在厨房里忙上几分钟，根本没介意姐姐的话语和神情。


见妹妹仍然像平常一样对待自己，毫无城府的样子，师慧不由得暗暗责怪自己的小肚鸡肠。很快，三个人围桌而坐，边吃边聊，气氛又恢复到往日的状态。

师红和师慧的心都放了下来，谢刚给她们制造的隔阂渐渐消失了。

师红来看师慧的借口是想跟姐姐学习织毛衣。

师慧的编织手艺是颇有名声的，再复杂的花样她只要看上一眼就会了，而且还能在原有花样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同事和邻居有不少人都来找师慧请教。她可谓心巧手也快，以往一家三口的毛衣毛裤至多一个月就全部完工。师红从前最烦织毛线活儿了，师慧有几次逼着她学，她一直是今天会，明天忘，宁可花钱买最新式样的毛衣。前些日子，她看到李浩明的毛衣领子和袖口都磨开了线，有心帮他补上却力不从心。女人的母性一旦被诱发以后，心中就时时装着那个他。这些天来，她一直在想亲手织一件毛衣给李浩明穿上，另外，有了这门手艺，也可以为自己设计编织几件好毛衣，至于她从前抱持的“织毛线活儿的女人都是琐碎、无聊……”之类的想法早就被感情的潮水冲跑了，因此，借口归借口，她也是真心想学习。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师慧当然很高兴，夸妹妹知道过日子了，脑袋开窍了。

冬冬看完电视，早早上床睡觉了。

姐俩坐在沙发上，师慧手把手地教着妹妹各种针法和花样。人要是一用心，没有学不会的玩意儿！以师红的聪明劲儿，不到半个小时，已掌握了基本要领，一个小时以后，已经同师慧俩捧着《毛衣编织大全》开始分析每种新型式的利弊、花色搭配等等高级问题了。

“真怪，以前觉得织毛衣可难可复杂了，现在一学，也挺简单的。”师红往沙发背上一靠，伸了伸懒腰，惬意地说。

“刚一学会就骄傲了！有本事，改天织出一件让我看看，看你能不能出徒！”师慧笑着用编织针打了师红的腿一下。

“一准儿拿满分！”师红笑嘻嘻地说，眼珠一转，从装着毛线的大纸袋里翻出一件织了一多半的男式毛衣，狡黠地一笑，“这件毛衣织得也不怎么样啊！”

“咋的啦”师慧有点儿不明白。

“这是男式毛衣，给冬冬穿，也太大了吧 总不是等冬冬八年以后再穿吧”师红抻了抻毛衣的下摆。

“贫嘴贫舌的！”师慧脸色一红。

“是给谢大哥的吧”

“明知故问！”

“唉，我命苦啊，五六年了，姐姐也没给我织一件毛



衣。你看人家，认识没多久，毛衣就快穿上了，多温暖哪！”师红故意叫起屈来，有意拿姐姐和谢刚开着玩笑。

她既想表明自己与姓谢的毫无瓜葛，对谢刚的好意全不领情，也想探听姐姐的真实想法，一举两得。

师慧轻轻叹口气，“才织了一半就扔下了，也许人家不稀罕穿呢！”

“那可不对，话得这么说，还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福气穿呢！”

“别抬举你老姐啦，四十岁的女人，快没人要了。”


“姐，这是什么话，你也对自己太没信心了。”

“光有信心有什么用 女为悦己者容，这理儿可不歪。和你一比，一个草鸡，一个凤凰，你没看吃饭的时候，谢刚对你的那个样儿 姐说这话可没有怪你的意思，姐是说，现在的男人，不花心的太少。女人哪，漂亮、年轻都是资本，姐姐已经没有这个资本了，也就没什么吸引力了。唉，这几天我也想了许多，像你姐夫那样老实巴交的男人真是越来越少了。”

师红听了最后一句话，心脏猛然一跳，怎么 难道姐姐回心转意了 她是不是想同李浩明复婚呀 以往提起李浩明，她一口一个“那个人”、“那个家伙”，可从没说过“你姐夫”呀！

“其实，我倒没觉得什么。他想追你，对我这个惟一的娘家人总得讨好吧 要是让我不高兴，跟你说什么坏话，他不就惨了 ”师红为谢刚辩解道。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哼，但愿如此！”师慧拿过那件未织完的毛衣，想了想，又放下了。

“他这两天没再来约你 ”

师慧摇摇头。

你该不会给人家脸色看了吧 吃醋吃到我头上来啦 ”
师红笑嘻嘻地拉着姐姐的胳膊，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呸，吃你个头。不过，我真没给他好脸色。他把我们娘俩送回来，我领着冬冬下车就走，连句话也没跟他说。”

“姐，你会不会太神经过敏了 没准儿谢大哥这几天苦恼得睡不着觉，还被你的态度变化蒙在鼓里呢！更不知自己错在哪儿了。”师红说这句话时，心里不由得骂了自己一句，“居心不良！”

“不会吧 ”师慧有些信以为真。

“那他怎么不来找你呢 这么大个男人，被你发通小脾气就吓跑了不成 ”

“也许这两天过完春节刚一上班，事情比较多，顾不上吧。”师慧在心理角色上已经认定自己是谢刚的“准妻子”了，不由得开始替谢刚找起理由来，对谢刚的不满也消失大半。

“姐，你觉得谢大哥这个人，嗯，日后你们俩要是成了家，他能给你带来幸福吗 ”师红认真地问道。

“唉，我也说不太准，大概能吧！”

“什么叫大概能吧 这不是等于没说吗 ”



“人是会变的，以后的事情谁说得准呢”师慧苦笑了一下。

“那，现在你们在一起，你有那种……嗯……甜甜蜜蜜的感觉吗”

“有过，有那么几次。实话对你说吧，初二晚上，我俩差一点就……”说到这儿，师慧红了脸。

“怎么差一点儿”师红追问道。

师慧用下颏向床上示意，“是冬冬，他醒了，要尿尿，喊我，给搅了！”

“哈……”师红捂着嘴，把笑声堵在胸腔里。这小家伙，总坏大人的好事，上次也是他要尿尿，把自己和李浩明的拥抱给冲散了。

“臭丫头，笑什么笑！唉，话又说回来了，幸亏冬冬给搅了，否则，我可就失身了。”

“都是过来人了，你情我愿，失什么身太……那个了吧”

“太土了，太封建了，太保守了，太束缚自己了，对不对”

师红连连点头，“太不像跨世纪的人了。”

“我承认自己跟不上潮流，观念落后，没办法，想改也难。不过，那天晚上要是真发生了什么，到最后我们俩没结成婚，我可真会后悔的。”

师红眨着大眼睛，没做评论。

“你和许宽的事儿，你不后悔”师慧开始敲打师红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了。

“后悔又有什么用 发生了，过去了，放在心里徒惹烦恼，所以，也可以说不后悔。对了，许宽可后悔了。”说到这里，轮到师红叹了口气。

“他来找你了 ”

“没有，我去看他了。”

“怎么 你还对他抱有希望 这种人，真该天打五雷... ”师慧恨透了许宽。

“姐! 别说了!” 师红立刻打断了姐姐的话，“他住院了。”

“什么病! 不会是什么晚期吧 ”

“姐，别咒他了，他够惨了，出了车祸，一条腿没了!”


“真的呀 ”师慧的神情顿时由愤恨转为同情。女人的心大多是善良柔软的，听不得别人遭罪受苦。师慧又想起许宽在雪原上纵马飞奔的英武潇洒劲儿来，深深为之惋惜，嘴里却仍在不依不饶，“谁让他作孽来着! 报应啊!”

师红最怕听到“报应”二字，好像许宽少了一条腿自己要负一半责任似的。“他自己也这么说。”

“他是不是回心转意，求你原谅他了 ”

“嗯。可我告诉他，原谅他可以，没有和好的可能了。”

“做得对，这时候可不能心软。别说他现在是个残疾人，就是好人一个，咱也不能要他! 这种坏小子，不值得



他收拾屋子，其实也留了个心眼，看看有没有女人留下的痕迹。”说到这儿，师慧轻轻笑了起来。

“噢，玩了一次卧底神探！”师红一拍姐姐的大腿。

“就算是吧！里里外外，除了他前妻扔在衣柜里的一堆杂物，落了好大的灰，好久没人动过那个柜子了，嘿，连根长头发丝儿都没发现。一个男人，孤零零地守着空房好几年，真让人于心不忍。”

“于是你就差一点儿表演爱的奉献了。”

“找打呀你！以后不许提这事儿！”师慧举手在师红的额头上拍了一下。

“他向你求婚了吗？”

“这才认识几天呀，就是他有那个意思，我也得考虑考虑、考验考验他呀。唉，不怕你笑话我，前几天，我晚上做梦还真就梦见他了，好像是我们已经结婚了的样子，逛公园，在一起吃饭，在床上干那个事儿。想起来就脸红心跳。四十岁的人了，这不是发花痴吗？要是放在十年前倒也没什么……”

师慧悄声细语地讲述着自己的幻想和心情，也不知唠叨了多久，才发觉师红好久没有说话，低头一瞧，她不知何时已经睡着了，嘴角还带着一缕笑意。



第十七章

初十的早晨，还不到八点钟，李浩明和师红刚刚吃完早饭，正在收拾餐桌时，安妮就咚咚地擂响了屋门。

刚一进屋，未及寒暄，她就从大手袋中取出几本新书，乐呵呵地往二人怀里一扔，大叫大嚷地说：“拿红包来！”


李浩明和师红一看就知道，是《一个闯入我生活中的女人》。

“这么快样书就出来了”李浩明满怀欣喜，爱不释手地翻看着。

“怎么啦，嫌出版社出书出早啦”安妮故意和李浩明抬杠。

“你也真是的，这些天急得茶饭不思的。人家把书赶印出来，安妮又急忙给你送来，你连谢也不谢一声！”师红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也帮着安妮说话。

“不是，不是，我是说——”李浩明辩解道。

“你怀疑中国出版界、印刷界的速度和工作效率，是不是”安妮开始扣大帽子了，说话时偷偷与师红挤了挤眼睛。

“我告饶，行了吧 真是个惹不起！我是对他们的效率表示惊叹和佩服，这么说总可以了吧”李浩明冲着安妮连连作辑！

两位女士得意地笑了起来。

“走走走，穿外衣，陪我上街，有个好景，你们一定得看。”安妮催促着二人。

“死冷寒天的，什么景值得看”李浩明舍不得放下手中的书。这毕竟是自己的第一本书啊，简直就像自己的一个孩子！

“不去看可别后悔，这景可是与你有关呢！”安妮连诱导带要挟。

看到师红已经开始穿戴了，自己成了必须服从的少数，李浩明不得不同意陪二位女士上街去看什么“景”。

刚刚走进图书销售一条街，李浩明就有些傻眼了。

这个“景”不仅与自己有关，甚至可以说就是出版社专门为他制造的！一百多米长、两侧摆满书摊的小街上，到处都能看到火红颜色的海报，到处可以看到“一个闯入我生活中的女人”的书名，海报上的文字也充满煽情意味，



什么“极度隐私、完美激情、超级浪漫……”不少年轻男女手拿此书，与三人擦肩而过，许多书摊前还有人捧着小说津津有味地读着。由此可见这本书相当受欢迎。

李浩明的苦瓜脸上，洋溢着忍不住的笑意。

师红更是高兴，她问安妮，“瞧这模样，这景也就刚搭出来，你怎么知道的”

“昨天晚上出版社老总就告诉我了。也不光是这一处，除了咱北京，天津、成都、沈阳、西安，大概有十几个城市，书店和批发市场上都是这样。出版社想利用过年过节人们兜里闲钱多的时候好好卖上一大批，赚他一大笔。我听说过几天出版社还想给这本书来个什么宣传攻势，什么签名售书、记者专访之类的花活儿，估计够李哥忙的了。”

“别别，咱可没经过这阵仗，干这号事的都是名人，咱哪儿行啊”

“你的口才足以应付过去了。”师红鼓励着他。


“对呀，再说，让媒体这么一宣传，你不也就成了名人了”安妮的话语中总少不了调侃的味道。

“得了吧，我这副模样能上报纸、上电视 让人一瞅，嘿，哪儿来的一个煤矿工人，黑不出溜的！”李浩明在自我形象认识方面一向有自知之明。

师红和安妮相互看了一眼，伸了伸舌头，轻轻笑了。

“人靠衣裳马靠鞍，买两件好衣服一拾妥，不就行了”安妮说。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对呀，上美发中心，换个发型，把小胡子剃了，能年轻不少呢。”师红接着道。她其实很早就想到在外形上给李浩明来个大改革了。

“还有哪，”安妮听出师红的关切之意，忍不住利用添油加醋的机会拿师红开玩笑，“就近就便，直接上美容中心，美白嫩肤，修修眉毛，扣个面膜，也就三个小时，一准儿造出个年轻小伙来，那样的话，两个人上街也让人看着般配不是！”

“好你个臭丫头，当心我扯掉你的舌头！”师红举手做势欲打。

“你敢！”安妮一挺脖子，毫不在乎。

“我有什么不敢”师红笑着问。

“你敢碰我一个手指头，我就大喊大叫。”

“你喊啥 喊非礼呀！”师红与李浩明看着满脸孩子气的安妮乐出了声。

“她可能会喊，有人抢包啊，抓住他！”李浩明想起与安妮“正式认识”时的那一幕场景。

“好啊！你们俩合手欺负我！不怕是不是 那可就别怪我了。”话一说完，安妮四处看了看，紧跑几步，来到一个人头攒动、最热闹的书摊前。李浩明和师红不明白她想干什么，原地没动，看她能玩出什么花样。也不知道她和书摊老板嘀咕了几句什么话，书摊老板连连点头。

一转眼，安妮就站到一把椅子上，手里拿着一个小话筒，大声呼喊着：“各位朋友，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



在卖得最火的那本《一个闯入我生活中的女人》一书的作者，本市著名作家李浩明先生和他的女友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售书现场，他将为今天购书的朋友签名留念。”她用手一指呆立在路中央的李浩明和师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

话音刚落，人们就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师红和李浩明根本无路可走，脸色红得不亚于头顶上随风飘展的海报。几十本书和本子伸到二人面前，人们七嘴八舌地嚷成一片，请他们为自己签名。

书摊老板可不想放过这一发财和扬名的机会，他率领三个小伙计排开人群，连拉带扯地把李浩明和师红请到自己的书摊后面，人流随之涌来。

很快，书摊上其他的书都被撤了下去，红毛毯一铺，几大捆新书往上一摆。小伙计们怕把书摊挤倒，大声维持着秩序。老板不失时机地请人用红笔在大白纸上写下“著名作家李浩明签名售书”几个大字，挂了起来，转瞬之间，便布置出来一个“签名售书”现场。李浩明和师红二人还没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人已经坐到了主宾席上，手中也不知被谁塞上了签名笔。

中国人爱凑热闹，更有着丰富的想象力。许多人在请李浩明签完名字之后，非要师红随后签一个。大家已经认定，坐在李浩明身边的这个美丽的女人就是那个“闯进来的女人”。而这样的签名才更有味儿！更有纪念意义！

盛情难却，这两个人心慌意乱地签着名。众目睽睽之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下，几乎连对视一眼的勇气都消失了。

一口气签了百十多本书，李浩明和师红才总算镇定下来。才想起要找一找安妮这个“罪魁祸首”。

人头攒动，根本看不到她在何处。大概在十几米开外，她仍拎着那只该死的手提喇叭在大声发布新闻，招徕读者。

这下子，师李二人惨了。签名签到手腕酸痛，刚刚到货的几百本书都卖完了，人潮汹涌依旧。买不到书的人只好拿出笔记本，聪明一点儿的人索性把海报扯下来请他们签名，此举又引发更多的人纷纷仿效……

好说歹说，师李二人才算冲出重围，逃离书市。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非找安妮这个小丫头片子算账不可！她可把咱俩害苦了！”师红说着，二人四下张望着。

安妮早就溜到二人无法发现之处，说不定此时正笑得肚子疼呢！

果然像安妮所讲的那样，接连几天，师红的呼机频频响起，被出版社调动起来的报社、电台、电视台记者纷纷要求尽快采访李浩明，消息灵通的记者已经得知了“书市临时签名售书引起新书销售一空”的事情，新闻稿发了出去，还要追踪报道。

师红深知媒体“炒做”的力量，她更知道李浩明的优劣短长，就主动担当起总联系人、采访事务协调人、形象



设计人……等等一切后勤角色。

作家就得有个作家的样儿!

按照师红的设计，李浩明上唇的那一抹小胡子被剃光了，乱蓬蓬的长发已经理成潇洒的中分大背头。深红色的西装，雪白的西裤，淡青色的毛衫，如同换了一个人。师红果然逼着他进了美容院，被美容师在脸上东涂西抹，连揉带拍，就差用细砂纸打磨了。收拾完毕，对着镜子一照，李浩明感觉都有点儿不认识自己了：我真有这么年轻、这么精神吗

人逢喜事精神爽。事业上的成功、爱情的滋润、女人的呵护加上从上到下的焕然一新，让李浩明找回了青春时代也不曾焕发的风采。

他的照片登在了报纸上……

他的声音出现在收音机里……


他的版税达到了五万元，出版社已经决定，为了抓住这棵“摇钱树”，必须与他签约，买断他的全部小说、散文。

各种期刊、报纸的稿约随之而来。

至此，李浩明才真正成了一名“著名作家”。

今天上午十点，是北京电视台、山东电视台联合采访的时间。节目档期早就安排妥了，拍摄现场还请了三百人的热情读者准备与李浩明进行交流，出版社的老总、两位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浩明原单位的同事都作为特约嘉宾。

离
婚
了
就
别
再
来
找
我



原本师红也在被邀请之列，但出于二人关系的特殊性，师红婉言推辞了。

电视台的汽车将在八点钟准时到达楼下。

二人早起床，吃罢早餐便开始为这次采访做准备。已经算是“久经沙场”的李浩明如今早已在摄像机、麦克风、众人目光下应对自如了，采访题纲他可以倒背如流，腹稿成竹在胸，惟一的问题就是现场的观众提问。谁晓得他们可能提出什么古怪刁钻的问题。

他的头发两天没洗了，有几缕支楞着，怎么也梳不整齐。

师红这两天话语不多，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

她把李浩明按坐到椅子上，取来洗发水，轻轻揉抓着他的头发。

两人的目光在镜中相遇。

白色的泡沫堆积在李浩明的头顶上。师红那柔嫩的手指、光滑的指甲滑过头皮，产生一阵阵微弱电流通过似的麻酥感，他的心也忍不住颤抖起来。

他伸手抓住师红在他头上游走的双手，手上也沾满了泡沫。

师红身子一震，动作也停了下来。

二人默不作声地交流着目光，时间仿佛都静止了。

良久，师红才轻轻挣出双手，用毛巾擦去李浩明手中的泡沫，轻叹一声，继续自己的洗发工作。

清洗、擦干、吹风、定型。



师红的手艺不亚于美发店的专业人士。

她转到李浩明面前，用梳子轻轻拢着他的头发，用挑剔的目光看着自己为他设计的发型。

坐在椅子上的李浩明猛然伸出双臂，把她紧紧地搂进怀里。他的面孔埋在她的胸腹间，一动不动，似在贪婪地吸收她身体上散发出来的一切味道。

师红的双手环绕住他的颈项，双目微合。

李浩明清晰地听到了她怦怦的心跳声。他慢慢抬起头，刚想说话，师红的手已经盖住他的嘴唇，示意他不要破坏这难得的宁静。

李浩明就势亲吻着她的掌心。

师红的手没有移开，另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眉毛、鼻尖，目光平静如无风的湖面，神情中充满小母亲一般的爱惜和温柔。

李浩明的双手有些不安分地落到师红浑圆结实的臀部上，目光中升腾起阵阵欲望之火，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


师红轻轻闪挣了几下，佯嗔含羞，用手指一点李浩明的额头，“安静点儿，快到时间了，别胡想乱想的，以免上场后连话也说不明白。”

“我……”李浩明刚想说什么，被敲门声打断了。

电视台的人来了。

头一次在摄影棚、在多台电视摄像机前做这种即兴谈话节目，观众很多，还有几个熟人，李浩明多少仍有几分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紧张和局促不安。节目主持人可谓经验老到，她有意提了几个轻松简单的话题，当李浩明的表情恢复到正常随和的状态后，才让他谈起这部小说的起因、灵感来源、创作体会，又半启发半诱导地让他对人生、爱情、艺术、美等等问题发表议论，不时穿插几位嘉宾的介绍、评价。评论家和出版社社长的溢美之辞令李浩明大为感动，老同事们回忆起他的轶事，令他热泪盈眶、朗声大笑。不知不觉间，节目就推向了高潮，也接近了尾声。

主持人把话筒交给一位观众。这是一个女大学生，披肩长发，精巧且有些俏皮模样的五官，戴着一副小眼镜。她微微红了脸，大胆地问道：

“李老师，我想问的问题是，这个闯入您生活中的女人是不是有一个真实的生活原型 这部小说的现实生活感很强，它是不是您的生活的写照 ”

在场的许多年轻人轻声笑了起来。

李浩明如今最怕别人问及“师红”，毕竟“前姐夫”和“前小姨子”的关系有些特殊和不便启齿。何况他与师红目前尚未正式确定关系，这种问题便难以回答。“这个，这个嘛……，小说总是要来源于现实生活的积累和感悟，其中也少不了虚构的成分，这个，这个……”他的神情有些尴尬，语气吞吞吐吐，只好求救似地看着主持人。

女主持人立刻来救场了。“这位小姐的问题，事关李先生的生活细节，换言之是隐私。李先生您完全可以保护自己，不必回答。”



李浩明松了一口气，观众席上也笑声一片。

一位男士站起来发问，“李老师，您的作品我读了三遍。您说了，这是您的处女作，一炮打响，销量数万，可见它非常受欢迎。您能不能谈一谈爱情和创作的关系”

“依我个人观点，爱情可以分解为两大组成部分，一个是爱，是发自内心的关心、爱护、珍惜、喜欢对方，希望对方高兴、幸福，很无私，很高尚。一个是情，是渴望互相拥有，有强烈的占有意味，有一定的肉欲成分，很自私，很偏执。换言之，即灵与肉的完美结合。没有爱情的人生和生活过程是残缺的，是难以忍受的。爱情对创作有最大的帮助，给作家提供激情，提供素材，提供种种感悟。可以这么说，大多数好作品中，都有令人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在内，都有令人感动的爱情经历在内。没有爱情，我们的生活枯燥无味，我们的文学宝库中的精品数量将会大大减少。对我个人来讲，没有爱情，就没有今天这本书。”

观众席上传来一阵热烈的掌声。

一位中年女士提问道：“李老师，您正当壮年，正是出成果的时候，我们都相信您会写出更多的作品来。您能否透露一下，您的下一部作品准备写什么题材”

“这一点我可以毫不掩饰地告诉大家，是爱情给了我成功，给了我今天的一切。从今以后，我是一个只为爱情和写作而生活的人，我将继续讴歌人类这种最美好、最独特的感情。我今后所有的作品都不会离开爱情，离开那些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值得我们男人全心全意去爱的女人。”

主持人乘兴问道：“最近我看了一些媒体报道，我们有许多青年人对爱情既向往又惶恐，大龄青年增多，试婚以及未婚同居都有上升的趋势。据说，新加坡政府最近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准备颁布相关的法律。刚才您也介绍过，您的爱情生活中出现过坎坷，作为过来人，您对这些青年人有什么忠告吗？”

李浩明稍做沉吟，“爱情说白了，是一种缘分，是一种相互选择的过程。可以一见钟情，可以日久生情，但必须是相互有情。那种把爱情分为‘爱我的’和‘我爱的’的人，显然是爱情这门课的不及格学生。爱情的目标是婚姻，爱情的纽带是责任，爱情的根基是忠诚。至于相貌、年龄、钱财、权力，等等，均为身外之物，也可以说是爱外之物。至于您刚才所讲的那些现象，一方面说明如今的青年人在择偶方面慎重有余，在满足欲望上又开放过度，似乎均不可取，或可谓之不成熟。至于我的忠告嘛，我想说的只有一句，惟有付出真心，才能得到真爱。”

在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中，节目结束了。接下来，又是必不可免的签名、合影留念。

※ ※ ※ ※

电视访谈节目播出后，自然引发又一次的销售高潮。这个节目也在邻里之间产生了轰动效应。只要李浩明



一露面，不认识的人都用羡慕的目光看着他，认识他的人仿佛一夜之间统一了口径，都尊称他为李老师，就连大大咧咧的张二爷也不敢和他开那些较为放肆无忌的玩笑了，亲热劲儿倒是没减，见面就向他讨羊肉吃，让李浩明兑现往日的诺言。李浩明真心想请街坊邻居吃一顿，可是一直抽不出时间来。

一转眼，元宵节就到了。

上午，李浩明参加了黄河文学编辑部专门为他举办的研讨联谊会，这是安妮负责组织的，李浩明岂敢推辞。下午由几家大学的文学社团联合邀请他去讲课兼座谈，文学青年的热情也不能挫伤。不知不觉间，就聊到了下午五点半。等他坐罢公交车转乘地铁，回到家中，已经将近七点钟了。

师红早就约好同他一起吃晚餐。

李浩明没料到自己回来得这么晚，感到对不起师红，更担心她万一等待太久，心里不高兴，怀着有些惶恐、愧疚的心情打开了房门。

屋内一片漆黑，所有的灯都没有开，静悄悄的。

唉，坏了，师红一定生气了，她没准儿到师慧那里去了。

正这样想着，他伸手去摸墙上的走廊灯开关……

“嚓”的一声，一根火柴划破黑暗。

李浩明一愣，心跳仿佛都停止了。随之欣喜若狂：师红在家！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第 十七 章



两根粗壮的红烛被点燃了。

烛光来自师红的房间。

李浩明走到房门前，看到师红穿着那件熟悉的紧身白毛衣坐在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摆着几碟精巧的菜肴，一瓶红酒插在冰桶里，十几粒炸得金黄的元宵摆在烛台下，烛光摇曳出浪漫温馨的气息，令人陶醉。

她笑意盈盈地望着自己，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恼怒和不快。

“师红，我，对不起，那些大学生……我回来晚了。”李浩明又是高兴，又是惊喜，说起话来结结巴巴。

“我早就料到了，根本没准备什么热菜。快把外衣脱了，进来坐吧！”烛光把师红的脸映照得格外娇艳动人，话语轻柔，眼波流转，让李浩明心中热乎乎的。

他一切听从他的吩咐，最后像个小学生一样规规矩矩地坐到师红的对面。要知道，这间屋子对他来讲，基本上是“禁区”，极少涉足。今天应该是师红对他发出的第一次正式邀请。

师红瞧着他的表情，抿嘴一笑，取过酒瓶，给他们面前的高脚杯中斟满香浓的葡萄酒。她率先举起酒杯。

李浩明也急忙端杯，睁大眼睛看着她。

“第一杯酒，祝你元宵节快乐！”师红轻启红唇。

“也祝你快乐！”

“叮叮”一声，酒杯碰在一起。二人都是一饮而尽。

师红再次斟满了两只酒杯，举起来。”第二杯酒，祝



贺你终于圆了自己的作家梦，事业上获得成功！”

“谢谢！”二人又干了一杯。

师红第三次举杯敬酒，“这一杯，祝你以后心想事成，嗯，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妻子。”

李浩明没有回避师红火辣辣的目光，又一杯酒倒进喉咙。

师红的祝酒辞讲完了，李浩明接过酒瓶。

“我也必须敬你三杯。这第一杯酒，祝贺你慧眼识人，没有你的支持和帮助，就没有什么作家李浩明，更没有这本书的诞生。军功章上，的的确确有你一半。”

“也有你一半！”师红低下头，悄声回答道。

“第二杯酒，祝你永葆青春、美丽、温柔、善良，更祝你早日举办个人独舞晚会，实现艺术生涯的飞跃。”

师红轻轻点点头。

“第三杯酒，嗯，祝你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老公，让他一生一世爱你，永不变心。”

“这杯酒我一定要喝！”一连串六杯红酒落肚，一口菜也没吃，师红的脸颊早变得艳若桃花。


空腹饮酒的李浩明也感到酒精烫热了全身的每一寸肌肤。

随意吃了几口菜以后，师红打开了第二瓶酒。

“这一杯，祝你，嗯，每天有个好心情。”

“那我也敬你一杯，祝你健康、快乐，保持一个好身材！”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祝你永远像现在这样有风度、潇洒、才华不尽。”
“祝你成为贤妻良母，事业、爱情、后代三不误。”
“祝你写出一百部、不，一千部好作品，获诺贝尔文学奖。”

“祝你，嗯，对了，祝你成为第二个邓肯。不对，哎，不对，师红就是师红，祝你成为舞台上的师红。”

.....

就这样，两个人你祝我，我敬你，渐渐的，三瓶酒都喝光了，神智也开始变得迷离起来。祝酒辞越来越多，重复的、说错的，谁也不计较，酒杯一碰，相视一笑，来者不拒。

两个人都醉了。

师红的双眼半开半阖，也不知为了什么事感到高兴或可笑，轻声地“哧哧”笑个不停。她抬起手指着李浩明说：“你醉了，坐稳当点儿，别在沙发上.....啊.....晃来晃去的.....”

李浩明在沙发上根本就沒动，葡萄酒的后劲涌了上来，他感觉自己已经快瘫软如泥了。他强睁双眼，看着师红，“你才醉了呢！你的毛衣上、脸上都是红酒，洒了，洒了，怪可.....惜的。”

其实，红酒一滴也没洒。

“我.....好热，我.....脱毛衣，你不介意吧！”师红问道。

“你脱吧，我也热，我也脱毛衣。”



李浩明穿着衬衫，师红的里边是一套高弹力保暖内衣，胸、腰曲线诱人，一览无余。酒精已经驱散了二人间的羞涩感，何况二人如今都是醉眼朦胧，也顾不上什么互相观察了。

一个人占据着一只沙发，也不知就这样昏昏沉沉有多久。

李浩明的胃里猛然翻腾起来，难以抑制呕吐的感觉。他强打精神，踉踉跄跄地走进卫生间，伏在马桶边上大吐特吐。

酒都吐光了，李浩明也似乎清醒了几分。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打开洗手盆上的水龙头，想用凉水洗把脸。想了想，又转过身按下马桶的冲洗钮，仿佛完成了什么大事似的笑了笑，这才掬水洗脸。

水很凉，给热得胀痛的脸带来一阵爽快的舒适。他索性捧着水往头上淋，可是，身体在摇晃，双手发着抖，忙了半天，头发也没洇湿多少。

他的目光落到淋浴器的开关上。

一股冷水喷到了他的头上，啊，真舒服！可是，身体的其他部分也渴望这种降温带来的惬意。

他整个人一动不动地站到蓬蓬头下，任凭水流打湿了全身的衣服……

师红像个梦游人一样不知何时站到卫生间的门口。

她努力睁开眼睛，看到李浩明像个落汤鸡一样浑身流水，一缕缕头发盖住了大半个脸，十分滑稽，忍不住哈哈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大笑起来。

笑了一会儿，她才想起这样的冷水浇身会损害健康，招来疾病，就扶着墙壁走进来，伸手去拉呆立在流水下的李浩明。一只手拉不动他，就换成两只手。

李浩明不知何故，伸出手抓住师红的胳膊向自己的怀里一拉。师红惊叫一声之后，人已经扑进他的怀里，扑到了水花之下。

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嘴唇互相寻找着，很快就牢牢地吻到了一起。任凭冰冷的流水把他们全身打湿浸透

……

二人相拥相扶回到了师红的房间里。

湿透了的衣服一件一件被脱了下来，扔在地上，先是外衣，然后是内衣，然后，是师红一声惊喜般的大叫。叫声只传出一半，另一半想必是被吻住了，再然后，自然是干柴烈火迅猛燃烧的噼叭声……以下内容似乎不必说了，如果有人不明白，可参阅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

早晨，第一缕阳光照进屋内，李浩明就醒了。

两具赤裸的肉体仍然紧紧缠在一起。师红双手环抱着他的腰，娇美的面庞紧贴在他的胸前，嘴角带着甜美的笑意，睡得正香。

水到渠成，该发生的一切，早该发生的一切都发生了。



李浩明两眼似乎在放光，他仔细地欣赏着师红身体上的每一条曲线，每一寸肌肤，一只手情不自禁地罩在她那挺实丰满的乳房上，爱不释手地抚摸着……

师红醒了。

她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不胜羞涩地把头伏在他的胸前。

李浩明轻轻扳起她的脸，四目相对，很快又吻在一起。

一股热流猛然冲下小腹。伴随阳光的升起，阳气的升起，李浩明的阳刚之气也开始蓬勃向上。

师红轻轻呻唤一声，“来吧，宝贝，把我拿去吧！”

“小红，小红……”李浩明急切又深情地低声呼唤着师红的名字，二人如同相爱多年的情侣一样，熟练又紧密地合为一体。


快乐至极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很快就淹没了他们。

十二级台风来了。

师红不停地在浪峰和波谷中起伏，猛烈的大海一片苍茫，望不见陆地，找不到平静的港湾，她根本不知道自己会在这滔天巨浪中被抛上抛下多久。弄潮儿的感觉这般奇妙吗 没有恐惧，没有窒息的感觉，只有任我飞腾的快乐和刺激……

这是一块多么肥沃广袤的土地呀。李浩明由衷地想道，任我开垦，任我播种，任我耕耘，任我收获。汗水一滴滴落下去，沁心的甘泉涌出来，大地热情地回应着农夫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的呼唤，麦浪起伏，稻浪翻滚，丰硕的果实满怀满捧，爱不够，亲不够，吸一口空气都芳香醉人……

酣醉的农夫直到中午才从梦乡里返回现实。

弄潮女郎也翩然踏上涟漪不息的沙滩。

“你醒了 师红仍然伏在李浩明的胸前，她轻轻抬起上身，想从他身上下来。

“不！”两只小白兔在李浩明眼前一纵一跳。他双臂一收，箍住师红柔细的腰肢不放。

“都中午了，起床吧，你该饿了。”师红吻着他的鼻尖。

“你饿吗 ”李浩明问道。

“没什么饿的感觉。你呢 ”

“我可饿了。”

“那还赖在床上不起来 ”

“我不是说肚子饿，是，是小弟弟饿了。”

师红一听，立刻涨红了脸，“老天爷，你都……怎么还饿呀 ”

“谁让你让它忍了这么久 它的胃口大极了！”

“大坏蛋！色情狂！没羞……”师红的话再次被吻封住了，不一会儿，小屋里又传出令人心神摇荡的呻吟声……



第 十 八 章

两个人在床上几乎缠绵了三十多个小时。

三十如狼，四十如虎，这场虎狼之战，斗得昏天黑地。李浩明仿佛回到了青春时代，精力旺盛，不知疲倦，令师红暗暗感到吃惊。她心中思忖，即使年轻力壮如许宽，也不曾让自己产生如此美妙、如此众多的高潮。相比之下，与许宽在一起，肉欲发泄的感觉更多一些。与李浩明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的灵与肉的完美结合，是性爱的最高级的享受。二人在一起，那么合谐，那么合拍，都发自内心想让对方感受到最大的快乐和满足，结果是一齐满足，一同登上令人目眩头晕的巅峰。这才是真爱的滋味。

想到自己曾经有过的隐秘的担忧，纯属多余，师红不由得偷偷乐了起来。

呼机又响了，李浩明不得不暂别温柔乡，继续为自己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的新书做宣传工作了。

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家。

在外面抛头露面一整天之后，他急匆匆地回来了。刚一进屋，就发现“爱巢”变了模样。

师红卧室里的沙发、茶几都移到客厅的右边，原来的那张老式沙发床不翼而飞了。地上铺上了红地毯，电脑桌前的皮椅也换了高靠背真皮转椅。最明显的是师红的卧室，原来的单人床换成了一架宽大的双人床，床上的饰品也焕然一新。

真有一种新婚洞房的感觉。

李浩明的心里百感交集，热泪涌上眼眶：美丽多情的师红如今真的要与自己长相厮守了。

厨房里传来锅碗的碰撞声。随即，围着碎花小围裙的师红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李浩明迎上前去，二人紧紧拥抱在一起，连连亲吻。

“你真是个好主妇。我一天没在家，这家就大变样了。”

“你满意吗 ”

“无可挑剔!”

“真的 ”

“当然，有两样东西最好了!”

“哪两样啊 ”

李浩明拉着她的手来到卧室，一指双人床。“一个是它!”



“那另一个呢”师红饶有兴趣地问。

“另一个嘛。”李浩明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猛然一把抱住师红，把她扔到床上，随即扑了上去，“是床上的你！”

“你坏死了！”师红的手里还举着炒菜的小铲，左躲右闪，却避不开李浩明的搂抱和亲吻。”嘿，别闹了，我还要炒菜呢！”

“有你这道大菜，我就足够了！”

“天哪，我的床罩，我的……”师红的抗议声消失了。她很快就全身瘫软在李浩明的进攻之下。


小屋之内，春光无限，其乐融融。

真可谓乐极生悲！

两个陶醉在爱情小天地中的男女根本没有在意别人的目光，尽管他们注意在邻居们面前保持着“疏远”，但总有几次出双入对的时候。从两人不经意流露的目光和默契的举止上，许多人都看出了端倪，就连郎小芸都看出这两个人关系不是一般的亲密，加上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更让她心生警惕。在她看来，李浩明如今是名人了，有钱了，师红这个“小狐狸精”在千方百计地勾引姐夫。在对师慧忠心耿耿这一点上，郎小芸可谓不让任何人。

她一直想着让师慧和李浩明复婚，加上对师红这样搞艺术工作的人心怀偏见，尤其是从前许宽带来聚会的那帮朋友，更让她觉得流里流气，男男女女在一起，没什么好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事，因此也把师红归入“不正经”之列。虽说如此，毕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她也不能凭着道听途说就去告诉师慧和公开谴责李浩明。因此，她开始注意观察师红和李浩明二人的言行，十几天过去了，也没搜集到什么有力的证据。她甚至有一两次借着给李浩明送报送信的机会，乘夜晚走廊上无人的时候蹑手蹑脚来到他们的门前，竖起耳朵谛听屋里的动静。赶巧的是，这两次要么是李浩明在忙着给外地的读者和报刊写回信，写稿子，要么就是二人白天欢爱了两次，晚上早早上床休息了，让郎小芸无功而返。

功夫不负有心人。

郎小芸终于发现了确凿的证据。

这天上午，李浩明又外出了，家里只剩下师红一个人。

郎小芸故作热心地从负责收水电费的张二爷手中抢过几户人家的收款任务。张二爷还连连夸她尊敬爱护老人，手脚勤快，却没想到她另有打算。

她敲开了李家的大门。

师红毫无防范意识地把她请了进来。

屋内的变化令郎小芸暗吃一惊。因为师红大买家具的那天中午，正好赶上她临时找一个楼内的小保姆代班，自己去街上给母亲买药。

她乘师红进屋取钱包的机会四下打量了一下屋中的陈设，一看之下，全明白了。

师红把钱递给她的时候，她强忍怒火，没有发作，脸



上的表情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师红平日里与郎小芸接触交谈不多，也没有介意郎小芸眼中蕴含的敌意。

下午四点半，李浩明回来了。

憋了一下午火的郎小芸实在忍不住了。推说有要紧事情找李老师谈一下，把电梯交给邻居操纵，板着一张脸请李浩明到自己的宿舍坐一会儿。

李浩明不知天机泄露，还以为郎小芸遇到什么难事有求自己，便大模大样地随她进了屋。

“李大作家，请上座，要不要喝杯水呀”郎小芸的语气十分不友善，话中带刺。

李浩明微微一愣，没接话碴儿。

“李大作家，您现在可是大腕了，是大名人了，票子没少挣吧”


听了这话，李浩明感到又可气，又可乐，“怎么啦 是眼红啊，还是你钱紧哪”

“我虽说挣的没你多，可也从来没管别人借过钱！”郎小芸故意让李浩明回忆起潦倒的过去。

李浩明不是忘本之人，但面子上真有些过不去了，他心想，自己近来也没得罪你呀，为何这么跟我过不去呢

“小芸，我是向你借过钱，你也的确没少帮我，这些我都记着呢。不过，你这样跟我说话，好像我得罪了你似的。你的钱我记得早就还你了，对吧 难不成你忘了 以为我是赖账不还的贪小便宜的人”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你欠谁的账你自己清楚，你占谁的便宜你自己知道。”

“小芸，有话好好说。我欠谁账了 占谁便宜了 能不能说清楚点儿 ”

“你真让我直说 ”

“对!”

“好，那我就说。你欠师慧姐的账，你占人家妹妹的便宜。”

“什么 ”李浩明惊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目瞪口呆，如遭雷击电打一般，仿佛脸上的疮疤被猛然揭开，他很快由震惊转为恼怒，“你凭什么这么说 ”

“凭证据!”

“什么证据 ”

“你不要脸，和师红在一个床上睡觉。”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看见啦 ”李浩明额头上的青筋鼓起多高。

“我就是看见啦。沙发床扔了，对不对 你睡哪儿 师红的屋里换上了双人床，两个大枕头并排摆着，你的裤衩和她的并排搭在一起晾着，你说，这些证据够不够 你们俩在一起，干那些羞人的事情，声音那么大，邻居都听见了，这证据够不够 ”郎小芸连珠炮般地发问，振振有词，义愤之情溢于言表。

“你，你这么做是侵犯别人的隐私权!”李浩明挥起法律之剑，一副气极败坏的模样。



“少来这套!你用了人家姐姐,睡了人家妹子,你才是个伪君子,大色狼。”

李浩明听到“大色狼”三个字,一下子就泄了气。毕竟自己有把柄在她手里攥着,这要是传扬开去,可真就羞于见人了。惹不起,赶快躲,三十六计,走为上。想到这儿,他气哼哼地一挥手,“我不跟你罗嗦,你爱咋想就咋想。我们是自由恋爱,谁也干涉不着。”

“好,你看我能不能干涉着!告诉你,李浩明,我一准儿把这事告诉师慧姐,我就不信她不来找你算账!你给我想好了,三天内,你们俩想怎么办,给我个回话,否则,别怪我事先没告诉你!”

“我和师慧早就离婚了,她也管不着!”

“我就不信没地儿能治你这种人!居委会管不了,还有派出所、公安局。你是名人,怕丢脸,我还能上报社!让所有的人都认清楚你的真面目。”

李浩明知道郎小芸可是天不怕,地不怕,说得出也做得到!她这么做当然是触犯法律的,可是自己的名声也就随之扫地了。

跟她讲道理,根本没用,她认准的理儿,极难改变。

“小芸,千万别这样,看在咱们都互相帮助过的情分上,你就别……”李浩明的口气软了下来,他恳求道。

“这可是两回事。你帮过我,我感激,但这件事是... ..是大是大非问题,我绝不丧失党性原则。”后两句话显然是她从报刊上学来的,可惜她连团员都不是。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李浩明彻底傻眼了。

回到家里，李浩明一头扑倒在床上，用拳头狠狠地捶着枕头。

坐在客厅里看书的师红闻声来到他的身边，关切地问道：

“浩明，怎么啦 ”

李浩明翻过身来，一把将师红抱在怀里，带着哭腔说：“小红，小红，我不离开你，说什么我也不离开你。”

师红愣住了，她用手环抱住李浩明的头，轻声解劝道：“谁说让你离开我了 发生了什么事，慢慢说，啊！”

李浩明断断续续地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她。

师红也没有料到二人的事情已经暴露，更要命的是，在姐姐师慧尚未决定嫁给谢刚之前，自己与李浩明的事情最好别让她知道，以免引起亲人间的误解和冲突。可是，这个该死的郎小芸，管什么闲事嘛 邻居街坊们凭什么多嘴多舌的 两个人真心相爱碍他们什么事了

事到临头，必须要想个妥善办法，可是这两个人已经神智大乱，根本无计可施。

三天，只有三天的时间。

师慧要是知道了，一定会雷霆大怒的！

“怎么办 怎么办哪 ”师红喃喃地说着，泪水不知不觉地滑下面庞。



“我不会离开你，浩明，我们不会分开。”师红像母亲抱着心爱的儿子一样紧紧抱着李浩明的头，轻声抽泣着。

两个人的泪水流在一起，嘴唇吻在了一起。

很快，如同接到了什么信号，两人手忙脚乱、气喘吁吁地为对方脱着衣服，随着一声宛如痛哭的女子叫喊，李浩明冲进了师红的身体。

这样的做爱来势凶猛。两个人如同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一般，近乎疯狂地扭动着、索取着、嘶喊着，脸上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咸湿一片。师红像一只八爪鱼一样死命缠住李浩明的身体不放，仿佛极力想要把他按进自己的肉体，使二人彻底重合，分不出你我。李浩明的头发飞扬在头上，极像一头暴怒的雄狮，要把所有的愤怒、不安、痛苦统统转化为猛烈的攻击、冲刺。

当最后的一刹那来临之时，二人口中都发出近乎受伤野兽一般的凄长呼号。啊——。

从做爱后的疲倦小睡中醒来，令人痛苦的现实依然摆在面前，无法回避。


师红和李浩明紧紧抱在一起，欲哭已无泪。

“实在不行，我们暂时分开”师红违心地问。

“绝不！”李浩明用力摇头，“那比让我去死还难受。”

“那怎么办 我们总不能远走高飞，玩什么私奔吧 你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的事业刚刚开始，你不能离开这里。再说，出版社的工作也不允许你离开，我们也不能就这么走掉，这样也对不起安妮呀，还有冬冬，他也需要你的照顾呀！”

“我们不离开北京。”

“那我们怎么办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

“我们明天就去登记结婚！”

“这，也不妥！”师红摇了摇头。

“为什么 你不想嫁给我吗 ”

“傻瓜，我做梦都想嫁给你呢！可是现在的情况根本不允许呀。师慧是我惟一的亲人，我爸妈去世得早，在我心中她的地位就如同母亲差不多，我结婚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能不让她知道呢 ”

“可是她有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同意呀！”

“所以她才想让她先嫁人。她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到时候我再慢慢透露给她，软磨硬泡，一哭二闹，她心软，最后还会同意的。”

“那她若是一时半会儿不嫁人，我们岂不是这样名不正言不顺地在一起 ”

“我都不在乎什么名分，你还在乎 ”

“我当然在乎！日后的应酬和露面的机会越来越多，我李浩明堂堂七尺好男儿，身边当然要有个好妻子为伴。再说，你难道不想趁年轻和现在的轻松条件，为我们的爱情留下一个结晶吗 ”

“生小孩 ”



“嗯！”

“唉，是个女人，是个妻子，都想有自己的孩子。我也想啊，也许比你还着急呢！”师红说完这句话，脸色一红。

“要不，咱给师慧来个‘奉子成婚’”

师红轻轻捶了一下他的头，“胡说八道，我可不干。”


“唉，这也不行，那也不妥。看样子，只有我去找师慧最后摊牌了。”

“嗯！嗯，这也许是个办法。”师红眼前一亮。

“何以见得”

“你想啊，我姐的脾气你最了解，她想发火，你全忍，她就发不起来了，对吧 你如今成功了，出了书，挣了钱，还把冬冬上中学的钱给准备出来了，这可是一份大礼，她不会不关心冬冬的未来成长吧 在离婚这件事上，已经证明你是对的，她是错的，是她没有发现你的真才实学，应该是她心中有愧，对吧 再说，你先跟她说你要结婚了，她要是问起来，你再说是娶我，她一准儿不相信，搞不好还会讽刺你什么什么想吃天鹅肉，让你有本事就去追。她一言出口，你就得了理，对吗 她若是半信半疑，也就一时生不了多大的气，她会很快找我。我呢，拖上几天，就说上外地演出了，让她消消火，也担担心，为我的幸福多想想。到那时候，郎小芸即使去告状也不灵了，因为她已经知道了。再说，家丑从来不外扬，胳膊肘没有向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外拐的理儿，她只能安抚郎小芸，让她别往外说。对吧 木已成舟，她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我再多说软话、好话，实在不行就来个装病绝食，她一心疼，也就放我一马了。”

李浩明被师红这一大串“对吧，对吧”说得不停地点头。虽然心里仍然将信将疑，虽然有些不敢去见师慧，却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更没有反对师红的这些分析的理由。

他硬着头皮，下定了决心，“我明天就去见师慧。”

“老公，好老公，你真勇敢！”师红的亲吻雨点一般落到李浩明的脸上。

“有什么奖励吗 我这可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没准儿就被你姐给拍一砖头不复返了！”

“少说丧气话！人家不是一直在给你加油打气吗 ”

“嘘，现在该轮到给我加油打气了。”李浩明的手又伸向师红的胸前。

“你这个大坏蛋，怎么一天到晚就想着这事儿呀 ”师红半推半就。

“这都怪你呀，谁让你这么有魅力呢！”

李浩明又一次得逞了。

与刚才的那一场暴风骤雨相比，这一次是轻风幽露、润物无声了。

※ ※ ※ ※



李浩明成了大作家，他的书火遍了大江南北，借用一句广告语，“地球人全知道了”，可是偏偏师慧不知道。

她喜欢看书，可是最近忙得顾不上看书。即使想买书也只是给儿子冬冬买几本课外辅导书、工具书。报纸、广播已经久违了，晚上一过八点就拉着儿子上床休息，一般的电视综艺节目根本看不到。她工作圈子中的人大多文化不高，爱读书的人更少，所以，当李浩明把样书和三万元的存折交给她时，她惊愕万分地瞪大了眼睛。

这，怎么可能呢

可是事实明明摆在面前。

这是一家中等水平的酒馆，十几张桌。因为过了饭时，客人不多。


李浩明选择的是一张临街靠窗的小方桌，位置在角落里，菜早已点完了，也就没人来打扰。

七八道菜挤满了小桌，李浩明特意要了师慧爱喝的青岛啤酒。

“出乎这么大方，三万块，又点了这么多的菜，看样子是真有钱了，花钱也不心疼了。”师慧心里这样想着，禁不住抬头细细打量着李浩明。

临出门前，师红精心为李浩明打扮了一番，目的就是为了让师慧感到李浩明变化之大，精神状态之好，显得年轻、潇洒、风度翩翩，以便在师慧的心中达到与自己并重的心理印象价位。如今的李浩明，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自信心增强了，加上爱情的滋养和师红的调补，又经历众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多媒体和公众场合的磨练，绝对是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

接二连三的意想不到令师慧目瞪口呆。

闲聊了几句分别以来的各自情况，又专门探讨了一会儿冬冬的学习和未来，两个人似乎就没什么话了。

过了半晌，师慧才心情复杂地说了一句，“你行啊，真就成了作家了，以前还真就小瞧你了。”

“我这大概也就像老百姓说的，偶尔撞了一把大运吧。”

师慧撇撇嘴，“行，就凭这话，还能有大出息。瞅瞅你，这么上上下下一收拾，您还别说，真就有几分艺术家风度。”

李浩明何尝听不出师慧话语中难以转变的嘲讽与轻视意味，但其中也不乏师慧自嘲的意味。他又不是来同她斗气的，必须忍让，必须装傻，必须让师慧感觉占了上风，赢得自尊。

他笑了笑，冲师慧举起杯，装做很随意的样子说，“这都亏了作家和新闻界朋友的指点，你知道，我哪是会打扮的人哪 跟你和师红根本没法子比。就这身行头，还是师红给帮忙拿的主意呢！”

女人都爱听奉承话，师慧也不例外，自负地一笑。

“听冬冬和师红说，你最近处了个男朋友 ”

“你知道了 唉，不就那么回事儿嘛。我也想开了，总这么一个人带着个孩子苦守苦熬的，太累太苦了。女人



嘛，总得有个结实点儿的肩膀靠一靠吧。”

“你说得对，做得也对，我没意见。”

“你有意见也得有人听啊！”师慧有些不屑地说。

“那我也告诉你一个新闻，我也处了个女朋友。”

“哟嗬，好运气呀！财运、事业运，外加桃花运，真是让人羡慕。”

李浩明端杯抿了一口。

“我猜猜，一定找到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大姑娘，还是人家上赶着追的你，是不是”

“就差那么一小点，我们也没什么你追我、我追你的，碰巧见着了，就处上了，感觉挺对脾气的。”

“我没猜错吧！男人一出名，一有钱，就有大美妞往怀里钻！”

“不是有句古话吗 美女爱英雄嘛。”李浩明掩饰不住得意。

“哟嗬，夸你两句吧，你还自封为英雄了。那个女的长啥样啊 随身带照片儿了吗 让咱瞧一眼，也帮你把把关。”

“那倒不必那么费事了，其实，这姑娘你也认识。”

师慧停止了咀嚼，翻了翻眼睛看着天花板，连连猜了几个人名，不是邻居家的姑娘，就是李浩明原厂的同事。

李浩明连连摇头，“别浪费脑细胞了，就是你妹妹师红。”

师慧一听，捂着嘴乐出了声，“你可真会开玩笑。小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红 她和你 你没发高烧吧 我咋感觉你在往外喷胡话呢!”

“你果然不信。”

“打死我，我也不信哪。师红，大学毕业生，搞艺术的，跳舞的，水灵，漂亮，那气质，那作派，眼眶子高着呢。她能看上你 ”

“那你让我怎么说你才相信呢 ”

“你把这鸡肉说成凤凰肉我也不信!你不是刚有俩糟钱就想入非非吧 瞧你的长相、年龄、学历!小红好像比你高那么几厘米吧 穿上高跟鞋，过你一头。她和你在一起，好有一比。”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什么鲜花牛屎呀，什么蛤蟆天鹅呀，对不对 ”

“你这不是挺有自知之明吗 算了吧，偷着想想还可以，对我说说呢，我也不会告诉别人。这要是让外人知道了，还不笑得满大街都是大牙。”

“就算整条长安街都是用大牙铺的，行了吧 ”

“还不想让我好好吃顿饭了 笑得肚子疼，这桌菜可就糟蹋了。”师慧仍是不相信，冷笑怪笑连连。

“不信你去问问师红本人。这事连郎小芸她们都知道了。”

师慧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这一回她可有点儿相信了。转念一想，又乐了，“算了吧，你，我知道师红，爱玩爱闹，在恋爱这种事情上有些随便。也许跟你玩玩，寻寻开心，你可千万别当真。看到时候失恋，那滋味可是难受



哇，别陷得太深！”

李浩明被她的话气得无言以对，自己倒了一杯酒，一口气喝了下去。想了想，咬咬牙，说道，“我和小红是正月十五开始正式同居的，两口子之间该做的事情全做了，我们想五·一结婚。我今天来主要就是想告诉你这件事情，信不信由你！”说罢，点起一支烟，狠狠吸了几口。

“你……你们……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师慧口吃起来。

“嗯！我可以发誓，一句谎话都没有。”

师慧如遭了一记重击，身子向后一靠，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起来。

过了好半天，她才从麻木状态下恢复过来，泪水扑簌簌滑出面庞，打湿了胸前的围巾和外套。

她双手猛然捂着脸，低声抽泣起来，肩头猛烈地耸动。


“师慧，师慧，别这样，别这样。”

刚才还镇定自若的李浩明立刻乱了手脚。

“小红啊，你这个不省心的丫头呀！姐姐白为你操心了，白疼你了。”师慧低声哭诉起来。

“师慧，先别哭，你听我说。我们俩是真心相爱，互相理解，互相弥补，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就已经难以分开了。她非我不嫁，我非她不娶，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一定会让她永远幸福，一定不负她的心，而且，我也保证像以前一样对冬冬好！”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你让我幸福了吗 你对我好了吗 你们才相处几个月，可我和你在一起十多年了，你说，你哪里对得起我 ” 师慧泪眼一抹，冒出怒火。

“我们真心相爱过，这是事实，可是后来我们都变了，你不了解我，不支持我，甚至蔑视我，伤害我，我们的感情基础已经不存在了。”

“胡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我其实根本没忘了你。我和谢刚已经分手了，也怪我一时糊涂，险些受了他的骗，他是个花心少爷。这段日子，我一直在想你的种种好处，我后悔了，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复婚呢！”师慧说的都是实话。

“什么 复婚 我可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你就算不爱我了，也得为冬冬着想吧 你就忍心让冬冬成为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吗 ”

“只要我一天没死，冬冬就有亲爸爸，我就会尽我的抚养义务。你要是不想带冬冬，我随时可以把他接过来，而且保证让他受到最好的教育。”

“我不能让冬冬跟个后妈过日子。”

“师红是他的亲姨，冬冬不可能受一点点气！”李浩明立刻反驳道。

“师红，师红，她有什么好 她不就比我年轻吗 比我漂亮吗 谁没年轻过 我年轻的时候不是比她还漂亮吗 她哪里比我好 ”

“她是我见到的最善良、最温柔、最美丽、最理解我



的内心世界的人，她不会伤害人，不随便蔑视人，她对我的事业有帮助，我们心心相映。这些不都比你强吗”

“我不温柔，不善良 侍候你这么多年，我对你没有帮助”师慧的语气十分严厉，音量也放大了许多。

“我没说你不善良，可你从骨子里瞧不起我，认为我没出息，窝囊废，这话是你说的吧 不让我搞写作，是你干的吧 也是为这件事，我们离的婚，对吧 我从来没有否认过你在家务中的辛苦，可是你在什么事情上理解过我 想到过我的苦闷和未来 想一想，从什么时候起，你不再温柔了 看一看，你现在的样子，这能叫温柔 你是良母，没人怀疑，可你不是贤妻，这一点，也许只是对我而言，你不是！”

“也许你说得对，可是，我有错误，我可以改呀！我不计较你和师红的关系，我现在就想和你复婚。”师慧的语调又转为低柔。


“这不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 只要你同意，我明天就去找你，办复婚手续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们已经离婚了，你别再来找我！”李浩明的回答很坚决，他同时将烟蒂狠狠地拧灭在烟缸里。“再说，这事儿你一个人说了也不算数。”

“好，好，好你个李浩明，你有你的主意，我有我的办法。你想和我妹妹双宿双飞，哼，做你的春秋大梦。咱们走着瞧！”师慧说罢，匆匆收拾好随身携带的物品，围妥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围巾，愤愤然冲出酒馆大门。

李浩明望着她的背影，咬了咬牙。端起剩下的半瓶啤酒一饮而尽，把酒瓶重重地向桌上一墩，高喊：“老板，结账！”

李浩明满脸通红地走进楼门，上了电梯。

电梯里只有郎小芸一个人。

她白了李浩明一眼，用小木棒点了一下十六楼的按钮，阴阳怪气地问道：“李大作家，这可都过去两天了，明天可是我等你回话的最后一天，别忘了。”

“忘不了。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这个不知深浅瞎搅和的丫头。我和师红好定了，五·一就结婚。我刚和你的师慧姐见完面，什么话都告诉她了。你要是不怕麻烦，现在就去找她对证，我帮你开电梯，还能帮你出打车的钱，你看行不行”李浩明气冲冲地告诉她。

郎小芸气得呼的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先别激动，让我把话说完。”此时电梯已到达十六楼，门开了，李浩明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防止电梯门关上，同时放大嗓门，有意让左邻右舍的人都听到，“你听好了，干涉他人自由恋爱违犯婚姻法，传播他人隐私、损害他人名誉是违犯民法。我现在正式警告你和所有长舌妇，下次不管我从什么渠道听到你们胡说八道，别怪我不顾多年的交情，咱们法庭上见！”

说完，大摇大摆地回了家。



郎小芸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泪流满面。其实，她所说的什么告诉师慧，甚至告诉居委会、公安局、报社之类的话，全是信口胡扯的威胁之语。真让她去告，她也没那个胆量，法律常识她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她知道李浩明的话都是真的，可是让她最伤心的是，自己明明是一片好心，为了师慧，也为了她一直敬佩的李大哥，甚至也可以说为了冬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换来的居然是如此令她难过和垂头丧气的结局。这下子可好，不仅把师红和李浩明彻底推到了一起，还失去了李浩明这个兄长式的朋友，也等于间接伤害了师慧和冬冬。

她禁不住躲在电梯里放声大哭了起来。

我的娘哎，这事儿不该是这个样子的嘛。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第 十 九 章

李浩明和师红相拥而卧，一夜无眠，低声谈论着。

同师慧谈崩了，这一点虽然是意料中的事情，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师慧居然想要复婚，而且态度还很强硬。师红的心里顿时生出“自己占了姐姐的位置”的想法。


李浩明的果断拒绝，毫不动摇地与自己站在一起，令她倍感安慰，可是，姐姐以后该怎么办。她和谢刚的事情不了了之，暂时只能继续一个人带着冬冬日日，自然有许多难处和苦衷。

“唉，这世界上的男人千千万万，我为什么就偏偏爱上了你呢。”

“我也没想到。刚开始一见你面，你就像个乌眼鸡似的对我。”

“现在更像乌眼鸡了。”师红故意恶狠狠地看着他。

离
婚
了
就
别
再
来
找
我



“这哪儿像啊 倒像是爱得太深了，恨不能一下子把我整个儿吞下去。”

师红忍不住笑了，随即又长叹一声，“你这个人，又老，又丑，除了会写本破书，别的呢 好像还会做两样菜，其余的，啥都不会。就这么一个人，倒像个宝儿似的。让我们姐妹俩一起争你，真是怪事！”

李浩明听出师红话语中的浓浓爱意，得意地一笑，“也难怪我这么瘦，刚刚逃出‘狮爪’，又进了‘狮口’。”

师红在他的肩上重重捶了一拳！“得了便宜，还卖乖！”

李浩明无心说笑了，他轻轻梳理着师红的披肩长发，“你说，你姐这两天会不会找你兴师问罪”

“应该会吧。”师红双眉轻皱。

“那你怎么办”

“我感到自己没脸见她，只好躲了。”

“她可说了，这两天就来找我，办复婚手续。”

“你不是已经回绝她了吗”

“那当然，可是我怀疑她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

“结婚靠自愿，复婚也一样。她又不能端着冲锋枪逼着你去！”

“话是这么说，你姐平时不发威，发起威来，就是一头母狮子。昨天她的脸都气得发青了，火冒三丈，差点儿掀了桌子！说实话，我还真有点儿怕她。”



“连你都怕，我岂不是更怕 ”

“唉，怕也没有什么用。事到临头，只好接招了。”

师红抬起身看了看床头柜上的小石英座钟，“睡一会儿吧，都一快点了。”

“我真的睡不着。一闭上眼睛，仿佛就看见你姐站在我的面前，恨不得扒了我的皮。”

“我也是。”

“要是她真的打上门来，咋办 ”

师红的身子怕冷似的轻轻一抖，长叹一声，“那我只好给她倒地儿了。”

“这怎么能行 你把我当成什么东西了，想拱手送给她 ”

“你本来就是她的！”

“她早就不要我了，现在我是你的，你也是我的，这一点是不可能改变的。”

“那我该怎么办 不能硬碰硬，只能来软的。”

“只怕是你越软，人家就越硬。”

“我就这么一个亲人了，我不能失去姐姐。”

“别忘了，我也是你的亲人，还是最亲最爱的人。”

“唉，这一切都怪我，一开始只是看你挺可怜的，想帮帮你，没想到……”

“没想到帮来帮去，把整个人和心都赔了进去。”李浩明替她续上了后半句。

“是呀，女人哪，心不能软，同情心不能泛滥，我就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爱犯这个毛病。”

“不，师红，这可是你的优点，善良的女人都有这个心地。不过，以后我会帮你一把，不让你的同情心泛滥到别的男人那儿去！”

“那可不行，除你以外，还有男人要我照顾呢！”师红故作神秘。

“你是指冬冬吧”李浩明一语道破。

“唉，你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人家想什么，你都 know。看样子，这辈子是被你吃定了。”

“这才叫心心相映。什么蛔虫 多恶心！再说，我有什么事能瞒得住你”

“想瞒我，你也得敢哪！”师红伸了个懒腰，又乖乖地把头枕在李浩明的肩上。“姐姐现在一定是恨死我了。前些日子，她和谢刚请我吃饭，谢刚跟我多说了几句话，有点儿热情过头了，她当时就生气了。这回可好，她想复婚，前夫又被我抢走了，谢刚也不找她了，她那一肚子的气都得冲着我撒！”

“咱任她骂，任她打，能让她撒撒火气，心平气和下来，接受这个既成事实，那也行啊！”李浩明轻轻捏着师红修长的手指。

“也许她真的打我一顿，骂我一场，我心里倒能好受些。”

“骂你可以，打你可不行。要打，让她打我。我不让你受这个屈。”



“记得上次许宽领几个人打你那次吗”

“记得，在菜市场。”

“你鼻青眼肿，浑身是泥。我想，我大概就是在那时候爱上的你。”

“真的挨顿胖揍，拣个这么好的漂亮媳妇，太值了。我看样子还得谢谢许宽。”

“不许提他！他现在可真是惨不忍睹了。你我都在蜜罐子里，他现在，只怕是连死的心都有，咱就别拿他说事儿了。”

“当心！同情心开始泛滥了！”

“去你的！”师红用额头撞了一下李浩明的面颊，以示惩罚。“我想了好久了，看样子，这里恐怕是住不下去了。这两天是不是多联系几个朋友，我们另外租间房，搬出去 我就是不敢和姐姐照面儿。”

“这倒是个办法。这招叫做‘敌进我退’。”

“姐姐不是敌人，是亲人。你净胡说。”


“怎么不是敌人 是情敌！是你的情敌！”李浩明不忘幽默。

“还有，就是我的工作。在北京一转眼的工夫，呆了三四个月了，什么正事也没干，倒惹了一身的麻烦！”

“你帮我取得了成功，这不是正事 你找到了一个好老公，这还不算最大的正事！”

“就你嘴贫，总会打岔，拿我寻开心。我在说我的事业问题，你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我认为，你在北京发展，机会最多。你看看，天南海北的搞艺术的人都涌到北京找事儿干，逮着个机会，到什么晚会、大赛上一露脸，让什么公司一包装，立马红透大半个中国，我相信你的实力，也相信你会交好运。”

“其实广州也不错呀，也有机会。”

“广州 我觉得不舒服，钱味儿太浓，人情味儿太淡，好像肉腥味儿也挺浓。”

“北京还不是一样！”

“可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一旦犯了物欲至上这个毛病，就如同大气污染一样，谁都躲不掉，多多少少得沾上一点儿。还是那句话，金钱不是万能的，可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呀！”李浩明感慨万千。

“没有钱，就办不了我的独舞晚会，就请不来媒体记者宣传我，更不会引起艺术公司的老总注意和包装，就算我本事再大，到头来也是空忙。”

“给我一年时间，我会玩命地写，一定把这笔钱挣出来，让你实现心愿，成为舞台女王。”

“我可不希望把你累出个好歹的。日子长着呢，慢慢想辙吧！也许，成名成家对我来说本来就是奢望，是一种充满虚荣的空想！”

“不会的，你并不虚荣，你的功力在那儿摆着呢！我和我们的女儿一定会看到这一天的。”

“我们的女儿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要给你生个孩子了 还必须是个女儿 ”师红有心刺激他一下。



“你答应过，只不过没说准确的时间罢了。我估计，十年之内你一准儿会当妈妈的，到时候，我不催你，你都会着急。至于生女儿嘛，你想啊，跟我一结婚，冬冬也由外甥变成你的儿子了，你再生个女儿，男女比例就均衡了。”

“你想得还挺美的呢！”

“作家嘛，最大的本事就是幻想。我现在就能想象出女儿的模样，她真是漂亮、可爱，比她妈妈还漂亮呢！”李浩明眉飞色舞，忧郁一扫而空。

“你就胡思乱想吧。没准儿姐姐上来一闹，你连媳妇都保不住了，还想什么女儿。”

李浩明心中一惊，“小红，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走到哪儿你都是我媳妇，我这下半辈子可都赖上你了。”他随即又接道，“不光是这下半辈子，如果有来生，下十辈子你的老公都是我了，我全包了。”

“你这张嘴呀，甜言蜜语的，真会哄人。”

“我可只哄你一个人。”


……

两个人在唧唧啾啾、长吁短叹中过了一夜，乌云压顶的感觉完全制伏了做爱的冲动。直到窗户已经泛出淡蓝，二人才迷迷糊糊小睡了一阵子。

师红的呼机发出刺耳的吱吱声。

睁眼一看，快九点了。师红看了看呼机，神色一变：“天！是师慧。”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李浩明一骨碌爬了起来，手脚麻利地穿着衣服，“走，动作快点儿，给她回个话，看她想干什么。是福是祸，谁都躲不过！”

师红也急忙穿妥衣服。

二人匆匆忙忙来到楼下的食杂店，给师慧回电话。师红拿着话筒，李浩明全神贯注地在一边谛听着。

师慧在电话中只讲了一句话，“小红，在家里等我，我马上过去。”说完就挂了。

师红和李浩明面面相觑。

李浩明此刻反而来了精神和勇气！“走，咱们回家。客人要来，总不能不欢迎吧。屋子还乱七八糟没收拾呢！总得讲个待客之道吧。”

二十分钟之后，二人梳洗完毕，房间也收拾妥了。师红又烧了一壶开水，准备沏茶。李浩明洗了几个水果，摆在盘子里。还真像准备迎接贵客到访的架式。

二人都在用忙碌抵御着忐忑不安。

※ ※ ※ ※

两记敲门声如敲在二人的心上。

师红的神情陡然变得惨白，手脚无措地望着李浩明。

李浩明故作镇静，示意师红坐在沙发上别动，“我来开门！”

他硬着头皮打开了房门。



师慧穿着师红给她买的那件宝石蓝色的羊绒大衣，面无表情地站在门口。

“请进，进来吧！”李浩明感到自己脸上肌肉的僵硬。

师慧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她像一个验收新房的工程师一样，仔细认真地挨个房间检视着，对站在沙发边的师红不理不睬。

大大改变了模样的这个家，着实令师慧吃惊不小，无论是格局、装潢，还是家具摆设，明显洋溢着一种生机、温馨、浪漫、舒适，与她心目中原来的那个样子真有天壤之别。

她的表情并无改变。

她大模大样地坐到师红对面的单人沙发上，目光盯着书架上的一个小陶土罐，一语不发。

李浩明给她冲了一杯茶，轻轻放到她的面前。

她似乎根本没看见。


空气仿佛凝重得能捏成型。师红悄悄看了一眼姐姐，又看了看同样板着脸孔的李浩明。

李浩明察觉到师红的无助、慌乱，他牙关一咬，走过来与师红并肩坐在双人沙发上。随手从茶几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着后猛吸一口，重重吐出。

一向反感李浩明在家里吸烟的师家姐妹此刻谁也没有理会他的这一严重“违纪”现象。

如同敌对的双方准备开始谈判一样，谁也不肯先发言，以免失去主动。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师慧轻轻冷笑一下，斜倚扶手，一手托腮，目光又停在墙上的一幅小油画上。

师红渐渐镇定下来，她从茶几下拿出一本女子杂志，装模作样地低头翻看着。

李浩明继续抽着他的烟，盯着袅袅上升、四处消散的烟雾，仿佛能从其中找到什么灵感。

十分钟过去了。

十五分钟过去了。

师慧实在按捺不住了，她用冷冰冰的语调打破了沉寂，“我要搬回来住。”

师红和李浩明都愣了一下。原本以为师慧只要一开口，便是狂轰滥炸、电闪雷鸣，以为她会采取涕泪交流、狗血淋头等等战术。如此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真是大大出乎二人的预料。

这是师慧想了一夜之后的最佳开场白。这句话的意思颇多，就看师红和李浩明如何理解了。有复婚的意思，有让妹妹离开的意思，也有让他们二人统统滚蛋的意思，随他们选择。

李浩明和师红对视了一眼，默契地一致保持沉默。

师慧以为自己的话镇慑住了他们，颇感得意，接着解释说，“这房子是我的，房照上写着我的名，我想回来就能回来。”

师红猛然站了起来，快步走进卧室。她听出师慧已经给自己留足了面子地下了“驱逐令”，自己不能赖在这里



不走吧 让我走，我就走吧。姐妹之间产生了感情裂痕已是事实，现在若是同她理论，只能加深裂痕，导致二人断绝关系。惟有采取退避三舍之策，才有可能维持现状，裂痕不致扩大，日后也有修复弥补的机会。

她手脚麻利地把自己的衣物装进了那只火红颜色的皮箱，又从卫生间找出洗漱用品，把其他零碎玩意儿一古脑装进一个大背囊里，穿好外衣，拉上皮靴的拉锁，一句话也没说，拉起皮箱，挎上背囊，走出这间屋子。

皮箱滑轮的吱吱声如同辗压在李浩明的心肺上。

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爱人从身边逃开。

他气愤地站起身，穿着外套，那是师红给他买的深红色羊毛西装上衣。

“你上哪儿去 ”师慧冷冷地问道。

“我去找小红。”

“不许你去！”


“这是我的自由，你妨碍不了。告诉你，师慧，房子是你的，你可以回来住。我这个人不是你的，我可以走！我的心属于师红，她到哪儿，我跟到哪儿！”说罢，他一甩房门，冲了出去。

一转眼的工夫，屋子里只剩下师慧一个人。

她没想到，自己输得这么快，这么惨。妹妹走了。孩子的爸爸也走了。他们似乎把这屋里的温暖、舒适、浪漫也都带走了。

师慧的目光落在电脑上。

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她来到电脑桌前，目光呆滞地盯着它。就是这个玩意儿毁了自己的幸福，毁了这个家；就是这个玩意儿让李浩明死心塌地地爱上师红，也让师红对李浩明产生了依恋！

这个呆头呆脑的机器有这么大的魔力吗 真是可笑。

她信手一拂，键盘滑落到地上，“咔嚓”一声，摔掉了一个边。这个声音师慧听起来感到十分悦耳，她为了再次听到这种声音，又举起键盘摔到地上，再重重地踏上一脚。

“咔嚓，咔嚓……”她仿佛看到李浩明那心疼不已的表情。她觉得挺开心，用力一掀，电脑桌上的全部仪器统统摔到地上，荧光屏的爆裂声很大，更加刺激着师慧的耳鼓……

她饶有兴趣地看着支离破碎的电脑，原本木然的脸上生出一丝笑意，原来破坏之中也有乐趣。

那就索性给他来个破坏彻底，反正这间屋子里的一切都让她看着不顺眼。

书架倒了。

玻璃拉门碎了。

床垫被掀翻了。

台灯滚落到墙角里。

就连厨房、卫生间都难以幸免。

“爱的小巢”如遭浩劫，一片狼藉，面目全非。

师慧连房门也不锁，就带着那一抹诡异、满足的笑容走了。



看样子，这个家她也不想有了。

李浩明追到楼外的街上，四下观瞧，根本找不到师红的影子。

他急匆匆地走出这条小街，来到更宽敞的大街上。

车水马龙，人流如潮，佳人何在 师红穿着那一身火红颜色的大氅，按理说一眼就能找到啊！

难道她与自己走的是两个方向 想到这里，他又急忙往回跑。

一阵鼓乐声传来。

前面的一幢居民楼下正在举行婚礼，许多衣着光鲜的人站在街边。恰好此时，花车来到，足有几百人围了上来，摄影的、录像的、拿花的、抱盆的，更有一群年轻人在抛洒玫瑰花瓣，向新人头顶的上方狂喷彩色胶条……


李浩明从人群中挤了过去，身上也落上了一些花瓣和胶条。哈，沾点儿喜气，去去霉气也好。忙里偷闲地瞥了新郎新娘一眼，不知为何，感觉十分面熟。其实，这二位新人就是李浩明和师慧去办理离婚手续的那天，在办事处办理结婚手续的青年男女。李浩明心中有事，也来不及多想，费了不少力气才从人群中挤出去。

瞧人家小俩口，高兴、幸福、甜蜜、合谐，也不知自己和师红日后能不能有这么一天

会有这么一天的！

他满头是汗地来到南面的大街上，望眼欲穿，仍然大

离婚了
就别
再来
找我



失所望。

小红，小红，你躲到哪儿去了
他找到一台公用电话，一口气连传她八次。
迟迟没有应答。

一辆出租车从他身边驶过，李浩明一拍脑门，呀，小红是不是一出门就上了一辆出租车 那么，她拎着大包小包，那也是她的全部家当，能上哪儿去

广州 她在车上，没办法回电话！一定是这样！

李浩明的心高高地悬了起来。她不会是想飞回广州吧
来不及多想，他一招手拦住一辆出租车，“师傅，快开，送我去机场。”

出租车在环线上好不容易冲出车流，驶上机场路。司机望着满脸汗水、焦急不安的李浩明，善解人意地让小汽车高速行驶，连连超车。

李浩明心急如焚地望着前方，机场候机大厅已经遥遥在望了。

“小红啊小红，等等我，千万别走，别抛下我一个人，我不会让你离开我……”他在心中默默地倾述着。

又一架飞机腾空而起，呼啸着钻入无云的晴空。